
武俠世界
第35年
9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張天師傳奇故事之二「天豹長嘯」。張道陵遵照先祖張良偈語「眼底應辨劉孫曹」的指示，先爲司馬氏找到「四鳳朝陽」龍穴；又替曹家勘點「丹爐龍脈」，不料被曹褒破壞，出了曹操一代奸雄；後到兔山發現「白虎龍穴」，爲劉備安葬亡父；南下找到青龍穴，却見此穴的碑上刻有「孫夫人吳氏之墓」……欲知張道陵如何勘點龍脈，偈語如何應驗，請君一閱便知，不但故事生動活潑，且天象、堪輿常識豐富，歷史色彩濃厚，包君回味無窮。

*　　*　　*

本期刊登的短篇「天眼」，魔風血雨之四「天魔心法」，篇篇精彩，請欣賞。新刊登的「英雄悲歌」是歐陽雲飛先生的新作品，歐陽雲飛先生作品向以生動活潑稱著，請繼續欣賞。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劍膽刀魂」，乃楊柳先生的精心之作，屆時請留意。尚有新故事「圍剿紅毛賊」、「無形魔王」刊載，切勿失諸交臂。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2.6.23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9期
（總號176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張天師傳奇故事之二／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豹長嘯



靈芝谷中，星移斗轉，天象幻變。紫薇、太微、天市三垣星象，突呈異兆，一切均在預示天機大勢行將劇變了！

當晚，張道陵眼見鍾離權不服天象之判，決以自己的能力與天機拚鬥，含怒呼嘯飛越千丈絕谷而去，他心中不由歎了口氣。

老祖宗張艮所留的偈語，驀地又浮上張道陵的心頭：天機地脈人間道，浩渺可知天下路？吾今撒手塵寰去，後人心莫比天高；志當為世拯危難，戒視名利作坦途；至此且毀天書去，眼底應辨劉孫曹……

張道陵暗道：天象已然揭示，漢朝氣數已盡，天下已屆八十年劇變動盪之期，刀光劍影，血災連綿，蒼生固十室九空，江湖梟雄亦難逃劫數，於此八十年動盪歲月，誰為天機劇變之主角？誰是拯世救

玄妙神算 語驚四座

難之中流砥柱？莫非其中包括老祖宗揭示的「劉孫曹」麼？

張道陵轉念又暗道：這「劉孫曹」，到底是甚麼驚世人物？此人是否叫「劉孫曹」，還是分姓「劉」、「孫」、「曹」？

這一連串的疑問，無不事涉天機人間地脈玄秘，張道陵雖已得「九天秘笈」真傳，但尚未經艱苦磨練，於此玄功上功力尚淺，因此一時間也難於參透。

此時，尚留在靈芝谷中的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怪仙鍾離權的孫女鍾靈芝，見張道陵論一番天象異兆，目睹怪仙鍾離權飛越絕谷而去，便一直沉吟不語，心中均大感驚奇。

趣仙東方朔生性極愛熱鬧，且好遊戲人間，心中決藏不住話，見張道陵露了一手「天機絕學」後便悶聲不語，不由心癢難熬，忍不住先就希冀的笑道：「張兄弟果然是得道老祖宗李耳的得意傳人，於天機絕學上超人一等！但如這般半吞半吐，欲語還休的賣關子呵，可就有心悶死人啦！」

張道陵尚未及答話，鍾靈芝已格格一笑搶先道：「東方老前輩，張……陵哥哥他如何悶死人？老趣仙你好端端的活着，並未死去啊！」鍾靈芝並不因為爺爺生氣而傷心，不知是否在她的生命中，突然闖入張道陵這位有趣的小傻瓜！不知不覺中，鍾靈芝已稱他作「陵哥哥」了，這稱呼出自一位女孩子的口，可是親熱得很。

張道陵一聽，心中一熱，臉上不由泛紅，卻沒丁點生氣的表示，大概他心中也極盼望真的有一位這般善解人意的妹妹。

趣仙東方朔怪笑道：「暫時還沒死，但只怕已不遠矣！假如張兄弟不解開謎團，例如漢室是否真的如此不濟，註定傾覆？例如你爺爺鍾老兄已決意憑一己之力，振興漢朝氣運，是否可以奏效？例如目下的天機劇變，將如何演進？這三大葫蘆懸於東方老兒的眼前，烏天黑地，昏昏沉沉，便不死也不遠也！」

鍾靈芝格格一笑，並不理會東方朔的古怪表情，卻轉向藥仙殷七七道：「殷伯伯，你想知道嗎？」

藥仙殷七七搖搖頭道：「我不想知道。」

鍾靈芝奇道：「這等天機奧秘，玄妙得很啊！殷伯伯為甚不想知道？」

殷七七歎了口氣，道：「吾亦知天下大勢行將大亂，必定刀光劍影，蒼生苦不堪言矣！千萬危難之人，等着我藥仙去拯救，既然如此，甚麼天機奧秘，於我來說沒甚吸引力了，倒不如細思如何救人要緊！」

張道陵一聽，對藥仙殷七七不由大增好感，忙道：「殷老前輩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亦想出谷，未知可否一路隨行？」

殷七七微笑道：「張兄弟神功驚人，江湖之大，何處不可去，何地不可行？為甚求我藥仙隨行？」

張道陵真誠的道：「不然，殷老前輩，玄功武學雖亦可為世人效力，但遇上病患之人，卻束手無策，假如加上殷老前輩，那便足可應付世間一切災難啦！」

藥仙殷七七尚未及有所表示，趣仙東方朔已忍不住連忙搶着道：「張兄弟，你邀殷老頭隨行，對我趣仙東方老兒便不屑一顧嗎？」

鍾靈芝故意氣氣東方朔道：「東方前輩文不文、武不武，既無玄功，又無醫道，如何去拯救世人危難？」

東方朔一聽，怪笑道：「女娃兒知道甚麼，但凡亂世之中，必多憂患，世人終日愁眉苦臉，失卻生趣，如何活下去？我東方老兒別的本領稍弱，但於苦中尋樂，逗引世人開懷一笑，忘卻苦難，意志大堅，便會掙扎活下去！這叫笑聲救世的大本事！」

張道陵一聽，不由笑道：「東方前輩所言甚是，所謂一笑解千愁，的確是救世的一大本事啊！」

鍾靈芝卻笑不出來了，她心中暗道：殷伯和東方前輩均各有所長，因此張……陵哥哥便邀彼等同行，但我鍾靈芝一無是處，他自然瞧不上眼了！他這一走呵，也不知何日再可相逢啦！

鍾靈芝心中越想越覺捨不得與張道陵分手，但女孩兒家，求他帶着同行，卻又說不出口，一時間她不知如何是好，竟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了。

東方朔一見鍾靈芝忽然低首不語，一副委決不下的樣子，立刻便窺知她的心曲了，他呵呵一笑道：「如何了？靈芝姑娘，連你的陵哥哥也這般判斷，看你還敢小覷東方老兒麼？倒是你這女娃兒，心有所求卻又不敢宣之於口，左右爲難，心曲如潮，晃盪不休，連我東方老兒瞧着，也替你難受！」

鍾靈芝的心事被東方朔揭穿了一半，不由俏臉一紅，嗔道：「東方老兒前輩，胡說八道甚麼？我又有甚麼欲求而不敢說出口？」

東方朔呵呵笑道：「你眼見你的陵哥哥，大有與我們同行出谷之勢，心中依戀，捨不得你的陵哥哥就此離去，又知靈芝谷決留不住他，因此便欲退而求其次，以身相就，欲求他帶你一道出谷，以便相伴而行！靈芝姑娘，是也不是啊？」

鍾靈芝的心事的另一半又被揭破，她的俏臉紅上加紅，不由咬牙嗔道：「你東方老兒好眼力，趁我爺爺不在，老是欺負我弱女子！是又怎樣？我偏要開口求陵哥哥帶我一道出谷，我偏要宣諸於口，氣死你東方老兒！」

鍾靈芝說着，心想：如此一來，自己的心事便不會被東方老兒猜着了，不由又高興起來，果然轉向張道陵道：「張哥哥啊，谷外的世界好玩麼？」

張道陵一怔，他也不知「谷外的世界」是否好玩，按他的心願，若非師命祖命難違，他寧願長留在此靈芝谷中，也不想去面對外面那等「生離死別」，慘酷血殺了！因此他也不知如何回答。

趣仙東方朔卻大笑道：「好玩！好玩！當然好玩，花花綠綠，大千世界，有吃有喝有穿，有遊戲，當眞好玩極了！」

鍾靈芝也不理東方朔是否胡說八道，盯住張道陵的目光眨也不眨，又道：「陵哥哥，我想出谷，你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張道陵一聽，不由抬眼望上面的千丈絕壁，暗道：這等險陡峭壁，連我亦無十成把握，卻如何助你上去？萬一中途不支，倒摔下來，我死便死了，只是枉累你喪身靈芝谷中，教我如何心安？

張道陵這般轉念，便猶豫的道：「鍾姑娘出谷之事，我樂於相助，但只恐我力有不逮，萬一有甚差池，豈非累及你麼？」

鍾靈芝尚未及答話，東方朔卻忽然呵呵一笑道：「張兄弟若擔心靈芝姑娘的輕功能否出谷，那是不知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了！其實憑她此時的功力，休說靈芝絕谷，便再艱險的峭壁，於她來說亦非難事！」

張道陵奇道：「東方前輩，你這判斷眞的麼？可靠麼？」

東方朔大笑道：「放心吧！張兄弟，吾之判斷絕對無訛，總之保證你的靈芝妹妹安全出谷便了！你不信，大可問問殷老兒！」

果然藥仙殷七七不待張道陵相詢，便含笑點頭道：「靈芝姑娘已吸收千年靈芝的靈氣，豈同凡响！她的靈氣所聚，不但可以平地飛升，甚至最艱深的武功學問，她學一天便勝於世人學一年了！靈氣所聚，亦即獨具異能，只是尚深潛於體內，有待挖掘及開拓吧！總之不是不發，時機未屆，時機若屆，一切皆發。」

張道陵一聽，大喜道：「依殷老前輩之見，鍾姑娘出谷之事，當可保平安無恙也！」但轉念又擔心的道：「出谷雖然可保平安，但出谷之後，外面正逢大亂之世，鍾姑娘之武功只怕尚未足自保！這如何是好？」

趣仙東方朔一聽便笑道：「這好辦極了！張兄弟只須把你對付鍾老頭的劍法，傳授他的孫女鍾姑娘一二，我擔保她出去後，足可馳騁江湖而無慮也！」

張道陵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隱於「星斗劍」柄上的「星斗挪移劍法」，果然連鍾老前輩亦難倒，鍾姑娘的武功是鍾老前輩所授，假如她掌握這套劍法，她的武功豈非可與她爺爺並駕齊驅？鍾老前輩既然可以出入江湖，那鍾姑娘屆時亦必可保無恙了！

張道陵這般思忖，便不再猶豫，決然道：「鍾姑娘若要出谷，先學會這套劍法再說吧！」

鍾靈芝一聽，芳心竊喜，但又故意不解道：「陵哥哥爲甚要教我這套劍法？我又爲甚要學？」

張道陵坦然道：「這套劍法源自你鍾家的家傳古劍上面，因此這套劍法還授於你，乃天經地義之事，你學會這套劍法，雖不至有驚天動地之處，但於江湖行走，卻可自保有餘了！」

鍾靈芝故意逗張道陵道：「陵哥哥定要我學這套劍法，是不是關心我的安危啊？」

張道陵平生第一次與女娃兒打交道，被鍾靈芝這般一逗，登時臉色漲紅，無奈道：「是又怎樣？」

鍾靈芝欣然一笑道：「我喜歡啊！」

張道陵臉色更紅，喃喃道：「不是又怎樣？」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若不是啊，我便不學了！」

張道陵奇道：「爲甚不學？」

鍾靈芝心中不由又羞又氣，暗道：這小傻瓜當眞傻透了，連人家的心事也不知道……但這等話教人

如何說得出口？她無奈繞了一個彎兒，輕嗔帶笑道：「若然不是，顯見你並非眞心傳授劍法於我，既非眞心，便是假意，假意傳授的劍法，我自然不學啦！」

張道陵一聽，他哪會明白女孩子這等微妙的心曲？無奈便只好道：「鍾姑娘，那就算是我關心你的安危好了，你肯學了吧？」

鍾靈芝一聽，不由大樂，拍手笑道：「我學！我學！我樂意學之極了！」

藥仙殷七七與趣仙東方朔瞧着這對少男少女，若隱若現的互吐心曲，不由會心的一笑，卻也不去打擾他們。

張道陵聽鍾靈芝樂於學劍，心中欣喜，當下不假思索，便決然道：「好極！鍾姑娘，你留心聽着瞧着，這一套星斗挪移劍法，你能領悟多少便算多少吧！」

張道陵說着，便把古劍一舉，作了一個朝天一柱的起首劍式，隨即腳步斜斜一劃，輕聲道：「星斗挪移劍法之要旨，乃在於星空之星斗分佈及挪移，因此須記牢其中的要訣爲：勢運七曜，目觀五緯，步踏四象，一化而爲四方二十八宿劍式，共分四式！」

張道陵說時，步法已移入南面方位，手中「星斗劍」一抖，身法突變，化爲一頭五彩斑斕的孔雀似的，劍光大熾，令人觸目心驚，他口中又輕喝道：「第一式南隱朱雀！」

張道陵步法又移到北面，身形一縮一捲，形如龜又如蛇，劍光吞吐不定，令人頓感高深莫測，不知所措。

張道陵又輕聲道：「第二式北現玄武……」

鍾靈芝目不轉睛的盯着，此時忽然道：「陵哥哥，你走的分明是如龜似蛇的劍法，爲甚叫『北現玄武』？」

張道陵此際心神已全融入「星斗挪移劍法」中，根本聽不到任何外來的音响，自然包括鍾靈芝的說話了。

東方朔一聽，忙出言發聲道：「鍾姑娘！玄武亦即龜蛇之謂也，你不必猶豫，且用心記牢張兄弟演練的劍式吧！」

此時張道陵身形已從北突轉向西，身形如虎，劍光暴熾，三丈之內，刺人肌膚，在這等威烈的劍勢之下，令人未戰已先心怯而敗。

張道陵沉聲道：「第三式白虎臨世！」

他話聲未落，身形突然凌空飛昇，直上十丈天際，形如蒼龍，劍光如長虹貫日，籠罩十丈內外的天地萬物。

鍾靈芝心中駭然之際，耳邊已傳來一聲嘯叫道：「第四式蒼龍騰空……四式俱備，星斗挪移，天機主宰，無與爭鋒！」

「鋒」字剛落，鍾靈芝但覺眼前一亮，張道陵已穩穩的站在她面前，依然是一人一劍而已。

鍾靈芝一見，不由滿心歡喜，也不知是指這套「星斗挪移劍法」，還是演練這套劍法的人兒，她憑着她的記憶，果然試演練起來了。

這一套「星斗挪移劍法」，果然博大精深，蘊藏無窮奧秘，因爲它本來便創自「天機星象」，星象上包天，下蓋地，中主人間，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

不過，這一套精妙之極的劍法，鍾靈芝悟性之高，就連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亦驚訝不已。

「星斗挪移劍法」第一式「南隱朱雀」，鍾靈芝僅花了一個時辰，便把要旨領悟了，她演練的劍法身形，已隱隱有「朱雀」的影子了，雖然比之張道陵稍有不如，但她初接觸此驚世劍法，領悟之速，當世也可算絕無僅有了。

第二式「北現玄武」，鍾靈芝居然只用了半個時辰，便走出「如龜似蛇」的劍勢，這大概與她長年累月與蛇相伴有關吧！

第三式「白虎臨世」，其劍勢由柔轉剛烈威猛，男子演練，較女子稍勝一籌，因此鍾靈芝花了半日時間，亦僅可略現「虎勢」。

第四式「蒼龍騰空」，其勢更爲威烈，但由於鍾靈芝的輕功絕世，千年靈芝的威力非同小可，她演練了兩個時辰，居然可以一躍而上五丈，劍光亦可耀射五丈距離了！

鍾靈芝演練至此，把劍勢一收，嘆了口氣，道：「陵哥哥，我已盡力而爲了，學得好與不好，你是奬是罰，只好任由處置！」

鍾靈芝話音未落，趣仙東方朔已長嘆一聲，隨又怪笑道：「靈芝谷的千年靈芝，果然非同凡响，堪堪造就了一位絕世靈芝女仙俠啦！靈芝姑娘，若有人嫌你學得不好，東方老兒第一個就找他拚命也！」

張道陵此時亦不由欣然一笑，暗道：那千年靈芝的威力，莫非足以令人得道成仙麼？不然靈芝姑娘的「靈」氣爲甚如此充盈？她毫無「天機道」的根基，卻把一套源自「天機」的「星斗挪移劍法」，領悟得如此迅捷，如此透徹？她有此悟性，看來研學「九天秘笈」亦決非無緣，決非難事矣！

張道陵心中轉念，腦際不由浮出一個古怪的意念，心道：若靈芝……她領悟了「九天秘笈」的絕學，我與她豈非可以並肩携手，闖蕩江湖亂世，爲蒼生盡力，這可是一大樂事啊！

張道陵想到此，竟毫不猶豫，決意把「九天秘笈」中的「天機道」，借「星斗挪移劍法」，一併傳授於鍾靈芝了。

張道陵於是把「星斗挪移劍法」，與「天機道」絕學，融滙貫通，結合起來，詳細向鍾靈芝剖析。

原來「星斗挪移劍法」四式，每一式又可分爲「七星」劍勢。

「南隱朱雀」，包括南方七星，分別爲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大星宿。

「北現玄武」，包括北方七星，分別爲斗、牛、女、虛、危、室、壁七星。

「白虎臨世」，即西方白虎，包括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大星宿。

「蒼龍騰空」，即東方蒼龍，分爲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

南方七星劍勢，達至最高境界，即可合七爲一，現「朱雀」之形；北方七星劍勢，可滙而爲「龜——玄、蛇——武」之形；西方七星劍勢，可聚而爲「白虎臨世」；東方七星劍勢則可合而成「蒼龍騰空」。

「星斗挪移劍法」，合七則爲一，分一則爲七，合計二十八星宿劍勢，聚而成四式「星斗挪移劍法」，博大精深，奧妙無窮。

世人學其中一招星宿劍勢，須花十年苦練，方能領悟其精華，例如南隱朱雀中的「鬼」劍勢，其詭秘虛無玄幻之妙，非窮畢生精力，難悟其至高至妙境界。

鍾靈芝於短短兩日兩夜間，便已領悟「星斗挪移劍法」精華要旨，她體內「靈」氣之充盈，悟性之奇高，難怪連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這等江湖名宿亦大感驚訝。

當然比之張道陵，能於古劍柄上的「星空圖」，片刻悟創此「星斗挪移劍法」，鍾靈芝稍有不如；但張道陵本來已具「天機道」深厚根基，他只是把「天機道」絕學，融化爲劍勢招式，自然比任何人均稍勝一籌了，因此相較之下，鍾靈芝悟性之高，比之張道陵，簡直可以並駕齊驅，不相伯仲，千年靈芝的「靈」氣，果然非同凡响，玄妙之極。

當下張道陵把「星斗挪移劍法」，與「天機道」絕學融滙起來，向鍾靈芝一一詳細剖析。鍾靈芝已明白張道陵的心曲，知他的確是出於關心自己安危的心意，芳心竊喜，一派欣然，領悟起來，格外順暢。

不到三日三夜，鍾靈芝於「星斗挪移劍法」，已不但可以「合七爲一」，更可「分一爲七」，進而便可施展出「二十八宿星象」劍式了。

這一晚月臨千丈靈芝絕谷之頂，銀光遍地，一派清幽。

鍾靈芝忽然雅興大發，悄悄走出洞外，試演練「星斗挪移劍法」中第一式「南隱朱雀」，她的心境漸而已與陰月光華合一，但感天地間充滿清幽冷寂詭幻，不自禁地走出「南隱朱雀」七劍勢中的「鬼」劍式了。

只見鍾靈芝手中的古劍一抖一迴旋，劍光如銀，與月色渾然一體，她的身形亦隱於如銀劍光之中，淡淡如煙如雲，漸而身形突變，猶如煙雲似的，輕飄飄的於銀光中飄盪不已。

遠而觀之，鍾靈芝的身形似有若無，形如煙雲，幻如鬼魅，至此境地，對手休說接招，只怕早已如見鬼魅現世，心膽俱寒，連絲毫的戰意也喪失了！

「呵呵，好一招二十八星宿之『鬼』劍勢！簡直人見人怕，鬼見鬼寒，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張兄弟呵張兄弟，你至此還擔心你這靈芝妹妹的安危麼？」忽地傳來一聲喝采讚嘆聲道。

原來鍾靈芝悄悄走出洞外練劍，雖極輕微，卻早把身具「千里聽音術」的趣仙東方朔驚動，他好奇心極重，見鍾靈芝悄悄出去練劍，便跟踪而來，欲一睹她的劍法進境，他瞧到精彩之處，已忍不住怪叫起來。

東方朔叫聲甫起，忽然又呼地跳起來，如見鬼魅似的轉身飛溜，一面連聲怪叫道：「喂……喂！乖侄女鍾姑娘！行行好！莫以此鬼劍法對付我東方老兒！」

原來東方朔不但身具「千里聽音」奇術，且目力奇佳，可「百里辨影」，這「千里聽音」、「百里辨影」，是他的獨門絕學，他正怪叫之際，突見鍾靈芝的「鬼」劍光，突然變「翼」勢，猶如巨鵬展翅，向他鋪天蓋地似的壓來，其勢決非他所能抵擋，無奈只好溜之乎也，生怕稍慢一步，腦袋必定不保！

幸而東方朔的「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獨門本領厲害，鍾靈芝的「翼」劍勢甫動，他已向後倒縱近五丈了！

鍾靈芝的「翼」劍勢堪堪在東方朔的身後一掠而過，東方朔但感後腦一陣冰寒！嚇得他不疊的連聲大叫道：「……乖侄女！好靈芝姑娘……手下留情！你這『翼』星劍勢決非世人所能抵敵……」

東方朔一面大叫，腳下可半點不敢怠慢，依然全力溜之乎也，不過腦後依然冰寒一片，嚇得他連轉身也不敢，只能施展他的獨家逃命本領，在絕谷中如光似電的游走躲避！

就在此時，東方朔耳際忽聽一聲輕喝道：「東方前輩切莫向南逃！速轉向北……快！遲則生命難保！」

東方朔一聽，不由大驚，他雖然知道發聲之人是「星斗挪移劍法」的創始人張道陵，但心道：「翼劍勢」正向南追來，我這一轉北，豈非以自家腦袋去碰劍光？他因此不由驚惶的大叫道：「張兄弟！這一轉身向北，豈非正好碰着靈芝姑娘的『翼』劍勢？老天！東方老兒自忖腦袋決硬不過這可怕劍光啊！」

張道陵發聲道：「不然，『翼』劍勢來自南方七宿中的『翼』星，你越向南逃，『翼』劍勢的威力越大，且鍾姑娘此際已陷入『星斗挪移劍法』意境，再難收攝，唯有求自保！而從南退北，藉『北現玄武』龜蛇之勢，恰可尅制『南隱朱雀』的劍威也！」

張道陵這一解釋，東方朔豈敢再猶豫？當即身形疾轉，從向南斜插向西，然後呼地一下，拐向正北。

東方朔但感背後一陣透骨冰寒，一團如「翼」劍光，恰恰在他身後劃過，然後呼嘯向正南而去，與他的距離果然越拉越遠。

東方朔這才暗鬆口氣，卻又仰天長嘆道：「厲害！厲害！東方老兒自忖得道以來，並無敵手，豈料今晚於靈芝谷中，被兩位娃兒的『星斗挪移劍法』逼得狼狽而逃！老天爺，莫非當眞是乾坤浩浩今勝昔，長江後浪推前浪麼？」

東方朔感慨間，他的身側已飄落二人，一位是剛才發聲相救的張道陵，另一位是藥仙殷七七，原來剛才東方朔的大呼小叫，早已把張道陵和殷七七驚動了。

東方朔一見張道陵，不由向他衷誠的一拜，隨即怪笑道：「張兄弟了不得！於靈芝谷中，連敗藥仙和趣仙兩大名宿，你這『天機道』絕學，竟可融滙於劍招之中，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單憑這一套『星斗挪移劍法』，這『天劍張道陵』的名號，只怕打也打不掉啦！」

此時藥仙殷七七目睹鍾靈芝已走完「南隱朱雀」一式，又一轉而走「北現玄武」，只見她突從「軫」劍勢，一轉而爲「斗」劍勢，其勢眞猶如斗，裝天覆地，無所不容，無所不包，顯見已盡得「星斗挪移劍法」的精華。聽趣仙東方朔只顧讚嘆張道陵，替他封號加名，不由老大不服氣道：「張兄弟所敗的是鍾老兒，並非你東方老兒，你敗於鍾姑娘手上，若封名號，只怕少不了乖侄女鍾靈芝啦！不然，便顯得你心中不服，欲與靈芝姑娘再比高下也！」

趣仙東方朔一聽，嚇得失聲大叫道：「了不得！殷老兒，你想必要東方老兒的腦袋去遊玩啦！東方老兒豈敢不服？鍾姑娘靈氣來自千年靈芝，可謂天造之物，亦即天造之女，至多給她一個『天女鍾靈芝』的名號罷了！但求她的『天劍』莫再纏上東方老兒也！」

趣仙東方朔這一下大叫大嚷，不由便把張道陵和鍾靈芝的名頭唱出世外了，「天劍張道陵」、「天女鍾靈芝」，這兩大名號，從此便在江湖上游走了，「天女鍾靈芝」的名號，從此確定下來，至於「天師張道陵」的名號，則另有來歷，下文自有分曉。

當下鍾靈芝於如銀月色之下，先走「南隱朱雀」七劍式，再走「北現玄武」七招，接而勢如行雲流水，再轉「白虎臨世」七劍，最後疾化「蒼龍騰空」，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劍式，接連幻化，二十八星宿劍式，於千年靈芝谷中，展現於世，但見月如銀、劍如月，劍光月色俏影融爲一體，令目睹者嘆爲觀止。

鍾靈芝終於走完「二十八星宿」劍式，只見她突把古劍一收，劍光驟斂，俏立如銀月色之下，依然是一人一劍而已。

東方朔一見，先就拚命拍掌，發聲大讚。

藥仙殷七七怒道：「東方老兒窮咋呼亂叫甚麼？」

趣仙東方朔怪笑道：「天女鍾靈芝的劍法厲害，東方老兒唯恐被她誤認不服，又來纏上老夫，豈非拿自家腦袋去開玩笑？因此連忙大讚特讚，無以復加，這叫迎合世人心態，大拍馬屁求自保也！」

藥仙殷七七一聽，不由喜怒不得，過了一會，他才轉向張道陵，決然的道：「東方老兒所言不差，鍾姑娘憑此絕世劍法，已足自保有餘了！」

張道陵一聽，心中一陣高興，便欣然道：「既然殷老前輩如此判斷，鍾姑娘也就大可隨晚輩出谷啦！」

張道陵話音未落，鍾靈芝已呼地捲至，向張道陵格格一笑道：「陵哥哥！既然可以出谷，這便決而行之啊，還等甚麼？」鍾靈芝眼見可以跟隨張道陵出谷，她此時倒比任何人也更熱心了。

張道陵微一沉吟，心道：此時也是出谷的時候了，便向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道：「絕谷千丈，奇險萬分，晚輩帶鍾姑娘先行闖上，恐力有不逮，煩兩位前輩隨後接應，好麼？」

藥仙殷七七和趣仙東方朔，均甚喜張道陵的謙和玄幻，便含笑點頭答應了。

四人均身無財物，說走就走，竟毫不遲疑，當下張道陵以古劍斬下一截山藤，把一端繫於自己的腰上，另一端吩咐鍾靈芝綁牢腰身。

鍾靈芝一面依言照做，一面格格的低笑道：「陵哥哥，以山藤自綁，爲甚麼啊?」鍾靈芝說時，俏眼兒直盯着張道陵，似乎是明知故問，好把張道陵的心裏話逗引出來。

不料張道陵尚未答話，趣仙東方朔已哈哈笑道：「靈芝姑娘，這叫山藤一條，一頭牽他身，一頭綁你腰，你的身上牽着他，他的身上牽着你也！身身相牽，萬無一失，呵呵！」

鍾靈芝俏臉一紅，卻絕無半點惱怒，反而含羞帶笑的喃喃自語道：「山藤相牽，綁住他身，繫住我腰，這……這也很好啊！」

張道陵此時卻絕無半點兒女綺念，因爲他深知千丈絕谷的艱險，萬一半途不支，倒摔下來，便必定粉身碎骨一條路了！他默運眞氣，把全身的功力凝聚到極點，這才驀地低喝一聲道：「鍾姑娘，提氣直上，切勿洩氣！」

張道陵話音未落，身形已呼地一竄而上，牽着鍾靈芝的山藤也猛地綳直了，幸而鍾靈芝隨後提氣，亦呼地竄升十丈，這才沒把張道陵的去勢阻礙。

張道陵手足並用，雙足一點巖壁，身形即提升三丈，如此連點之下，眨眼已竄上絕壁百丈了。鍾靈芝果然靈氣充盈，身輕如燕，輕功亦絕佳，她上升的速度，比之張道陵稍有不如，但被腰間的山藤輕輕一扯，即可提升十丈，與張道陵又堪堪並肩而上了。

下面的藥仙和趣仙東方朔互視一眼，不由嘆了口氣，道：「兩位男女娃兒已搶先而上，毫無懼色，如今要看我兩老的本事了！」

兩人說罷，一齊呼呼竄上，身如輕煙白雲，眨眼也升上百丈了。

就這樣，四人先後而上千丈絕壁，居然有驚無險，不到一個時辰，領先的張道陵，已呼地一下，躍上千丈絕壁之巔了！他身後的鍾靈芝亦一躍而上，身輕如燕，稍喘口氣，已格格笑道：「陵哥哥，這千丈絕壁也不難飛越啊！」

鍾靈芝並不知道，她之所以有此絕世功力，全靠那枝千年靈芝的威力，靈氣充盈之下，她練功一個時辰，便勝於世人一年了，普通人若不幸陷身此千丈絕谷，一生一世也休想再出谷了。

後面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亦升了上來，兩人身形雖亦如煙如雲，但甫抵千丈絕壁之巔，亦不由喘了幾口粗氣，好一會才平復下來。

張道陵見四人均安然無恙，平安飛越千丈絕谷，一時高興，忽地騰身而起，重躍千丈絕谷，在鍾靈芝的驚呼聲中，張道陵卻又猛一迴旋，身子貼近絕壁，左手按着巖壁，支撐身體懸空不動，右手並指，運無爲眞氣，猛地向巖壁劃去。

僅一會，巖壁上便現出一行以指力刻下的文字：靈芝谷中靈芝情，啟吾疑惑如酒醒；星斗初露無窮意，靈芝谷改無極谷！

張道陵刻罷，又呼地一躍而上，身形矯捷之極，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三人，目睹巖壁上刻字，竟都各自沉吟不語，各有各的心境。

而因張道陵這一行刻字，這座千年絕谷，後人便果然命名爲「無極谷」，千丈絕谷所在的地域，也稱爲「無極縣」了，這是後話，稍加一筆，也就不提。

* * *

當下藥仙殷七七，目睹張道陵於巖壁上的刻字，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靈芝谷中一株千年靈芝，功力可救千人生死，如今卻造就了一位天女鍾靈芝，這果然是「靈芝谷中靈芝情」了，假如被我藥仙先得，豈非「千年靈芝千人情」麼?

趣仙東方朔卻暗笑道：「一株千年靈芝，帶出一位『天劍少男』，一位『天女』，當眞是仙俠奇侶！這不是『靈芝谷中靈芝情』又是甚麼?看來張道陵這小子情心動了！」

天女鍾靈芝一眼瞧見巖壁上那「靈芝」二字，而且不是一次，是連續刻下兩次「靈芝」，芳心不由欣然，但卻又暗嗔道：既你如此看重「靈芝谷」，爲甚又要改其名爲「無極谷」?這「無極」兩字，到底是甚意思?

三人各按各的心境猜想張道陵刻字的含意，但均難着邊際，因爲張道陵的刻字，純因他一時魯莽，欲拯救千萬生靈，反令千萬生靈慘受屠戮，心弦劇顫之下，幾乎喪失生機，自墮此千丈絕谷而起，到此出谷之時，他不但功力大增，更洞悉天機，深知天下已屆大亂之期，自感拯救世人的重責不可推卸，因此身心振奮，決意以自己的「九天秘笈」絕學，爲天下蒼生盡力，這便是「靈芝谷中靈芝情」的由來。

而「無極」二字，則乃因他於靈芝谷中，目睹天象異變，隱含無窮無極奧秘，因而有感而發，亦即他意境的升華。

張道陵於千丈絕壁刻字畢，又一躍而上絕壁之巔，他忽然驚疑的輕「咦」一聲。

原來絕壁之巔極南之處，忽地現出奇特的異象，但見西南面紅日如血，遍灑大地；東南面卻烏雲密

佈，雷聲隆隆，雨下如注；一黑一紅，各佔其半，怪異之極。

張道陵目注這等異象，好一會沉吟不語，藥仙殷七七亦面露驚疑之色，趣仙東方朔亦怔怔的沒有說話。

鍾靈芝心思敏捷，她一見之下，忍不住便道：「陵哥哥，東面日出西面雨，怪異之極，那到底預兆甚麼?」

趣仙東方朔一聽，哈哈笑道：「靈芝姑娘，東邊日出西邊雨，這豈非道是無晴『情』卻有晴『情』麼?呵呵！這分明是暗喻少男少女的心境啊！簡直妙之極了！」

鍾靈芝一聽，便知東方朔又來取笑她與張道陵的一段緣了，俏臉不由一紅，嗔道：「不妙！不妙極了！東方伯伯，你再胡說八道，說不定我的手又癢了，『星斗挪移劍』死纏住你，看你還有餘暇說瘋話麼?」

東方朔一聽，嚇得騰的跳了三丈遠，連聲怪叫道：「不說！不說！決不說了！」

張道陵忍不住笑起來道：「東方伯伯爲甚忽然又如此害怕了?」

東方朔怪笑道：「娃兒！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心曲麼?我不幸有種千里聽音的本領，剛才明明聽到你的心跳加速，此乃眞氣激動，出手傷人的先兆，你那星斗挪移劍可怕極了，我東方老兒爲甚不逃?」

鍾靈芝一聽，大感興趣道：「東方伯伯，這千里聽音術很好玩啊！教教我好麼?」

東方朔一聽，拚命的搖頭擺手道：「教不得！決教不得！此乃東方老兒唯一可勝於娃兒你之本領，若教會你，我這做伯伯的，在你面前，只怕連大氣也不敢喘，更不必說話了，如此豈非活活把我老趣仙悶死了！」

張道陵見東方朔嘴上說得如此認眞，不由微笑道：「東方前輩所言，也並非全無道理，極南處之東邊日出西邊雨，的確是道是無晴還有晴，只是此非天晴之晴，而是人之性質根基本命之『情』。」

東方朔一聽，不由又轉一半高興，因爲他畢竟說對了一半了，忙道：「這人之性質根基本命之『情』，又作何解釋?」

張道陵若有所思道：「按此東邊日出西邊雨的異象，乃主當地必出一位異士，其性及本命運勢機謀善變，所謂『道是無情卻有情』也。若按其本命與天機大勢之配合則乃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此異兆似與目下之天機大勢有甚大牽連，倒不可不細察審視一番，以作定奪！」

張道陵話音未落，趣仙東方朔已呼地一躍而起，躍躍欲試的急道：「走也！走也！」

鍾靈芝又好氣又好笑，道：「東方伯伯忽然又急着上哪兒去啦?」

東方朔似乎很怕鍾靈芝這位「天女」，他一聽，又見她目光灼灼的盯着他，便嚇得連忙道：「乖侄女！千乖萬乖的天女！你莫盯着我，上哪兒是你陵哥哥定奪的，他不是說，要細察審視，現雨落日出異兆之地麼?這是上那兒去啊！」

鍾靈芝向張道陵道：「是麼?陵哥哥?」

張道陵點了點頭，道：「我果然有此意，但此地距離那兒少說也達數百里，鍾姑娘剛出絕谷，不需歇息調氣麼?」

鍾靈芝見張道陵處處爲自己着想，芳心不由欣然，格格笑道：「我不怕！只要跟着你，上天涯海角也不會皺眉！」

趣仙東方朔一聽，向張道陵扮了個鬼臉，忍不住轉過臉去偷笑，他不敢在鍾靈芝面前笑，唯恐她又拿「星斗挪移劍法」對付他。

鍾靈芝言中依戀之意，張道陵再無知，也隱隱聽出來了，他心中剛一盪，隨又自警道：於此亂世之秋，豈可把心思花在兒女這等小事上。於是便詐作瞧不見東方朔的鬼臉，淡然道：「既鍾姑娘可以遠行，事不宜遲，那就動身走吧！」

張道陵說罷，身形一晃，已遠在南面數十丈外了，鍾靈芝一見，果然亦縱身而上，身法亦輕靈如燕，比之張道陵的身手，簡直不遑多讓。

趣仙東方朔不由又喜又驚，向藥仙殷七七喃喃道：「不得了！當世可出了兩位小仙俠，殷老兒啊殷老兒，看來吾輩若再不加倍努力，只怕江湖中再也無立足之地了！」

藥仙殷七七卻淡淡的一笑道：「這叫長江後浪推前浪，原是大好事啊！」

東方朔聞言亦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後輩有成，吾等做前輩的，唯有加倍努力，猶如被彼等推着向前，亦是一大樂事！」

兩人說着，相視一笑，展開身形，也向南疾射而去了。

張道陵、鍾靈芝、殷七七、東方朔，四人輕功均當世少有的高手，這一路向南，不到半日，當日的傍晚時分，便已抵達沛國譙縣地域(即今安徽亳縣)了。

這一路向南飛掠，張道陵漸近沛國譙縣地域便發覺河流特別多，到達譙縣城郊時，他放眼望去，只見九水交滙於城周，當眞是水源豐足之地。

張道陵心中一動，暗道：九水滙聚於譙城，按「地脈道」中所載，豈非「九曲迴環」之龍脈地象麼?莫

非此城隱有一處大地龍脈?若然如此,那「東邊日出西邊雨」的異兆,必與此地有莫大干連了!

張道陵這般轉念,便忽然向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等三人道:「此地已近異象發祥之地,不可大意,且留心觀察了!」

東方朔一聽,不由大喜道:「是極!是極!張兄弟所言甚是,既然如此,何不先尋一處吃喝之所,飽飽大吃一頓再說!」

鍾靈芝故意氣東方朔道:「東方伯伯好不知羞啊!」

東方朔一怔道:「我如何不知羞?」

鍾靈芝道:「俗語說少年吃喝如狼似虎,老年人最能挨饑抵餓,不料東方伯伯一把年紀,且是半仙之體,竟不能抵受這一日的饑渴!」

東方朔一聽,不由哈哈怪笑道:「哎呀我的好姑娘!你別老揭東方老兒的短處好不好?普天下誰不知道,這吃喝乃老趣仙東方老兒的第一等要務!」

鍾靈芝見東方朔饞涎欲滴的怪樣,不由格格大笑道:「哈!了不得!東方伯伯自揭短處了,原來你千能萬能,最不能的是忍饑挨餓也!呵呵,妙極了!」

東方朔卻丁點不生氣,反而陪笑道:「你說甚麼也好,只要你替東方老兒尋一瓶美酒嘗嘗,你大可在我耳邊大笑三日三夜好了!」

張道陵聽東方朔說起「酒」字,不由也猛地憶起,張角三兄弟,曾請他喝「杏花酒」的往事,也不知是那杏花酒的美味令他心動,還是憶起張角十萬黃巾軍被屠戮的慘痛,他不由嘆了口氣,神色亦一陣肅穆,他一言不發,向前面十里的譙城急走。

鍾靈芝最留意張道陵的一舉一動,她見狀不由又驚又奇,忙搶上前去,悄聲問張道陵道:「陵哥哥,怎的了?又發現了甚麼異兆麼?」

張道陵心中一派愴然肅穆,答非所問的喃喃道:「生逢亂世,生靈慘遭荼毒,十萬生命,眨眼化作冤魂!老師祖啊老祖宗,這教陵兒如何去力挽狂瀾啊!」

鍾靈芝一聽,心中不由大驚,失聲叫道:「陵哥哥,甚麼生靈慘遭荼毒?甚麼生逢亂世?甚麼力挽狂瀾?你好端端的走路,說這些幹麼?你……你是否失心瘋了?」

後面跟着的藥仙殷七七,忽然微嘆口氣,接口道:「張兄弟的根骨清奇,自小疊遭稀世奇遇,絕非世俗中人,他絕非突患失心瘋,僅是難以猜透他的心思吧了!」

鍾靈芝一聽,她深知藥仙殷七七之能,他既然斷定張道陵並非瘋了,那就必定是正常之極,她稍鬆口氣,但仍不放心道:「殷伯伯!那他爲甚忽然失魂落魄的樣子?嚇死人了!」

藥仙殷七七微笑道:「心之所牽,情之所切,芝兒你自然更難明白張兄弟的心曲,他乃一代玄機道中人,芝兒在他身邊,日後只怕少不了擔驚受怕!」

鍾靈芝尚未及答話,趣仙東方朔眼見機會難得,連忙搶先笑道:「靈芝侄女,你聽到了麼?我這殷老兄口中從不說虛話也!你若怕了張兄弟的玄幻本性,趁早速速離開他,溜之大吉可也!」

鍾靈芝一聽,俏臉漲紅,嗔怒道:「誰說我怕了?只要在陵哥哥身邊,我甚麼也不怕!」

東方朔見鍾靈芝果然上當,急不及待表露女兒家心曲,不由大笑道:「不錯!不錯!你只要不怕,那就永遠跟着他吧!」

鍾靈芝立刻醒悟,東方朔是趁機套她的心事,她半嗔半羞的瞪了東方朔一眼,不知想起甚麼,竟怔怔的不再與東方朔鬥嘴了。

說話間,四人已走入譙城,只見城中雖屆傍晚,卻仍十分熱鬧,街上店鋪林立,特別是那些管食宿的客店,更是人來人往,燈光大明,絕無半點亂世淒涼之像。

四人在大街上行走,趣仙東方朔忽地眼神一亮,原來抬頭處,聳立一個偌大的招牌,上書「醉、醉、醉——三醉館」等六個大字。

東方朔一見,也不管三七廿一,逕直便向「三醉館」走去,張道陵神思恍惚,目睹那三個「醉」字,心中似亦欲一醉,居然默不作聲,跟着東方朔走了進去,藥仙殷七七與鍾靈芝互視一眼,均不知如何是好,無奈只好跟着進去。

「三醉館」裏面人客衆多,地方也頗大,擺了二三十桌,幾乎沒有空座位,東方朔眼利耳銳,立刻便知悉有一桌客人結賬,這也難怪,他的「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的神通,這小小酒館內的一點一滴,自然瞞不過他的耳目,他饞涎欲滴,急於一醉的焦急之下,只怕連人家心裏話也探得一清二楚,他如何會尋不到一張飯桌?

東方朔引領張道陵三人走近那飯桌時,人客果然站起來招呼店小二結賬了,那人客的屁股剛挪開,東方朔早就四平八穩的佔住了那張椅子,一面得意的大笑道:「張兄弟、殷老兄、靈芝兒!如何?東方老兒尋位子的本領不錯吧!快坐下來啊!」

張道陵等坐了下來,東方朔毫不遲疑,一口氣便連點了八個菜式,他亂點之下,居然也似模似

樣,不外是:紅椒牛肉絲、五香牛肉、砂鍋獅子頭、虎皮肉、鳳魚、淡菜燉鴨、痲辣耳絲、鹽水花生米,卻無一例外,均是沛國地域的地道菜式。

過來招呼的店小二也感驚奇,不由咧嘴笑道:「客官決非本地人,怎的如此熟悉地道的沛國菜式?」

東方朔瞪了店小二一眼,沒好氣道:「人客點菜,你照做便是,問長問短怎的,不怕我向你掌櫃告上一狀,請你走路麼?」

店小二見東方朔說話時目中精光爍爍,知非善男信女,嚇得連忙陪笑道:「是!是!是!小的多嘴!小的多嘴!請問客官,除了八大菜式,尚點本店名酒麼?」

東方朔一聽,臉上這才有了笑容,道:「小二哥,貴店的名酒是甚麼?」

店小二道:「外面的招牌寫着『醉、醉、醉——三醉館』,本店的名酒自然是三醉酒啦!此酒未飲已醉三醉,天下知名哩!」

東方朔一聽,不由大笑道:「好個未飲先醉三醉!小二哥,只管搬十瓶八瓶出來,倒要看看,是否可令老夫醉、醉、醉也!」

* * *

東方朔一疊連聲的吆喝,但店小二卻依然紋絲不動。

東方朔奇道:「喂!小二哥,你怎不速速去辦也!」

店小二陪笑道:「這個……好教客官得知,別的好說,這三醉酒價錢昂貴,客官若要十瓶八瓶啊,小的說不得須先向我家司馬掌櫃說一聲,待他示下,才敢照辦!」

東方朔一聽,想也不想,忽地探手入懷,摸出一錠碎銀,向店小二的手中一扔,豪氣十分的大笑道:「這有甚麼打緊?先賞你一錠碎銀,速速去辦吧了!」

店小二掂一掂手心的碎銀,自覺起碼重達二兩,心中一動,暗道:未吃先賞二兩銀,從未遇上如此豪爽的客人,想必是大有來頭,豈會短了一頓酒菜之銀?臉上登時笑得更歡,忙道:「是!是!多謝!多謝!小的大膽替客官擔保,速速去辦!」

店小二說罷,果然並沒向他的「司馬掌櫃」稟報,逕自一溜煙的奔去廚房,吩咐置辦酒菜去了。

不一會,八大菜式就搬了出來,擺滿了一桌,菜香四溢,隨後八瓶酒也送出來了,打開酒瓶,酒香撲鼻,雖未至未飲醉三醉,但酒香之濃烈,卻令積年的酒怪東方朔,不由也一陣驚喜,連連的聳着鼻子嗅吸。

東方朔所點的沛國地道菜式,香味四溢;「三醉酒」亦醺人欲醉,因此不但東方朔大飲大吃,連張道陵、藥仙殷七七、鍾靈芝等,亦忍不住狠吞虎嚥。這也難怪,四人雖然已接近半仙之體,但人間美味,連天仙也可引落凡塵,四人又怎可抵受如此誘惑。

四人狠吞虎咽的模樣,令人側目,四人的衣飾打扮也稀奇古怪,特別是四人中有一位天仙般的美人兒,居然亦連飲一瓶「三醉酒」,活脫一位「醉酒美人」,因此三醉館內的人客,漸而目光皆被東方朔等四人吸引了。

四人卻渾然不覺,滿滿一席酒菜,竟被四人一掃而光,四人均內力驚人之輩,這小小一頓酒菜,自然不在話下。

那接辦這頓酒菜的店小二卻越瞧越驚,暗道:若是大富之人,哪有如此狠狽吃法?老天,這一席酒菜足抵我一年的工資,若有甚差錯,可當眞是吃不了兜着走了!他因此目光灼灼的盯着,四人的任何風吹草動也不敢放過。

終於只見那賞銀點菜的矮老頭伸手把嘴一抹,伸手向懷中掏摸,似乎是取銀兩結賬的模樣,店小二這才暗鬆口氣,心道:但得你等有銀兩付賬,那就萬事大吉,阿彌陀佛了!

這一面,趣仙東方朔果然探手入懷,欲掏銀兩結賬,不料他一摸之下,卻如遭蛇吻,探進懷中的手再也抽不出來,臉上不由一陣青白,作聲不得。

鍾靈芝初出江湖,根本不知世間的風險,但她心思敏捷,聰明絕頂,一見東方朔的模樣,便吃驚的叫道:「怎的了?東方伯伯!莫非銀兩不見了麼?」

東方朔一聽,嚇得不敢搖頭,亦不敢點頭,連忙以手沾水,在桌上寫道:「噤聲!若洩漏風聲,知我等無銀付賬,必被提去官府坐牢也!」

鍾靈芝一見,她並不理解東方朔的心事,反而又好笑又好氣,亦以手沾水,在桌上寫道:「既無銀付賬,不可以溜之乎麼?爲甚乖乖的去坐牢?」

東方朔嘆了口氣,又寫道:「東方老兒雖貪杯中之物,生性放浪不羈,但從不賴賬,絕不違諾!假若今日爲一頓酒菜銀溜之乎也,那便大大折了名頭,我寧願坐牢也不幹!」

鍾靈芝一見,知東方朔是認眞的了,不由大驚寫道:「東方伯伯!你自家去坐牢罷了,卻連累了殷伯伯、陵哥哥和我也!甫出江湖便要坐牢,我寧願留在靈芝無極谷了!」鍾靈芝情急之下,連張道陵的「無極谷」命名也用出來了。

藥仙殷七七也吃了一驚,因爲

他見東方朔這副模樣，便知他決非開玩笑，便忙亦在桌上以手指沾水劃道：「東方兄！前不久你在一位財主面前變戲法，又以笑話逗他歡喜，他不是高興之下，賞你趣仙一百兩銀麼？這百兩銀你明明帶在身上，怎的在這要命之時不見了？」

趣仙東方朔嘆了口氣，寫道：「哎！都怪那晚老趣仙一時心癢，稍稍起來偷瞧靈芝姑娘練劍，卻被她一招『翼』劍勢，嚇得溜之乎也，拚命奔逃之下，只怕連身上的銀兩也丟掉了！一時之興所累，嗚呼哀哉！」

藥仙一見，作聲不得，鍾靈芝眼珠一轉，以手指寫字，向藥仙殷七七道：「殷伯伯快想個救急辦法啊！」

藥仙嘆氣寫道：「老夫身上從不帶銀兩，走到哪兒，有吃便吃，沒吃便忍上三幾十日餓便了，館中之人，只顧大吃大喝，哪有病患之人，若無病者，我這藥仙有甚法子可想？」

鍾靈芝一見，不由作聲不得，她也不向張道陵求救，因爲她明知張道陵不但身無分文，且性子似傻似幻，在這節骨眼上，他如何會有辦法想得出來？她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如今可好了！坐等人家提去坐牢吧！」她情急之下、連寫也忘記了，尖聲便叫了出來。

她的聲音雖然輕如蚊吶，但東方朔此刻正凝運「千里聽音術」，聽聽有甚不利的說話，因此鍾靈芝的話，他立刻便聽到，嚇得連忙以「蟻語傳音」道：「靈姑娘稍安毋躁！你這一嚷，只怕連一絲迴旋的時間也沒有了！酒菜同吃，有難同當，此時此刻誰也休想脫身啦！」

東方朔話音未落，只聽張道陵忽然輕聲道：「當日我曾見茅山道士茅固，虛空搬運，果然被他弄來一隻熟雞蛋，他當時曾要我學這等搬運的本領……」

東方朔一聽，眼神不由一亮，大喜道：「茅山搬運大挪移……這便是天下一等一的妙術啊！此刻正好用來救苦救難，挪移三幾百兩銀救救急也！」

不料張道陵卻續道：「但我討厭這等不勞而獲的技倆，因此便決不肯學了！不然或許不必費許多功夫啦！」

東方朔一聽，猶如剛泡溫泉，立刻又墮冰窟，呆呆的連話也說不出了。

就在此時，卻是張道陵忽地一躍而起，也不知他打定了甚麼主意，神態竟一派毅然決然。在東方朔等三人驚愕目光之下，張道陵大步向櫃枱那面走去了。

那店小二一見，不由大吃一驚，暗道：這小子年僅十八二十，必定沉不住氣，欲借酒生事，趁亂溜之乎也！於是更提起十二分精神，嚴密監視東方朔等四人的動靜。

只見張道陵大步走近櫃枱邊，櫃枱後面端坐着一位身穿長衫的老者，甚有威儀。張道陵一眼便可斷定，他必定是三醉店的老闆無疑。便向他打了聲招呼道：「司馬掌櫃！貴店好生意啊！」

老掌櫃一聽，不由驀地抬起頭來，目注張道陵一眼，奇道：「小哥兒！你並非本地人，如何叫得出老夫的姓氏？」

張道陵也不隱瞞，更不賣弄自己的本領，坦然道：「聽小二哥說的，因此知道掌櫃複姓司馬名福也！」

老掌櫃司馬福一聽，目中驚奇之色頓去，卻又換了另一種懷疑的口吻道：「原來如此！小哥兒，那席酒菜是你等四人吃的，想必還是滿意吧？」

張道陵道：「果然是菜香酒美！」

司馬掌櫃一聽，立刻不容辯駁的決然道：「很好！既然滿意，那就結賬吧！合計白銀五十兩，貨眞價實，主客各不虧欠！」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此時此刻，休說五十兩銀子，只怕五錢五分也難拿出也！可笑老趣仙不管三七廿一，亂點一氣，竟點出個五十兩的昂貴酒席……他心中轉念，卻知眼下決不可坦白招認無錢付賬，否則這老掌櫃便必定立刻翻臉了！

張道陵歷世漸深，漸也懂得這人世間的風險幻變，他不置可否，卻向老掌櫃道：「司馬掌櫃，借一張紙一枝筆來用用好麼？」

司馬掌櫃一聽，又大感驚奇，盯着張道陵道：「小哥兒！你識字？要這紙筆來幹麼？在這酒館內講的是眞金白銀，舞文弄墨可當不得飯嚼啊！」

張道陵一聽，便知這老掌櫃對自己滿腹疑慮，根本瞧不起自己，因此他之所求，他必定不答應，他心中轉念，目注老掌櫃一眼，忽然便微笑道：「是極，是極，在這酒館中，講的是貨眞價實，舞文弄墨當不得飯嚼，就如司馬掌櫃家中兒孫輩，久病難癒，未知病根，便大國聖手亦拿不出神仙藥也！」

張道陵輕輕一句，卻如雷貫耳，老掌櫃的身子不由的挺直了，目中精光灼灼，直直的盯着張道陵，沉聲道：「你……小哥兒！你如何知道老夫家中孫兒久病難癒，羣醫束手無策？快說啊！」

張道陵見老掌櫃情急的模樣，便微微一笑道：「司馬掌櫃不必驚駭，其實簡單之極，你印堂有赤氣

直犯眉下田宅宮，田宅宮佈滿赤絲，乃主兒孫輩受赤氣所侵，必災病纏綿，且若災根不去，則藥石無效，必久醫難癒也。」

司馬掌櫃一聽，不由連連吐舌道：「小哥兒觀人面目，便可立斷災危，厲害！厲害！但小哥兒既已瞧出小孫病況，尚請格外施恩，指點解救之法！實不相瞞，老夫世代單傳，其實僅此一位命根小孫也！小哥兒但能施救，若有所求，老夫無不答允！」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笑笑道：「目下尚非說話之時，因爲我決不想不勞而獲，若司馬掌櫃肯借紙筆一用，解決了我所遇難題，屆時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

司馬掌櫃一聽，心中十五十六，暗道：這小子偏在這節骨眼上賣關子！也不知他遇上甚麼天大難題？假如他解決不了，我這小孫兒豈非錯失一位大救星了？但又無法逼他開口，無奈只好道：「好說！好說！這一紙一筆算得甚麼？小哥兒只管用吧了，但請勿忘你剛才承諾也！」

老掌櫃說着，果然忙不迭的從櫃枱下面取出一張紙和一根毛筆，更殷勤的替張道陵備好了墨硯，親自動手替他磨墨。

那面店小二一見，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不知這野小子跟司馬掌櫃說了甚麼？竟哄得老掌櫃對他大獻殷勤，且這野小子要紙要筆幹麼？就算寫借據抵賬，也犯不着老掌櫃親自動手替他磨墨啊！他心中驚疑，不由走近幾步，盯着張道陵，看他弄甚玄虛。

只見張道陵在櫃枱上展開紙張，右手執毛筆，在墨硯上飽蘸一筆，隨即在紙上飛快的寫了兩行大字。

他寫畢，便把紙捲起，揑在手上，走回東方朔這一面來，他也不理東方朔等三人驚奇得張大嘴巴，只管把紙驀地鋪展開來，現出兩行龍飛鳳舞的墨字，上面卻原來寫道：紙如乾坤筆如神，上窺天機大勢，中斷潛龍地脈，下點人間禍福；不問相金多寡，不分老弱病殘，誠心所至金石爲開，只求世間有緣人！

張道陵這一展示，不但四周的人客驚疑喧嘩，就連鍾靈芝亦不由目瞪口呆，暗道：這傻小子想必是失心瘋了，不然爲甚口氣如此誇張托大？這與靈芝谷中的野小子，簡直是判若兩人。

張道陵也不理衆人的驚奇懷疑，他四平八穩的端坐椅上，以眞氣貫於聲音中，道：「各位有心求解疑難雜問，只管上前可也！」他的聲音不大，卻傳遍了三醉館，竟是遠近可聞。

張道陵露了一手傳音功夫，在場中人不覺更感驚奇，卻也因此急欲求證眞僞，終於，有一位粗眉大眼的漢子，大步走了上來，在張道陵面前一站，便粗聲粗氣的道：「老子正遇上倒霉事，小哥兒，你可判斷得出麼？」

張道陵一聽，向這漢子仔細一瞧，忽然便微微一笑道：「大哥你必定遺失財物，正爲此心焦不已也！」

在場中人一聽，有與漢子相熟的，不由大笑道：「這位大哥身上從來不帶財物，怎會遺失？你必定判斷錯了！」

不料這人話音未落，那粗眉大眼漢子已驚奇的瞪大眼珠，急切的連聲道：「不錯！不錯！小哥兒你好眼力，但不知如何可尋回我那財物？」

張道陵聞言，又目注漢子一眼，忽地伸出手去，抓住這漢子的手，在他的手心上劃了幾劃，然後微微一笑道：「你且去試一試吧！」

這粗眉大漢子一聽，竟像中了邪似的連連點頭，然後一言不發，三步併作兩步的奔出店外去了。

四鳳朝陽　司馬有嗣

此時三醉店中，衆多人客竟鴉雀無聲，因爲人人均大感迷惑，不知是信還是不信，這貌不驚人的小哥兒有此驚人的本事！

過了好一會，這才又有一位衣飾華美的男子，施施然的走到張道陵面前，似笑非笑的道：「剛才我飲酒之時，忽見樑上有兩隻鼠兒吱吱亂叫，打架打得不可開交！小哥兒，你能判斷此乃主何徵兆嗎？」他的口氣，倒似是來考究張道陵了。

張道陵一聽，並沒生氣，目注這華服男子一眼，微笑道：「虧你尚如此悠然自得，你家中的大小老婆，已打鬥得頭破血流了，你還是快快趕回家去勸架吧！」

華服男子一聽，不由大笑道：「我道你這小小年紀，豈能有這等未卜先知功力，果然是一派胡言！亂斷一通！」

張道陵亦不怒，從容一笑道：「這位先生，我如何一派胡言，亂斷一通？」

華服男子道：「你斷定我家中妻妾已打架打得頭破血流？你可知道，我那潑辣正妻今天中午便赴三十里外的神廟進香去了，她來回起碼得一天，這個時分她必不在家，卻如何跟小妾打架？這豈非胡說八道嗎？」

張道陵目注華服男子一眼，又從容一笑，尚未及說甚麼。

就在此時，三醉館外，一位家

丁模樣的男子，已氣急敗壞的奔了進來，匆匆向四面一瞧，驀地見到華服男子的背影，便失魂落魄的大叫道：「曹大爺！不……不好了！大奶奶和二奶奶，不知怎的，竟大打出手！大奶奶火起來用木櫈打破二奶奶的頭啦！曹大爺快回去勸架！」

三醉館衆人一聽，先是一呆，隨又哄然大笑，有人大笑道：「誰不知道曹大奶奶乃河東獅吼！偏曹大爺討了一位如花似玉的二奶奶，爭風呷醋之下啊，不大打出手才怪呢！」

華服男子——曹大爺一聽，卻不生氣，亦不急着趕回去勸架，反而不解的向家丁喝問道：「張三！大奶奶今天不是上三十里外的神廟進香麼？她怎會與二奶奶打起架來？快說清楚！」

家丁張三見曹大爺喝問，這才忙解釋道：「是……是這樣！大奶奶今午本來已離家出外，但不知為甚，半路上竟被一頭水牛撞跌，氣惱之下，連神廟也不拜了，匆匆趕回家來，不巧二奶奶見狀笑問了幾句，大奶奶斷定二奶奶幸災樂禍，惱羞成怒，便向二奶奶大打出手啊！曹大爺快回去，家中誰也不敢勸架，正待大爺去制止打鬥！」

曹大爺一聽，呆了呆，雖家丁當衆暴其家醜，他卻不怒，臉上反而露出欣然神色，他向張道陵深深一揖，道：「小……先生果然神算驚人！曹某待會尚有事求教，務請稍待片刻！」匆匆話未說完，即與家丁一道，疾奔而去。

此時三醉館中，鴉雀無聲，一片沉寂，衆人落在張道陵身上的目光，已與片刻前迥然不同，剛才是驚疑交集，此時卻轉為一派嘆服，更有多人在心中盤算，如何求得張道陵指點一下自身的疑難。

在張道陵身邊的趣仙東方朔等三人，原本一直默不作聲，瞧瞧張道陵弄甚「救急」把戲，此時才忽然明白，張道陵這是以他的「九天秘笈」之「人間道」絕學，為這頓酒菜賬籌集銀兩了！

東方朔樂得悄聲道：「好！好！好小子！簡直好極了！你這一手神技，只怕比那搬運大挪移神通更管用哩！早知如此，我東方老兒也犯不着為這酒菜錢急得發瘋了！」

鍾靈芝心中卻很不高興，因為她不想她的陵哥哥太受人矚目，她生怕他一旦成了江湖名人，她就會被他冷落了，她咬唇嗔道：「得意麼？老趣仙！都是你惹出的禍！」

趣仙東方朔向鍾靈芝扮了個鬼臉道：「你的陵哥哥大顯神通，這很好玩啊！為甚說是禍？」

鍾靈芝咬牙恨道：「不是麼？若你不貪這頓酒菜，陵哥哥便不必拋頭露面，顯他那大神通啦！哼！這一下子好了，他可一鳴驚人，名震江湖！多少人爭着去巴結奉承他，他還記得我鍾靈芝麼？哼哼，我恨不得施展星斗挪移劍，把所有盯着陵哥哥的眼珠挖了！」

東方朔一聽「星斗挪移劍法」，不由驀地打了個寒噤，他連忙半求饒半安慰似的向鍾靈芝道：「乖侄女！好侄女！求你千萬莫輕出這見鬼的劍法，不然，連我東方老兒亦得溜之乎也！你放心吧！在我老趣仙在，擔保你的陵哥哥不會冷落乖侄女便了！」

鍾靈芝若有所思的道：「其實只要陵哥哥不會不理我，他有這大神通，我也很喜歡啊！又怎會無緣無故的出劍呢？」

東方朔嘆了口氣，苦笑道：「但得乖侄女回心轉意，那便阿彌陀佛了！」

就在此時，三醉館外，原先匆匆出去的粗眉大眼漢子，已一溜煙的跑了進來，他逕直跑到張道陵的面前，納頭便拜道：「先生你……你果然是當世活神仙也！小子有眼不識泰山，剛才言語有所冒犯，請先生莫怪！」

粗眉大眼漢子說着，又驀地從身上摸出一錠銀兩向張道陵手中一塞，尷尬的道：「我乃販牛為生的小販，銀兩無多，些許薄禮，尚請笑納。」

張道陵聞言微微一笑，道：「大哥已尋回失去財物了麼？」

粗眉大眼漢子不迭的點頭道：「不錯！不錯！果然尋到了，先生教我一直向東走不出十里路，果然見那丟失的財物正在一座山前草地上吃草呢！天幸把它尋回了！」

在場中人一聽，有的不明就裏的卻就失笑道：「可笑啊！財物怎會走到十里外？又怎會在山前草地上吃草？」

粗眉大眼漢子瞪眼道：「我這財物怎不會走路？又怎不會吃草？因為我丟失的財物，便是一條大水牛！幸虧這位先生神算驚人，指示失牛乃向東面走，我依此方向，果然不出十里，便見到自家的大水牛正在吃草也！那牛角上尚有我親手刻上的標記，這還會有假麼？」

衆人一聽，不由異口同聲向張道陵道：「先生果然相術驚人！但不知如何便可以判斷丟失財物？且財物必已向東走十里路也？」

張道陵微笑道：「這位大哥鼻端財帛宮突現一股青氣，青氣者煞氣也，由此可判斷他已財物受損；又青氣隱隱躍動，且西淺東濃，由此亦可判斷，所失財物必乃活的東西，更必定已向東行，隱於東面之處。」

衆人一聽，均敬佩的紛紛道：「果然是下點人間禍福也！但不知上窺天機大勢，中斷潛龍地脈又是怎麼回事？務請先生不吝賜告啊！」

張道陵尚未及答話，東方朔已連忙一躍而上櫈子，他因為身材矮小，為惹人注意，不得不跳上櫈子，然後高聲道：「各位！我這位張兄弟乃當世活神仙也！他偶爾下點人間禍福，於你等已是天大的福緣，若論上窺天機大勢，中斷潛龍地脈啊！更是驚天動地，不得了啊，豈可輕易洩漏？」

東方朔這一大聲咋呼，鍾靈芝不由又惱怒不已，暗道：人怕出名豬怕壯，偏這東方老兒拚命向陵哥哥臉上貼金！如此一來，陵哥哥豈不更名揚天下？他眼中如何還放得下我鍾靈芝？這東方老兒可惡之極了！

在場中人卻誰也不敢生氣，反而小心翼翼的向東方朔打探，道：「那敢問這位老伯，如何才可獲知上窺天機大勢，中斷潛龍地脈的大奧秘？」

東方朔一聽，當即大笑道：「我這張兄弟之本領，乃待價而沽也！各位若肯出高價錢購買，說不定便可一窺其大奧秘也！」

衆人又驚又奇，忙道：「那這高價到底是多少？」

東方朔笑道：「我這張兄弟，當年有一位結義的半個老祖宗韓信，他用兵有句名言，今日正好大派用場，就叫『多多益善，小小無拘』也！」

在場中人一聽，也不知「多」是幾許，「小」到多少？不由均呆住了。

就在此時，三醉館外面，那華服男子曹大爺已如飛的奔了進來，搶到張道陵面前，噗地便把二錠銀子放在桌上，手中尚捏着二錠，一面深深一揖道：「小……先生果然神技驚人！若非曹某及時趕回家中，我那正妻小妾只怕便要打進棺柩去了！好本事！好本領！但不知先生如何憑『兩鼠打架』，便把曹某家中隱私判斷如目睹呢？」

曹大爺滔滔不絕，自暴家醜，倒也坦白爽快，半點沒加掩飾，在場人客均哄然大笑。

在衆人的哄笑聲中，張道陵也不加隱瞞，坦然道：「鼠屬陰也，兩鼠打架，預兆兩陰相鬥；又曹大爺眼角之妻妾宮青赤交替，此乃妻妾不和，爭風呷醋之象；兩者綜而判之，便可斷定曹大爺家中妻妾正纏鬥不休矣！」

曹大爺一聽，連連點頭，嘆道：「先生眞活神仙也！曹某人佩服！佩服！這十兩白銀，尚請先生收下了！」他一頓，把手中捏着的兩錠白銀又放到桌子上，滿臉希冀的道：「曹某人尚有一宗要緊事相求，這二十兩銀權當延聘先生的禮金吧！」

東方朔一見，不等張道陵回話，便連忙搶先道：「不可！不可！張兄弟，這禮金萬萬收不得也！」

曹大爺吃了一驚，忙道：「為甚收不得？」

東方朔笑道：「我剛才不是說了？張兄弟之本事，乃待價而估也，你若付禮金，也須先說出所求何事，以便斷定該收禮金多少也？因此未說所求何事，這禮金怎能收啊！」

曹大爺一聽，無奈的一笑道：「是，是，倒是曹某人一時情急疏忽了！是這樣，在下姓曹名褒，先父名騰，長兄名嵩，長兄曹嵩家中近日常鬧鬼虐生人之事，鬧得人心惶惶；更奇怪的是，長兄家中無人知鬼物眞相，獨長兄曹嵩之子曹操，小名阿瞞侄兒，年方十歲，卻力言識破鬼物面目，原來是先父曹騰……但先父曹騰作古已五年矣，其時曹阿瞞尚僅五歲，他如何便記得先祖的容貌？但他說得倒半點不差！因此顯得更為離奇恐怖也。」

東方朔一聽，不由猛地打了個寒噤，因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鬼怪一類的物事，他連忙搖頭擺手道：「不要說！不要說！你所求之事，必與鬼物有關……張兄弟啊張兄弟，這生意買賣萬萬接不得也！」

曹大爺——曹褒一聽，慌道：「曹某人正要求這位先生施救兄長家，為甚接不得？」

東方朔未及答話，鍾靈芝已忍不住惡狠狠的道：「這位老伯自然接不得！因為他平生最怕鬼，見了鬼啊，祇怕便立刻溜之乎也！」

東方朔被鍾靈芝當衆一喝，他平生不但怕鬼，亦更愛面子，情急之下，不由便中了鍾靈芝的激將法，猛地咬咬牙道：「誰說我東方老兒怕鬼？誰說我不敢接這宗生意買賣？好！接便接啦！」

東方朔話音未落，鍾靈芝已呼地伸手接過曹褒的禮金，一面格格大笑道：「不錯！這宗捉鬼的生意，這位東方老伯決然接下了！這禮金我已代收，便容不得他反悔啦！」

東方朔被鍾靈芝搶先一步，代他把捉鬼的生意接了，他不由嚇得一呆，這時才知情急之下，中了鍾靈芝的激將計！但衆目睽睽之下，她連禮金也代他收下了，可容不得他再反口，他不由向鍾靈芝嘆氣苦笑道：「……娃兒！妳這是存心把東方老兒逼上油鍋了！」

鍾靈芝格格笑道：「誰叫你自

告奮勇？誰叫你如此好出鋒頭？這生意是你親口答應接的，往後的工夫，便必須靠你自己去做啦！」

東方朔不由哭笑不得，正無奈之際，忽聽張道陵若有所思的道：「東方前輩，這生意不接也得接，你忘了吾老祖宗留下的那句『眼底應辨劉孫曹』偈語嗎？此曹莫非便是彼曹？」張道陵的聲音以眞氣逼發，因此唯有趣仙東方朔才可聽聞。

東方朔一聽，知張道陵對這「捉鬼生意」決不會坐視不理，當下登時如聞綸音，樂得哈哈大笑道：「不錯！不錯！誰說東方老兒怕鬼來着？這捉鬼的生意啊，我東方老兒便慨然接了！樂得先收禮金，付這席見鬼的酒菜錢再說也！」

東方朔這下大聲疾呼，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鍾靈芝心中不由犯疑，暗道：東方老兒這是怎的了？居然連他最怕的「捉鬼生意」亦如此慨然無懼？他到底弄甚玄虛了？但一時間，鍾靈芝雖然絕頂聰明，却也難以猜透其中的究竟，她不由怔了怔，作聲不得了。

在場中衆人聽東方朔如此一嚷，才知彼等四人，剛才正爲一席酒菜錢犯難，於這三醉館中大顯神通，不過是爲籌集一席酒菜的賬銀而已。當下又有人暗地嘀咕道：早知彼等所索酬金不外是二三十兩白銀，爲甚不搶先一步，求彼指點疑難？就如那販牛商，區區二兩酬金，便得回一條大水牛，這「生意」可合算極了！

在場人客轉念之際，三醉館的老闆司馬掌櫃已聞風而動，眼見張道陵等已接了曹大爺曹褒的應聘禮金，行將去做那「捉鬼生意」，心中不由大急，連忙從櫃枱這面奔來，一面大聲道：「這位小……先生！原來爲籌賬銀大顯神通，爲甚不早說？這一席酒菜賬銀，敝店免收罷了！先生也不必爲此犯愁！」

司馬掌櫃說時，已奔到張道陵面前，向他深深一揖道：「先生剛才已答應替在下妙解危難，施救小孫生命，這一席酒菜銀，便權當延聘禮金吧！」

東方朔一聽，不由傻了眼，失聲而叫道：「喂！老掌櫃！你既有此意，爲甚不早說？累我等弄得滿天神佛，更無奈接了一宗見鬼……哎喲不是見鬼，而是捉鬼生意！你如今才大發好心，豈非餓死了人，才去餵死人吃飯嗎？」東方朔忽然一頓，因爲他忽然地醒悟，假如不必爲這席賬銀犯愁，那這宗「捉鬼生意」，豈非可以推之乎，溜之大吉？因此便住口，不再挖苦那司馬掌櫃了。

不料張道陵的心思却與東方朔迥異，他微一沉吟，便決然的向曹大爺曹褒道：「曹大爺放心，待司馬掌櫃之事了結，我等定必赴令兄府上一察，再見機而行吧了！」

曹褒一聽大喜，當下連忙留下兄長曹嵩家的地址，又不放心，一併連自家的地址也奉告了，這才千恩萬謝的告辭走了。

在場中人有的笑道：「曹大爺和令兄曹嵩，皆譙城大戶，舉城中人，誰不知這曹府的所在？又何必留下地址多此一舉！」

東方朔見張道陵並沒趁機推掉曹家這宗「捉鬼生意」，當下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你知道什麼？這曹大爺既已付出禮金，自然怕我等上錯門，捉錯鬼啦！他却不知道，我這張兄弟的本領，祇要他願意啊，祇怕連天上的小星星也可辨察秋毫，何況是偌大的一座曹府也！」

衆人一聽，雖驚佩張道陵的神技，但對東方朔的話均以爲是他的生意口胳，抬高身價，以便待價而沽罷了，因爲世間之人，誰可「辨察天上任何一顆小星星」？身具如此本領的人，早已得道升仙去啦！

當下張道陵也不理東方朔說的話，轉身向司馬掌櫃道：「司馬掌櫃小孫危疾，如何施救，尚須實地辨察，方可判斷，這便請掌櫃引路，上貴府一行吧！」

司馬掌櫃一聽，不由喜出望外，連忙吩咐店小二道：「張三哥，這位先生的一席酒菜賬銀，一筆勾銷吧了！館中一切事務，由你代行打點，小心在意，回來另有獎賞。」

那店小二——張三哥，眼見自己一場瞎擔心，更得老闆如此信任，當下亦連忙唯唯答應，心中早對張道陵給他帶來好運氣，而千思萬謝啦！

司馬掌櫃喜孜孜的引領張道陵走在前頭，後面則跟了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等三人。司馬掌櫃祇知張道陵有「下點人間禍福」的神技，不知他更具「上察天機大勢，中斷潛龍地脈」驚世本領，更不知他身後的三位男女老少，任何一位均足以驚天動地，否則，他必定爲自己的好運氣樂瘋了。因爲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四大奇人，聯袂行走江湖，救苦救難，司馬掌櫃可算是天下第一家！

當下張道陵等，隨司馬掌櫃一直向譙城西走去，不到二里路，便抵司馬掌櫃的居家了，奇怪的是，司馬掌櫃的家中大廳正面神案，供奉的竟是一柄古樸的劍器，家中也靜悄悄的，人聲不聞，果然人丁單薄得很。

司馬掌櫃招呼張道陵等人坐下，又親自動手，替四人斟上香

茶，然後他在張道陵身邊坐下，禁不住長嘆一聲道：「司馬家人丁單薄，招呼不週，尚望勿怪。」

趣仙東方朔心中一直嘀咕，爲甚司馬掌櫃家中供奉的，竟是一柄古樸的劍器？且家中除了老掌櫃外，根本不聞任何人聲。他按捺不住，便哈哈一笑，搶先問道：「老掌櫃！爲甚千神萬佛不供，却供奉一柄古董劍？又爲甚人聲全無，却聽到一位男娃兒甚弱的心跳聲？」

東方朔憑他的獨門神通「千里聽音術」，居然被他聽到一點微弱聲息了。

司馬掌櫃一聽，不由嚇了一跳，失聲道：「你……你竟可聽到小孫兒的心跳聲？你是神仙？妖怪？」

鍾靈芝一聽，不由格格笑道：「老掌櫃啊！他可絕非妖怪，他是當世一等一稀奇古怪、亂七八糟、胡說八道、弄得天翻地覆的老趣仙東方朔！」

司馬掌櫃一聽「東方朔」三字，不由連眼珠也瞪大了，喃喃道：「……姑娘！他……他便是傳說中的人間快活神仙東方朔？老天！那麼姑娘妳是什麼人？那位老伯是誰？這位神技驚人的先生又是何方神聖？」

趣仙東方朔搶先回答道：「老掌櫃別聽這刁鑽古怪的天女、怪仙鍾離權的嫡親孫女、此刻女兒家心事重重的女娃鍾靈芝，胡亂替老夫加的名號！老夫不外是『東方朔』三個字吧了！」東方朔一頓，眼見又佔了鍾靈芝的上風，心中得意，又口沒遮攔的說下去。

東方朔伸手一指殷七七，道：「這位老伯嗎？呵呵，便是當世病患者大救星，憑一手望聞問切千藥百味救苦救難的大藥仙殷七七老兒！呵呵，至於這位先生兄弟，更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得道老祖老子李耳的嫡傳徒孫，驚世奇人張子房的八世孫、天女鍾靈芝的陵哥哥——張道陵……如何？老掌櫃，你花那一席酒菜請客，有幸請到這等人客，總算不冤枉了吧！」

東方朔話未說完，司馬掌櫃已如泥塑木雕般呆了，過了好一會，才猛地失聲道：「……趣仙、藥仙、天仙、張良八世孫……老天，任何一人皆足驚天動地……那一席酒菜啊，何止不冤，簡直是榮幸之極了！」

這時張道陵才忽然接口道：「剛才東方前輩所說的男娃兒心跳聲，眞的是司馬掌櫃的小孫兒嗎？」

司馬掌櫃一聽，不由長嘆一聲，道：「此事說起來，也當眞怪異之極也！」接着，司馬掌櫃才把司馬家的私秘坦述一遍。

原來司馬掌櫃單名一個福字，世代居於譙城，他本來有一位兒子司馬風，司馬福本來指望兒子日後承接他的產業三醉館經營，不料司馬風在八歲那年，司馬家突然來了一位異人，這位異人身携一柄古樸之劍，司馬風一見這位異人，便決要拜他爲師，學異人的武功。

不久異人便帶司馬風出去闖蕩江湖，臨走異人留下一柄古劍，說祇要供奉於廳中，便可保邪物難侵，司馬家長年平安。司馬福知阻攔不了，祇好任由兒子司馬風去了。

過了十幾年，司馬福從外地的人客口中得知，當地出了一位「風流怪俠」，名字便叫司馬風！據說這位司馬風專門與官家作對，生性風流，身邊帶着兩位女孩子，三位一體，在江湖上鬧得滿城風雨。司馬福一聽，嚇得作聲不得，他懷疑這「風流怪俠」便是自己的兒子司馬風，但這是官家通緝大盜，司馬福又怎敢洩露？

這樣子過了幾年，忽地有一天，有人馳馬趕到司馬福的家中，把一位男嬰交託司馬福，說這是「風流怪俠」司馬風的兒子，託司馬福把他撫育成人，這人又送上一筆數目非常可觀的黃金，說是供撫養嬰兒之用，這人說罷，也不管司馬福是否願意，放下嬰兒與黃金，便如風似的走了。

司馬福驚駭萬分，仔細向嬰兒一瞧，他不由又驚又喜，原來這嬰兒長相極英俊，活脫脫像兒子司馬風的模樣，這下子司馬福不能不相信，這嬰兒是自己的孫子了，於是，他便替這嬰兒起了個名字，叫「司馬龍」，意即司馬家這位孫子來路奇特，如「神龍乍現」似的。司馬福又聘了一位奶媽回家，負責照顧司馬龍，這樣不知不覺間，孫子司馬龍已屆八歲了。

「不料小孫司馬龍，與他的爹爹一樣，同樣在八歲這年，便有奇緣降臨……哎，這也不知是禍是福了！」

司馬福說到此處，忽然長嘆一聲道。

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以及鍾靈芝聽說這段古怪家事，均默默無言，因爲這事雖然古怪，但於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等人看來，也算不得什麼，他們三人的身世，便比這奇特多了。

但張道陵一聽，却不由暗道：這司馬家父子兩人的身世，竟與自己有相同之處，可憐這娃兒司馬龍自降世後，便不知他的爹娘的眞面目！在他身上，豈非是一宗可怕的「生離死別」傷心事嗎？

張道陵觸動心事，不由對這位司馬龍的娃兒同情起來。他忽然對

司馬掌櫃道：「既然如此，那便請領令孫兒司馬龍出來見見，好嗎？」

司馬福一聽，心中大喜，那有不好之理？他連忙起身，走入後堂去了。

不一會，司馬福領着一位年約八歲的男娃兒走出來，這男娃兒果然長相十分英俊，可惜滿臉病容，軟弱無力，連呼吸的氣息也輕微之極。藥仙殷七七眼利，趣仙東方朔耳尖，兩人一見這男娃兒，便不由暗嘆口氣。

司馬福領男娃兒走到衆人面前，對男娃兒道：「快向叔伯姑姐輩問好請安！龍兒，遇上他們，可是你天大的福氣呢！」

這男娃兒——司馬龍，果然依言向殷七七、東方朔、張道陵、鍾靈芝等四人請安問好，他的聲音微弱，一副久病不癒的可憐模樣。

鍾靈芝不由也同情起這娃兒來了，她忍不住向藥仙殷七七求道：「殷伯伯！你發個善心，救一救這娃兒啦！」

藥仙殷七七一聽，當下抓起司馬龍的手腕，仔細把脈，好一會才嘆了口氣，道：「果然是病入膏肓，藥石無效了！」

鍾靈芝一聽，不由急道：「殷伯伯手下，可以起死回生嘛！爲甚不肯施救？」

藥仙殷七七嘆了口氣，苦笑道：「靈芝姪女有所不知，所謂起死回生，醫道乃指假死而言，假死方能回生，但若眞死，那便大羅神仙亦束手無策了！」

司馬福一聽，不由臉色發白，慌道：「請教這位藥仙，如何假死？如何眞死？」

殷七七道：「假死者雖昏迷不醒，但心脈尚未衰竭，因此尚有一線施救之機。眞死則表面如生人一般，但心脈已衰，距竭不遠，但凡人之軀體到此地步，便無藥可救，醫道上稱之爲眞死也！」

司馬福一聽，冷汗直冒，急道：「然則藥仙前輩已斷定小孫乃眞死，已無藥可救了？」

藥仙殷七七嘆了口氣，苦笑道：「祇怕是如此吧！」

司馬福聞言，不由又悲又痛，他抱着司馬龍，老淚縱橫哭道：「龍兒啊！不料你的身世竟如此悲慘……人人皆有父母呵護，可憐你不但命逢夭折，竟連爹娘的樣子也不知道也！萬一你有甚不測，教我這白頭人如何送你這黑頭人啊？苦啊苦也！」

鍾靈芝越聽越心酸，觸動心曲，幾乎亦忍不住哭了。

張道陵最怕見這等「生離死別」的傷心場面，他一見之下，心中便不由發毛，情急之下，他竟咬一咬牙，決然道：「司馬掌櫃莫哭，一哭便膿包也！雖然令孫兒藥石無效，但據我所知，天地間的潛龍地脈，有起死回生、旋乾轉坤之力，我張道陵今日便破例爲消弭這等生離死別可悲事，首度施展所學的尋斷潛龍地脈大法吧！」

司馬福一聽，因平生從未聽過什麼「潛龍地脈」，因此也不知這等大法到底有甚好處，神態便顯得半信半疑。

趣仙東方朔一見，便老大忍不住了，他嘿嘿的一笑道：「司馬掌櫃知道這尋龍大法是什麼？我這位張兄弟肯以此大法助你，你竟無半句好話說說嗎？」

司馬福見東方朔發狠，他對東方朔的口沒遮攔很有點怕，因此一聽便不由發毛，忙道：「是！是！我果然並不知道這大法到底有甚麼功力？因此一時失敬了！」

東方朔瞪一眼司馬福，滔滔的吹噓道：「你當然不知！但東方老兒可以告訴你，當今漢室天下，劉邦之所以成帝業，亦全憑張兄弟的老師祖、老祖宗等人，以驚天動地尋龍風水大法相助，替劉邦堪點了一座紫龍蟠穴，他才能一舉克成帝業，造就漢家數百年天下！你說，這尋龍大法厲害嗎？」

司馬福一聽，不由吐舌道：「此事果然驚天動地！倒是老夫孤陋寡聞了！」

東方朔說順了嘴，不由又續道：「你自然孤陋寡聞，不知好歹！你又可知道，我這張兄弟的尋龍大法，可令你的孫兒司馬龍，日後成爲一位如何的人物嗎？老實告知你，施此大法後，你的孫子不但可保平安長大，且日後必定成爲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你司馬家因此福壽綿長，人人羨慕！」

東方朔正說順了嘴，不料那司馬龍小娃兒，一聽便拚命搖頭道：「我不想做驚天動地的人物！我不希望人人羨慕我，我祇想平安活下去，讓爺爺不再傷心痛哭，我就謝天謝地啦！」

張道陵一聽，不由欣然一笑，暗道：按「地脈道」所論，但凡承受潛龍脈之人，必須根基深厚，更不可奢求名利，否則便適得其反，不料這司馬龍，小小年紀便有此淡泊心性，正是堪造之材也！張道陵這般轉念，他助司馬龍這命途多舛的娃兒，以「地脈道」中的尋龍大法，逆轉其運命的主意，不由更堅決了。

當下張道陵向司馬福決然道：「司馬掌櫃，事不宜遲，請速領我上你家祖墳一察，以作定奪。」

司馬福見張道陵處事認眞，言出必行，心中大爲欽佩，他殷殷的向張道陵謝過了，又帶小孫兒司馬龍在身邊，領張道陵等一道，上司馬家的祖墳去。

* * *

司馬福家的祖墳，座落在譙城東郊十里，那是一座荒凉的亂葬崗，原來司馬福的父親，亦即司馬龍的曾祖父，當年死時，家道衰落，無錢厚葬，祇好草草成殮。

司馬福指着一座低矮的墳堆，嘆了口氣，慚愧的對張道陵道：「張少俠，這便是司馬家的祖墳，草草而葬，不成樣子。」

張道陵站於墳堆正面，向前面一看，但見墳堆墓碑，正對一條漫長的小路，小路一直向前方伸延，也不知有多長，不知有多遠，因爲就憑張道陵超卓的目力，竟亦難瞧到小路伸向西面的盡頭。

再向四面一看，祇見遍地沙土，一片空蕩，更無遮掩屏蔽之物。

張道陵微一沉吟，「地脈道」中的尋龍絕學，驀地浮上腦際，不由嘆了口氣，道：「此乃鰥寡孤獨，上下無依無靠，更招煞氣犯侵之三絕穴也！」

司馬福一聽，不由大驚道：「三絕穴有何壞處？」

張道陵道：「此三絕，一絕丁，二絕財，三絕脈，有此三絕，你司馬家不但世代單傳，人丁不旺，且不出四代，必然敗絕！亦即司馬家一脈，從此斷絕！」

司馬福一聽，不由嚇出一身冷汗，喃喃的駭然道：「這便難怪自我這一代起，果然祇得一位男丁，更猶如無……到龍兒這一代，恰恰是四代，若他一旦夭折，司馬家的血脈，就當眞斷絕了！」他一頓，忽地噗地向張道陵跪拜在地，哀求道：「張少俠既已察破司馬家的災危，萬望施救一二，但能保住司馬家的血脈，張少俠恩同再造也！」

張道陵不料司馬福有此一着，他不由大爲惶恐，因爲他根本不習慣受人跪拜這等禮節，他也絕對不會向人拜求，因此情急之下，猛地伸手一托，不料他的「無爲眞氣」，此時已達隨心所發的境界，這般一托之下，眞氣不由激湧而出，向司馬福的身子衝去，司馬福但感一股渾厚之極的力度，把他凌空托升起來，離地足有三尺。

司馬福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張少俠這是弄甚玄虛？難道是自己說錯話拜錯了他？他以此驚人手段懲罰我嗎？他心念未了，却又平平的降了下來，他不敢再拜，亦不敢說話，如見神遇仙似的怔住了。

司馬福的小孫兒司馬龍一見，却樂得格格拍手笑道：「叔叔伯伯！這功夫很好玩啊！平地便把爺爺升高三尺，教我好嗎？」

趣仙東方朔一聽，不由怪笑道：「娃兒！你欲學這功夫幹嗎？」

司馬龍聲音微弱，氣喘吁吁，却神態堅決，揑着小拳頭道：「我若學了這等功夫，我便可以時時逗爺爺開心，讓他高興，不再終日愁眉苦臉啦！叔叔啊！教我好嗎？」

張道陵一聽，不由目注司馬龍一眼，便微一搖頭道：「你的骨格乃人間之奇，決非吾道中人也！日後必另有奇遇，學到另外的功夫！但一切須看是否可以潛龍地脈，助你逆轉夭折之運。」

張道陵說罷，即向司馬福道：「你家祖墳已成三絕之穴，煞氣侵入子孫血脈，實已無法變更！」

張道陵話音未落，司馬福已猛地打了個寒噤，驚道：「張少俠啊！若連你亦認爲無法變更司馬家的厄運，那司馬家的血脈必定斷絕於龍兒這一代了！天啊！爲甚竟如此懲罰我司馬家？」

張道陵微微一笑道：「三絕之穴雖然無法變更，但可以另覓一處潛龍地脈，假如有幸得之，便不但可以化解你司馬家子孫血脈的煞氣，更可助你子孫血脈大旺，日後可望成一大族也。但此龍脈可遇而不可求，一切但看你司馬家是否有此福份。」

司馬福一聽，情急之下，不由一手拉着孫兒司馬龍的手，扯到祖墳前面，爺孫兩人跪在墳前，司馬福哀告道：「祖宗啊祖宗！您若有靈有性，千懇萬求，求指引一處潛龍地脈，迎您安居，蔭庇你的子孫血脈轉衰爲旺……」

司馬福拜求之聲未落，就在此時，墓碑後的墳頂，忽地衝起三團黑氣，騰升而起，於半空中猛地一廻，向南面冉冉飄去！

司馬福爺孫兩人，不由驚奇得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張道陵目睹之下，微一沉吟，便連忙道：「此乃三絕煞氣，受外來地脈龍氣相應相尅之兆！東方前輩，請以你的『千里聽音』、『百里辨形』神技，追踪黑氣去向！快！」

東方朔一聽，不敢遲疑，果然默運神功，凝神屏氣，運耳力目力追踪那三團黑氣，忽然更驚疑的低叫一聲道：「咦？南面三十里處，爲甚騰起四隻山雞的鳴叫聲？似與射近的三團黑氣互相呼應？奇哉怪也！」

一旁的鍾靈芝一聽，此時她十分同情司馬龍的不幸運命，不由急道：「東方伯伯！既奇哉怪也，爲甚不趣而往之也？」

鍾靈芝話音未落，東方朔果然如中邪似的喃喃叫道：「奇……當眞奇之極也！爲甚四隻山雞大鳴之下，竟有隱隱龍吟之聲傳出？竟似與四隻山雞相互響應……去！去！去！去探個究竟也！」

東方朔說着，身形驟起，循他的「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神通，向南面疾射而去。

張道陵一見，連忙對鍾靈芝道：「快！靈芝妹妹快快扶持司馬龍，跟踪東方前輩！」他情急之下，竟順鍾靈芝的口胳，稱她一句「靈芝妹妹」。

鍾靈芝一聽，登時心花怒放，她本來就十分同情司馬龍這娃兒，再加張道陵一句「靈芝妹妹」，這少有的親熱稱呼，相助司馬龍的心思更樂意極了，因此她連話也不說，伸手挾住司馬龍的手臂，便尾隨東方朔的身形，向南飛掠而去。

張道陵怕司馬福年老體弱，又無內力輕功，必定跟隨不及，便亦伸出手去，挾住司馬福的腰帶，手扶半拖的向前飛掠。藥仙殷七七此時心中亦充滿好奇，暗道：藥石無效的眞死之人，竟可憑「尋龍風水大法」解救嗎？這當眞是老夫平生所僅見也！他大奇之下，不待招呼，便亦展開身法，尾隨而來。

東方朔在前，鍾靈芝帶着司馬龍緊隨其後，張道陵挾持司馬福跟在中間，藥仙殷七七則殿後，數人魚貫向南射去，簡直快如奔馬，司馬福生平第一次見識這等武林功夫，心中不禁又驚又奇，暗道：如此飛奔啊，司馬福便年輕時亦決難辦到，不料張先生年紀輕輕，便有這般驚人的神通，祇怕連世上的千里馬，也被他的脚力比下去了！看來兒子選擇練武之途，倒是延年益壽的妙法子，假如龍兒亦可學成武功，或許便可避免夭折的厄運了！

司馬龍被鍾靈芝挾着，如飛奔行，但見兩旁樹木如飛向後捲去，初則吃驚，漸而却高興起來，叫道：「姑姑！這等飛行功夫，可很好玩啊！」

鍾靈芝正欲答話，突見東方朔已在前面里許的山前停了下來，祇見他東張西望，神色怪異之極，便連忙跟了上去，未及停穩脚步，便向東方朔問道：「東方伯伯！發現什麼了？發呆的東張西望什麼？」

此時張道陵帶着司馬福也趕到了，藥仙殷七七亦隨後掠至。

東方朔也不答鍾靈芝的驚詢，拍一拍後腦袋，便驚疑的向張道陵道：「張兄弟！奇哉怪也！那龍吟雞鳴，分明於此處發出，爲甚近前却毫無形跡也！」

張道陵向四周一看，祇見東方朔所站之處，乃一座小土崗，土崗的前後左右四面，環立四座似鳥如雞的山峯。他依「地脈道」中所載，微一沉吟，即豁然而悟，暗道：此土崗前後左右皆有山峯環立，豈非風水地脈上的「前屏後幛、左青龍右白虎」之龍脈象嗎？

張道陵一理通百理明，隨即徹然透悟，他不由失聲的低叫一聲道：「……怪道龍吟雞鳴聲於此突竭，原來此地乃潛龍結穴之處！好一座四鳳朝陽大龍穴！」

東方朔一聽，不由怪叫一聲道：「嘿！張兄弟，我老趣仙今日也被你弄糊塗了！就算那龍吟雞鳴果然出自此處，竟便判斷爲潛龍結穴之處嗎？乖乖，竟又稱爲什麼『四鳳朝陽』穴哉！」

鍾靈芝亦滿心驚奇，急道：「是啊！陵哥哥，就這般平平無奇的一座小土崗，便有起死回生，猶勝藥仙伯伯的神效嗎？」

—藥仙殷七七此時亦忍不住插口道：「張兄弟，雖老夫亦素聞大地龍穴威力無窮，但却從未目睹，若其能令油燈枯盡、心脈衰竭之人，不但起死回生，且前途無限，造福子孫，這可是連老夫亦望塵莫及啊！」

張道陵微微一笑，欣然道：「地脈道絕學，乃傳自九天玄女師祖的『九天秘笈』，老祖宗張良又把此『無字天書』，化作有形文字，我曾於老祖宗的衣冠塚內，得此眞傳，今日初展此絕學，便有幸遇上此四鳳朝陽大龍穴矣！或許也是司馬家的自身福緣。」

東方朔怪笑道：「張兄弟憑什麼判斷此乃四鳳朝陽大龍穴？」

張道陵微笑道：「東方前輩所站土崗，前後是否各有一座山峯聳立？」

東方朔聞言，果然向前後一望，怪笑道：「不錯！果然前後均面對一座山峯！但這又如何？」

張道陵又道：「那左右兩面又如何了？」

東方朔依言又向左右一瞧，但見左右兩面，果然亦聳着兩座山峯，不由被逗得心癢難熬道：「是極！是極！左右果然有兩座山峯！這與四鳳朝陽大龍穴有甚干連？張兄弟啊張兄弟，你千問萬問，却先來個一答，解東方老兒的疑問好嗎？」

張道陵欣然一笑道：「按地脈學所斷，前後有山，即前有屏後有幛相衞；左有峯右有峯，則爲左聳青龍右聳白虎拱護之象；具此二大要素，即龍脈之大格初具矣。再者此土崗正面開闊，乃明堂廣延，福澤綿長之兆；有此三者，則潛龍結穴大格已成也！又前後左右山峯皆是鷄鳥形狀，鷄鳥者即鳳凰之俗形，是故此穴又稱之爲四鳳朝陽大龍穴。」

東方朔一聽，也顧不得再追問下去，自管東瞧瞧，西望望，考究那前後左右的山峯，是否眞如四鳳朝陽去了。

鍾靈芝却對張道陵深信不疑，也不去思索其中隱含的奧秘，追問



張道陵看見灰影如幻如烟，似「陰靈之物」……

道：「陵哥哥，這四鳳朝陽大龍穴有甚好處？」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坦然道：「四鳳朝陽，暗喻四陰歸陽，陰者女也，陽者男也，因此亦即一男與四女陰陽相配之象，而因此承此龍穴蔭庇之人，必然子孫昌旺，血脈連綿不斷，不出二代，即可成一大望族！」

鍾靈芝一聽，尙不太明白，又忙道：「什麼叫一男與四女陰陽相配？陵哥哥，快說清楚啊！」

張道陵一聽，不知怎地，在鍾靈芝追問之下，臉上不由一紅，不知如何解釋方能令鍾靈芝明白其中的微妙含意，因此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趣仙東方朔一聽，又見張道陵的神情，心中登時明白其中的微妙，暗道：張兄弟到底祇是大娃兒，於男女相合之事，如何解釋得清？這靈芝兒問得也太刁鑽古怪了！他也不肯放過這取笑鍾靈芝的機會，便搶先接口道：「呵呵！靈芝姑娘，這個四鳳朝陽，一男與四女陰陽相配的事啊！亦即例如妳的陵哥哥日後遇上四位嬌滴滴的女娃兒，四位女娃兒均對陵哥哥一見鍾情，於是四人均發誓非他不嫁，因此啊，妳的陵哥哥便祇好一口氣把四位女娃兒都迎娶作老婆了！這個，呵呵，靈芝姑娘明白了嗎？」

鍾靈芝一聽，俏臉驀地漲紅，也不管自己是否明白，心中一股酸溜溜的味道上湧，一聲嗔怒便衝口而出。「哼……他敢？」

東方朔見鍾靈芝氣得俏臉通紅，如染胭脂，不由大樂，大笑道：「他有甚不敢？一男四女，你情我願，皆大歡喜，美妙之極！」

鍾靈芝咬牙道：「哼！喜歡個屁，美妙個鬼！東方前輩胡說八道，我鍾靈芝的星斗挪移劍法又手癢了！」

東方朔一聽，嚇得連忙騰地一下，跳到張道陵的背後，一迭連聲的叫道：「哎喲！乖姪女，好姪女！妳可莫衝老趣仙來啊！我又不是說眞的，我祇是打個比喻吧了！不信妳問問妳的陵哥哥啦！」

鍾靈芝怒氣這才稍舒，咬牙恨恨的道：「哼，這也能開玩笑打比喻嗎？但陵哥哥，東方前輩說的，眞的如此嗎？」

張道陵無奈點頭一笑道：「可以這般比喻吧！但指的自然是承此四鳳朝陽大龍穴之人也。」

鍾靈芝一聽，這才轉怒爲喜，道：「這好啊！如此一來，祇要陵哥哥把此奇妙之龍穴，替司馬家施展，司馬龍這娃兒，不但可以逃過夭折的厄運，且日後子孫多多，家族昌盛，必可令他的爺爺司馬掌櫃大大歡喜啊！陵哥哥，你便快把此

大龍穴給了司馬家吧！」鍾靈芝忽然急忙加了一句，她似乎極為擔心，假如張道陵不給司馬家，留為己用，那就如要了她的心肝。

張道陵一時間也不明白鍾靈芝微妙的女兒心曲，因此便欣然一笑道：「當然啦！四鳳朝陽大龍穴，乃由司馬家的祖墳而引發，亦即司馬家有此天賜奇緣，承受此潛龍地脈，便深具根基矣！」

張道陵說罷，隨即在身上掏出「五大寶貝」之一的「地玄盤」，依「地脈道」絕學所示，仔細的測量起來，祇見他前三步後二步，左四步右五步，當地玄盤上的天地時三針忽然重疊一線，直直指向前面靠右處的土崗腹地時，便忽然腳步一頓。

張道陵伸出右掌，凝其無為眞氣，向四下一招，四塊石板便呼地飛到，分佈於張道陵所站土崗腹地的東南西北四大方位，然後張道陵抬頭遙觀日影，微一沉吟，便斷然道：「按時辰推算，再過一個時辰即吉時，運旺於巳，可於巳時移葬祖墳！」

司馬福一聽，又喜又驚，喜的是孫兒司馬龍終有轉運之機，驚的是在短短一個時辰中，如何可趕得及移葬祖墳於此地？他不由大急道：「張先生，現下已是辰時，距巳時僅片刻之間，敝祖墳尚在距此三十里外，如何來得及移葬於此處也？」

張道陵微笑道：「司馬掌櫃放心，祇要有人肯助一臂之力，我保你必可於一個時辰內移葬好祖墳！」張道陵說着，斜斜的瞟了趣仙東方朔一眼。

東方朔一見，即嘆了口氣，喃喃道：「有損己利人、徒勞無功的勾當兒來了！哼哼，若不被張良的八世孫算計，老趣仙甘願向張良你叩十個響頭！」

東方朔轉念未畢，果然張道陵已向他含笑道：「東方前輩，司馬家移葬之事，尚望相助一臂之力好嗎？」

鍾靈芝此時忙斜睨東方朔一眼，道：「是啊！東方伯伯，司馬家總算於你有一頓三醉酒之恩，你便不思圖報嗎？不然，人家追起賬來，小姪女情急之下，說不定又會亂施星斗挪移劍法啦！」

東方朔不由苦笑道：「有妳這刁鑽的女娃兒逼着，東方老兒敢不答應嗎？」他說罷，果然轉向張道陵，一派慷慨激昂的模樣道：「張兄弟！一酒之恩不可忘，何況是三醉之酒哉？說吧！如何助力？但一聲令下，東方老兒莫敢不從，這個捨身赴義！」

張道陵微笑道：「很好！這就勞煩東方前輩與鍾姑娘一道，前去司馬家祖墳，把其祖先骸骨挖出，再速速携來此處！切記祇有大半個時辰可供廻旋！」

東方朔一聽，即呼地向後面一竄，一面扭頭向鍾靈芝嚷道：「走啊！還等什麼？」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東方伯伯！為甚忽然又急起來啦？」

東方朔笑道：「若不急啊！如何可於半個時辰內來回三十里路？若趕不及回來，豈非被妳女娃兒出劍趕得東方老兒滿山竄逃？走！走也！」

！東方朔說着，施展絕頂輕身功夫，向司馬家的祖墳一掠而去了。

鍾靈芝格格大笑，亦緊隨而去。

不一會，東方朔果然便把司馬家的祖先骸骨捧回來了。他一看，小土崗腹地四塊石板圍繞正中，已被挖開一穴，恰恰於半個時辰內，來回三十里路。

然後張道陵果然便在踏正巳時，助司馬福、司馬龍兩爺孫，把祖先的骸骨下葬於挖開的墓穴中。

說也奇怪，當司馬福爺孫兩人，於新築好的祖墳墓碑前叩拜時，前後左右的鷄鳥形山峯，忽地響起一陣如鷄似鳥的叫聲。隨即，墓碑後面的墓頂，即騰起一團紫煙霞，升上半空，形如紫龍，盤旋飛舞，似與那如鷄似鳥叫聲遙相呼應！張道陵斷定，這便是「四鳳朝陽」龍脈已生感應，司馬龍這娃兒已受其龍氣蔭庇，日後不但可逆轉夭折之衰運，更可一男配四女，令司馬家成一大望族。

日後，司馬龍這位垂死之人，竟眞的一男配四女，繁衍百子千孫，玄妙之極。

＊　＊　＊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當日張道陵替司馬家妙點「四鳳朝陽」大龍穴，事成之後，他決不肯再收司馬掌櫃的謝禮，與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三人一道，依曹褒留下的地址，即便前去尋訪曹褒的兄長曹嵩家去了。

四人左轉右轉，竟轉到譙城的東門外一個大莊園。祇見莊園甚覺華麗，綠牆青瓦，莊周濃蔭密佈，莊內樓閣幢幢，一看便知是地方上少有的大族。

張道陵等四人走近大莊園，原來緊閉的莊門忽然盪開了，門內探出一個渾圓的小腦袋，一對滴溜溜轉的黑多白少的眼珠。

滴溜溜的眼珠繞張道陵等四人一轉，忽然便清脆的笑道：「四位欲拜訪曹家莊嗎？」

趣仙東方朔一見這圓腦袋黑眼珠，年約十歲的男娃兒，心中便忽地一動，哈哈一笑道：「娃兒，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圓腦袋黑眼珠男娃兒眼珠一轉，便笑道：「若然是，那其中是否有一位會捉鬼的先生啦？」

東方朔怪笑一聲道：「有又怎樣？」

男娃兒立刻笑道：「若然有，那我曹阿瞞便作曹家莊的代表，欣然迎接各位啦！」

東方朔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這娃兒，明明祇是出外玩耍，湊巧碰上我等，但聽說是「捉鬼先生」前來為曹家莊效力，却立刻又轉口，改為專門誠心迎迓了，這等機心，世間娃兒輩中，實屬鮮見！

東方朔跟隨男娃兒——曹操進莊，走了幾步，忍不住輕輕一拍曹操的圓腦袋，道：「喂！娃兒，我知你剛才言不由衷，迎迓我等，並非你的原意，你這算是什麼妙計也？」

曹操眼珠一轉道：「老伯，這便叫隨機應變嘛！」

東方朔一聽，作聲不得，心道：這娃兒不但心思機靈，甚至屬於奸猾，但難得他竟奸猾得如此坦白，如此執着，這豈非奸雄的本色嗎？

張道陵一聽，心中却一動，暗道：曹操這位曹家子孫，果然聰明絕頂，單是這等隨機應變的本領，便決非同輩人中所可企及了！

曹操引領張道陵等四人進入莊內，莊中戒備森嚴，隨處可見莊丁持刀槍巡查，但有曹操這位少莊主帶着，倒也暢通無阻，誰也不敢走近盤查。

東方朔心中又好氣又好笑，暗道：不管這曹操是否眞心實意，還是隨機而變，但在他引領之下，倒少了許多口舌工夫也！

不一會，曹操便引領四人來到曹家莊的迎客大廳。大廳中祇有三數莊丁在打掃地方，顯得靜悄悄的。

曹操一見，立刻便大聲對莊丁道：「快呈上老莊主！就說叔父邀請的捉鬼先生駕臨莊中來了！」

莊丁一聽，連忙進內稟報，不一會，一位華服男子走了出來，原來却是張道陵在三醉館中，替曹操家付了禮金的叔父曹褒。

曹褒一見張道陵等，便大喜拱手道：「張先生、東方先生果守信之人也！光臨曹家莊，無任歡迎啊！」

曹操一見出來的是叔父曹褒，臉上的笑容便不見了，但不喜也不怒，道：「叔父，爹爹怎不出來迎客？」

曹褒對曹操這位侄兒，似乎也沒甚好感，臉色一沉道：「阿瞞！怎這般沒大沒小？當客人面前抱怨起爹爹來了？大哥他在書房，正與一位朝中來的密使商議大事，待會便出來了！」

曹操見叔父又沉臉教訓他，便不作聲，眼珠一轉，忽然哎呀的尖叫了一聲，倒在地上便不醒人事了！

曹褒一見，不由大驚，他深知兄長祇有這一位寶貝兒子，萬一有甚三長兩短，他做叔父的也着實擔當不起，因此連忙跑進後堂，向留在書房未出的兄長曹嵩告急去了。

藥仙殷七七見曹操突然昏倒，不忍坐視不救，便走過去，準備替曹操把脈細察，他走近時，向曹操的臉上一瞧，却立刻又走開了。

趣仙東方朔大奇，忙以「密音」詢道：「殷老兒！為何欲救又撤手？」

藥仙殷七七微嘆口氣，亦以「密音」回道：「這娃兒根本無恙，也不知他在弄甚玄虛？」

天女鍾靈芝對這曹操的男娃兒，說不上喜還是厭，因此一直默不作聲。

張道陵正驚奇間，祇見內堂已匆匆奔出一位年約五十的男子，這男子一綹長鬚，甚有威儀，一疊連聲的叫道：「阿瞞！阿瞞！你……你怎樣了？」

這男子尚未走近，曹操已一骨碌的爬了起來，向這男子哈哈一笑道：「爹爹，我並無任何不妥啊！」

這男子原來是曹操的父親曹嵩，曹家莊的主人，他不由又驚又喜，忙道：「阿瞞！你叔父不是說你突然中風倒地昏迷嗎？怎會這樣？」

曹操一聽，微微一笑，遙指正在裏面接着奔出的叔父曹褒一下，輕聲道：「孩兒本來無恙，祇是欲向爹爹證明一事吧了！」

曹嵩奇道：「阿瞞，你欲求證何事？」

曹操笑道：「叔父老在爹爹面前，說孩兒終日放蕩，不務正業，諸多壞話，其實就如叔父告知爹爹孩兒中風一樣，不外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僅憑表面便亂下判斷而已！」

曹嵩一聽，不由點了點頭，雖然當着其弟曹褒的面前，不便評論其中的是非，但他的心中，似乎已多半傾向承認兒子有道理了。

趣仙東方朔，至此才明白曹操這一連串小動作的用意，心道：這小子連消帶打，三下兩下便把叔父不利於他的判斷打消了，其心計之妙，果然絕頂！嘿嘿，假如這小子日後長大成人，祇怕連妙演周易、極工心計的周文王，也比下去了！

東方朔正欲趁機逗趣幾句，不料曹褒此時也顧不得分辨曹操這小侄兒的是非，連忙向其兄曹嵩道

：「大哥，這位是張道陵先生、東方朔先生，還有是殷前輩、鍾姑娘，彼等之妙算神技，小弟已親眼目睹，據說彼等更會捉鬼驅邪，大哥家中的鬧鬼事，豈非可以恭請彼等幫忙解救嗎？」

曹嵩一聽，果然喜出望外，連聲道：「久聞先生等有此妙算捉鬼神通，今日大駕光臨敝莊，實敝莊之幸也！剛才因有急事，未克遠迎，怠慢之處，幸勿見怪。」

曹嵩說罷，又一迭連聲的催令家丁快備酒迎客。

趣仙東方朔聽說有美酒待客，登時把欲說的話也忘記了。張道陵東張西望，却沒說話，也不知動甚心思。

不一會，酒席便擺出來。曹嵩依其弟曹褒的安排，恭迎張道陵坐上首席，趣仙東方朔因已答應捉鬼，因此也被安排坐於張道陵的身邊。曹嵩、曹褒兩人，在張道陵、東方朔兩人下首相陪。藥仙殷七七、天女鍾靈芝，便反而坐在下首，由曹操這男娃兒，以少莊主的身份相陪了。

酒果然是好酒，乃曹家莊秘釀「梅子酒」，甘甜微酸，多喝而不醉，極好入口。東方朔大樂，也不等人敬勸，先就獨自連飲五大杯了，他把嘴一抹，這才連聲讚道：「好酒！甘而甜，更帶微酸，痛飲千杯不言醉也！果然是秘釀佳方梅子酒！」

曹嵩、曹褒見了，既驚且喜，暗道：好酒必膽大，看來這東方先生果然是捉鬼驅邪的最佳人選也！於是又連忙頻頻相勸，唯恐東方朔不能盡歡而飲，好教他捉鬼的膽量大增特增。

此時坐在下首的曹操，却忽然笑問道：「請問兩位先生中，誰精神算？誰善捉鬼呢？」

上首的曹褒一聽，深知曹操這位小侄兒，心眼多多，恐他又在兄長面前搬弄花樣，便連忙搶着道：「大哥，這位張先生精於神算，小弟亦親眼目睹；至於捉鬼驅邪嘛，這位東方先生答應得爽快，小弟以爲，他必定極善捉鬼驅邪也！」

曹嵩一聽，連忙向張道陵和東方朔舉杯道：「張先生、東方先生神通廣大，曹某先向兩位敬一杯也！」

張道陵微微一笑，也不推辭，把一杯梅子酒乾了。

東方朔却不由怪笑道：「曹莊主，如此美酒，豈用相敬？東方老兒早就連飲八大杯啦！」

曹嵩一聽，大喜道：「東方先生如此好酒量，膽子必大，果然是捉鬼驅邪的上佳人選，二弟果然沒看錯人也！」

東方朔一聽，他雖有幾分酒意，仍不由發毛道：「曹莊主！你這兒眞的有鬼物作祟嗎？」

曹嵩點點頭道：「的確如此！有些事古怪恐怖之極，例如每到晚上三更，先父曹騰原居之所，便見陰風四起，然後便有陣陣悲啾之聲，聞之令人毛骨聳然！此事發生已有兩年，一直未能剋制。」

東方朔道：「這又如何？」

曹嵩道：「所以要拜託東方先生，妙施神通，代爲捉鬼驅邪啊！」

東方朔一聽，嚇得臉色一陣發白，他有承諾在先，此時喝了人家的待客酒，又不便反口，心中不由一陣驚惶，他無奈祇好含糊應道：「是，是，唔，好，好！」

偏曹操耳尖，決不肯輕易放過，立刻隨聲道：「東方先生，請問這是，是，唔，唔，好，好，是什麼意思啊？」

東方朔一聽，狠狠的瞪了曹操一眼，心道：偏你這奸猾娃兒耳朵尖！把東方老兒的短處揪住了！他無奈怪笑一聲道：「這是是，唔唔，好好麼，便是……便是假如眞的有鬼，這便唔唔……好好去對付便了！」

曹操一聽，却哈哈一笑，小娃兒也學着大人的樣子，站了起來，舉杯向東方朔道：「原來老伯果然是捉鬼大師！曹操代爹爹敬東方老伯一杯！」

這一杯東方朔如上虎背，心知不喝是不行的了，他無奈把這一杯喝了，心中却狠狠的罵道：你這鬼蜮的娃兒，老子假若會捉鬼，便先把你這大頭鬼捉了！

但他瞥一眼張道陵，眼見他一派從容鎭靜，絕對沒有撒手不理，或開溜的樣子，這才心中安穩了點，心道：張道陵這小子本事驚人，若他肯相助，什麼惡鬼邪物，倒也並非了不起的事！

酒過三巡，曹嵩見時機已屆，抬眼望去，大廳外面已近三更天，外面已一片幽靜，便連忙站起來，向張道陵和東方朔拱手道：「未知兩位誰負捉鬼驅邪的事？」

張道陵含笑不語，東方朔無奈，祇好硬着頭皮，打個哈哈道：「這個捉鬼驅邪嘛，哈哈，便算是由我東方老兒負責吧！」

東方朔話音未落，曹嵩已立刻道：「時近三更，鬼物出現之時已屆，這便由東方大師前去捉鬼吧！」

東方朔心中發毛，但又決無法開口推辭，無奈硬着頭皮站起來，猛地一拍心口暗道：「去就去！諒那鬼物亦難奈我何也！」他一面瞥一眼張道陵，見他紋絲不動，不由發慌，忙以「密音」傳話道：「喂！

我的張大先生！你可莫把東方老兒賣了啊！捉鬼這生意買賣，我東方老兒不過是代你接吧了！」

張道陵一聽，亦以「密音」傳話道：「放心去吧！我等必隨後接應便了！」

東方朔一聽，這才咬咬牙，向曹嵩道：「好，曹莊主，何處有鬼物出現？請引路前去一察吧！」

曹嵩便令一位莊丁引領東方朔前去視察，又令那莊丁有任何事，均要立刻回報。那莊丁戰戰兢兢的答應了。

那莊丁領着東方朔，臉靑唇白的走了出去，鍾靈芝眼尖，她見東方朔走出去的樣子，祇怕比那莊丁好不了多少，心中不由暗暗好笑，暗道：東方伯伯平生最怕鬼，不料今晚却居然逼着他走上陣捉鬼驅邪！乖乖，若眞有鬼物出現啊！倒不知是他捉鬼驅邪，還是鬼來捉他驅他了。

此時曹嵩却又向張道陵拱手道：「素聞張先生神算術驚人，未知可否替曹某測算一二？」

張道陵聞言目注曹嵩一眼，但見他聲調高揚，眉目疏朗，鬚長近尺，甚有威儀，但僅此而已，並無甚奇異貴相，便淡淡一笑道：「曹莊主乃地方富紳之命，平穩而已，何必太高要求？」

曹嵩一聽，他倒也爽快，呵呵一笑道：「吾老矣，但求平穩已足，祇是吾兒曹操，日後運命如何？尚請張先生不吝賜告。」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動，老祖宗張良所留的偈語，「且毀天書人間去，眼底應辨劉孫曹」，暗道眼前之「曹」，是否即偈語中之「曹」？

他這般忖念，便於燈下向曹操仔細一瞧，祇見他方額大口，目有精光，暗道：此乃大貴之相，可惜他的山林位晦暗，顯然祖宗山墳受煞氣所侵，致令其運途沉浮起伏不定，假若按地脈道所論，以龍脈蔭庇大法輔助，則此子倒大有「治世之才」也！然則他到底是否偈語中的「劉孫曹」之一「曹」呢？

張道陵心中轉念，但至此尚未能確然判斷，於是也不答曹嵩之問，反而向曹操道：「請問曹少莊主，你但求自己有何種相形骨格？」

曹操一聽，想也不想，便朗聲道：「阿瞞以爲，人之在世，必求名揚四海，但不能留芳百世，遺臭萬年也比平淡無奇好多了！」

張道陵一聽，不由一怔，心道：此子倒別有心思啊！於是又試探道：「既然如此，你希望自己日後有甚作爲？」

曹操毫不遲疑，便朗聲道：「平亂世，安天下！阿瞞願爲此而不解追求。」

張道陵一聽，不由暗地微一點頭，心道：此子根基絕佳，且聰慧過人，若能刻意栽培，倒不失爲「平亂世、安天下」的一大人選也！張道陵這般判斷，曹操的驚世奇遇，便由此而奠定了。

丹爐龍脈　一代奸雄

當下張道陵向曹操之父曹嵩微笑道：「令郎少有大志，日後必有奇遇，一切且小心在意便了！」

曹嵩一聽，不由大喜，忙道：「張先生既慧眼識破玄機，尚請施恩相助，小兒日後但有所成，決不敢有忘先生大恩大德……」

曹嵩話音未落，張道陵亦未及有所表示，剛才引領趣仙東方朔出去「捉鬼驅邪」的莊丁，已驚慌失措的狂奔而進，一面失聲叫道：「……鬼……有鬼……捉鬼的被鬼追趕得團團轉了！」

曹嵩一聽，心中也猛吃一驚，但他身爲一莊之主，絕不可在下屬面前示怯，拚命鎭靜下來，沉聲喝道：「李四！什麼鬼不鬼的？說清楚一點嘛！顚三倒四，成何體統？」

那莊丁李四被曹嵩猛地一喝，丢了的魂兒這才回竅，但仍餘驚未息道：「是……是……是老莊主原來居停之處……鬼影幢幢，把前去察看的捉鬼東方先生追得瘋狂亂轉呢……可怕之極！」

曹嵩一聽，也沒了主意，口中「這，這，這」，但總不能拿出個主意，說出個所以然來。

曹操此時却得意的笑道：「爹爹！如何？孩兒說的見鬼之事，並無虛吧？」

曹嵩無奈道：「阿瞞！就算你所說無虛，却如何收拾這可怕之局？」

曹操哈哈一笑道：「爹爹放心，但凡有鬼之地，便必有捉鬼之人出現，而且這鬼似乎並無惡意，祇是鬧着玩而已，可有趣極呢！」

曹褒忍不住斥道：「阿瞞胡說八道！鬼物出現，舉莊之人皆人心惶惶，如此豈能保住曹家莊的安全？萬一流寇攻至，莊丁人心渙散，如何迎戰？你還說有趣之極！」

曹操被叔父訓斥，毫不畏懼，亦毫不生氣，反而輕鬆鎭靜的笑道：「叔父不必驚慌，依小侄之見，捉鬼驅邪之事，已大有眉目矣！」

曹嵩一聽，情急之下，也忍不住問曹操道：「阿瞞！爲甚有此見識？」

曹操微笑道：「爹爹，依孩兒之見，忙者不能，能者不忙嘛！爹爹祇須依此判斷，有大本事者自然

一目了然矣！」

曹嵩一聽，心中不由一動，目光自然便落在張道陵身上了。因爲在座中數他最從容鎮靜，那姓殷的老頭雖亦安靜得很，但衹是沉默不語而已，若論玄機本事，必數這位身負神算的張先生矣。

果然張道陵此時忽地霍然而起，不待曹嵩相邀，便向他含笑道：「曹莊主，可否領我前去鬧鬼的地方一察？」

曹嵩一聽，正求之不得，那有不答應？當下即一躍而起，立刻道：「如此有勞張先生，曹某親領先生前去察看可也！」

曹褒一聽，亦霍然道：「大哥！小弟陪你一行，以防有甚不測！」

曹操笑道：「既爹爹和叔父均去，我做子孫輩的，倒不可知難而退啊！」

鍾靈芝此時亦向藥仙殷七七笑道：「殷伯伯，你和靈芝似已成多餘人啦！是否同去湊湊熱鬧？」

藥仙殷七七淡然一笑道：「與鬼相隔一線之人，老夫見得多了，但眞正的鬼物倒緣慳一面，正好去見識一下。」

曹嵩見在座中人，均願同行，膽氣不由大壯，欣然向張道陵等拱手道：「張先生請！」

張道陵、殷七七、鍾靈芝三人，隨曹家三位主人，以及十數莊丁，一行人浩浩蕩蕩，出了大廳，折向東行，穿過一座後花園，便現出一座別院，隱在黑暗中，樓閣幢幢，於黑暗中如鬼怪野獸蹲伏，顯得格外幽深恐怖。

甫接近三丈，便突聽風聲嘯嘯作響，眼前似有鬼影幢幢，激曳搖晃，呼呼而過。十數莊丁早已嚇得瑟瑟發抖，就連曹褒臉色也察地發白，若不是身邊有如此多人壯膽，祇怕他逃得比誰都快。曹嵩雖爲一莊之主，但此時亦不由猛地打了個寒噤，臉色陰沉，拚命控制自己鎮靜，却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其中獨曹操這小娃兒，雖年僅十歲，但比誰都從容鎮靜，居然還能露出頑皮有趣的笑臉。

這一切均落在張道陵的眼中，他目注曹操一眼，不由會心的一笑，暗道：此子根骨極佳，其膽色比之乃父乃叔，竟有過之而無不及，果然隱隱有治亂世之才也！

張道陵心念電轉，心中已有所判斷，當下毫不遲疑，默運眞氣，向那呼呼而晃的黑影傳「密音」道：「東方前輩！稍安毋躁，張道陵助你來了！」

張道陵的「密音」未落，耳際便傳來東方朔氣喘吁吁的怪叫聲道：「……嘿嘿！你小子怎的此時才來？存心要東方老兒的命嗎？了不得！恐怖之極！」

張道陵此時無爲眞氣充沛，目力極佳，於黑暗中可辨落葉飛花，因此眼前百丈內外的玄形幻影，皆已落入他的眼底，他微微一笑，故意不解的道：「東方前輩，如何恐怖之極啊？」

東方朔氣喘吁吁的怪叫道：「你這小子！分明明知故問……你不見東方老兒，被那東西追得團團轉嗎？老天爺，這東西追人的速度，竟比鍾靈芝的星斗挪移劍法猶厲害近倍……這東西簡直比那見鬼的劍法更可怕也！張兄弟啊張兄弟，人說莫貪口腹之惠，這話果然不假，就因老兒一時貪喝兩杯，幾乎連老命也喪掉了！」

趣仙東方朔的「密音」喘吁吁的，在場中人誰也聽不到，亦不知眼前到底是怎麼回事。張道陵却已清楚見到，黑暗中有一灰一黑兩團影子，在飛電般的繞空亂轉，灰影在前面逃，黑影在後面追。

張道陵自然知道，灰影便是趣仙東方朔了，至於後面追的黑影，則如幻如煙，若有若無，若非張道陵已練就通靈慧眼，根本就難於辨出，張道陵因此已可判斷，那「黑影」果然是陰靈之物，因爲祇有陰靈之物，才有這等「如幻如煙、若有若無」的虛無身法。

不過令張道陵驚奇的，並非追的「黑影」，而是逃的「灰影」，因爲就算是「如幻如煙、若有若無」的虛無身法，竟亦難於接近拚命溜逃的「灰影」，顯然「灰影」的身法，比之「陰靈之物」，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料東方前輩的輕身功夫，竟已到如斯境界！張道陵心中不由暗地讚了一聲。

張道陵不再遲疑，因爲他深知在「黑影」的糾纏之下，「灰影」就算已成仙體，亦有氣竭之時，若消耗過巨，便不死也必折壽數了，而且「黑影」根本就是「如煙如幻」的虛無東西，實體又如何可與虛無抗衡不息？

張道陵心念電轉，忽地長嘯一聲，身影一晃，已化解千百身形，呼地一下，便紛射向黑暗中，一時間，在黑暗中但見千百身影搖曳，遍地遍空均是張道陵的影子了。

曹嵩一見，又驚又駭然，喃喃道：「老天！張先生這是弄甚大法術了？」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曹莊主！這並非大法術，而是陵哥哥的獨門神功——分光散影大神通哩！」

曹嵩一聽，不明所以的道：「鍾姑娘，何謂分光散影大神通？這有甚妙用？」

鍾靈芝尚未及答話，曹操已哈哈一笑，道：「爹爹，這不很簡單嗎？張先生施展這分光散影大神通，此時自然是用來捉鬼之用啊！」

曹操此言一出，他的叔父曹褒，此時仗着人多膽壯，已逐漸鎮靜下來，一聽便忍不住斥曹操道：「阿瞞！怎的沒大沒小？你這是存心語不驚人死不休嗎？」

不料曹褒話音未落，祇聽黑暗中，張道陵的身影突然合散爲聚，如閃電般的疾伸二指，如鐵鉗般的向前面一挾，隨即傳出一聲慘厲的尖嘯，隱約可辨其嘯聲道：「……啾啾！此乃吾家，你等憑什麼驅趕於我？啾啾，把吾惹怒，管教吾之子孫無一終善也！」

啾啾嘯聲甫一發出，曹嵩、曹褒兄弟二人，便如遭電殛，渾身打了個寒顫！兩人互視一眼，如見鬼魅現世似的驚呼道：「是……是老爹的聲音！」

莊丁中，有上年紀的已渾身抖戰，就差沒有拔腿開溜了，因爲這些上了年紀的莊丁，誰都知道，曹嵩、曹褒兄弟二人的老爹，亦即老莊主曹騰，但老莊主曹騰却已去世足五年了！去世五年的曹騰，忽然響起他的嘯音，單是這一點，便足令人心膽俱寒了！

此時忽然又聽張道陵沉聲道：「是嗎？祇怕未必！且試試掙脫，看看可否如願？」

張道陵沉喝聲響過，便突見他二指平伸挾着之處，有一團如煙似霧的黑影，在猛烈的抖動，似欲拚命的掙脫，但過了一會，那抖動的黑影，却緩緩的停止掙扎了。

黑暗中，又傳出一陣啾啾的嘯聲道：「……啾啾……算你厲害，碰上你，吾亦無法可施矣！不過你如此困住我，打算如何處置？吾與你無寃無仇，犯不着以此大神通來對付我啊！啾啾！」

又聽張道陵淺笑一聲道：「原來果然是老莊主降臨……但你可知人鬼殊途，陰陽永不可能滙化，老莊主又何必現形驚嚇子孫後輩？」

啾啾嘯聲道：「你……你是誰？敢來理吾之家事！」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我乃老子李耳的小徒孫，一代玄機大師黃石公的嫡傳弟子張良八世孫而已，因奉老祖宗張良之命，於世間尋覓治亂世安天下之能士，偶臨譙城，更巧與曹家莊子孫後人有一段緣份吧了。」

啾啾聲一聽，似乎亦大爲驚駭，驚駭之下，竟連任何一點傲慢之心亦消逝了，轉而變爲悲切之聲道：「哎……原來是高人駕臨，怪道有此絕世神通，連吾等陰靈之物，亦難脫你所控……不過吾之所以回返老家，其實有難言之隱也！」

張道陵接口道：「老莊主已成陰靈之物，宜入土爲安，還有甚難言之隱？」

啾啾聲道：「高人有所不知，假如能入土得安，吾亦不會犯險入陽世老家矣！」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按「地脈道」所論，祖宗先人不安，子孫後人又怎會安樂？不料曹家正應了此不祥之兆！他這般轉念，口氣便轉緩，同情的輕聲道：「老莊主難道所居之地，不得其安嗎？」

啾啾聲道：「不錯！不錯！不但不得其安，更日受風霜侵襲，夜遭蛇蟲鼠蟻所咬，痛苦難堪，實非陽世之人所可能想像……但陰靈之聲，又無法直接傳抵子孫耳中，吾唯有以身犯險，闖入陽世，希望子孫輩警醒，替吾另覓居所。哎！可惜這大半年來，吾屢次現身，不屑子二人，皆未能醒悟，獨吾孫曹阿瞞，知吾乃其爺爺，尚可心靈相通，若非阿瞞孫兒，也決無可能引來高人相助，說起來，吾之得救，實有賴賢孫阿瞞之助也！」

啾啾聲如裂帛，祇有張道陵才可聽得清晰，其他人僅可聞一陣啾啾嘯叫而已。

當下張道陵一聽，暗道：曹家之凶兆，原來祖宗所居乃三煞之地而起，若能化煞爲吉，甚至得龍脈蔭庇，則曹家必可出一代治亂世安天下之材也。

張道陵這般思忖，便決然的道：「老莊主，原來其情可憫，尚請放心，張道陵既與你曹家有一段緣份，當助你了却此心願便了。」

那啾啾聲一聽，似乎大樂，就在張道陵的二指拑制中，冉冉而舞，其狀似歡欣之極，又似於虛空向張道陵拜謝。

張道陵淡淡一笑，平伸的二指突地一鬆，那如煙似霧的黑影，從他指間飄飄而出，繞曹家莊別院旋了一匝，忽然便冉冉的飄逝不見了，黑暗中又恢復了一片幽靜。

此時才見趣仙東方朔的身影，猛地從不知什麼地方一飄而降，他來不及說話，便先向張道陵俯身一揖，又豎起大拇指，連聲道：「張兄弟原來身負此捉鬼驅邪神通，佩服！佩服！若非張兄弟慨伸援手，東方老兒今晚吃虧吃到家矣！」

天女鍾靈芝冰雪聰明，一見眼前情況，又見東方朔的動靜，便豁然而悟，深知在片刻前的一霎間，張道陵已把曹家莊的「陰靈之物」驅掉了，她不由樂得格格笑道：「陵哥哥自然好本事！但東方伯伯，陵哥哥救你一命，你可拿什麼去報答啊？」

趣仙東方朔一聽，眨了眨眼，

道：「老趣仙身無長物，張兄弟也決不希罕我這身破銅爛鐵，唯有日後他與敵人拚鬥，老趣仙拚了命，也把他的敵人逗笑吧了。」

東方朔這話，不但曹家的人不明所以，暗道：把救命恩人的敵人逗笑，這算是哪一門的報答了？就連鍾靈芝亦不由一怔道：「東方伯伯，你不恨陵哥哥的敵人，反而討他喜歡，逗笑他嗎？你這是什麼報恩的妙法啊？」

東方朔怪笑一聲，正欲賣弄他的笑趣神通，那男娃兒曹操却忽然朗聲道：「阿瞞知道，東方伯伯的報恩法子妙在何處。」

東方朔一聽，不由怪笑道：「你這娃兒，你是我肚子的蛔蟲？竟連老趣仙的心思也知道？好！你且說說看，說錯了，可小心揍你的屁股啊！」

曹操一聽，渾然不懼，隨即朗聲道：「但張先生對敵時，需人相助的，這對手必定厲害之極！因此不可力敵，祇可智取，亦即不可硬拚，祇可軟攻，而假如能於此時把敵手逗笑，則一笑必鬥志全消，甚至渾身發軟，則便可以不戰而勝矣。因此啊！這是報恩的一大妙法子也。」

曹操朗聲道來，在場中人均不由一陣沉默，均欲知道東方朔的妙法是否如此用意？

* * *

祇見趣仙東方朔定定的盯着曹操，瞧了又瞧，就如瞧着一頭怪物似的，好一會，才忽然怪笑一聲道：「你這娃兒，果然有兩下子！竟連天女鍾姑娘亦比下去了！好，難得你如此知老子之心，老子便傳你一兩下本事，你想學這逗笑的本領嗎？」

知道老趣仙東方朔來歷之人，均悉他的「逗笑神通」，乃天下一等一的大本領，他若全力施展，甚至可以抵百萬雄兵，如今他竟願以此傳授曹操，可知曹操大合他的口味了。

不料曹操却斷然的搖搖頭道：「不，阿瞞不想。」

東方朔不由一怔道：「你不想？你可知當今世上，有人會不惜傾家蕩產欲學我這逗笑神通？不合老子口味，因此斷然拒絕。你不想？你想學什麼？」

曹操毫不猶豫，決然的道：「阿瞞學武要學萬人敵，學文要學治國策！若兩者皆備，即我師也。」

東方朔一聽，不由一怔，隨即怪笑一聲道：「若如此啊！當世能做你師父的，祇怕少之又少，甚至絕無僅有也。」

曹操毫不氣餒，道：「阿瞞不怕，我可以等待，我今年才十歲，便再等十年，亦是拜師之時也！」

東方朔又好笑又好氣，嘆道：「好！好！那你就安心等待，十年又十年的等待下去吧！」在東方朔心中，似乎認為曹操決不可能達到那「萬人敵、治國策」的超凡境界。

此時張道陵亦含笑走了過來，曹嵩一見，連忙道：「張先生，捉鬼驅邪之事如何了？」

張道陵微笑道：「暫時了結，但需滿足其心願，不然很快便會復返。」

曹嵩大聲道：「張先生莫非已窺破鬼物的形踪？他到底是誰？又有甚未了之願？」

張道陵微笑道：「曹莊主雖未見其形，但必已聞其聲，血脈相連，豈會不悉？你所聽的便即其人矣！」

曹嵩、曹褒一聽，失聲驚叫道：「果然是先父靈魂……老天！他老人家到底有甚未了心願？竟要三番四次現形驚嚇子孫？」

張道陵意味深長的一笑道：「先人所居之地若不安樂，子孫後人又怎會安寧哉？」

曹嵩忙道：「先父去世時，曹某為其風光大葬，更延聘地師，為其卜一吉地，據說乃旺子旺孫的風水龍脈，又於墳周築一高牆，以護其居所，這又有甚不安樂了？」

張道陵微笑道：「是與不是，一察便知端詳矣。」

曹嵩一聽，大喜道：「乃求之不得也！正欲請先生到先父墳前細察一二！」

東方朔一聽，却立刻怪叫一聲道：「曹莊主！你當日延聘地師，所費多少？」

曹嵩道：「聘金所費不菲，單是禮金便達一百兩白銀，大葬之日，又另付銀一百兩，合計花去二百兩銀也。」

東方朔一聽，呵呵一笑，大樂道：「不錯！不錯！這果然上佳價錢！那老子問你，你曹家延聘我等捉鬼驅邪，花了多少銀兩？」

曹褒代回道：「捉鬼驅邪之事，在下於三醉館，已代大哥先付禮金二十兩銀，大哥答應事成之後，再付酬金一百兩。」

東方朔大笑道：「好！好極！一筆一筆算！捉鬼驅邪之事既已辦妥，這一百兩便應先付！至於你等欲聘張兄弟堪察祖墳之事，價錢另當別論！」

曹嵩對張道陵的本事已初步見識，甚為佩服，心中倒不計較銀兩的多少了，却見東方朔討價有趣，便呵呵一笑道：「那東方前輩欲代張先生討價多少？」

東方朔因吃過缺銀兩的大虧，心中有氣，不由便發洩到曹家身上，不惜獅子大開口，以便狠狠出

一出這等有錢人的洋相！於是便怪笑一聲道：「好說！好說！曹莊主付那九流地師，花銀二百兩；我這張兄弟，乃一代天師，彼此斤兩份量不同，一個天，一個地，價錢自然不可同一而論，按天地之比，這二百兩酬金啊！該加上十倍，即二千兩白銀，這才配得上張兄弟天師之稱號也！」東方朔忽然一頓，唯恐曹嵩不答應，連忙小心翼翼的加了一句，「曹莊主以為如何？」

不料曹嵩一聽，不假思索，便慨然道：「但得張先生能以妙法施為，令祖宗安樂，子孫後人安寧，莫說二千兩，便再多些曹某亦決不推辭也。」

趣仙東方朔不由大喜，暗道：那「地師」二字，祇值二百兩，這「天師」二字，却值二千兩，而且鍾靈芝這女娃兒又稱為「天女」，看來張兄弟這「天師」之號，倒也恰當不過也！東方朔這時不過是隨興而發，但因此一來，張道陵的「天師」稱號，却已流傳出去，漸而家喻戶曉，後來「張天師」三字，反而取代了「張道陵」的本來姓氏了。

當下張道陵淡然一笑道：「曹莊主莫聽東方前輩胡說八道，張道陵初悟奇學，豈可當得天師之號！一切但盡力而為便了。」

曹嵩一聽，更添敬意，拱手道：「張先生淡泊名利，果然是一代高人之後，曹某佩服！佩服！」

東方朔呵呵一笑道：「曹莊主若有幸見識張兄弟的其他驚人本事，祇怕便非佩服、佩服，而是驚得五體投地了！」

曹嵩不知東方朔與張道陵的交情如何，雖然見他瘋瘋癲癲的，但也不敢開罪於他，便陪笑道：「東方前輩所言甚是，曹某正洗目以待，欲一睹張先生的絕世神通。」

東方朔大笑道：「好！張兄弟，東方老兒替你說妥二千兩生意了，如今便看你的本事，妥妥當當把這二千兩銀賺回來了！乖乖，二千兩銀，該可買多少三醉、四醉、百醉、千醉酒啊！」

曹嵩道：「張先生打算何時上先父的墳地審察？先生一夜勞頓，是否先歇一晚，明天才動身，先父的墳地遠在二十里外呢！」在曹嵩的心目中，二十里路要走小半天了，此時已是四更時分，他不敢令張道陵太過勞累。

張道陵却淡淡一笑，道：「二十里路小事而已，片刻可達，祇是曹莊主是否可以一同前去？若然可以，則可乘夜上路可也。」

曹嵩一聽，感佩道：「張先生言出如山，辦事不辭勞苦，教人敬佩，曹某身為曹家後人，此行乃為曹家之事，若怕辛苦，這還像話嗎？這便請先生上路吧了。」

曹嵩說罷，吩咐十數莊丁，一半先行歇息，一半則隨他出行，於是一衆人等出了曹家莊，折向東行。曹家之人，均身壯力健，因此於夜中也健步如飛。而張道陵等，更不在話下，因此不到大半個時辰，便走了二十里路了。

曹嵩突然伸手向前一指，道：「此山名叫龍山，當日那地師，便選中此山之腹，作先父墓地也。」

張道陵聞言向前面凝目一望，祇見前面二里之外，聳着一座山峯，山峯從南蜿蜒向北，形如一條巨蟒，伏於天地之間，四周樹木稀疏，一片黃土，夜風嘯嘯，倍覺凄清冷寂。

張道陵一見，心中不由便猛地打了個寒顫，暗道：此山陰寒之氣奇重，煞氣重重，形如龍而實非龍，不過是一座蛇山而已！若以此山為龍山，因而斷為龍脈之地，那便當眞害人不淺了。

張道陵心中轉念，却並不說破，他的性子雖然玄幻，但於「九天秘笈」之學，却異常愼重，非求證確實，絕不妄下判斷，他當下不動聲息的道：「是嗎？那便上山一察吧！」

曹嵩一聽，欣然道：「先生請。」

於是由七八個莊丁領先開路，曹嵩帶領張道陵等，一路上山而來，他的兒子曹操，竟不怕辛苦，硬要跟隨上去，張道陵對曹操這娃兒，似另有深意，因此反而勸曹嵩不必阻逆兒子的一片孝心。

上了山的一半，但見山形突呈開闊，四面高聳，中間凹陷，果然形如一山之腹。曹操以前亦曾前來拜祭祖父，因此熟悉位置，此時便忽地搶前幾步，伸手向前面一指道：「張先生！前面四道高牆所護處，便是爺爺的墓地啦！可威風凜凜吧？」

張道陵微笑不語，他快步走近，祇見位於山腹正中的一座墓地，四面皆以高牆圍住，僅正面露出一個缺口，缺口如碑大，墓碑便恰如石門，把缺口堵住了，墓碑上果然刻着「曹公騰之墓」五個黑漆之字。

再向四面望去，祇見空蕩蕩的，除了黃土仍是黃土，稍遠則是四面山坡圍繞。

張道陵一見，不由又暗地嘆了口氣，心道：此山本來已陰煞重重，空蕩無物，所謂山飛水走，既不藏風，又不聚氣，更缺治水，十足敗絕之地。那地師不學無術，僅憑山形表面，便斷判為龍山，更判山腹為龍脈之地；又唯恐龍氣走洩，以四道高牆護衞；焉知反而困鎖陰煞之氣，便稍一渲洩亦不可

能，盡數爲墓中陰靈吸納，其子孫後人若非根基深厚，早已被其祖宗陰煞之氣敗絕了。

張道陵至此已足證無疑，便微一點頭，向曹嵩道：「曹莊主，此乃三煞敗絕之墓，墓中陰靈日夜受陰煞之氣所侵，苦不堪言，子孫後人豈得安寧？不但如此，若非你曹家根基甚厚，子孫後人早受煞氣所害，非死即重病矣！」

曹嵩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忙道：「當日那地師明明斷言，此山形如龍，乃龍山，墓地選於山腹，即龍腹，龍氣極旺，子孫必可大富大貴！在張先生眼下，怎的却成了如此險惡之地？」

張道陵道：「風水之道，以形取形，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此山似龍而非龍，若作龍山之判，則凶險之極！因龍乃極旺極陽之物，但此山之氣奇陰奇寒，斷非龍山之象，反而是蛇蟒之形，因蛇蟒乃屬陰寒之物也，因此此山實爲蛇山，山腹即蛇腹，乃蟒據以吞吸萬物，以陰寒消化之處，亦即一山中最陰最寒之地，如今墓地選於蛇山腹中，其所受陰寒之烈，可想而知也！更尚有不幸者……」

此時不但曹嵩大驚失色，連他的弟弟曹褒，因此事與他亦有莫大牽連，不由急得失聲道：「尚有甚不幸者？」

張道陵道：「此墓既居蛇山之腹，本已陰寒之極，更以高牆堵洩，陰寒之氣被牢牢困鎖，雖偶爾受陽光照射，陰陽之氣欲洩而無路可通，祇好掉頭向下，盡數侵襲墓中陰靈去了！由此可知你曹家祖宗所受之苦，實非世間之人所能想像！」

曹褒一聽，嚇得喃喃道：「當眞如此可怕嗎？」

張道陵道：「陰寒之地，乃養屍之所，養屍千年，禍延千年，是或不是，挖開墓穴一察便知端詳矣！」

當下曹嵩、曹褒兄弟二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兩人悄悄商議一會，終於還是不得不信，因爲先父曹騰，的確還魂於曹家莊，單是這宗怪事，便不可思議。

曹嵩向張道陵道：「若依張先生之見，此墓已成凶絕之地，然則開墓之後又如何了？」

東方朔一聽，得意的大笑道：「若開墓之時，證實張兄弟所判無訛，那審察墓地的生意便圓滿辦妥，往後如何，那是另一宗買賣，價錢自當另議啦！」

鍾靈芝在旁邊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東方老兒，本來亦不貪財，但於三醉館中，被人迫債迫出火來，非要狠狠敲別人一筆不可了。

那曹家莊少莊主曹操，心思竟與鍾靈芝一般靈轉，他聞言不由哈哈一笑，道：「東方伯伯，你這是打死狗講價，以奸商手段來賺上一筆嗎？」

東方朔一聽，却絲毫不氣，反而樂得坦然大笑道：「不錯！不錯！這叫零沽零售，份外賣得好價錢的生意手段啊！」

曹褒此時心中有點發毛了，心道：依這東方老兒的辦法，付出二千二百二十兩，僅可證實祖墓的吉凶，那打後若要化凶爲吉，不知又作幾次索取高價？如此下去，這筆酬金豈非無底深潭嗎？

曹褒如此思忖，不由瞥了兄長曹嵩一眼，暗示他適可而止，千萬莫被人詐騙大筆銀兩，不料曹嵩竟毫不以爲然，向張道陵坦然道：「張先生祇管放手施爲，但能求得子孫安寧，日後有點好處，便更多錢銀，曹某亦決不吝嗇也，一切拜託先生啦！」

張道陵此時根本就沒留意東方朔與曹褒的對答，他正默默思忖，老祖宗所留偈語中的「劉孫曹」，是否即指眼前曹家後人？假如是，那他不但絕不計較什麼酬金，便有人強硬阻撓他施爲，他也決不退縮了。他聽曹嵩這麼表白，不由呵呵一笑道：「東方前輩興之所致，便有點瘋癲，曹莊主不必當眞，且先挖開墓穴，把祖宗遺骸移離三煞凶地再作打算。」

曹嵩一聽，不敢再有猶豫，當即向莊丁下令道：「回去帶備仵作工具，再帶二十名健壯莊丁到來，聽候張先生差遣！」

曹家莊的莊丁，平日訓練有素，曹嵩一聲令下，便有四名莊丁越衆而出，答應一聲，便循原路，奔回曹家莊去了。

* * *

不一會，四名莊丁便已領着廿多大漢，手執鋤鏟等挖土工具，於晨光中快步奔了過來，原來此時已是清晨時分了。

張道陵指揮曹家莊莊丁，很快便把曹家的祖宗曹騰的墓挖開了，露出一具檀木棺柩，雖歷經多年，棺柩竟仍完好如新。

此時曹嵩、曹褒等曹家子孫，亦奔上墓台，仔細觀看。

張道陵吩咐開棺，莊丁四人，分站棺柩頭尾，揪住棺蓋，向上一揭，便露出棺中的物事，曹嵩、曹褒探頭一望，不由心膽俱裂，失聲驚叫道：「老天！怎會如此恐怖？」

但見棺柩中的老莊主曹騰，屍身果然完好無缺，頭上白髮變黑，頷下長出新鬚，臉上却七孔流血，血色鮮紅；棺中竟有一條長達七尺的赤蛇，伸長身子，與曹騰的屍身併首而臥，赤蛇受了驚嚇，昂首吐

舌，其狀似擇人而噬，果然恐怖之極。

曹嵩一見，驚駭之下不由大怒，喝令莊丁道：「快！把這凶蛇斬殺！」

一名膽大的莊丁一聽，也不打話，手中的鋤鏟一揮，便向赤蛇砸去！

張道陵一見，不由猛吃一驚，情急之下，不及制止，閃電般的屈指一彈，一縷疾勁的眞氣射向莊丁的曲澤穴，曲澤穴乃人之手臂要穴，一旦被制，便立刻僵硬而不可移動。莊丁手中的鋤鏟已然高舉，但停懸於半空，動也不動，更休想落得下去，其狀亦怪異之極。

曹嵩見狀，知張道陵出手制止，不由又驚又奇，忙道：「張先生神技驚人，教人欽佩，但爲甚不許斬殺這凶蛇？」

張道陵此時才來得及解釋道：「棺中之赤蛇，乃此蛇山陰靈之氣所化，久潛於棺中，已與你曹家祖宗血脈融爲一體，合二爲一，若傷赤蛇，如傷你曹家血脈，若斬殺赤蛇，則曹家子孫後人必有喪亡！」

曹嵩一聽，額上不由冒汗，他伸手抹了一把冷汗，嘆道：「不料天地之間，竟有如斯玄幻怪異之事！今日若非張先生大駕光臨，吾曹家一脈，祇怕從此敗絕！張先生果然是一代人間天師也。」

曹褒至此，驚駭之下，也不敢吝嗇那銀兩多寡，錢財乃身外物，若自家生命難保，便有金山銀礦，亦是鏡中花而已，因此曹褒忙道：「不錯！不錯！一切但請張先生全力施爲，曹家絕不吝嗇那銀兩也。」

張道陵淡然一笑，他先屈指向那莊丁的臂穴一彈，解了那莊丁被制的穴道，那莊丁知遇上絕世高人，嚇得連忙退到一旁。張道陵然後含笑道：「二位不必客氣，實不相瞞，張道陵助你曹家，其實另有目的，並非僅爲你曹家一戶一姓也。」

曹嵩奇道：「張先生尚有甚目的？」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坦然道：「實不相瞞，我此行乃奉老祖宗張良之命，以應天機大劫。目下天地行將大亂，戰禍紛起，百姓蒼生必遭一場戰火洗劫，極需治亂世安天下之能人，以期有日平定戰亂，安穩天下也。因此而遍遊天下，以培養造就拯救天下蒼生之士，助你曹家，亦是爲此目的也。」

張道陵此言一出，在場中人均聳然動容。

趣仙東方朔一聽，心中不由叫苦道：「壞了！這小子未收酬金，便自暴心曲，讓曹家人知道，他並非純爲曹家，那曹家豈肯慷慨解囊？你便有千般濟世救民的俠義心腸，也不可於此要命時刻把弱點自暴啊！如此一來，豈非把大大一筆橫財扔進水裏！」

曹嵩一聽，心中却不由大喜，暗道：張先生既有此意，那曹家必定因此而得益不淺！說不定會出一位名震天下的大人物哩！這當眞是天降奇緣於曹氏一族也。

曹嵩的弟弟曹褒，心中却嘀咕道：「這張先生看來果然神通廣大，他既有此宏圖，必竭盡心力以赴，因此必可成事也，但如此一來，我曹褒無兒無女，祖宗蔭庇之下，豈非全數落在曹操這頑劣小子身上嗎？這小子對我素有成見，他日一朝得勢，我這做叔父的，豈非連站立的地方也失去了？哼哼，這天大的奇緣是我曹褒帶引回來的，豈可如此白白便宜了曹操這小子？總要設法令他心生畏懼才好……」曹褒心中忌意大熾，不由更加倍留意張道陵的舉動了。

此時却見兄長曹嵩連忙向張道陵拱手道：「張先生心懷濟世救民之意，不愧高人之後，曹某佩服之至。但先生既已判斷此墓乃陰煞絕地，對曹氏一族極爲不利，未知有何妙法解救，以化凶爲吉呢？」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決然道：「曹家祖骸，先暫時停放於此，但莫再填土，讓其吸收日光陽氣，以稍減其陰寒之煞，然後再另覓吉地遷葬可也！」

張道陵說罷，曹嵩亦無異議，便依「九天秘笈」中的地脈道奇學，吩咐莊丁先行把棺柩蓋上，然後又以四石鎮四方的大法，用四塊石頭，分佈棺柩四面，以護棺中陰靈，不被邪靈侵擾。又着四名莊丁，日夜輪班守護，千萬莫被人獸等破壞棺柩。

然後張道陵即向曹嵩道：「曹莊主請先行回去，三日後再於莊中相會。」

曹嵩心中雖仍帶驚疑，但事已至此地步，也不容他再有任何異議，無奈祇好與其弟曹褒、兒子曹操等，先行返莊去了。

趣仙東方朔眼見張道陵立刻便欲上路，不由怪笑道：「張兄弟，你這般日以繼夜辛勞，到底爲什麼啊？若爲了三醉館那一頓酒菜，到此爲止，祇怕你已奉還十倍百倍了！」

張道陵微笑道：「東方前輩有所不知，小弟所爲，那酒菜賬銀，不過是一段引子而已，更大的原因，乃爲老祖宗所留之偈語，老祖宗既留下偈語，要我『眼底應辨劉孫曹』，我已判斷，此『曹』即彼『曹』也，因此豈能輕輕放鬆？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了。」

東方朔嘆了口氣，道：「張兄弟拯世救民之心固然可欽可佩，但一日三餐，酒錢飯錢，却也不能不算，如你這般自暴其短，倒似是你有求於曹家，曹家所願付的酬勞，豈非大打折扣了嗎？這豈非極不合算？」

張道陵一聽，玄幻之性又不由浮上來了，他呵呵一笑道：「我輩中人，以天爲被，以地爲床，以氣爲食，一日三餐，酒錢飯錢，何必太過計較？藥仙前輩不是說嗎？若僅爲一人一物，祇可心安，爲千人萬人，才可以理直氣壯；因此若僅爲一人一姓，豈非有負天地之潛龍地脈之大功能……藥仙前輩，你以爲如何？」

藥仙殷七七一直冷靜旁觀，目的不外欲探明究竟，此時眼見張道陵的玄幻脾氣又發作，不由欣然一笑道：「不錯，不錯，張兄弟果然不愧爲無爲老祖之徒孫，已深得『無爲而至大巧』的眞髓也！祇管循此走下去，日後必乃一代驚世人物。」

天女鍾靈芝一聽，不由微嗔道：「殷伯伯盡誇獎他幹嘛？」

殷七七不由一怔道：「靈芝姪女也讚他不少，爲甚殷伯伯說一句也不可以？」

鍾靈芝咬唇道：「我讚他，他似乎不以爲意；但別人讚他，他的尾巴便翹到天上去了！到時他成了一代人間天師，還會瞧得起我這不知好歹的鍾妹妹嗎？」

藥仙殷七七被鍾靈芝的夾七雜八，似通非通的兒女嗔怒弄得怔住，一時說不出話。趣仙東方朔却立刻揪住話柄，插口道：「靈芝姑娘果然不知好歹！」

鍾靈芝怒道：「我如何不知好歹？」

東方朔大笑道：「妳外號爲天女，妳的陵哥哥爲天師，天師配天女，豈非天造地設的一對嗎？妳尚人心不足，抱三怨四，豈非不知好歹嗎？」

鍾靈芝一聽，居然不愠不怒，俏臉反而泛出羞紅，更帶點少女的欣然心曲。

張道陵被東方朔弄得有點尷尬，便連忙一躍而起，道：「東方前輩，受人所託，忠人之事，且辦事去吧！」

張道陵說罷，身形已疾射而出，一直向西面疾掠而去。藥仙殷七七，因急欲探究明白，這潛龍地脈之力，是否足以令人起死回生，因此不待招呼，緊隨而去。趣仙東方朔見自己和鍾靈芝被拉在後面，嚇得連忙疾竄而去，嘴裡喃喃的道：「可怕！可怕！若要老趣仙與這刁鑽女娃兒單獨相對，那簡直不如把老趣仙一劍殺了……溜之乎也！」鍾靈芝又羞又氣，又好笑，嬌叱一聲，便也緊隨而至。

張道陵這般疾速而掠，快如閃電，藥仙殷七七功力通玄，但跟隨張道陵的身後亦感吃力，趣仙東方朔和鍾靈芝起步稍慢，因此竟被拉後了一段距離。

張道陵風馳電掣，一路向西面疾掠，片刻便已達三十里路。

張道陵的身形忽然一頓，因爲在他前面，是一道甚寬的河，河水泛紅，猛烈打旋，幾乎每隔一丈，便有一個迅猛翻滾的漩渦，因此表面風平浪靜，其實凶險重重，張道陵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動。

他按「地脈道」之學，暗道：此河漩渦遍佈，可稱爲大渦河，又漩渦即地脈廻龍之象，如此多漩渦，這一帶必定隱伏潛龍結穴之所！

張道陵這般思忖，便堅決打消過河的念頭，雖然憑他的輕功，凌空渡河，橫越二三十丈絕非難事，他決定沿河岸跟踪下去，以便細察大地龍脈結穴之象。

張道陵放慢身形，緩緩而進，他身後的藥仙殷七七，以及東方朔、鍾靈芝等，很快便追上來了。

東方朔微喘口氣，忙道：「張兄弟！爲甚緩慢下來？莫非有甚發現嗎？」

張道陵目注河水漩渦，雙脚却向前移動，其狀甚爲怪異，他也不答東方朔的疑問。

東方朔心中更奇，正欲再追問下去，此時張道陵忽然輕輕的低叫一聲道：「河上漩渦，皆自西南向東北方向漩轉，奇哉怪也，莫非東北方向有甚强大力量牽引萬千漩渦嗎？」

東方朔等三人一聽，向河上仔細一瞧，但見河水泛紅，河上千漩萬渦，果然均自西南向東北方向旋轉，猶如萬渦歸元似的。

鍾靈芝不由又喜又奇的格格笑道：「不錯哩，陵哥哥，河上的漩渦當眞奇妙，果然皆向東北方旋轉呢！乖乖，這東北方到底有甚强大力量，竟可牽引千漩萬渦？」

張道陵微笑道：「這正是須仔細勘察之故也，若能有所發現，那便非同小可，力能起死回生了……」

鍾靈芝大奇道：「陵哥哥！眞有如此厲害嗎？」

東方朔驚奇之餘，忍不住賣弄道：「當然啦！靈芝姪女，若能令千漩萬渦向同一方向的力度，豈同凡響？自然非常厲害！」

鍾靈芝格格一笑道：「這令千漩萬渦向同一方向的力度，是什麼力度？又如何的非常厲害？」

東方朔眼見鍾靈芝盯着他古怪的模樣，心中不由便一陣發毛，暗道：唉……又被這刁鑽女娃兒揪住

痛脚了！他爲了脫身，便連忙道：「令千漩萬渦向同一方向旋轉的力度，自然是巨大的力量啦！這非常厲害嗎，便是厲害之極也！」

鍾靈芝一聽，立刻接口道：「那這巨大的力量是什麼力量？這厲害之極又如何厲害？東方伯伯倒要說清楚啊！」

東方朔一聽，無奈拚命轉腦袋，但到底解釋不清楚，不由大急的怪叫道：「我的乖姪女！妳莫揪住東方老兒不放，一味跟我老兒抬扛好嗎？妳就再問上百遍千遍，老兒也祇能回妳那兩句話了！妳若想知之甚詳，爲甚不問妳的陵哥哥？問啊！問啊！我老兒也正想知道！」

鍾靈芝一聽，眼珠一轉，居然破例不再爲難東方朔了，轉向張道陵道：「陵哥哥，告訴我好嗎？」

張道陵見鍾靈芝嬌笑連連，俏麗之極，她的要求不能不答應，她的請求，那簡直就不可抗拒了。張道陵笑了笑，便坦然的道：「靈芝妹妹，這令千漩萬渦皆向同一方向旋轉的力量，的確非同小可，普天下，天地乾坤之中，亦僅有大地潛龍，具有如斯龐大威力！」

鍾靈芝絕頂聰明，她一聽便恍然醒悟道：「是啊！是啊！這就難怪陵哥哥你一直向東北方向搜索了，因爲令千漩萬渦向東北旋轉的力量，便必定來自東北方，而這力量又非大地潛龍莫屬，因此啊！陵哥哥這一路向東北搜索，必定是欲尋那什麼大地龍穴了……陵哥哥，是嗎？」

張道陵一聽，不由微笑點頭道：「不錯，果然如此！靈芝妹妹於此道倒甚有慧根啊！」

鍾靈芝第一次聽張道陵稱讚她，樂得俏臉泛紅，欣然一笑道：「跟着陵哥哥，自上次勘點四鳳朝陽穴後，也總算領略了一點皮毛，原來這風水尋龍奇學，玄妙之極，也很有趣啊！」

趣仙東方朔不失機會的大笑道：「不錯，不錯，靈芝姪女既於此道甚有慧根，那張兄弟便慨而授之，慷而教之，日後這天地間，豈非添了一對羡煞世人的尋龍俠侶嗎？呵呵，果然妙之極了！」

鍾靈芝一聽，想起有朝一日，眞能領略那「尋龍俠侶」的妙趣，不由怔怔的痴了，暗道眞若如此，那該多美妙？

張道陵一聽，却尷尬的一笑，心道：於此亂世之秋，多想這等兒女私事，有甚益處？倒不如靜下心來，爲天下蒼生，先盡一番心血吧！他這般思忖，便不管東方朔的話，身形一掠，加快速度，向東北方向奔去。

不一會，張道陵却又猛地一頓，後面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跟上來一瞧，祇見一座奇特的山峯，正聳立於渦河東北河畔五里處，山形的怪異奇特，令人目睹爲之一愕。

但見此山形如一座巨大丹爐，有爐脚、爐身、爐蓋，甚至兩面有出煙的通口，整座山峯霧氣騰騰，猶如丹爐的熱氣上衝。

張道陵四周一察，發覺此山恰好位於渦河的東北面，與渦河上的千漩萬渦旋轉方向，恰恰成同一方向。他心中不由猛地一動，暗道：按此跡象，牽引渦河千漩萬渦的力量，必定源自此丹爐形山脈，由此足證此山的地力雄厚，令天地震驚了！

張道陵這般思忖，便毫不遲疑，全速向這座丹爐山掠上去。

藥仙殷七七等人，深知此山怪異，必有甚奇遇，便亦連忙跟隨掠上。

丹爐山山體雄偉，形狀怪異，但並不十分高峻，四人又是輕功卓絕之輩，因此僅片刻工夫，便已掠上丹爐山之巔。

向山下一望，渦河似近在咫尺，又似繞山而過，也猶如一道寒流，於火熱的丹爐底流逝，單是這一奇特的滙聚，便足以令人神往。

東方朔據上次勘點「四鳳朝陽」穴的經驗，預料張道陵必定會於丹爐山之巔流連勘察一番了。

不料張道陵取出他那「地玄盤」，向四下一擺，却就循盤上的「天地時」三針指引，步履如飛的從山巔走下山腹來了。

東方朔等對於地脈道所知甚淺，無奈一切祇好唯張道陵馬首是瞻，因此也跟隨走下山腹來了。三人四下一瞧，祇見山腹之地，四周峭壁陡立，猶如四道屏幛，又似藏身於丹爐心腹地帶之中。

趣仙東方朔先就忍不住樂道：「張兄弟！站於此處，不就如處身丹爐腹嗎？若眞的是煉丹爐，我等男女老少四人，很快便變成四顆千奇百怪的『人金丹』也！」東方朔說的是玩笑話。

不料就在此時，張道陵手中的「地玄盤」上「天、地、時」三針，亦正定定的指向東方朔所站之地！張道陵一見，不由驚喜的低叫一聲道：「不錯！不錯！丹爐出金丹，龍脈出龍種，丹爐龍穴，必出一代治亂世安天下的萬人雄豪！這或許是曹氏一族的奇緣吧！」

東方朔一聽，不由怪笑一聲道：「張兄弟，東方老兒所站之地，竟可出一代治亂世安天下的萬人雄豪？老天爺，這地力當眞如此犀利嗎？」

張道陵微笑道：「不但如此，牽引渦河千漩萬渦，向同一方向旋

轉的宏力，便來自東方前輩的脚下也。」

東方朔一聽，身子不由騰地向上一跳，怪叫道：「不信！不信！老兒決不信……張兄弟，你這是故意嚇唬老兒吧？你瞧，我老兒不是可以行動自如嗎？脚下怎會有如此强大的地力也？」

張道陵忽然笑道：「好！東方前輩，這便讓你見識一下，潛龍地脈的宏力吧！」張道陵說着，伸手向四下拍出，又猛地一招，四塊石板便應聲而至，噗噗的分佈於東方朔的四周，把東方朔圍在中間。

張道陵又默運「無爲眞氣」，貫注於十指，十指連彈，十道疾勁的無爲眞氣，源源的射入地土間。

不一會，地下便傳上一陣悶雷似的響動，又似引燃了奔騰的地火，驚醒了潛伏的地龍，東方朔的脚下，竟微微晃動了！

東方朔驚奇之際，他尚未及有所反應，脚下便突感有一股强大的力度，從地下傳了上來，引動他的雙足，竟爾無可抗拒！

東方朔驚駭間，他的左足先向右踏出一步，右足却向左旋轉，他的雙足一經移動，其勢便更不可收攝，不由自主，左足向右，右足向左，身如陀螺似的旋轉起來，而且越轉越快，漸而祇剩下一團灰色的身影，在急促的飛旋，猶如河中的漩渦，破空之聲嘯嘯，猶如漩渦帶動水流嘩嘩作響。

東方朔身不由己，飛旋不已，他嚇得連聲怪道：「……怎的了？喂！喂！怎的了？老兒的雙脚怎的不聽指揮，欲定住也萬萬不能了……老天爺，我東方老兒今日活見鬼了！」

一旁的鍾靈芝樂得拍手叫道：「團團轉，團團圓，老趣仙，快快旋！」

東方朔大叫道：「再轉，再旋，東方老兒便眞的完了！好姪女，乖姪女，求妳助老兒一點忙好嗎？」

鍾靈芝格格笑道：「我女娃兒本事低微，祇曉得刁鑽古怪，却如何助你？」

東方朔嘆了口氣，苦笑道：「妳自然無此能奈，但妳祇求得妳的陵哥哥回心轉意，我老兒便可得救矣！」

鍾靈芝笑道：「爲什麼啊？」

東方朔苦笑道：「怪祇怪東方老兒一時口快，說甚不信此山地力如此雄厚，如今身被此山龍脈宏力所牽，竟身不由己，情不得已，旋轉不休，雖有一身功夫，却萬萬不敢抗拒……」

鍾靈芝奇道：「東方伯伯功夫未失，爲甚不敢抗拒？」

東方朔嘆氣道：「此際若任由身子旋轉，心神才安靜了點，也才可以開口求救；若稍運功相抗，則頓感四周熱氣蒸人，猶如置身熔爐，稍多片刻，東方老兒祇怕便從這人間蒸發掉了！這祇怕當眞是此山的地脈龍氣才有此可怕威力，因此祇好求妳的陵哥哥施救了！」

鍾靈芝笑道：「求我不可以嗎？或者可以求藥仙伯伯救你啊？爲甚非要求陵哥哥不可？」

東方朔長嘆一聲，猶似英雄末路似的道：「哎！東方老兒並非自暴其短，論功力東方老兒與妳爺爺鍾離權、藥仙殷老兒，可說伯仲之間，若東方老兒自家不能脫身，就算妳爺爺和殷老兒出手相救，亦徒勞無功，反而令彼等同陷於此龍氣怪圈中罷了！而張兄弟却是一代玄機大師的徒孫，已盡得其師其祖的九天秘笈眞傳，他若肯出手相救，東方老兒便必定可以脫困了！」

鍾靈芝一聽，不由同情起東方朔來了，她雖然老與他鬥嘴，其實却甚喜歡他的怪趣，假如缺了如此一位鬥嘴的對手，鍾靈芝可就難過得要哭了。

鍾靈芝正欲代東方朔向張道陵求救，張道陵已忽然微笑傳音道：「地厚不算厚，天高不爲高；若要求脫困，認取東北路……」

東方朔一聽，他到底功力深厚，立刻醒悟，暗道：不錯！不錯！天地茫茫，乾坤浩浩，雖然力量宏大，但世人亦可於艱苦探索中領悟其玄機奧秘，既然如此，我又驚惶什麼？東方朔因此而迅速冷靜下來，轉念又暗地醒悟，心道：渦河上的千漩萬渦，受此山龍脈宏力牽引，各自向東北旋轉，這就如我此時的困境一般。但水畢竟乃無智慧之物，因此永久旋轉下去，但我東方老兒，爲甚不試試認準東北方向，借龍脈之宏力，向東北借勢彈出，如此豈非可以脫出此可怕的牽引力嗎？

東方朔心念電轉，不敢再有片刻猶豫，因爲他深知再轉一會，他的心神一旦受制迷惑，那就變成渦河上的漩渦，不休不止的永遠旋轉下去了！他猛吸一口眞氣，勁運雙足，却絕不與牽引力相抗，反而順着其牽引向東北的方向，更急速旋轉。這情形就猶如陀螺，當自身被狠抽一記，加速旋轉之下，便會向前飛射而出，東方朔這一順勢飛旋之下，果然化牽引力爲拋射力，呼地一下，彈射而出，其道理便如陀螺被猛抽一般。

東方朔身形旋轉，被彈射而出，速度快如閃電，幸而他功力精湛，落下來時尚可勉强穩住，不致摔倒受創，不過亦已嚇出一身冷汗，喃喃的道：「厲害！厲害！不料這龍脈之地力，竟厲害如斯！東

方朔今日若非張兄弟你提點，祇怕便變成河上的漩渦，無休無止的旋轉千年萬載了！」

此言親口從東方朔道出，藥仙殷七七又親眼目睹，他不得不信，亦不能不信了，他不由又驚又奇道：「不料地脈之力，竟如斯犀利，怪道受此宏力作用，世人可以起死回生了！但不知誰人有此福緣，可以承受如此威猛龍脈？」

東方朔一聽，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殷老兒難道忘了，那位比靈芝姪女更具靈氣的男娃兒嗎？按此所料，承受此龍脈之人，必乃此男娃兒無疑！」

藥仙殷七七不由亦暗嘆口氣，道：「東方兄所說的，必乃曹家的孫子曹操了！這小子之聰明靈氣，果然教人吃驚，若得此龍脈之力，也果然不難有大成！但小子極工於心計，不存禮讓之心，亦即不能容人容物，日後於天下是禍是福，尚難下斷言！」

東方朔一聽，大合心意，趁機對張道陵道：「張兄弟，連藥仙老兒亦如此懷疑，爲曹家堪點龍脈之事，尚須三思哩！」

張道陵却斷然的道：「非也！此事已定，不可更變！」

殷七七道：「張兄弟，爲甚不可以？」

張道陵道：「一來此乃老祖宗偈語，此曹即彼曹也，既然此曹即天機演變中人，豈可輕易變更？二來經仔細觀察，承此丹爐龍脈之人，非曹氏一脈莫屬，曹操根基之厚，非等閑人所可以比擬；三來丹爐龍脈之力非同小可，日後當可孕育一位治亂世安天下的一代雄豪；因此既是曹氏一脈的福緣，亦是爲天下蒼生着想，堪點此丹爐龍脈於曹家，已勢在必行矣！」

張道陵此時的神態肅然，與平日的玄幻心性，簡直判若雲泥。東方朔、殷七七、鍾靈芝三人均知張道陵的脾性，他但凡認眞起來，那是決不可更變的了！

當下張道陵施展「九天秘笈」的地脈道絕學，堪點出丹爐龍脈的方位，原來就在趣仙東方朔剛才所站之地，亦即「地玄盤」上「天、地、時」三針所指向之處，方圓不足六尺之地，却隱藏着驚天的宏力。

張道陵先行以大法鎭壓住，避免不愼令龍氣渲洩，然後即迅速返回曹家莊，向曹莊主曹嵩、曹褒兄弟兩人說知詳情，更親自安排從蛇山上移葬曹家祖骸上丹爐山腹地。

遷棺時，張道陵吩咐曹家莊丁，相幫曹操，把棺中的赤蛇移出，安葬於原來的穴中，曹嵩連忙吩咐曹操照辦。

曹褒却眼珠一轉，問張道陵道：「爲甚要把赤蛇放置於原來穴位？把牠一同移葬上新墳不可以嗎？」

張道陵不明白曹褒問此之意，還以爲他祇是好奇，便坦然道：「當然不可！因此蛇已吸收了蛇山的陰寒煞氣，又已與曹家血脈融滙相連，合二爲一，決不可傷牠，唯有分一爲二，把牠留在此地，以毒攻毒，讓蛇山的煞氣與牠相剋相生，經一段時日，可望化其煞氣也。若把牠同移葬於新墓地，則無疑引煞氣入龍穴，一正一邪、一熱一寒，激鬥不已，那新墓地的龍氣也必定大受折損虛耗，甚至會一事無成！事不宜遲，快辦去吧……」

張道陵忽然一頓，再不肯往下細說了。

曹褒心中一動，忽地閃出一絲詭秘的笑意，但一閃即逝，根本無人察覺，因此誰也不知曹褒打甚詭秘主意。

當下曹嵩、曹操父子，在一衆莊丁協助之下，很快便移出棺中的赤蛇，安放於原來的墓穴之中。

然後衆莊丁即抬起棺柩，在張道陵帶領之下，向渦河東北面而去。

棺柩抬上丹爐山腹，張道陵即指揮莊丁開穴下葬。人多好辦事，不一會，一座高大的墓塚便於丹爐山腹聳立起來了。

墓碑豎好，張道陵即向曹嵩、曹操父子道：「曹家子孫，快叩拜祖宗陰靈，以求蔭庇，以承龍氣！」

曹嵩一聽，連忙扯着兒子曹操的手快步走上前去，唯恐稍遲。曹褒一見，不甘落後，亦連忙疾步奔上前去。在如此宏福龍脈面前，父子叔侄，竟也各不相讓，各自爭先。

不料曹褒情急之下，疾奔數步，即忽地一絆，噗地摔在山地上，竟掙扎不起。曹嵩比曹褒走多幾步，不知爲甚，腿筋竟抽搐起來，任他拚命掙扎，竟寸步難移！

曹家一族中，唯有曹操這娃兒安然無恙，從容上前，依張道陵吩咐，叩拜祖宗陰靈。

曹操倒也乖巧，不待張道陵指示，便連連叩頭不止，一下子竟連叩六十五個響頭……當曹操欲叩第六十六個頭時，他的腦袋剛向下一點，墓碑上忽然便射出一道紅光，曹操大驚之下，失聲尖叫，便再也叩不下去了。因此第六十六個頭，曹操其實祇叩了三分之二而已。

張道陵一見，不由暗地微嘆口氣，因爲他從曹氏一族叩拜祖墓的異象，已可判斷曹家日後的運勢了。

落在最遠處的曹褒，眼見祇有曹操可以叩拜祖墳，他自己却無論如何掙扎不起，急得連連嘆息，暗

道：天大的福氣，居然被阿瞞這小子一人獨佔了……哼，這口惡氣如何可以咽得下了？曹褒心中轉念，他原已萌動的詭秘主意，不由便更堅決了。

劉得兔穴　孫據東吳

當下張道陵見諸事已了，便決不肯再多逗留，向曹嵩等告辭。

曹嵩見張道陵去意堅決，知決難挽留，便祇好連忙道：「請教張先生，吾家祖墓既已移葬於此，日後未知有甚好處？」

張道陵一聽，淡然一笑道：「一切日後自會應驗於世，曹莊主又何必心急於一時？」

東方朔見一大筆酒銀可能落空，心中老大不高興，忍不住怪叫一聲道：「曹莊主！不怕坦白告知！此乃丹爐大龍脈，地力之厚，驚天動地，日後必出一位治亂世安天下的雄豪也！如此豐利，你便不肯付錢嗎？」

曹嵩一聽，心中不由大喜，連忙吩咐莊丁，捧出一盤白銀，向張道陵呈奉道：「張先生，此乃白銀二千兩，以作先生酬金，望先生笑納。」

張道陵不接，淡淡一笑道：「這等重東西，帶在身邊甚不方便，曹莊主不必客氣……」

這一面東方朔却怪笑一聲，伸手一指，那整盤的白銀，便已飛到他手上了，一面呵呵大笑道：「張兄弟身上寶貝多的是，因此嫌重，我東方老兒身無長物，輕鬆之極，便勉爲其難，代張兄弟携帶於身邊吧了。」

曹嵩笑道：「正該如此，張先生幸勿介意吧！」

張道陵見曹嵩意態甚誠，便不再說話，含笑微一點頭，道：「曹莊主日後用心培養令郎，我保你曹氏一族，日後必在令郎身上發揚光大便了！」張道陵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已遠在數十丈外了。

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天女鍾靈芝三人，亦飛身而掠，四人眨眼已失了踪跡。

曹嵩一見，不由跌足嘆道：「彼等原來皆是雲來霧往的高人，阿瞞你若能學得這等功夫，還怕那流寇土匪不成。」

曹操却哈哈一笑道：「這等功夫雖然厲害，但決非阿瞞所願也。」

曹嵩奇道：「爲什麼？」

曹操道：「阿瞞以爲，若學武須學萬人敵，若學文須學治國策；如此方可治亂世安天下也。」

曹嵩一聽，又驚又喜，暗道：難得兒子有此大志，日後或可成大事，但其中必多曲折，未知他是否承受得起？

曹褒一聽，心中却又忌又恨，暗道：祖宗蔭庇，看來均落在阿瞞這小子一人身上了！他日後大業有成，我這做叔父的，祇怕連站立的位置也失掉了！

曹家父子叔侄三人，當下返回曹家莊而去了。曹嵩竟也並沒察覺他弟弟曹褒，忌恨曹操的心思如此熾烈。

三天後的深夜，曹褒帶了兩名家丁，悄悄的出門而去，很快，曹褒及所帶的兩名家丁，便摸上蛇山曹家的舊祖墓處來了。

曹褒摸出隨身携帶的一隻黑布袋，向兩名家丁悄聲下令道：「快！把穴中的浮泥挖起，把潛於土中的赤蛇裝入此布袋……事成之後，每人打賞白銀十兩！」

十兩白銀對兩名家丁已甚吸引了，因此兩名家丁看在十兩白銀的份上，膽子也壯了起來，很快便把墓穴中的浮泥挖開。那條赤紅的怪蛇，果然仍深潛於土中，不但並沒死去，反而昂首吐舌，更覺威猛異常。

兩名家丁向赤蛇張開黑色布袋，心中喃喃的祝道：「有怪莫怪，我等祇是奉主人之命而爲，萬望蛇大哥成全一二也！」

說也奇怪，兩名家丁祝告了幾下，那赤蛇就如通靈似的，竟呼地一下，自動竄入黑布袋中去了。

兩名家丁一見，大喜，連忙把布袋口紮上，拎着對曹褒道：「老爺，下一步如何施爲？」

曹褒急忙道：「快！直奔渦河畔丹爐山去也。」

兩名家丁奉命而爲，又有十兩白銀打賞，手脚倒甚勤快，因此不到二個時辰，便隨曹褒潛上渦河畔的丹爐山腹來了。

曹褒指揮兩名家丁，把新遷的曹家祖墓挖開，曹褒此時急對兩名家丁道：「你二人且到後面歇息一會，此地之事我自會料理。」

兩名家丁一聽，樂得退到後面歇息去了。

曹褒拎着內裝赤蛇的黑布袋，走上前去，猛地揭開棺蓋，口中狠狠的喃喃低叫道：「老爹老爹！有怪莫怪，兒子不孝，這口惡氣，委實難以咽下！不然若他日曹操這小子得志，祇怕連老爹您也壓在脚下了！」

曹褒說着，一面把黑布袋口解開，向棺中一甩，黑布袋中的赤蛇，便呼地一下，竄入棺中，竟不溜走，樂之極了的與棺中的曹騰屍身併排臥下。

曹褒一見，深知那張道陵的預兆已應驗了，便連忙蓋上棺蓋。再命兩名家丁重新塡上泥土，不一會，一座墓穴又回復原狀，竟也神

不知鬼不覺，外表看來，絕無異樣。

曹褒然後便與兩名家丁，秘密潛返譙城家中。他在曹家新舊祖墳上做的手脚，曹嵩、曹操父子竟毫不察覺。

七日後的一天晚上，曹家莊主僕衆人均已進入夢鄉，莊中的四周一片寂靜。

莊主曹嵩因連日奔波，身子疲倦，也早早便上床安睡了。

剛方三更，睡夢中的曹嵩，忽見臥室窗外閃過兩道光芒，一紫一紅，互相輝映，怪異之極。

曹嵩朦朧中正感奇怪，忽聽隔隣臥室傳出一聲尖厲的呼叫，曹嵩猛地被驚醒了，原來尖叫聲自兒子曹操的臥室中發出。

曹嵩膝下祇得曹操這一位寶貝兒子，一聽自然非常緊張，連忙爬起，奔向兒子的臥室這面來。祇見曹操直直的坐在床上，手指却直勾勾的指着窗外，神色驚惶迷惑，竟連話也說不出來。

曹嵩不由大吃一驚，忙道：「阿瞞！你……你怎的了？」

曹嵩一連問了三次，才見曹操渾身一抖，喃喃的道：「奇哉怪也！一紫一紅、一龍一蛇，互相糾纏，飛射而入……可怕之極……怪異之極！」

曹嵩一聽，登時亦想起夢中所見，不由亦失聲道：「什麼一紫一紅、一龍一蛇？阿瞞！快向爹爹說清楚！」

曹操此時已回過神來，他果然膽大包天，很快便恢復平靜，祇見他鎭靜的從床上站起，向曹嵩道：「是這樣，爹爹，阿瞞剛才尚未入睡，忽見窗外有兩道光芒驟然閃起，一爲紫色、一爲紅色，阿瞞正感驚奇，那紫色光芒忽地騰升而起，現出身形，有頭有角，五爪伸張，原來是一尾紫色的五爪金龍！從天際間疾射而至……」

曹嵩一聽，忙道：「然後又怎樣？」

曹操道：「就在此時，那紅色光芒亦衝天而起，身形驟現，原來却是一條赤紅色的怪蛇！赤紅怪蛇呼地一下，纏上紫色五爪金龍，一龍一蛇，竟於半空中劇鬥不止！阿瞞一見之下，不由失聲而叫，欲加喝止彼等劇鬥，不料一喝之下，紫龍紅蛇，竟兩相交纏，呼地直向窗內射入……阿瞞但感心胸一陣奇熱，又一陣陰寒，熱寒交逼，難受之極，竟便似昏迷，眼前失却龍蛇踪跡了！爹爹，您說這是否古怪之極？」

曹操這般朗朗道來，曹嵩不由驚疑參半，他欲待不信，但曹操所說，竟與自己夢中所見有一半相符；但若全信，他又委實不敢想像，世上怎會有龍蛇滙聚這等怪異？

好一會，曹嵩才嘆了口氣，道：「阿瞞，自你自稱曾目睹爺爺現身後，莊中便迭生怪異之象，這等事爹爹一時也難下判斷，到底是眞是假，總之你日後一切小心在意吧了！」

曹嵩說罷，吩咐兒子不必大驚小怪，繼續睡覺，自己便走出來了，他返回自己的臥室，心中充滿驚疑迷惑，心緒紛亂之極，也不知自己和兒子所見的怪象，到底是吉兆還是奇凶之兆？

也就在此時的同一時間，遠距譙城曹家莊數百里，北面的涿郡地域，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等四人，正連夜趕路，向涿縣進發。

因爲就在昨天晚上，張道陵等人抵達涿郡，夜上太行山之巔狠牙峯，夜觀星象，忽見東北二百里外的地方，有一團青紫交雜的煙雲冉冉而起，又於半空中且浮且沉，飄旋不定，張道陵當時便判斷，此乃人材將出而未出的異兆，非要探究明白不可。

於是四人便連夜上路，向東北面掠來，接近天亮，向路人打聽，才知已抵涿郡地域，又再趕近百里，便抵達涿縣了。

此時前面不遠的樹林，忽地傳出一陣烏鴉的怪叫聲，叫聲連續叫了六十五次半，因爲最後一次僅叫得一半，烏鴉不知被什麼怪獸驚嚇而驚飛，因此叫聲便戛然而止，聽起來便祇得一半了。

趣仙東方朔一聽，便向張道陵哈哈一笑，道：「張兄弟，你的九天秘笈絕學日漸精湛，可知這烏鴉鳴叫六十五次半，到底主何吉凶禍福？此行可有甚發現？」

張道陵心中亦一動，便袖占一課，却得「易經」中的「初六爻」，曰：鳴、凶。他再微一沉吟，不由便失聲驚叫道：「不好！曹家子孫命運已生逆轉矣！」

東方朔此時身携曹嵩慨贈的二千兩銀，却絕不嫌重，反而喜氣洋洋，甚至對曹家子孫不由也大大的好感起來，因此一聽便大奇道：「張兄弟！此地距曹家莊不下數百里，烏鴉鳴叫，又相關曹家子孫甚麼事了？什麼運命又生逆轉？」

張道陵道：「我剛才因烏鴉之叫，袖占一課，却得初六陰爻，曰：鳴，凶；意即因得意而高唱，樂極而悲，卦象大凶也！且當日我已察覺，曹家之嫡孫曹操，其星象運宿乃烏鴉形，烏鴉高鳴，亦即曹操之運宿躁動，得意忘形之下，必招凶險，又鳴聲六十五次半，恰與其叩頭六十五個半相符，曹操既然是烏鴉之形，那他的壽數豈非六十五歲半嗎？」

東方朔道：「六十五便六十五了，何來這半之理？」

鍾靈芝笑道：「假如其逝期位於年初之二、三月，那豈非未夠一歲僅算半年嗎？」

東方朔想了想，不由怪笑道：「曹操這小子今年十歲，他的壽數乃六十五歲半，那便是說，他留在人世剩下不到五十五年半了？而且他逝去之期，必定在五十五年後的二、三月！乖乖，老天爺，這下子豈非預算了五十年內外的人世事嗎？此判若非出自一代玄機大師徒孫之口，便教了東方老兒決不信也！」

張道陵聞言又嘆了口氣，道：「據我所判，曹操之壽數果然僅得六十五歲半；不但如此，按剛才『嗚、凶』之卦兆，他的運命及元神，祇怕從此橫生逆轉了！」

東方朔道：「如何橫生逆轉？又為甚橫生逆轉？」

張道陵道：「當日初遇曹氏一脈，便知其子孫已受陰煞所侵，因此欲藉丹爐山龍脈强大的龍陽之氣，化解其血脈中的陰煞，假若成功，則曹家子孫必出一位治亂世安天下的雄豪。可惜他曹家位於丹爐山的祖墓，此刻必已被人暗中做了手腳，原來的陰煞氣重返墓中，一陽一陰、一正一邪、一吉一煞、相冲相尅，血脈相承之下，所出之人，便必定陰陽相冲，正邪混雜，善惡混滙，忠奸難辨矣！」

鍾靈芝閱世尚淺，一聽不解道：「陵哥哥，何謂陰陽相冲、正邪混雜、善惡混滙、忠奸難辨？兩者相反，却同出一人身上，這有可能嗎？」

張道陵道：「此乃按人間道、地脈道兩者之判，人性複雜萬分，截然相反絕不鮮見；例如曹氏一族日後所出之人，於天下大事上，便必定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天下百姓蒼生，既蒙其正之所助，又受其邪之所害，一得一失，功過是非，千古難下定判……」

鍾靈芝心腸甚軟，她一聽便連忙道：「既然陵哥哥可以預判，為甚不設法匡正，以助曹氏一臂之力？」

張道陵無奈的搖頭道：「地脈之道，玄奧萬分，一旦與其血脈相滙，便決無可更變了！强而為之，祇有促其早逝夭折而已。」他一頓，忽然若有所思的續道：「如今唯有繼續探索，老祖宗張良所留的偈語，以及天機演行之奧秘，於其中或可減輕天下蒼生苦難之一二。」

鍾靈芝忙道：「如何探索？」

東方朔一聽，得意的搶着道：「靈芝姪女！妳剛才不見有青紫雲煙，於此地域沉浮嗎？據東方老兒所料，張兄弟此行，便必定與此事有極大牽連也！如此明白，豈可不知？」

鍾靈芝此時心中充滿好奇，也沒心思與東方朔鬥嘴，聞言便問張道陵道：「陵哥哥，東方伯伯所言，果眞如此嗎？」

張道陵日漸發覺，鍾靈芝悟性奇高，日後不難成此道中人，心中欣喜，便含笑道：「靈芝妹妹，東方前輩所言不差，此行正是因為老祖宗所留的那一句偈語也……」

東方朔一聽，樂得跳起來道：「如何？靈芝姪女？妳知道張良當年所留的偈語是什麼？」

不料鍾靈芝悟性極高，一聽毫不思索，便尖聲道：「我知道！那是『眼底應辨劉孫曹』嘛！咦？是啦！既然其中的『曹』姓已現形，那自然便該輪到『劉』或『孫』了！但到底是『孫』還是『劉』啊？」

東方朔一聽，不由苦笑道：「乖姪女！妳可千萬莫來追問我！」

鍾靈芝笑道：「為什麼？」

東方朔道：「這等驚世玄機奥秘，在妳的陵哥哥張天師面前，誰敢班門弄斧？胡說八道啊！妳非要查根究底，便向張兄弟下手便了！」

張道陵聞言一笑道：「此行果然與此偈語有關，但其中隱潛的到底是『劉』還是『孫』，便連我亦難下判斷，唯有繼續小心探索求證去吧……」

＊　＊　＊

張道陵的說話忽地一頓，因為就在此時，前面燈光疏落的村鎮民居中，忽然傳出一陣婦人悲慘的嚎哭，於黑夜中令人毛骨聳然。

張道陵平生最怕聽到婦人的哭聲，他但感此哭聲可怕之極，聞之心神必亂，他便什麼本事也難施展了。因此他一聽，臉色便不由一變，話也不說，轉身就向哭聲的相反方向疾掠而出，竟似活見鬼似的。

殷七七和東方朔均有點不明所以，兩人互視一眼，暗道：張兄弟這是怎的了？為甚乍聞女人的哭聲，便如此驚惶逃避？

鍾靈芝却明白張道陵的心思，因為她的身世，竟與張道陵大同小異，同是孤兒的出身，倒不難體諒張道陵的心境，祇見她忽然微嘆口氣，道：「陵哥哥少年父母雙亡，於世間的生離死別至為感觸，因此最怕人世間悲慘的哭聲，其中又以女人的尖聲悲嚎最令他心驚，因此陵哥哥乍聞之下，便唯有逃之夭夭了！咦？陵哥哥這是怎的了？」

鍾靈芝的話音忽然一頓，隨又驚「咦」了一聲。

原來前面十數丈遠處的張道陵，身形忽地一頓，怔怔的站立不

動。而在他前面的百丈之外，却有一團其色白如雪的煙雲騰起，升上半空，忽地幻化成一隻兔子的形狀，有頭有耳有尾，通體雪白，可愛之極。

鍾靈芝一見，喜不自禁，連忙一掠上前，一面樂得又笑又叫道：「陵哥哥！快！你前面有一隻可愛的白兔出現哩！假如把牠捉了，帶在身邊，可有趣極了！」

張道陵喃喃的道：「靈芝妹妹，這並非人間之兔呢！有形無實，不過是潛龍地脈的幻像而已……又怎可以手擒捉？」

鍾靈芝一聽，不由又驚喜道：「原來又是潛龍地脈現出眞形！陵哥哥，你這位一代天師，既連鬼也可以捉，為甚此潛龍脈之眞形便不能手到擒來了？」

張道陵道：「潛龍地脈之眞形，既現於世，便必有其深意，祇有與其有緣之人，方可得到，於無緣之人，便如鏡中花、水中月了！但潛龍既已現形，倒不可不辨其潛伏之地！」張道陵說着，已向百丈外的白兔煙雲騰升處疾掠而去。

鍾靈芝心中不由又一陣驚奇，暗道：陵哥哥這是怎的了？為甚乍見白兔煙雲現形，便連那可怕的婦人悲嚎也聽不到了？

原來「地脈道」極為玄妙，一旦悟透，便心神皆被迷住，乍然發現潛龍地脈現形，便如嗜武之人，遇上一項絕世武功，為了得到，便連自己生命也不顧了。張道陵此時的心境，亦即如嗜武之人一般無異。

當下張道陵向百丈外疾掠而至，原來那是一座並不太高，却連綿數十里的山嶺，山土呈白，山形如兔，有頭有耳有尾，甚至身腹之下佈有四足，果然是名副其實的一座白兔山。白兔山的頭部恰恰向着這面，因此偌大一座山嶺，竟然得近前才驟然出現。

鍾靈芝和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隨後也一掠而至。

東方朔四下一瞧，便樂得大笑道：「張兄弟！怪道你被此山迷住，原來果然是一隻人見人愛的大白兔山呢！但未知此山是否潛有眞龍地脈？若有龍脈，所出之人又有甚絕妙好處了？」

張道陵沉吟道：「此山形神俱備，又有眞龍現形，豈無龍脈結聚？但有此異兆，必主潛有眞龍結脈之處！按其形神而推論，如此祥和之脈，所出之人，必定為人寬厚，以誠待人，極得人緣也……」

張道陵話音未落，距衆人十多丈遠處，忽地躍出一頭雪白的兔子，頭大耳長，身寬脚短，眼珠血紅，尾部奇寬，眼珠滴溜溜的盯着張道陵，却一動不動。

鍾靈芝一見，樂得格格一笑，輕輕叫道：「白兔子！白兔子！莫慌，莫慌，我鍾靈芝與你作伴好嗎？」她說着，身形如電，一竄而上，欲把白兔手到擒來。

不料鍾靈芝快，白兔比她更快，祇見牠身形一晃，便失去踪跡了。

鍾靈芝驚奇的喃喃道：「鬼怪？兔精？奇哉怪也，怎的一晃便不見了？白兔啊白兔，我絕無惡意，不過是與你玩玩而已！」

此時張道陵也一掠而至，他向四下仔細一瞧，便忽然輕聲的欣然道：「靈芝妹妹！此非鬼怪，亦非兔精，乃潛龍地脈現出眞形也！」

鍾靈芝奇道：「這白兔活生生的，為甚却是潛龍地脈眞形？」

張道陵欣然道：「妳看剛才白兔站立之正面，有甚異象？」

鍾靈芝聞言，向前面一瞧，祇見前面山嶺連綿，形如波浪，一路延伸，竟廣闊無垠，猶如大海作為屏風。她若有所思道：「陵哥哥，前面山嶺形如海浪，又如人世之護衞屏風哩！」

張道陵點點頭，又道：「那妳且看後面是什麼？」

鍾靈芝向後一瞧，但見後面是一座山壁陡立，恰如一座巨大屏幃，於是又直說道：「後面山壁形如屏幃！」

張道陵甚喜鍾靈芝的悟性，便又不厭其煩的啓示道：「那左面又如何？」

鍾靈芝依言向左面仔細分辨，忽地喜道：「左面青山如青龍騰躍！」

張道陵又道：「右面怎樣？」

鍾靈芝一看，便衝口而出道：「右面形如白虎橫空！咦？陵哥哥，前屏後幃，左青龍右白虎，按你所斷，豈非潛龍結脈之象嗎？好啊！終於又發現一處大地龍脈了！」

此時殷七七、東方朔亦悄悄的掠了上來，兩人一聽鍾靈芝朗朗道來，互視一眼，不由會心的一笑，東方朔忍不住便呵呵而笑道：「好極！當世又出一位女尋龍大師了！張兄弟啊張兄弟，靈芝姑娘心如靈芝，日後於尋龍道上，祇怕是妳一大對手哩！」

張道陵亦欣然一笑道：「靈芝姑娘於地脈道果然很有悟性，僅接觸一會，便有舉一反三的判斷，祇要刻苦研習，不屈不撓，持之以恒，於此道必可達大成之境！」

東方朔大笑道：「靈芝姑娘，妳聽到了嗎？張兄弟亦判斷妳可以成為一代女尋龍大師呢！呵呵，妳和張兄弟，天師加天女，一對尋龍俠侶，行俠仗義，闖蕩江湖，翻天覆地，妙極了。」

張道陵尷尬的一笑，沒說什

麼，鍾靈芝却又喜又羞，也不生氣，喃喃的低聲道：「眞的如此？也不知人家是否有此心思？哎喲，羞死人了！」

鍾靈芝的話音忽地戛然而止，因爲此時她眼前一花，那隻可愛的雪白兔子，不知什麼時候，也不知來自何處，忽然又出現在她前面十丈遠處！

鍾靈芝一見，心中大喜，連話也忘記說了，身形驟起，便向那白兔掠去，不料那白兔等鍾靈芝追近三丈時，却呼地一下，便又竄到十丈之外，停了下來，紅眼珠盯着鍾靈芝滴溜溜的轉，待鍾靈芝再追近，白兔又竄前，不多不少，總保持十丈距離。

鍾靈芝冰雪聰明，見狀心中一動，忽然向白兔招呼道：「白兔啊白兔！你似乎欲引我上路，若然如此，你便點點頭，直認不諱好嗎？」

那白兔一聽，紅眼珠滴溜溜的一轉，忽地把頭連點三點。

鍾靈芝一見，大喜道：「好！白兔兒，既然你直認了，那你便引路，我跟你前去好了！」

那白兔果然又竄前十丈，待鍾靈芝接近，又竄前十丈，這般一路追去，竟追到白兔山的東面山脚來了。東面山脚的不遠處，便是剛才傳出婦人悲哭的村鎭，此時竟仍可隱約聽聞那悲慘的叫聲。

鍾靈芝眼見白兔竟然向那村鎭竄去，她的脚步不由猛地一頓，口中喃喃的道：「白兔啊白兔，我原本可以一直跟你去，但你可知我有一位同伴，最怕女人的哭聲？他若聽到啊！祇怕便逃之夭夭了！因此我也不去了。」

就在此時，鍾靈芝耳際忽聽張道陵的聲音道：「靈芝妹妹不必猶豫，且跟白兔前去一察吧！」原來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三人，一直在後面悄悄跟踪而至。

鍾靈芝一聽，不由奇道：「陵哥哥剛才聞哭聲而逃，此時爲甚却趨之若鶩？」

張道陵道：「此一時彼一時也，白兔乃潛龍地脈現世之眞形，牠既有意引我等前去，其中必隱含莫大深意，因此不得不探究明白。」

鍾靈芝一聽，知張道陵已決然跟着前去，心中大喜，不由格格的一笑道：「聽到了嗎？白兔兒，我這位同伴亦跟隨前去，你若不願意，便莫再竄前啦！」

不料那白兔一聽，身子樂得欣欣一跳，然後又毫不猶豫的向前面那村鎭竄去了。

鍾靈芝一見，心中登時明白白兔的用意，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原來你並非引我前去，祇是把我作餌，引我這同伴陵哥哥吧了！哼，我鍾靈芝反而被你利用了！」話雖如此，鍾靈芝身形不慢，跟着白兔，亦向那村鎭竄去了。

那白兔一直向那村鎭竄去，接近村鎭時，却忽地折向村東面，呼地向一間破爛的草屋奔去，那草屋竟傳出婦人的悲泣哭聲。

鍾靈芝心中又驚又奇，又有點莫名其妙，祇好亦向那草屋掠去。

鍾靈芝掠近時，那白兔在草屋前打了個滾，忽然便不見了。草屋內却傳出婦人的一聲哀叫：「夫啊！你便忍心丟下妻兒去了嗎？你教我母子日後如何活下去？」

鍾靈芝此時終於聽清楚婦人的哭叫，心中不由猛地一跳，眼前浮現出自己兒時父母被慘殺的情景，她雖然不知草屋內是誰，但對那「被丟下的妻兒」已充滿同情。此時她就連那怪異的白兔也忘記了，呼地一下便奔進草屋去了。

草屋內的情景果然十分可怕，祇見在草屋的廳中，正面躺着一具男子的屍身，上面僅以草蓆包裹，側邊一燈如豆，閃爍不定，猶如鬼火。屍身旁邊，一位中年女人，掩臉悲泣，哭得久了，眼淚也乾了，祇是乾嚎而已。中年女人的身邊，跪在一位年僅五、六歲大的男娃兒，這男娃兒神情肅穆，意態凝重，猶如大人般的一本正經，却沒有哭泣，捏着小拳頭，默默的跪着不動。

此時張道陵與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等，亦已悄然而進。眼前的情景委實太悲慘，張道陵心潮激盪之下，竟連那女人的哭聲也不怕了，心中祇有同情的意念。

趣仙東方朔性喜熱鬧，眼前的情景令他極不自在，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喃喃的道：「殷老兒啊殷老兒！你若有本事，把這人救活，東方老兒寧願向你叩頭了！」

殷七七道：「這人與你非親非故，素不相識，你向我叩頭怎的？」

東方朔道：「老趣仙平生最怕見這等愁雲慘霧，再留一會，祇怕便要發瘋了，但殷老兒若能令此人活醒，這愁雲慘霧豈非一掃而空，我也不必陪着痛哭啊！」

藥仙殷七七一聽，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據我所斷，此人死去已達一日一夜了！若死去一日一夜的人也能救活，我便猶勝神仙十倍了！」

兩人在悄聲嘆氣，那中年女人渾似不覺，依然掩臉悲泣，在她的心中，這世上的一切，似乎皆不存在了。

但那跪着的男娃兒却忽然接口道：「這位伯伯說得不錯，我爹爹的確已逝去一日一夜了！娘親也哭

了一日一夜，我勸娘親，她也不聽，我……我祇好也跪求了一日一夜，求爹爹復活，但爹爹決不會再醒了！」

男娃兒靜靜的說着，鍾靈芝心中却感同身受，她在這男娃兒的身上，似乎看到自己當年的慘狀，她再也按捺不住，一步奔過去，把男娃兒拉了起來，道：「孩子啊！你便再跪一年一月，你爹爹也不會復活啦！你可吃過飯了嗎？」

男娃兒搖搖頭道：「村中有叔伯送了飯來，但娘親不吃，我也不吃。」

鍾靈芝不由大急道：「你就一日一夜不吃的跪着？老天！這怎麼可以？藥仙伯伯，你快救救這孩子！」

藥仙殷七七苦笑道：「心病還需心藥醫，殷某人千醫萬醫，却如何醫得喪夫喪父的心傷呢？」

鍾靈芝大急道：「那如何是好？」

趣仙東方朔忽然接口道：「靈芝姑娘，當世祇有一人能救這娃兒！」

鍾靈芝忙道：「此人是誰？待我去請他來此！」

東方朔道：「此人也不須請，因爲他遠在天邊，亦近在眼前……」

鍾靈芝一聽，恍然道：「東方伯伯說的是陵哥哥嗎？」

東方朔嘆了口氣，道：「自然是張兄弟他！當世能令這娃兒母子運命更變的，也祇有他這一代玄機大師的徒子徒孫而已！」

鍾靈芝一聽，立刻霍地轉向張道陵這邊來了，她關切之情溢於言表，這男娃兒猶如是她的胞弟似的。

* * *

張道陵自進草屋後，初時心潮激盪，未及細看，但很快便平靜下來，因爲他向男娃兒細看之下，心中便不由一動。

鍾靈芝尚未開口求他，張道陵已一手把男娃兒拉到他身前來了。「孩子，你叫甚麼名字？快告知叔叔！」張道陵殷切的問道。

男娃兒一聽，毫不猶豫的朗聲道：「我姓劉名備，字玄德，是爹爹生前起的名字。」

張道陵心中不由又一動，忙道：「你原來姓劉名備，那叔叔再問你，你家是否世代居於此地？」

男娃兒——劉備一聽便瞪大眼珠，因爲張道陵這話決非他六歲娃娃所能回答的。此時祇見那正悲泣乾嚎的中年女人，掩臉的雙手忽地張開，眼紅紅的瞥了張道陵一眼，輕聲問了一句道：「先生是否姓張？」

張道陵一聽，不由大奇道：「劉大嫂！妳怎知我姓張？」

中年女人——劉大嫂幽幽的嘆了口氣道：「原來果然是張先生駕臨了……既然是張先生駕臨，妾身也不敢瞞你。日前先夫去世，妾身感懷身世，傷心欲絕，便想一死了之，妾身趁備兒睡着，欲懸樑自盡，不料繩索自斷；欲以刀自斬，刀亦崩缺；跳進河裏，身子不沉自浮，死了三番數次，總未能如願。妾身氣惱之下，狠心以頭撞牆，一撞之下，便立刻昏了，迷糊中竟看見一隻白兔，引領先夫從外面走了進來！」

鍾靈芝一聽，不由猛地吃了一驚，忙道：「劉大嫂，那隻白兔形狀如何？」

劉大嫂道：「那白兔頭大耳長、通體雪白、眼珠紅紅，既奇特又很可愛。」

鍾靈芝怔了怔，道：「原來如此！好了，劉大嫂請往下說吧！」

劉大嫂也不知鍾靈芝的用意，但見她俏艷如仙，心腸甚好，料想不會有甚惡意，也就不去細思，祇管說下去道：「……那白兔兒引領先夫走進來，說也奇怪，先夫進來時神態閃縮，欲進不進，若非那白兔領先而進，先夫大概便不敢走進來了！妾身正感驚奇，但見那白兔向先夫吱吱一叫，先夫忽然便開口發話了……他說自己於荒野遊蕩之際，正不辨東西南北，幸而白兔把他引領回來，又說那白兔已替他尋到一處絕妙的居身之地，日後於子孫必大有好處……又吩咐妾身切不可輕生，好好把兒子撫育成人！」

鍾靈芝插口道：「這與張先生有甚關係？」

劉大嫂說到此處，又嘆了口氣，才道：「妾身聽先夫如此說，便問先夫，那白兔到底替他尋到什麼居身之地？位於何處？先夫不答，待那白兔吱吱叫了一聲，才又說不久便有一位姓張的先生，駕臨涿縣，屆時祇要求得這位姓張的先生首肯，便必定可以尋到供他居身之地了！先夫說罷，那白兔便又引領着他走了……我醒過來，才發覺自己並未死去，甚至連輕微的損傷也沒有……哎，雖然如此，但剩下孤兒寡婦，又如何活得下去啊！」

劉大嫂長長的嘆了口氣，顯見心情矛盾之極。喪夫之痛令她傷心欲絕，但身邊的幼兒又令她生死兩難。

鍾靈芝聽到此處，心中已豁然而悟，暗道：那白兔果然大有來歷，牠並非引領自己到此，而是借自己作餌，把陵哥哥帶到此地吧了！她心念電轉，不由嘆了口氣，道：「陵哥哥，看來這白兔和劉氏一脈，已把全副希望寄託於你身上了，你便不管亦不行啦！」

張道陵一聽，不置可否，却轉向那娃兒劉備，輕聲道：「劉備，叔叔問你，你將來長大後，想做什麼呢？」

劉備小腦袋一晃，便朗聲道：「劉備爹爹乃因貧困交迫，無錢延醫，才一病去世；劉備亦知道，這世上還有許多如我劉家一樣苦不堪言……因此劉備長大了，必定要令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天下人皆病有錢醫，餓有飯吃，居而有屋，行而有車，此乃劉備的大心願也。」

張道陵一聽，不由欣然一笑，又道：「你欲達此目標，可艱難之極，你不怕嗎？」

劉備小拳頭一揑道：「劉備不怕！」

張道陵道：「爲甚不怕？」

劉備道：「劉備聽說心誠所致，金石爲開；又聞祇要意志堅，滴水可令石穿，因此祇要百折不撓，終可成其大事！」

張道陵暗地微一點頭，又含笑道：「那叔叔問你，如何方可達致你那心願？」

劉備道：「我聽爹爹教誨說，一根筷子易折斷，但十根筷子便堅硬多了！因此欲成大事，必先令人材滙聚，人心堅貞、衆志便可成城啦！」

劉備毫不畏怯，朗聲道來。藥仙殷七七與趣仙東方朔一聽，相視一眼，均會心的一笑，暗道聽這娃兒的口氣，似乎又是另一位「曹操」的人物出現了！

果然張道陵一聽，點了點頭，便不再向劉備考究什麼了，決然的對劉大嫂道：「劉大嫂剛才所言，並非虛妄之辭，我果然姓張，名道陵，那白兔替尊夫尋居身之地，亦的確有其事，不但如此，我等至此，亦賴白兔現形指引，由此足證妳劉家與那白兔有極深之淵源！」

劉大嫂又驚又奇，忙道：「原來先生果然姓張，看來那白兔帶引先夫之事，確有其事了！但不知這白兔到底是甚精靈？牠如此維護於劉家，日後倒要叩謝一番啊！」

張道陵微笑道：「白兔乃潛龍地脈之眞形也，一切皆有形無實，假若無緣決不可見，但如若有緣必定出現！如今白兔不但現形，更三番數次，光顧劉家，由此足證與妳家甚有奇緣也。」

劉大嫂一聽，尚不太明白，又道：「妾身大膽再問張先生一聲，那潛龍地脈又是什麼東西呢？爲甚竟又爲先夫提供寢息之地？」

東方朔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忍不住插口道：「這位大嫂，妳好不糊塗！這潛龍地脈假如屬意於妳劉家，那豈止給妳劉家提供寢息之地？甚至可令你乞丐變巨富，無賴成帝王呢！」

劉大嫂於悲痛中乍聞此等古怪奇特之事，不由大奇，連悲傷也稍稍衝淡了，她想了想，雖然已知這是天大的好事，但到底不明其中的奧秘，忍不住又問道：「那潛龍地脈既然如此神通廣大，如何方可能尋覓一見？」

東方朔一聽，不由大笑道：「劉大嫂啊劉大嫂！這潛龍地脈的眞形，其實已在妳眼前出現過了，祇是妳未能醒悟而已！」

劉大嫂一聽，心中一動，若有所思道：「這位大伯，你所說的，莫非乃指那奇特可愛的白兔兒嗎？」

東方朔呵呵一笑道：「天降劉氏緣，龍脈現眞形，三顧草茅蘆，殷殷依戀情……劉大嫂祇需向這位應夢之人張先生求懇，一切自可迎刃而解矣！」

劉大嫂一聽，這才明白那白兔果然大有來頭，牠的出現，於劉家日後亦必定大有好處，說不定從此可以更改悲慘的運命呢！她這般轉念，活下去的意志不由便堅定一大半了，她忽地扯着兒子劉備，雙膝一屈，便欲向張道陵跪拜。

張道陵一見，連忙伸手一托，劉氏母子便決拜不下去了。張道陵忙道：「劉大嫂千萬不必客氣！有話祇管直說，更不必行此俗世之禮也！」

鍾靈芝也笑道：「劉大嫂如再客氣，說不定便把這位玄之幻極的張先生嚇跑了！你就算不求他，他既已目睹一切，也必定會助妳一臂之力。」

劉大嫂驚喜參半道：「張先生爲甚如此好心腸？」

東方朔也笑道：「他也並非好心腸！」

劉大嫂大奇道：「那到底爲甚麼他肯助我劉氏一臂之力？」

東方朔呵呵一笑道：「也不因什麼，祇是他平生最怕也最恨人世間的生離死別！因此若然被他碰上了，便一定要向這『生離死別』宣戰！此時祇怕你便把他殺了，他也決不肯撒手不理了！」

劉大嫂一聽，這才知道今晚碰上的，皆是傳聞中江湖的救苦救難的高人義士，且脾性古怪，難以捉摸，便不敢以俗世眼光去看待，也不再跪拜，僅向張道陵一福道：「大恩不言謝，一切但請張先生救助劉家一二。」

果然張道陵決然的道：「劉大嫂放心，張道陵必助妳解困便了！」

張道陵一頓，又向劉大嫂問道：「妳先夫去世已一日一夜，村中之人，難道便沒人前來拜祭一下嗎？」

劉大嫂一聽，不由又勾起她的

傷心事，欲哭無淚的道：「我劉家貧無立錐之地，連棺木也無法籌措，祇能以自織的草蓆裹屍，試問又怎招呼得起吊唁人客的宴席呢？因此祇好一概謝絕了！令先夫如此孤淒冷寂，皆妾身之罪孽啊！」

張道陵一見劉大嫂盈盈欲淚，不由便吃了一驚，連忙道：「不！不！沒什麼，劉大嫂不必說下去了……」張道陵說着，又霍地轉身，對東方朔道：「東方前輩，曹家所贈的銀兩仍在嗎？」

東方朔一聽，不由一陣心痛，暗道：虧本的生意來了！但無奈祇好道：「銀兩在哩！」

張道陵道：「很好，那就麻煩東方前輩，先去鎭中買一副上等棺木，再籌辦入殮諸事，未知銀兩可夠用？」

東方朔一聽，不禁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道：「老趣仙今晚算是倒霉到極了！不料先成了個買棺入殮的仵工……」

他話雖如此，脚可沒閑着，話音未落，身子已呼地掠出草屋去了。

張道陵深知憑東方朔的老江湖本事，置辦棺木之事必定很快便妥當了。他微一沉吟，便對劉大嫂道：「劉大嫂，妳母子快去吃飯，待會尚要隨棺趕路呢！」

劉大嫂眼見張道陵等人，皆高來高去的奇人，既如此熱心助她劉家，日後必定會有點好處，於是便不敢再萌死念，拉着兒子劉備入內，趕緊先塡飽肚子再說。

果然天未大亮，劉家草屋外面，便忽地傳來一陣吆喝聲道：「劉大嫂……棺木送來了！小的可不敢遲了半步啊！」接而又聽一陣大笑聲道：「諒你等也不敢！呵呵，但老兒也不會爲難你等，祇要你等謹遵裏面的一位先生吩咐勞作，手脚勤快，老兒答應事成之後，每人打賞十兩白銀！」這大笑之人，原來是出去買棺木的老趣仙東方朔。

鍾靈芝一聽便咬牙道：「這老兒又不知用甚非常手段，把人家當仵作的哄得團團轉了，他回來倒也快極了。」

鍾靈芝說時，東方朔已大笑而進，得意的向張道陵道：「張兄弟！如何？東方老兒替你掌管銀兩，權充管家，辦事還算盡職盡責吧？」

後面果然有四名仵作工，抬着一副沉甸甸的上等棺木，滿頭大汗的走了進來，顯然一路上均如飛的拚命趕。

鍾靈芝笑道：「東方伯伯！你這是弄甚神通？個半時辰趕了三十里路也？」

東方朔得意洋洋的道：「這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嘛！」

鍾靈芝喃喃的道：「這老兒若不把人家當馬似的鞭趕，便殺了我的頭也不相信啦！哼哼，這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的手段，這老兒可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

東方朔瞥見鍾靈芝咬牙喃喃自語，似在發狠，心中便不由發毛，忙道：「乖姪女，好姪女！妳也別跟東方老兒爲難，我不過是替妳的陵哥哥辦事，只不過爲求目的，不擇手段吧了，其實並無半點私心。」

鍾靈芝這才笑道：「東方伯伯！諒你也不敢欺騙陵哥哥也！」

張道陵此時也沒暇理會東方朔與鍾靈芝的鬥嘴，他正忙着吩咐四名仵作工，替劉家把死者入殮，移入棺木之中。

很快，入殮諸事便辦妥了。然後張道陵向鍾靈芝、東方朔、殷七七道：「請殷前輩在前引路，直上剛才的白兔山，東方前輩負責殿後護靈，靈芝妹妹沿途照應劉大嫂。」

然後張道陵一手抱起劉備，向四名仵工下令道：「四位請起棺吧！」

於是，藥仙殷七七在前面引路，四名仵工抬着棺木跟進，張道陵抱着劉備，鍾靈芝扶持劉大嫂，在棺後守靈，趣仙東方朔則負責在後面保護，一路向白兔山進發。

趣仙東方朔乖乖的在後面守護，他雖沒作聲，但心中却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在嘴內喃喃的嘀咕道：「嘿嘿……這劉備好雄厚的福氣！爲了他，當世四大高手，藥仙、趣仙、天師、天女四人，竟甘作他的送靈賓客也！哼哼，劉備這娃兒日後也不知是甚驚世人物？」

東方朔在心中嘀咕，但也絕不敢鬆懈，小心的在後面守護警戒，因爲他深知此事乃張道陵的精妙安排，假如在他身上出甚差錯，天女鍾靈芝第一個便不會放過他了！

或許當眞是劉備的洪福奇緣，這一路走去，竟異常順利，不一會，那奇特的白兔山便出現於衆人眼前了。

* * *

劉備先父的棺木被抬上白兔山，在白兔山之巓，白兔現形之地，張道陵指揮四名仵工挖穴作墓。那四名仵工爲那十兩賞銀，手脚倒也奇快，不一會，便挖出一個方圓近丈的深坑了。

不知怎的，四名仵工挖穴之際，越向下挖，現出的泥土便越白，從山土中傳出陣陣熱氣，襲上身上，力氣陡增，雖挖穴費力，却一點不覺疲倦，反而越挖越感精神抖擻。

鍾靈芝一見，不由笑道：「原來四名仵工大哥，練有挖穴奇功，

這等挖土的速度，快得教人驚訝！」

東方朔却嘆了口氣，苦笑道：「彼等挖得越快，我等口袋中的銀兩便越少啦！」

鍾靈芝奇道：「爲什麼？」

東方朔道：「我曾答應彼等，辦事越快，賞銀越多，因此彼等每快一刻，我等的銀兩便少一兩啦！這明擺着是倒賠老本的吃虧買賣也！」

鍾靈芝向挖出的穴坑瞥了一眼，半信半疑道：「東方伯伯所說或有點道理，但爲甚這山土越向下挖其色便越白？陵哥哥，到底爲甚麼啊？」

張道陵眼見諸事順利，欣然道：「這便是白兔龍脈的威力也。」

不一會，墓穴便挖妥，張道陵吩咐落棺，然後又着劉備親自出手捧土，撒落棺木蓋上。劉備依言以手捧土，一把一把的撒落棺木，一面低聲的喃喃道：「……白兔龍穴供住宿，一靈不滅脫塵俗；爹爹且作安息處，但教天下豐且足！」

東方朔一聽，不由一怔，暗道：劉備這娃兒好大口氣，竟敢求「天下豐且足」！目下正值大亂之世，天下百姓但能苟全生命，已非常難得，又何來「豐且足」的奢望乎？

張道陵一聽，却欣然一笑，心道：此乃劉備葬父之際由衷而發的，日後於「人和」之道，必勝那曹氏一脈，因此亦可化解曹氏一脈煞氣荼毒之禍也！張道陵這般轉念，他助劉氏一脈成大事的心意因而更堅決了。

不一會，墓穴已築成了，雖然簡陋，但地方頗大，方圓近丈，倒也甚有氣派。

此時張道陵詢問劉大嫂，她先夫的名氏，原來姓劉名遠，乃西漢景帝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因此劉備可算是漢朝的遠支皇族。

張道陵獲悉劉家這一家隱，並沒說什麼，他就近尋了一塊石板，運氣於指，疾地便向石板以指作筆劃去，不一會，一行龍飛鳳舞的碑文，便現在衆人眼前，祇見石板上刻道：劉公遠之墓。

張道陵助劉備豎好石碑，便向劉備吩咐道：「你爹爹墓穴已成，快跪下叩頭拜祭！」

劉備一聽，依言跪在父墳石碑前面，叩起頭來。

劉備自上白兔山，到跪於父墳前叩拜，一切均異常順利，眨眼間，他已連叩五十多個頭，但仍毫不知倦，堅持不懈的叩拜下去。

張道陵一見，心中欣然，暗道：按其勢劉備父墳，果然是白兔大龍脈，於劉備這子孫血脈來說，其浩浩龍氣，不但可助其大業有成，其更可保其延年益壽！按他叩頭的運數，他必定可超乎六十關口了。

眨眼間，劉備果然已連叩了六十二個頭……其中竟一氣呵成，毫無阻滯。

張道陵正欣喜之時，白兔山的極南之天際，忽地騰起一股青色的煙雲，扶搖直上，於天際間猛地一個廻旋，竟向白兔山這面疾飄而至，其速度竟如電光似的，晃眼便飛臨白兔山的上空了，其形竟似青龍旋舞。

此時劉備剛好叩了第六十三個頭，就在這時，墓碑後面的墓頂，忽地騰起一股白色的煙氣，亦騰空直上，於天際間猛地凝聚，其形如白兔，漸而又似白虎，張牙舞爪，向東南面天際而來的青龍煙雲決然撲去，霎時間，青龍與白虎煙雲便交纏於一處，時分時合，瞬息萬變，怪異之極。

劉備被天際這等異像所驚，竟怔怔的於第六十三個叩頭上猛地頓住，不再叩拜下去了。

張道陵目睹之下，不由微嘆口氣，又一陣驚奇，暗道：這極南處飄射而來的青龍狀煙雲，到底發於何處？那地方豈非又潛伏一座驚天青龍大龍脈嗎？不然亦決不至誘發白兔龍穴現形以相應糾纏了！可惜因此一來，劉備的運命已定，他日後的壽數，也便即他此時的叩頭次數了。

張道陵沉吟間，天際的青龍、白兔煙雲，忽爾消散不見。

劉備也一骨碌的爬了起來，向張道陵問道：「張叔叔，叩拜過了，劉備還需做什麼？」

張道陵心知一切已成定局，決無可更變了，便向劉備含笑道：「你可與娘親先行返家去吧！日後每年前來拜祭祖墳也就是了！」張道陵說罷，又向東方朔要了二百兩白銀，送到劉大嫂的手上，殷殷的囑道：「劉大嫂回去涿縣，可以此爲資，經營織蓆爲生，好好撫育劉備成人，我擔保此子日後必光大妳劉家門楣。」

劉大嫂推辭不掉，祇好把銀兩收下了，却又萬分過意不去的向張道陵道：「張先生爲劉家勞心勞力，不但毫無所酬，連茶水也沒喝一杯，更慨贈生活銀兩，這等大恩大德，教妾身如何報答？但請先生留下姓氏居址，待小兒玄德日後親身前去拜謝也！」

張道陵一聽，淡然一笑道：「劉大嫂不必客氣，我此舉其實乃奉師祖之命而爲，亦是劉家之奇緣巧合。日後令郞但大業有成，望以『賢德、人和』四字爲本旨，念及天下百姓蒼生之苦難，百折不撓，奮發向上，爲天下盡力，吾之所望，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張道陵說罷，仍不大放心，親自護送劉大嫂母子二人下山。這才與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等決然南去。

劉大嫂、劉備二人回家後，有張道陵相贈的二百兩銀子，便以此爲資，織蓆販賣爲生，劉備小小年紀，便需幫着娘親織蓆及販賣了。

劉大嫂和劉備母子二人，自此總算安頓下來，日子雖然清貧，但幸而母子二人均身體健康，一年四季，無災無病，倒也安穩。劉備自六歲到十五歲的童年生活，就如此過去了。劉備到十五歲那年，便屢有奇遇，日後更驚天動地，不過這是「張天師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當下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等四人，一路向南面而去，不知不覺已連續奔走了三日三夜，按四人的步法，幾乎已走近千里路了。

這一路上，張道陵竟悶聲不語，似在思忖着什麼驚人之事，但却又不肯坦白道出。

趣仙東方朔天生好奇心極重，他已知張道陵此行必有其深意，但可恨他却一言不發，絕不肯透露半句。

東方朔三番四次欲開口索問，但無奈又祇好忍住，因爲他深知張道陵的脾性，他若不肯說話，那就連十條大水牛也撬不開他的金口！說不定把他的玄幻根引出來，那東方老兒便吃不了兜着走了！

東方朔眼珠一轉，目光落在鍾靈芝的身上，他心中忽然得意的一笑，暗道：當世能令張道陵勉強開口說話的，大概也祇有天女鍾靈芝這刁鑽女娃而已！

東方朔忽然醒起這點，他登時便有主意了，祇見他霍地搶前一步，與鍾靈芝肩併肩而行，神色一派洋洋得意。

果然惹起鍾靈芝的注意了，她狐疑的盯了東方朔一眼，忍不住道：「東方伯伯！吃了歡樂茶嗎？一副欲笑而不笑的神氣兒！」

東方朔故意作出忍笑的模樣，祇是道：「老兒我並沒喝歡樂茶，祇是忽然明白張兄弟此行的用意而已……他以爲他不透露老兒便不知道，哈，老兒還不是猜着了。」

鍾靈芝一聽，不由亦說中了她的心曲，原來她亦一直納悶，爲甚張道陵祇是默默的向南行進，眼看再向南走，便是依山傍海的吳郡（即今浙江省）地域了，但他依然默不作聲，反而越向南走，他便越發成了啞巴了！但到底他一直向南走爲的什麼啊？鍾靈芝不由越向南行心中便越奇怪了。

她聽東方朔這般一說，果然忍不住立刻追問道：「是甚用意？東方伯伯，快說出來啊！」

東方朔眼珠一轉，道：「這一路向南而行啊，必定與南面有關也！」他一本正經的道，一派胸有成竹的模樣，但却忽然一頓。

這果然又把鍾靈芝逗得心癢難熬，忙道：「如何有關？快說啊！千萬莫吞吞吐吐！」

東方朔又一板一眼的道：「這有關啊！指的便是這向南也……」他忽然又一頓。

鍾靈芝急得尖叫道：「向南便怎樣啊？」

東方朔道：「這一路向南啊！便是與南面有關；這南面啊，便即與此行有關！」他說時戛然而止，忽地也急得直瞪眼道：「哎呀我的乖姪女兒！東方老兒其實心中了了，口中不能了了也！這用意到底如何，祇怕妳的陵哥哥才可說清楚啦！」

鍾靈芝一聽，也立刻醒悟，這不過是東方朔欲借她的口，向張道陵打聽而已！她本不欲上這惡當，但她的好奇心又被東方朔挑起了，心癢難熬之下，無奈祇好上一上這惡當了。

祇見鍾靈芝眨了眨俏眼兒，果然挨到張道陵的身邊，甜甜的叫了一聲道：「陵哥哥！」

張道陵心中果然思忖着什麼，這一路上他尚有點迷惑不解，但甫踏入吳郡地域，便忽然豁然而透悟了，他的心情不由一陣輕鬆，他一聽鍾靈芝的輕喚，便欣然的一笑道：「什麼事啊？靈芝妹妹。」不知怎的，張道陵越來越覺得，他很喜歡聽到鍾靈芝甜而清脆的話聲，因此對她的任何要求，幾乎是不可拒絕似的。

鍾靈芝明知已上了東方朔的惡當，因爲此時她發覺東方朔已在施展他的「千里聽音術」，生怕遺漏張道陵的每一句話了，但她却不服氣，便偏把問話當作自己的主意，道：「陵哥哥，假如我向你打聽一件事，你肯不肯坦白告訴我？」

張道陵笑道：「靈芝妹妹根基深厚，不久將成吾道中人，行將悟悉天機之學，因此無論你欲知什麼，皆可如願呢！」

鍾靈芝一聽，不由心花怒放，俏臉如脂，幾乎樂得連那好奇也忘記了，隔了一會，她才故意悄聲道：「那陵哥哥，我向你打探一下，你此行南下之用意是什麼？但你祇准告訴我一人知道，好嗎？」

鍾靈芝的話音雖輕，張道陵尚未及回答，後面正施展「千里聽音術」的東方朔，却把鍾靈芝的話點滴不漏收進耳中，他不由大急，也顧不得擺前輩的身份了，連忙大叫道：「不好！不好！張兄弟，你若祇告知你的靈芝妹妹，東方老兒急悶之下，祇怕便要罵人了！張兄

弟，求你，拜託你了，快把你的用意公諸同好！不然，東方老兒祇怕被你活活悶煞也！」

張道陵一聽，便呵呵一笑道：「此行用意，並非我故意賣關子不說，其實連我最初亦感迷惑不解呢！」

東方朔連忙搶着道：「張兄弟乃一代玄機大師的徒子徒孫，有甚奧秘可令你迷惑了？」

張道陵微微一笑道：「東方前輩是否還記得，於白兔山上，劉備叩拜父墳時，極南天際，忽有一股青龍狀的煙雲疾飄而至？又青龍狀煙雲，竟與白兔龍脈眞形交相糾纏，時分時合？而劉備於此時的叩頭也戛然而止了？」

東方朔此時連聲道：「不錯！不錯！是極！是極！」

連藥仙殷七七亦忍不住道：「是啊張兄弟，這到底預兆什麼？老夫亦正想向你打聽呢！」

鍾靈芝此時不由嘆了口氣，喃喃的道：「原來你並非對我另眼相看，並非祇肯說給我一人聽哩！」

張道陵詐作聽不到鍾靈芝微妙的女兒心曲話，道：「兩位前輩皆得道之人，靈芝妹妹亦與天機之道甚有緣份，因此這其中的奧秘也不必隱瞞。按地脈道之論，左青龍右白虎，皆龍脈潛伏結聚之兆，因此白兔山上的異狀，其實是南北兩大龍脈，相互感應，又相生相尅之象也！」

鍾靈芝一聽，不甘落後的忙問道：「陵哥哥！這白兔龍脈並非白虎龍脈，又何來左青龍右白虎、南北兩大龍脈之判？」

張道陵一聽，欣然而釋道：「所謂青龍白虎，乃據地脈之象喝形罷了，其實亦並非眞的青龍與白虎。例如白兔龍脈，其本身亦有青龍、白虎之護衞，因此相對於左面極南處的青龍龍脈，白兔山上的龍脈，亦可稱爲右白虎也。」

鍾靈芝一聽，她的悟性奇高，登時明白，却又續問道：「那青龍煙雲，與白兔山上白虎煙雲，交相糾纏、時分時合，又主何徵兆？」

鍾靈芝所問的，亦即東方朔和殷七七心中的疑問，因此兩人樂得在一旁留神細聽。

祇聽張道陵對鍾靈芝的疑問，果然不厭其煩的詳釋道：「此乃南北兩大龍脈相互感應，又相輔相承、相生相尅之兆也。所謂相互感應，亦即白兔山龍脈，因劉備以子孫血脈之身，殷殷叩拜，受此感應，因而旺發，其龍脈郁郁，千里亦受其感應，因此遠在千里之外的極南處青龍龍脈，不甘寂寞，奮起呼應，受招而至，便有南北兩大龍脈，滙聚於白兔山天際之異象，兩者相輔相承，相生相尅，因此亦決定了兩大龍脈蔭庇之人，日後的干連及運數也。」

鍾靈芝道：「如何干連？運數如何？」

張道陵道：「兩者必相輔相承，而又相生相尅，亦即兩大龍脈，既有互相輔助之勢，又有相互尅制之格；此亦即兩大龍脈干連之處，而此龍即白兔山劉氏龍脈，受南龍脈千里滙聚之勢影響，劉氏一脈，日後其運命發展，必受南龍脈之感應，既有借其力而致大成之效，又受其尅制感應，例如劉備叩拜到六十三次，即因南龍突現而中止，日後其壽數，亦必受制於南龍脈之旺發，簡單而言，即日後劉備的壽數，必因南龍脈之旺發而中斷也。」

鍾靈芝一聽，又忙道：「那這南龍脈現潛伏於何地？」

張道陵微笑道：「這便是此行的目的啊！」

鍾靈芝豁然悟道：「原來陵哥哥一路南下，乃爲尋這南青龍龍脈！」她一頓，忽然又迷惑不解道：「但白兔山的北白虎龍脈，既受此南青龍龍脈尅制，陵哥哥有心扶助劉家一脈成事，爲甚偏偏要尋這南龍脈，令北白虎龍脈受制？這豈非大大不利於劉家一脈嗎？」

張道陵一聽，不由微微嘆口氣，道：「靈芝妹妹所言，便即我最初迷惑之處也，我曾爲此而苦思善策，冀求化解此中潛伏的危機，但終於明白，此乃徒勞無功之舉也！」

鍾靈芝道：「爲什麼？」

張道陵道：「我終於明白，南北兩大龍脈，乃相輔相承，相生相尅之格局，缺一則兩難全，南輔則北承，北輔則南承，彼此勢無可獨立而存於世；因此祇能令其相生之效發揮，而其相尅之危，祇可順其勢而稍加引導，而決不能因此而中斷也！此亦乃天機運勢所然，吾老祖宗張艮，對此亦已有判斷也。」

鍾靈芝受閱歷所限，尚不知「張艮」二字意味什麼，因此大奇道：「張艮老前輩有何判斷？他又怎知這數百年後之事啊！」

張道陵道：「我所悟之九天秘笈絕學，便源自老祖宗張艮的傳授，當日他曾在偈語中訓示：眼底應辨劉孫曹，靈芝妹妹稍加思索，便不難明白也！」張道陵忽地一頓，不說下去，似有考究鍾靈芝悟性之意。

鍾靈芝一聽，稍一思忖，便即豁然而悟，她不由格格的一笑道：「不錯！不錯！張老前輩偈語所示的『劉孫曹』，陵哥哥已辨悉其中的『劉』和『曹』了！三個已現其二，尚有一個之『孫』，又豈能遺漏乎？你此番千里南行，必與此『孫』有關

也！陵哥哥，是也不是？」

此時東方朔、殷七七亦不約而同的探問道：「張兄弟，是否如此？」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微微一笑道：「天機運勢如此，老祖宗張艮偈語訓示，那便得仔細留神，看看是否如此吧！」

張道陵說罷，再不肯多說半句了，於是一行四人，又續向南不徐不疾的走去。

此時已近吳郡腹地，但見處處丘陵、山地，自南向東北傾斜，水網密佈，遍繞山間，當眞山明水秀，處處洞天福地。

人臨此處，心神均不由一振，連日奔波的疲勞，不覺便大爲消減。

鍾靈芝樂得格格笑道：「陵哥哥！這南青龍龍脈之地，果然是好地方啊！人臨此地，便感身心舒暢，煩悶疲困盡消矣！咦？前面那是什麼地方？竟如此美絕天下？」

鍾靈芝說時，忽然驚奇的「咦」了一聲。

原來張道陵等自西北面而來，抵此東南面地域，不知不覺，已走近吳郡名勝西湖了，祇見西湖三面環山，一面傍城，那城便是著名的吳郡郡治了(即今浙江省杭州城)。

又見西湖環湖山巒疊翠，花木繁茂，峯、巖、洞、壑之間，穿插泉、池、溪、澗；青碧黛綠叢中，點綴着樓閣、亭榭、寶塔、石窟；當眞是湖光山色，風景如畫，絕代風華。

趣仙東方朔忽然雅興大發，腦袋俯仰、抑揚頓挫的慨吟道：「好一處東南形勝，江南都會，煙柳畫橋，風簾珠幕，人間繁華！雲樹繞堤河，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遍地珠璣，戶盈羅綺，爭競奢華……好一處人間煙花！」東方朔吟着，忽然感觸的一嘆。

鍾靈芝甚喜西湖的美艷，初聽東方朔大讚西湖，心中欣然，但末了却被東方朔的一句嘲笑，把欣喜的心情破壞了，她眉頭深皺，語氣含嗔的盯着東方朔道：「東方伯伯！你這又讚又嘲笑的，算是什麼意思？」

東方朔一見鍾靈芝這副嘔氣鬥嘴的神氣，心中便先發毛，他連忙道：「靈芝姑娘、乖姪女、好姪女！東方老兒自管胡言亂語、胡說八道罷了，你也別當眞！沒來由爲這見鬼西湖，壞了這南尋龍脈的大事也！」

東方朔這般一說，鍾靈芝可就突然醒悟，此行的目的和深意，不由便把心中的不悅衝淡了，她轉向張道陵，道：「陵哥哥！這西湖如此美絕人寰，山明水秀，這青龍龍脈，是否便潛伏於此間呢？」

張道陵目注西湖，忽然微嘆口氣，道：「西湖美則美矣，但正如東方前輩所感觸的，流於花艷，花艷之地，便有龍脈潛伏，其龍氣必弱，地力亦不長久，此即所謂曇花一現之地象也！那青龍龍脈，却可一飛衝天，其威力强猛，決非花艷西湖所可能孕育也。」

東方朔此時亦接口道：「剛才我祇是隨口憑感觸而道，不料竟誤中玄機，也難怪靈芝姑娘嗔怒。但張兄弟既斷定西湖乃花艷地弱，然則傍西湖而立的吳郡，其氣運又將如何？」

張道陵遙觀吳郡城一眼，便淡然的一笑道：「吳郡集秀氣於一身，四神俱備，八景寬容，山勢北來，朝海拱辰，無鬼劫神奪之憂，而有豐盈自足之樂，乃一方之巨鎭也。但山尚華麗，地方偏弱，必主武臣受咎，文臣奢靡，俗尚虛浮而詐，人多文飾而貪，絕非國都之地也！昔有吳、越、楚等，所歷皆不過數十年運勢，由此可見，吳郡之勢運如何了。」

張道陵當日所判，他並不知道，竟與他的老師伯祖、風水祖師鬼谷子當年所判不謀而合，地脈尋龍之道，玄妙之極。

當下張道陵說罷，也決不再逗留，於西湖的絕頂艷色，竟不屑一顧，繼續向南而行。

當日中午時分，已抵達地屬吳郡的富陽縣境(即今浙江富陽縣)。突見一江橫臥於天地之間，兩岸重山復嶺，環抱屏峙，亭峯插雲，巖石奇峭，青崖翠壁，江水清碧，雲影山色，渾如一體，形如一尾巨大的青龍騰躍。

張道陵一見，心中便不由一動，他神色欣然，沿江岸飛奔向南。走了一段，江中又突現一段長達三十里的奇景。祇見兩岸高山連綿不絕，或絕壁峭立，或危石欲墮，奔競起伏，千姿百態。一水中流，淨如青鍊，雄如青龍。當眞是青龍江上峯插天，青龍江水折復旋，青龍倒垂尾蜿蜒，吞雲噴霧作飛泉。

人臨此間，不由心神俱往，煩憂盡消。

鍾靈芝喜上眉梢，不由格格歡笑道：「好啊！原來這吳郡中，尚隱有如此天然美景！但不知叫甚名字？」

此時藥仙殷七七忽然插口道：「多年前老夫採藥，曾臨此地，聽當地土人說，此江名叫富春江，因水清如碧，因此又稱爲青龍江。數年不見，不料風光依然。」

東方朔此時却顧不得說話，因爲他忽然發覺，張道陵目注青龍江時，神色欣然之極，心道：他必定有甚驚人發現了！於是連忙施展他

的「千里聽音、百里辨影」神功，盯着張道陵，以便在他身上先行發現什麼驚天奧秘，以便得意炫耀一番，而因此鍾靈芝和殷七七說什麼，他也聽不到了。

果然祇見張道陵忽地在身上摸出他那寶貝「地玄盤」，仔細的測度了一下方位，判定他所站的地方，便是青龍江(富春江)的南岸時，續決然的沿着岸邊，向南面掠行而去。

東方朔一見，心中竊喜，連忙向殷七七和鍾靈芝悄聲道：「喂！殷老兄、鍾姪女！莫祇顧迷戀美景，把尋龍追脈的驚天奧秘也忘記了……嘿嘿！」

鍾靈芝正在興頭上，被東方朔一喝，不由微嗔道：「東方伯伯窮咋唬什麼？」

東方朔得意的一笑道：「東方老兒絕非虛言，妳不看妳的陵哥哥的動靜？他這般動作啊！老兒敢斷定，他必有甚驚人發現了。」

鍾靈芝一聽，果然亦大奇道：「陵哥哥發現了什麼？」

東方朔故作神秘的一笑道：「乖姪女想知道究竟啊，為甚不馬上跟踪妳的陵哥哥？屆時妳祇要嬌滴滴的一問，妳那陵哥哥還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去！快去啊！」

鍾靈芝見張道陵果然沿岸向南疾掠，心中越感驚奇，當下也不說什麼，果然縱身一躍，向張道陵那面掠去。

藥仙殷七七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東方兄支使靈芝她出頭，不怕她倒轉來揪你鬍子報復嗎？」

趣仙東方朔怪笑道：「誰叫他二人是天生一對尋龍俠侶？這等尋龍追脈的玄奧事，不在他兩人身上尋答案，更去找誰？但能探知其中的好處啊！便少三幾根鬍子也大大的合算啊！」

藥仙殷七七一笑，不再說什麼，隨後與東方朔一道，跟踪張道陵和鍾靈芝二人掠向南面去。

四人沿青龍江南岸，一直向南掠去。此時鍾靈芝已靠近張道陵的身邊，祇見他果然手執他那寶貝「地玄盤」，仔細盯着盤上的三針，循三針所指的方位向前疾掠。鍾靈芝見張道陵神色一片凝重，便不敢開口驚擾他了。

張道陵循「地玄盤」的三針所示方位，再沿南岸奔一段路，忽然「地玄盤」上的「天、地、時」三針，飛速的一轉，重疊一起，定定的轉而指向岸邊的東面。

張道陵心中一陣驚喜，當下毫不遲疑，驀地轉身，向青龍江南岸的東面掠去。

再奔行一段，張道陵便猛地一頓，神色一陣驚異。

祇見前面百丈遠處，平地拔起一座山峯，山峯通體青碧，形如一尾青龍衝天而起，勢極雄壯。

鍾靈芝此時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驚奇，一步掠到張道陵身邊，輕聲道：「陵哥哥！此峯奇特之極，莫非便是你欲尋的南青龍龍脈所在嗎？」

張道陵聞言欣然一笑道：「靈芝妹妹悟性果然高絕，接觸此道不足半年，便已抵世人十年苦研的境界了！此峯形勢奇特，倒不可輕易放過。至於是否潛有龍脈，上去一察便知端詳矣！」

掠上峯巔，原來峯頂甚為平坦，向四下眺望，祇見下面大江環抱，前後左右皆有山峯拱護，山前羣峯俯伏於下，狀若朝拜，形勢果然極為雄偉。

張道陵一見，不由連連點頭，又喃喃的嘆道：「好一座青龍峯！下有大江九曲迴環，前屏後幛，左青龍右白虎，明堂廣闊，萬山朝參，果然是一座王者之勢大龍脈峯也，誰若得之，必可稱王稱霸！」

東方朔一聽，不由怪笑道：「既然張兄弟如此判斷，此必南青龍龍脈之所在矣！但不知張兄弟打算判斷給誰家子孫？」

鍾靈芝一聽，不由失笑道：「看東方伯伯的神氣，莫非欲得此龍脈，以便弄個王者當當嗎？」

東方朔怪笑道：「靈芝姪女不必心中不忿，這王者之位豈在我趣仙眼內？做王者啊須日理萬機，勞心勞力，何來我這趣仙美酒盡歡、逍遙天地的快活？我其實祇是替白兔山那劉氏一脈着急吧了！」

鍾靈芝不服氣道：「為甚着急？」

東方朔呵呵一笑道：「妳不聽張兄弟這位大天師判斷？」

東方朔話音未落，忽聽張道陵微嘆口氣，道：「天機浩浩，奧妙無窮，又豈是人謀所可能變更？就如此青龍峯龍脈，早就有人天緣巧合，捷足先登，穩穩坐鎮啦！」

東方朔一聽，不由萬分驚奇，忙道：「此人到底是誰？竟比你張大天師捷足先登？」

張道陵伸手向青龍峯頂的東面數十丈遠處一指，道：「那不是穩佔先機，坐鎮青龍峯大龍脈之人？」

東方朔一聽，身形驟起，呼地掠了過去，祇見這是一座甚有氣派的墳墓，墓碑恰好正向萬山朝參之處，墓碑上書：孫夫人吳氏之墓。

東方朔一見，不由怔住，暗道：果然已有人捷足先登，穩佔先機，坐鎮此青龍峯大龍脈矣！乖乖不得了，這未來的「王者血脈孫氏」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這是「張天師傳奇」的下一個故事了。

（此篇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天眼

半仙墮崖　惡貫滿盈

天地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迴從之，道阻且長。
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一條單桅快船上，女俠黑牡丹獨自一人坐在船尾，望着船尾拖曳的水紋，呆呆的出神，而水紋中，南宮年的影子不時的似要跳出水面般的向她撲來，而令她緩緩伸手向水中擺動，那伊人的蹤影，只在更殘露盡令人孤單難耐的時候出現，卻又是那般的觸之不及，喚之無聲，結果又是那般的令人無奈何！

這時候牛大壯與周通二人正相對坐在船頭上，周通望望女俠，低聲對牛大壯道：「兄弟，你看女俠可真夠可憐，你知道為甚麼嗎？」

牛大壯酸而又澀的嚥了一口苦水，道：「周仁兄，我早就看出來了，女俠一定在想南宮兄呢！可是……」

周通音啞的道：「南宮大俠有了個杭州表妹死纏着，他娘又對咱們的北方姑娘不大滿意，這事情只怕難辦了。」

牛大壯偏頭望一眼船尾女俠，低聲道：「咱哥兒倆總得設法讓女俠開開心，不要再想南宮大俠才是。」

周通搖頭道：「這種事只怕咱們無能為力，就如同一個人欠了一屁股債，心煩意亂的跑出去尋開心，暫時把欠債的事忘在腦後，可是等回到家裏一瞧，債主全坐在家裏候着呢！」

牛大壯一怔，道：「那你說該如何是好？」

周通道：「根本之道，只有南宮大俠突然出現，可是咱們知道南宮大俠重傷，還躺在床上呢！」

他一頓之後，又道：「所以目前咱們應該對女俠多提殺賊之事，使她無暇去想那令她傷心之事！」

牛大壯點頭道：「周兄說得對，咱們是要多提殺賊之事，你知道兩天前咱們來到樊城，直到僱船上老河口，女俠大概沒有說上十句話，周兄，我牛大壯真想哭！」

周通道：「我這個人不會說話，遇上你牛兄弟也是個木訥的，我看這麼辦，船自老河口進入丹江以後，我盡量提那臥虎山莊的事情，那一帶我很熟，如果女俠高興，我就帶着大夥兒再去遊一趟臥虎山莊，舊地重遊，也許可以讓女俠高興一時的。」

牛大壯一聽，道：「到了這時候，我也沒了主意，乾脆你說怎麼着就怎麼着吧。」

兩個大漢，一黑一白，低聲正在談論着，不料女俠早已來到二人身邊，笑道：「看你二人好像有甚麼重大的事情，何不說來聽聽？」

周通與牛大壯忙站起來，道

：「其實也沒甚麼大事情，只是忽然想起臥虎山莊，如果妳有興緻，咱們也可以舊地重遊一番！」

女俠笑笑道：「盜賊已除，那地方已成官家的了，也沒甚麼好看的。」

牛大壯望望周通，而周通擠出個比哭還難看的笑，道：「咱們到了荊紫關以後，準備上那兒去？」

女俠這才對二人道：「咱們坐下來，我正要同二位講呢！」

牛大壯與周通忙又坐下來，女俠黑牡丹望望二人有些黯然神傷的道：「你二人眞是血性漢子，我能認識你們，眞是從心裏高興呢！」

女俠語音低沉，口氣不對，而使得牛大壯與周通二人互望一眼，誰都沒有多說一句話。

女俠微笑道：「這一陣子讓二位跟着我吃苦受累擔風險，連個年也沒有好過，心裏着實感覺不安！」

牛大壯再也忍不住眼眶淚水，他雙肩聳動的泣道：「牡丹姐，妳就別再說了，跟着妳這兩個月來，我牛大壯才知道甚麼叫天高地厚，知道自己渺小得不値一提，可是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香臭總分得出來，所以越是這樣，牛大壯越是跟定牡丹姐了。」

周通也及時的道：「女俠，甚麼事情全聽妳的，只有一件事我二人絕不順從。」

他一臉誠惶誠恐的接道：「要想叫我二人離開妳，那得要我二人看着妳女俠有了好的歸宿。」

他似是發覺提到女俠的傷心處，不由自己打了一個大嘴巴，道：「看我這張嘴，眞是不會說話！」

這時女俠反倒「噗嗤」一聲笑了。

牛大壯抹了一把鼻涕，道：「我倆還在爲牡丹姐擔心事呢！」

女俠黑牡丹道：「替我擔甚麼心事？」

周通望着牛大壯，因爲牛大壯這句話有毛病，二人誰能在這時候把南宮年的名字提出來呢？

於是三個人全緘默了，因爲女俠的打算，是先把牛大壯與周通二人支回大青河，伏牛山區尚有兩個大盜等着她去收拾，不料她未開口，牛、周二人已猜出她要說甚麼，立刻把她要說的話擋在喉頭！

於是女俠黑牡丹決定三人先在老河口多歇幾日，然後再順丹江而上荊紫關，因爲他們的座騎尚在方大夫家的後院寄養着！

女俠三人船到老河口，打發船家離去，三人到老河口西關外，找了一家大客店住下來，這家大客店像個酒樓，因爲店中正廳上掛了一塊大匾額，篆字蒼勁有力，寫的是「太白遺風」，但門口橫簷下掛的卻又是「三江大客棧」。

女俠三人剛走入店中，卻見兩個道士自店裏面匆匆走出來，形色之間，透着焦急之色。

要知老河口西方正是武當山，玄眞道觀的道士常在襄樊老河口一帶出現，本不足爲奇，只是從「三江大客棧」出來的兩個老道，形色之間，早引起女俠注意，但這時候店小二已在招呼，而使得女俠只回頭一望，當下聽小二問道：「三位是住店呢還是……」

女俠道：「有淸靜的上房找兩間，我們準備在此住上幾天呢！」

小二是個十分精明的年輕人，聞言立刻笑道：「三江大客棧可是這老河口地面上最大一家客棧，不論是吃的住的，那可全是有名的，三位請跟我來！」

「三江大客棧」可眞夠大，前面兩層酒樓飯館，後面兩個院子，全是客房，最後面有個大院子圍着圍牆，院子裏有着馬嘶聲，大概馬廄就在後面。

女俠三人被領到第二道院的南面廂房，連着兩間客房，對面看過去，北面廂房也是一連四間，這時候二院內正有些客人進進出出，大部份看來都是船上的客人，因爲不少客人全在催着小二替他們僱車僱馬呢！

就在當天晚上，店小二送上最後一次茶水的時候，忽見另一個小二匆匆的來到女俠房門口叫道：「小七，你替那位道爺僱的轎子呢？可不要誤了人家，需知那道爺發起脾氣好怕人呀。」

這時小七已把女俠房中桌上的茶壺裝滿茶水，他邊往外走，邊道：「兩人抬的轎子是有，但要轎子還得不晃不閃，涼爽舒適，我就不好找了，同時那道爺特別要轎子密不透風，王哥呀，這就難侍候了。」

那叫王哥的不以爲然的道：「說來說去你是沒有找啊！」

「找是找了，合乎條件的沒有，就由他自己去找吧！」

兩個小二邊說着，併肩到前面去了。

第二天一早，因女俠已告訴牛大壯、周通二人，決定在此老河口住幾天，所以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就在房中睡大覺，只有女俠一人，獨自緩步走出客棧來。那老河口是三江地面上水旱碼頭，市集也算不小，三條大街兩條通江邊，這時江面上帆影點點，江鳥低空掠水，與浙海比較，又是一番情調，女俠沿着江邊走，心中不由又想起南宮年來了，往日二人揮劍殺盜，又承他二次相救，不料……唉！

這正是：日昇鄉關何處去，煙波江上使人愁！

也就在這時候，突見昨日見過的兩個道士，隨着一頂小轎來到江邊上，早見一艘雙桅船停在岸邊，那小轎一直被抬到大船上，大船立刻解纜向對岸駛去！

遠遠望去，兩個道士分守在小轎左右，光景可看守得十分嚴密。

女俠大感奇怪，心中也有着一份厭惡，因爲閻半仙的出身就是個道士，三清之人一變而爲殺人魔，這是誰也難以想得到的，如今又見兩個道士鬼鬼祟祟，女俠只瞄了一眼，立刻轉身而去！

她對於兩個道士有一種厭惡感，但對於轎中人却又有着一份好奇，轎中是甚麼樣的人？他爲甚麼要這般神秘？

雖是如此想，但她也無可奈何，因爲那條船疾駛過江而去，就算她這時候再招船追趕，只怕也晚了。

就在女俠黑牡丹回到「三江大客棧」的時候，前面樓上臨窗地方，周通伸頭向下面招呼道：「女俠，我們在這呢，請上樓來。」

女俠仰頭看，不由一笑，緩緩登上樓去，只見樓上已經坐了七成食客，每桌皆是錫壺一把，酒菜三兩樣。

來到周通與牛大壯二人桌前坐下來，女俠望望桌面上，不由笑道：「怎麼只有小菜兩樣，暖酒一壺，未免太少了吧！」說着對小二吩咐道：「把你們這兒最拿手的菜先來四樣，衝着『太白遺風』四個大字，把你們陳年花雕來一罈。」

小二驚奇不已，心想，面前兩個大個子不開口，怎麼這位秀麗的黑衣姑娘却這般大方的開口就是一罈陳年花雕？

心念間，當即笑道：「請問姑娘，妳是要五斤一罈呢，還是十斤一罈的？」

「十斤的吧！」

不旋踵間，先是一罈陳年花雕搬在桌面上，而且是當衆啓封，有個半斤一斗的聚斗杓，一次半斤的往錫壺裝，只見注入杯中的酒，色澤美艷如琥珀，香濃沁鼻誘人，辛辣香甜，酒醇誘人。

牛大壯與周通在北方山區，也只是喝燒酒或黃酒，對於這種陳年花雕還是頭一回喝，加以桌上擺了四樣色香味俱佳的菜餚，吃得二人讚不絕口，只是不知盤中是些甚麼肉，但覺入口香酥可口！

女俠笑對二人道：「想不到這家『三江大客棧』還會弄出這等民間少見的大菜，倒是令人驚奇呢！」

牛大壯低聲道：「牡丹姐姐知道這些是甚麼做的？」

女俠笑一笑道：「山雞兔子，粟蟒銀魚，中火煨熟，大火燴炒，上澆四菓湯，香濃可口，是會令人垂涎，再看這一碗湯，得有三斤肥美江鯽，加上十色配料，重要的是江鯽刺多，但這碗裏絕不會有一根魚刺。」

說着，舉起杓子先嚐了一口，點頭又道：「還不錯！」

於是，三個人舉杯痛飲，周通想不到女俠的酒量不比他與牛大壯差，且似有過之無不及。

喝着喝着，周通見牛大壯在使眼色。

原來牛大壯以爲女俠必是想南宮大俠的關係心煩悶，才借酒澆愁。

周通尚未會過意來，女俠早笑對牛大壯道：「怎麼啦，你有甚麼話要對周兄言的？」

牛大壯急忙插口道：「沒……沒有，來，我敬牡丹姐一杯！」

女俠一笑，舉杯一飲而盡，眼看着十斤花雕被三人喝了一大半，突聽女俠道：「我今午見到一樁怪事。」

周通與牛大壯二人放下杯子，因爲女俠能說是怪事，那必然是怪得出奇的事，兩人直瞪着眼盯着女俠。

就聽女俠緩緩道：「我在江邊，遇見昨日那兩個道士，護着一頂轎子，直上一條大船上向對岸駛去，轎上的人連上船也沒走出轎來，可眞夠神秘的。」

周通低聲道：「這事我二人也看到了，就從咱們後院客房對面，那頂藍色神秘小轎塞在偏門口，誰也不知道上轎的是何人，因爲兩個轎夫走得快，兩個道士護得緊，連小二上前問話，也被一個道士推了一把，把那小二推了個大馬趴！」

女俠道：「一定不是好東西，可惜咱們……」

正說着，只見小二走來，女俠忙笑問小二道：「今日自我們住的那個院子裏抬出一頂小轎，不知轎裏坐的何人？」

小二一怔，忙笑道：「姑娘，妳喝酒吃菜，出門在外，少打聽些與自己不相干的閒事。」

牛大壯一把拉住欲走的小二，沉聲道：「問問有甚麼關係，你說那轎裏坐的是甚麼樣人？」

小二搖頭道：「客官，你鬆鬆手吧，捏得我手臂好痛呀！」

牛大壯道：「那你就快點說！」

小二仍然搖頭，道：「我不能說，就算你打我一頓我也認了。」

女俠擺擺手，道：「你去忙你的吧！」

小二回身就走，却不料客棧外又見兩個人抬着一頂藍轎走來，小轎放在店門口，兩個轎伕氣咻咻的衝進來！

女俠坐在窗口看得眞切，忙對周通道：「抬轎的回來了。」

周通與牛大壯伸頭看看，牛大壯道：「對對對，就是這頂小轎。」

這時隱隱的聽到樓下櫃枱上有爭吵聲音。

「二位，我們這是給你們拉生意，客人直接同你們打交道，給不給銀子，與我這店裏有甚麼關係？」聽聲音，好像是這家店掌櫃在同抬轎的理論。

「怎麼沒有關係，你介紹客人，我們感激，合着替我們介紹個要命的，我們不找你找誰？」

女俠似已聽出端倪，低聲對牛大壯道：「你去把兩個轎伕叫上來，就說咱們願意給他銀子。」

牛大壯立刻走下樓去，不旋踵間，把兩個轎伕叫到樓上。

女俠見是兩個年輕漢子，額頭還在流汗呢！

先就掏出一兩銀子放在桌上，笑道：「夠不夠？」

年輕轎伕忙點頭哈腰道：「足夠還有餘呢！」

女俠點頭道：「收下吧，不過你們得告訴我轎上坐的甚麼人。」

年輕的兩個轎伕彼此對望一眼，半晌二人沒有開口，誰也不願，也不敢開口。

女俠看出情況，要想知道轎中何人，立刻又是一兩銀子放到桌上，笑道：「你們一人一兩，只是我要知道轎中是個甚麼樣人物。」

兩個轎伕先向四週望望，其中一個轎伕極小聲的對女俠在耳邊道：「轎裏面是個受傷的道士。」

女俠不解的道：「一個受了傷的道士，有甚麼好神秘的？」

那轎伕道：「女俠官妳不知道，那個道士好厲害，我二人把他抬到一處小山坡後面，那兒有一匹馬拉了一輛篷車等在那兒，我這位兄弟掀起轎帘讓他坐馬車，那想到道士人才下轎，兩眼一瞪，拔出寶劍要殺人滅口呢！多虧另外兩個道士求情，說這附近不能殺人，他才警告我倆，如果說出去，他準要割我們舌頭。」

另一個轎伕忙又補充着道：「那個道士臉皮像青面鬼，頭上既非道士帽子，也不是道髻，却纏了一條頭巾，他那個右手啊，包了好大一個布巾，好像是被人砍斷了一般！」

女俠黑牡丹一聲笑，那可是一個極爲錯綜而又複雜的笑，因爲她直覺的以爲自己也太幸運了，難道這不是天爺有眼？

閻半仙，你終逃不出姑娘的掌心！

心念間，女俠又摸出五兩銀子，道：「收下吧，只要告訴我過江去怎麼個走法就好了。」

兩個轎伕覺得今日遇上財神爺了，正就是常聽人說的出門不小心摔了個大觔斗，醒醒腦子睜開眼，地上竟有個大元寶！

二人今日遭遇，不就是這樣嗎？

轎伕立刻把如何去法，告訴女俠。

於是女俠笑着讓二人離去，這才對周通、牛大壯二人道：「酒不要再喝了，叫小二替咱們收起來，等辦完正事再好生喝個痛快！」

周通與牛大壯全都精神一振，立刻三口兩口把幾盤菜全吞下肚，回房抄起傢伙，周通如今也換了一把大砍刀，同牛大壯的金背刀大小差不離，二人跟着女俠趕向江邊。

正午的江岸上來往行人可眞不少，有許多飛伕哼咳有致的在裝船呢！

女俠三人到了江邊，招來一艘渡船，直往對岸駛去，女俠黑牡丹這時問船家道：「從江邊上武夷山怎麼個走法？」

船家邊搖櫓邊笑道：「三位要上武夷山只怕晚了吧！」

女俠道：「我們想上武當玄眞觀去呢。」

船家搖頭道：「那更晚，如果起個五更天，還得脚步放快些，天黑的時候就到了。」

船家一頓之後，又道：「從江岸到武夷山清風口，就得走上六七十里，進了清風口還得好長一段山路呢！」

周通笑對女俠道：「只怕得連夜走上一段黑路了。」

漢江夠寬的，但也只有長江一半寬，不到半個時辰，船已攏靠岸邊，付了船資，三人立刻往清風口趕去，從江岸到清風口一段，地勢平坦，沿路樹木，綠意盎然，百花齊放，正是平疇綠野，大地回春季節，雖然尙有些春寒料峭，但却更是美景誘人！

就在這春風澹蕩中，女俠三人沿官道疾向西面一片遮天大山行去，那兒正就是道家聖地武夷山。

從正午直到日落西山時，三人才趕到清風口，漸漸的路上已沒有人，那清風口就在老河口西北方，有一條清溪自山裏流出來，上山的山道，就是沿着這條山溪而上，直到四五里縱深的高山脊上。

女俠三人才翻過三座山，隱隱的聽得有清脆的鐘聲傳出來，鐘聲悠揚，四山廻鳴，久久不散，使人有着將臨聖地的感受。

三人覺得已足二更將盡的時候，周通道：「女俠，咱們這是一直走向玄眞觀嗎？」

女俠黑牡丹仰起頭來望着前面一座山峯，這時峯頂高空皎潔如洗，月明星稀中有一顆特別亮的大星星，正自閃閃發光，有如一顆大鑽石，只聽女俠道：「閻半仙是兩

個道人帶走的，除了玄眞道觀以外，道士絕不會住在民家吧！」

牛大壯忙問道：「半夜三更天，玄眞觀會不會……」

牛大壯話未說完，只見山下面有一農屋模樣，看上去只有一間大草房，旁邊有一間耳房，隱約中有個空場子，女俠打手勢，三人直趨茅屋前面，還未到達，斜刺裏只見兩頭惡犬衝來，牛大壯拔刀在手，不料惡犬見了，盡保持其安全距離的叫個不停。

於是，從茅屋中走出一個老漢來，老漢手中尙拿着一支鋼叉，見女俠三人，不由一怔，忙問道：「三位是幹甚麼的？怎麼半夜三更的……」

老者未說完，只見茅屋門口又站着一個老太婆，女俠忙着上前施禮道：「請問由此地到玄眞觀如何走法？」

老者手指右面高山道：「要上玄眞觀，往右走不到半里，就看到一處青石板舖的石階，石階一共九百九十九級，直通到觀前，你們這時候要去玄眞道觀幹甚麼，不是逢年過節，他們是不招待的。」

這時女俠見場邊放了一輛車子，上面帶着篷子，覺得必是閻半仙坐過的，再看一路入山道路，只到此就變成小路，心中更確定不假，當即點頭笑道：「只怪我們外鄉來的，不知道路，且又誤了晚飯，不知老丈此處可有甚麼吃的，完了我們一樣付銀子的。」

早聽門口老太婆應道：「籮筐還有幾個雜麵餅，你三人湊和着吃吧！」說着回身屋裏取了三個碗大的涼餅，正好一人一個。

女俠也接過一個來，隨手遞了一兩銀子，使得老太婆笑得閤不攏缺牙的大嘴巴，道：「觀裏道士用了咱們車子，才給了幾個制錢，比起他們三位來，那些道士可眞叫小氣！」

女俠乘機問道：「道士用車幹甚麼？」

老太婆道：「誰知道幹甚麼，好像有個受傷的道士吧，手上肩頭全包着呢！」

也許三個人眞的餓了，因此三人邊走邊吃，越吃越香，三個人誰也沒有剩下一口，三個雜麵餅全吞入肚子裏，牛大壯還直叫比中午時候的大菜還好吃！

面前，正就是老者說的九百九十九級青石階，只是這些石階並非是直上直下，而是蜿蜒曲折的向上盤繞，直到一處老松林附近，那兒一個平台，正中間有個兩丈高的香爐，香爐後面一個山門，兩邊高牆，四個人高的大字「無量壽佛」龍飛鳳舞般的刻在兩邊牆上，往裏面看，紅牆綠瓦，樑繞脊深，簷角下風鈴叮噹，眞的是氣象莊嚴。

這時已是三更天，兩道觀門緊閉，只怕一時間叫不開道觀的門，反倒驚走閻半仙。

於是女俠黑牡丹對牛大壯與周通二人道：「你二人在觀外守着，我進觀中察看。」

說着只見女俠早縱身擰腰登上高牆，半旋身，人已落在觀內。

女俠進入觀內，先是發現這道觀前面大殿四週一片寧靜。

幾盞油燈尙在供桌前亮着，大殿後面，有一圓月門，近門處有一耳房，房中尙有燈光，向這院內望去，見仍是一座大殿，只是這個院子三面全有廂房，大約看來，總會有十幾間之多，自圓門一旁的耳房，就是與廂房相連。

女俠貼身在耳房一邊向裏面望，只見兩個年輕道士在喝茶聊天！

原來這耳房內沒有床舖，只有桌椅，光景是兩個值班道士。

就在山風不大，風鈴偶爾叮噹聲中，耳房中的道士道：「三師叔說，他是被逐出門的，在外混了近十年，却又帶着一身傷厚着面皮回來，眞叫人看了難過。」

另一人道：「好像記得那時候我才上山幾個月吧，不過有人說他曾在李自成手下操刀殺人，只不知改朝換代這幾年，他是躲在甚麼地方。」

「跟着流寇殺人，他還能幹甚麼好事，就看他那一身傷也會明白的。」

另一個又道：「所以說三師叔也只是把他暫時藏到後山，滿身罪孽，一身血腥，怎可再叫他走入觀裏來，掌門大師伯也不會答應的。」

女俠聽至此，心中竊喜，一路又縱落到觀外面，牛大壯與周通忙走出暗中來道：「可找到那賊了？」

周通小聲在問。

女俠低聲道：「快，那廝藏在後山！」

說着忙一揮手，當先找到小路直向玄眞道觀後面跑去。

後面牛大壯與周通二人也放開脚步趕！

三人才過道觀外圍牆，不遠處有小道直入一片插天翠綠樹林中，所幸這夜月色明亮，林中仍可辨清小道。

來到一處懸崖邊，崖邊一片藤蔓，下望一片漆黑，三人正要向崖後面繞去，突然聽得有爭吵的聲音，山風送來，聽得十分清晰！

隱約中，一人吼叫道：「三師哥，你別不認我這個小師弟，離開武當十年，那一年我不派人送些銀子孝敬你，怎麼啦，我現在老窩被信陽州請來的能人給抄了，走投無

路，才來你這兒窩幾天養養傷，你就趕着要我走呀！」

只聽另一沙啞聲音道：「我同四師弟原是想先把你接回來，可是掌門大師兄說他不能違背上一代掌門遺訓，你是被逐出師門的，連進門怕也不能。」

突聽另一人也道：「五師弟，以我看你還是回伏牛山去，當年你不是同李大鼻子，趙長腿他們一起幹生活嗎，你何不……」

「啪」的一聲，尖聲厲喝道：「別提那幾個東西，原是要大家扭起來再鬧他娘的一個黃河水不清呢，可是才走入熊耳大山，全變了樣，都想當王，娘的誰當將？如今早已拆夥，我姓閻的沒那麼賤的像個落水狗一樣，去向他們搖尾乞憐！」

就聽一聲長嘆，一人道：「五師弟，你想想看，還有甚麼地方好躲的？」

「甚麼地方也沒有此地最安全，當年我們跟着大王闖天下，從川陝殺到直魯豫而到三湘地面，如今改朝換代，要我命的人只怕隨手一抓就是一大把，二位師兄，你們就多替我擔待一下，只等我養好了傷，不用你們趕，我閻半仙自會重回桐柏山的！」

閻半仙尚待要往下說，門外面，女俠冷冷厲笑道：「閻道士，你原來不死心，還想再往桐柏山去造孽殺人呀！」

小茅屋裏，刹時一陣響動，油燈噗的一口被人吹熄！

這時柴扉啓處，從小茅屋緩緩走出兩個道士，月光下看上去全都近五十之年，再細看，原來正是客店中見過的，江邊上遇到的兩人。

其中一個道士稽首道：「無量佛，原來是一位女施主，不知夤夜來到玄眞觀可有甚麼大事？」

不等道士把話說完，女俠冷冷的道：「眞人面前不打哈哈，二位道長快把閻半仙交出來吧！」

其中一個道士手指蒼天，道：「蒼天有眼，女施主何必趕盡殺絕，上天也有好生之德呢，得饒人處且饒人啊！」

女俠怒道：「上天是有眼，直把我無巧不巧的送到了此地來。」

另一道士道：「女施主，佛門聖地，不興殺人呢！」

女俠咬牙道：「武當派出了這麼個殺人狂，他泯滅天良，殺人如蔴，我還沒有找你們掌門興師問罪呢，識相一點，快把閻道士交出來。」

兩個道士對望一眼，其中較高的一人道：「女施主何必逼人太甚！須知貧道容忍也是有限度的。」

女俠戟指二人道：「可是你二人拿了閻道士的好處，要在這時感恩圖報？」

那道士一怔，辯道：「妳在血口噴人！」

女俠黑牡丹冷冷一笑，道：「你們同閻半仙剛才的對話，才只一會兒，怎麼這就不敢承認了！」

女俠一頓，又道：「可要我找你們掌門說個明白？」

兩個道士又對望一眼，不由咬牙道：「無論如何今晚得請女施主高抬貴手了。」

輕搖着頭，女俠道：「除非提着閻半仙的人頭，否則我是不會離去的！」

「嗆！」的一聲，兩個道士拔出長劍，冷然的說道：「女施主眞的要想動武，我二人倒想見識見識！」

伸手拔出長劍，月光下碎芒閃閃有如天邊彩霞，就在一彎焰芒閃燦噴洒中，女俠黑牡丹冷冷道：「那你二人就小心了！」

只見她身形先自隱入一片双芒中，席捲似的迎着兩個道士劈去，身法之妙，去勢之疾，當眞令人眩目。

就聽似無間歇的一陣「叮噹」聲中，三人四週立現無數金星。

那小茅屋前面，只不過兩三丈方圓一塊岩石，閃展騰挪全受到限制。

然而女俠却仍然上躍下撲，挾着「咻咻」劍氣，殺得兩個道士守多於攻！

尚不及十招，就聽其中一個道士沉聲，道：「女施主的劍術可眞夠辛辣。」

女俠冷冷道：「一朝豁上幹，那就得各憑本事，各使絕學，那還講甚麼慈悲與辛辣，二位還是劍上見眞章吧！」

只聽其中那個矮的道士道：「三師兄，咱們兩儀合擊，端看她有多少力氣！」

立刻就見兩個道士分開兩面，地方小但却把女俠夾在中間。

一攻一守，一退一進，一時間使得女俠有顧此失彼之感。

就在這時候，沙啞的聲音高聲道：「五師弟，走，我們纏住她，你快走！」

「砰」的一聲，柴扉啓開，就見閻半仙惡狠狠的罵了一聲：「他奶奶的！」身形晃動中，已向崖邊轉去，那眞算得是一隻驚弓之鳥，因爲他邊跑，邊回頭瞧，就怕女俠騰空追撲過來！

不料他才慶幸女俠無法脫身的時候，突然一聲勁急的嘯聲，似是排山倒海般向他壓追而來，不自主的側頭看，就見一束冷芒，「忽」的一聲劈來，閻半仙人在騰空中，無法躲閃，不由左手揮劍迎去，只可惜他重傷在身，身在半空，驟然遇

襲，眞的是措手不及，就聽一聲極爲低沉的「啊！」閻半仙的半個人頭，連着一大片肩頭，斜斜的被劈開來，他那一身人肉鮮血形成一堆的落入深崖中，隱隱然聽到深處「咚」的一聲！

牛大壯藏在崖後面，周通藏在另一轉角處，閻半仙再也想不到，自己會在今夜惡貫滿盈。

於是周通與牛大壯二人來到小茅屋邊，周通高聲道：「女俠，閻半仙已被牛家兄弟劈死在崖子下面了，咱們還同這些道士有甚麼好糾纏的！」

這時兩個道士一身道裝破碎，只是沒有傷着皮肉，兩個道士心裏自然明白，如果面前這女子要施殺手，只怕二人早躺下去了。

猛然一個翻身，女俠後躍兩丈，雙手抱拳道：「兩儀劍法奇妙，却難敵天罡八劍三招，二位道長，後會有期！」

「女施主妳等等！」

女俠沒有回頭，牛大壯金背刀一掄，攔住兩個老道：「還想幹甚麼？」

「不知三位爲何苦苦追殺我五師弟，須知現在已是大清天下，有甚麼怨仇也該化解了！」

牛大壯回頭望去，女俠已繞過懸崖，這才回過臉來道：「桐柏山裏，石灣河上，就在幾天前，他殺了我那同行常老大，還把常老大的老母一劍劈成兩段，二位道長，你們說他該不該殺？」

兩個道長一聽，不由面面相覷！

牛大壯却在這時候冷然哼了一聲，調頭就走！

這時女俠與周通二人已穿過那片柏樹林，繞向玄眞道觀前面，女俠回頭不見牛大壯，正感不解，心想難道兩個道士又攔住牛兄弟廝殺起來了？

也就在這時，遠處林中已走出牛大壯來，女俠這才放心的正要走，突然間，玄眞道觀前面的大香爐旁，一條修長身影，斜斜的被月光印在地面上，女俠舉頭望去，只見一個長髯道人，手持拂塵，道貌岸然，目光烱烱，巍巍然却見和言悅色的攔住女俠，道：「女施主這就要走嗎？」

女俠黑牡丹一怔，道：「惡獠已除，自然要走，不敢久留，以免驚擾道長等淸修。」

老道長微微一笑，道：「姑娘使得一手好劍法，不知師承何人？」

女俠驚奇的道：「難道剛才……」

老道又是一笑，道：「我那兩個師弟實在不是女俠對手，本想出手阻止，但知他二人護着本門一個惡徒，所以貧道有意借女俠之手懲戒一下他二人呢！」

女俠忙抱拳道：「原來如此，可知道長乃有道高人。」

老道一笑又道：「女施主尚未告訴師承何人呢？」

女俠黑牡丹道：「家師洛陽百花山聖心庵一澄師太！」

老道一震，態度極爲嚴肅的道：「可就是二十年前江湖上黑道人物聞之喪膽的一澄師太嗎？原來她還卓錫在百花山呢！貧道久聞一澄師太一生嫉惡和仇，想不到她雖退隱江湖，却又調教出妳這位女施主，貧道眞替她慶幸接棒有人了。」

說着忙對女俠三人道：「如今已快五鼓，三位可否入觀稍歇再下山去！」

女俠這時心想，大老遠跑到他們這兒殺人，那還好意思到他觀中吃茶，就算一口水也不好喝。

心念間，當即雙手施禮不迭道：「到此出手無狀，又見道長不怪罪，我等已是感激萬分，那還能厚顏再打擾，我等就此下山去了。」

女俠黑牡丹執意要去，老道無法攔阻，只得送三人到青石台階處，望着女俠三人下山而去。

突然，老道回身向附近林中喝道：「你二人可以出來了。」

只見與女俠搏鬥的兩個道人低頭走出林中，一身道裝各有數處破裂，就聽老道長沉聲道：「閻松被人殺死，那是他罪有應得，念在當年同你二人一齊學藝，明日派人到谷底替他把屍體掩埋了吧！」

說罷頭也不回的進入觀中。

＊　＊　＊

且說女俠三人連夜直奔下武當山，一路上周通與牛大壯二人看女俠，眞的是心情愉快，走步輕鬆，就差沒有引吭高歌了。

三人走出清風口的時候，天色已經很亮了，漸漸走出山道，這時大地一片綠油油的十分清純美麗，沿路上已有人趕向江岸，女俠邊走邊對周通、牛大壯二人道：「趕着回老河口『三江大客棧』，中午一定可以趕到，這次無意間殺了閻半仙，可說是老天有眼，值得我們慶賀一番，我今請你二位嚐一嚐南北大菜，十全佳餚，吃飽了好好的睡上一覺，趕着明日一早，咱們再僱船往荊紫關去，你們看可好？」

周通當即大喜，牛大壯却道：「牡丹姐姐對於吃的可知道得眞多，有些我連聽全沒有聽過呀！」

說着，他自己先笑起來。

其實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又如何知道女俠是何許人呢！只知道她是負有血海深仇的人罷了，當然，總有一天，他二人必會知道的，你說呢！

（完）

魔風血雨故事之四

金戈・文
可飛・圖

天魔心法

同仇敵愾　掃魔除妖

深夜，皓月當空，大地宛如為一片銀光所掩籠，寧靜、皎潔……

吹來一陣勁風，捲起幾片黃葉，你會發現這寧靜之中，隱含肅殺之氣。

沙沙沙……沙沙沙……

不是蠶食桑葉之聲，而是人走在這金風颯爽的大地上，聲音由遠而近，然後，由近而遠。

一色的黃衫、黃褲，而又一色的黃色披風，腰間還有黃色的綢帶飄拂。

一樣的步法，一樣的行動，五個渾如一體。

除了沙沙腳步之聲，五個人就如殭屍一樣，連面目表情都是那麼的刻板古怪。

在遠處，他們已走出了好遠，好遠……突然，為首的一人舉手，奇怪，這後面的一人也是一起舉手，前面的一無動作，但是，後面的人，却由手中抖出三點黃星，連暗器也是黃色的。

傳來了三聲極悶的颯颯之聲，然後是長草中刺刺有聲……

出現了三個又高又大的黑影，顫巍巍的，雙手向胸前抓掏，然後，仆翻在地，腿抖了幾抖，死了。

又是一片沉寂，依然皓月當空。

吹來一陣勁風，再捲起幾片黃葉，貼地滾翻中，有幾片停留在三條屍體上及週圍！

風聲嗚咽，葉聲颯颯，是黃葉哽咽自己的不幸呢？還是慨嘆人生之不幸？

死人不會說話，活人已走得不知去向，此地又轉為沉寂。

天公根本不會理會人間的生、老、病、死。

而人們，却是無法擺脫這生、老、病、死。

因此，佛說：人——苦。

生於苦難，老來是苦，病之折磨，死……唉！有多少人能死於安樂？又有多少人眞正能擺脫了死亡困惑！

死的人，不甘心死，可惜已為人結束了他們不想結束的性命。活的人還得奔走，走着他們不得不走的路。

半夜了，這裡是太白山的黃龍坡。

一樣有風，有黃葉，但是，這裡却可以稍避秋風。因為，這裡是座道觀——青陽觀！

月光照在道觀上，宛如銀白色的紗籠掩着這道觀，顯示道觀的清靜、純潔。

沙沙沙……沙沙沙……

一式的、單調的步聲向道觀走來。

由遠而近，漸漸的到了。

推門聲，奇怪，門應手而開，月光冷冷的照在天井那隻香爐上，閃發出一種奇怪的光芒。

五個黃衣人現身了，渾如一體，五手齊揚，五點黃星分五面打到。

極柔、極刺耳的金屬碰擊聲，隨着而來的是三條黑影，三個極長極大的青盾，發出了詭異的青光，還有，大殿中，突然飛出一條黑影，黑影依稀帶着修長尾巴！不！是件極柔軟的東西。

「嗤！」的一聲，五個黃色衣衫者中間，突然急射起一股極勁的紅色光芒！就像新年，孩子玩的火藥穿雲箭那樣，不過，當然它的速度是快逾千倍。

你快，這三條青影也不慢，其中一人已疾如飛鳥般，使青盾來阻止這火光。

已經傳來了喝阻聲，可惜，已阻不住了！一條黃影比飛鳥還快的，與那青影對了面，在半空中，只見得青影反磕、反打，而黃影根本看不清他用何種手法，一聲長嚎，劃破了寧靜的長空，青影已如斷線風箏那樣，向北面撞去。

有一條青影想去接救同伴，他這裡才動身子，不知怎麼一來，面前祇見一張殭屍般刻板的臉孔，立即一個倒翻七星，再加上一個靈貓翻，連連幾滾，不想，站起身來，定神一看，依然看到那張殭硬刻板的冷臉孔。

心神微怯，胸口一窒，一股詭異萬分的熱力，已直透重穴，然後，是說不出的氣悶、難過，還有，一陣陣的瘦、痳、痛、癢……刺激得他只有在地上爬、翻、倒、滾的份，口中喊不出，喉間好像有硬物卡住了，「胡胡」聲，只是表示他並沒氣絕，而越來越沉粗的胡胡聲，說明了他在受着極難想像的苦厄！

月光依然，但是，天井顯得古怪，原來，不知什麼時候，青陽觀已為一張巨網封住了天井！

黃衣人已彈出了幾次火星！這張巨網依然紋絲不動，証明了這張巨網並非一般魚網……是不燃的物體織成！

大門砰然有聲的，嗯！是用千斤閘閘住了。

一剎那，大殿、天井又轉為沉寂。

胡胡聲，翻滾聲，已為一點銀光封住了。月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出這個壯漢的死樣，胸中有一柄飛刀，臉容帶着萬分苦痛的神色，不過，現在他安靜了。胸口的刀看來可怕，但是，却代他解除煎熬的苦痛。

突然，燈火通明，由青陽大殿，發展到了天井！

只見一對對的提燈，如扇形的分開，靜靜的，走出了十六對。然後，只見一輛形如太師椅的輪車推了出來，扶住車輛的是一個眉帶英煞之氣，生得萬分挺秀的女子。

至於坐在車上的，是個銀髮飄拂的老婦，雖說老，這面目輪廓，掩蓋不住她當年年輕的清雅秀麗！

這老婦並未引起黃衣人的注意，他們都為那女子震動，五個人異口同聲的說了十個字。

「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

十個字有着怨、恨、狠毒交迸的意思。

「你們以為我出賣了你們？」是那女子冷冷的吐出了這幾個字，冷得比秋月更冷！

「以為？錯了，根本是出賣！」

為首一人說話更加冷，冷得令人心震。

「錯了！五天罡。」

「妳是誰？」黃衣人問了那個老婦人一聲。

「你們不記得我？」

「記得，我們可不是沒有記性的人！」

「唉！如此說來，你們根本沒將我放在心上！」

「或者……妳不是個配我們記得的無名之輩！」

「別忘了，這兒是你們聚合之所！」

「否則，我們又怎麼上門？」

「自投羅網，是我解決了你們的三長老、兩護法，現在，就輪你們五天罡了！」

「是梅娉婷的指示？」

「你們……」

「娉婷，何必與他們爭辯，就算是妳出賣了他們，這對妳又有什麼不好的！」

老婦阻止殺人不見血的爭辯，然後，她臉色一整，道：「老身知道，在天地風雲門下，你五人比較清白、能幹，並且是對老龍頭的所作所為，敢於當面批評的有識之士，因此，老身願與你們作個商量。」

「用天羅、神閘，封住了出口，將我輩當作了網中之物，然後再說什麼商量。哼哼，未免太看輕我們了。」

「我不想多傷人命！」

「可是你們在逼我們非多殺不可……」

「何不隨我對付天地風雲門！」

「哈哈，老乞婆，妳忘了妳自己說的話了。」

「怎見得？」

「你說我們兄弟敢當面批評老龍頭？」

「是啊！」

「為什麼我兄弟要批評？因

為，我弟兄希望天地風雲門成功，我弟兄蒙老龍頭推心置腹，我們敢貽害老龍頭？我們肯反叛天地風雲門？妳這不是豈有此理的無恥之言！憑妳如此愚而好勝，妳就能號令我們？哼哼，老乞婆，妳就做妳的春秋白日夢了吧！」

「好吧，如此說來，你們就準備留下命來！」

「也不見得十分容易。」

「不！五天罡。」

「叛徒！」

「不錯，我是叛徒，但是，你們為何不想想這是誰迫我的？是老龍頭，事實可以證明，老龍頭表面上仁義道德，骨子裡淫兇狡惡，他想佔有我，想要我交出天游門心法，我不允，他就有意無意的教唆霍眞如暗算我……這是他一石二鳥的毒計，他故意派我監視霍眞如，他逼使我與霍眞如有嫌隙，然後，毀了我，再誅殺霍眞如，我早已看清了這一步棋，可恨的是我不得不忍氣吞聲！」

「妳忘了老龍頭的救命之恩了？」

「這是老賊的狡計，是他故意示惠，引我入彀……我只恨我發覺得太遲，我中了他的計，我入了他的門……」

「不必多說了！」

「焦大哥！」

「誰是妳的大哥？」

「你還是這般執迷不悟？」

「哈哈哈……」在五個人的哄笑聲中，五道其亮如電的兵刃，已由腰間取下。五柄失傳江湖已久的天罡戳魂鋒，在冷冷的月光下，發出震人心弦的寒光。

「不可！」是梅娉婷的急叫聲，可惜，她的急叫，於事無補，五條黃影已如勁風，向那老婦投到。

旁側掠過七道青影，赫然又是七面長盾，在七個黑衣人挾持下，略阻五天罡的戳魂鋒。

須知這五天罡乃是西域高手，戳魂鋒又是武林一奇，這五柄長二尺半，既如狼牙棒，又如金剛杵的劍形兵刃，有卅六種兵刃之精華，更具折、斷、奪、鎖之專長，有棒之狠，有子母環之神，有護手鈎之陰，有方天戟之辣，更何況，五天罡還有一個玄武陣法。

七面長盾乃是久未露面江湖，青靈乙木宮中的十二面神木盾，雖是乙木宮主之親授為乙木宮重寶之一，可惜乙木訣本身有缺陷，又加上少了戊土本元之培養，變得輕靈有餘而重不足，所以，一上手，首先為五天罡看出其中之弊漏，他們的天罡血煞手毀了兩個，現在，七個乙木宮中人，希望憑仗七陽青靈陣法，困死五天罡，代同門報仇，但是，這卻會令他們遭遇了更可悲的劫運。

七面青瑩瑩的長盾，發出了青瑩瑩的寒光，而七支翠綠欲滴的軟籐，在盾後吞吐不定，五天罡雖說在戰鬥中，可是，五人依然渾如一體，一手揑訣，一手緊握天罡戳魂鋒，在這七陽青靈陣遊走。

「不可！」梅娉婷已是一聲驚叫，而老婦也凜然有所感時，只見黃影如龍翻大海，波濤迭起，寒芒頻吐，而青虹無色，長盾紛飛中，五天罡簡直如兇神惡煞般，轉了一轉，然後，兀立當地。

七個長盾也停住了！

月光吐出冷芒，四週又趨靜寂！

但是天井中的七個手執長盾的人，顯示了萬分詭異的神態。

依然站着，但是，站得不齊不整，還有，不動……猶如僵住了！

是死人，七人祇憑長盾拄在地上，這才兀立不倒，他們死了，就在黃影如龍，翻滾一轉之時，七個乙木宮中人，中了戳魂鋒，並且，好厲害，好快疾的身法，借一點月光，就可以看到了七個人，個個喉間一點紅，因此，他們全沒了聲息，連臨死一刹那的呼叫也沒有，就死了！

死人的臉色表示了他們極度的驚駭，不過，很快他們連驚駭也沒有了，因為，五天罡已將他們的苦難和驚駭全結束了！

五個黃衣人，渾如一體，兀立當地。

「娉婷！」

「主者。」

「五天罡排名第幾？」

「排名第九。」

「應該排第五啊！」

「第五是雙法王。」

「比他們强。」

「應該强！」

「嗯！如此說來，那就有得妳我擔心了。」

「或者如此……」

老婦突的一聲刺耳的長笑，雙手微微一拍，臉色肅然，一揚手，立聞一聲清脆的嘯聲，一道碧虹，形如一彎寒月般，向五天罡殺到。

「原來是妳！」五天罡中有人沉聲喝了一句……可是，這一彎碧虹如是活的一般，向五天罡週身捲來。

五天罡如此好的身手，却也奇怪，見了這一彎碧虹，顯然有些手忙脚亂的，各用戳魂鋒去阻磕這彎碧虹，但是，碧虹越碰，彎拐得越發詭異得不可思議，並且，看來勁力是越來越猛。

其實，五個人祇要稍為分散，就可將這一彎碧虹的勁力卸却、引散，不知什麼理由，五人是固執的，保存着他們的渾然一體隊形，

任由碧虹來困擾他們。

「想不到玄聖八魔沒有死盡死絕！」

「現在，你們該記起老身了吧？」

「地聖魔母？」

「對啊！」又是一聲刺耳長笑聲，嗆嗆兩聲響，碧虹已落到了魔母手中。

「現在，我們再談談這交易如何？」

「哼哼，俞飛虹、老魔婆，五天罡寧可葬身在妳的七煞玄陰魔指下，決不會與妳同流合汚的。」

「好眼光，已知道老身練成了玄陰魔指了。」

「如果沒有這股魔炁，你能將天蜈七煞環使得如此陰狠，如果沒有這股魔炁，妳敢現身出江湖，挑戰天地風雲門？」

「好！果然高明，娉婷！」

「怎樣？」

「發紫電雷珠！」

「這……」

「他們毀了我好友的門下，既然他們不肯與我同流合汚了，我們又何必留下他們呢？」

「他們至少……可稱為高明……」

「怎奈他們執迷不悟……」

就在這時，一聲極細極陰的語聲，由遠處傳來！

「魔母飛虹，別來無恙？」

「是你！」這兩個字是夾雜了惘然、忿然的感情，魔母的語聲本來刺耳，而這兩個字更為嘶啞，分明，這股語聲令魔母心情激動。

「是啊！是我啊！老大姊……」

「畜生！」

地聖魔母一直以來，除了聲音難聽外，說話挺斯文、穩重，極少聽見她口出惡言，而今夜竟然吐出這兩個字，由此可見，地聖魔母對這個未見面的人，是深惡痛絕，這才出口說了這兩個字。

但是，軋軋連聲中，好個五天罡，分明已有所驚覺，當那個又細又勁的語聲傳來時，已經有所準備，待等軋軋連聲，五個人立即聯成一點黃影，向那發聲處撲到，地聖魔母正在全神貫注在遠處，發覺五天罡有奪圍脫身之企圖，心神微分，軋軋砰砰之聲響，磚土紛飛之中，圍牆莫名其妙的破裂了一個大口，一個蓬髮如飛身材高大的金甲武士出現在衆人眼前。

「金甲法王！」梅娉婷邊說邊已抖手揚出三點紫色星光，只聽得那金甲武士桀桀怪笑聲中，雙手亂舞，勁風如潮，三聲震天價响的霹靂聲，激起了三股烟霧。

另一面，地聖魔女已喝聲走，車輪似飛的向烟霧起處投去。

「哈哈，老大姊，你就與妹子的伙伴接幾招吧！哈哈……」

笑聲似近似遠，令人捉摸不定，可是，左側角傳來了一聲極陰沉，極狠厲的清嘯。

「妖婦！出來！妖婦！」

這叫聲聽了令人心傷神震，在冷月秋風之下，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淒苦之感，是誰在叫……叫得如此之可憐，如此之沉痛，還有，如此之深惡痛絕……

奇怪的是，本來十分輕佻，並且，說話透着有恃無恐的女子，自從這淒厲叫聲一出，她立即銷聲匿跡，對地聖魔女說的話，她一句還一句，金甲法王出，五天罡之出走，笑聲之自恃，本來顯示了她步步佔上風，那想到現在變得如此肅靜。

此女分明別有用心。

分明她已經暗中包圍了此地。

原可以推斷，她是有意對付地聖魔女的。

為什麼為山九仞，而自願功虧一簣？

這後來的人，難道是她的尅星？

該看看這後來的人，是何等樣人？

金甲法王在塵土飛揚中現了身，如此殺傷力强的紫電雷珠，竟然未傷其分毫，金甲法王果然名不虛傳。

現在，地聖魔母是再也不能放鬆，人車已來到了法王面前，她冷冷一笑道：「今夜，總算見到了自命不凡的天地風雲門中的護教法王眞面目。」

金甲法王毫不示弱，雙手一起，兩道耀眼金虹抖起，勁風如山如潮般，向地聖魔母捲到。

「是六陽神火戟，哼，你姓布？」

「老魔婆，老子可不想與妳拉親論近……有本領，取我六陽魁首……」

「我不殺你，我只要你引領我去見那萬惡的淚貨。」

「妳想見她……哼哼……」

「交給我！」

兩人面前突然多了一個白衫鑲了黑邊的少年，面目神色，僵得可怕，但是，稍一留神察看，便會發現，這少年是充滿了痛苦。

「小伙子，你是誰？」

「禽獸不如！」

「啊！」

「師主，就是他，就是他……少華山中的……」

梅娉婷在說明，說明她見過此人，也因為他，她受了傷，引出一連串的事。

她早已看出老龍頭的陰險奸詐，更看出老龍頭手段卑鄙。

霍眞如是中了計，遺禍滿門，

而自己也幾乎送了命，如果不是秀姑出手，不！地聖魔母若不是因為走火入魔，在地道而巧遇見秀姑，藏身霍家屯，那麼今夜是永不能再看到這一場狠厲的打鬥……

禽獸不如的出現，不算奇，自從地聖魔母找到了生平方外至交乙木主者鞏青之後，就已處心積慮的對付天地風雲門。

這一次天地雲門的沿路暗卡，就是為她們所毀，為了希望多幾個助手，希望收服五天罡，這就是直插天地風雲門的太白山分舵原因！

地聖魔母本就有這個打算，既然可以暗佈計，毀他人分舵，就該準備被人黃雀在後，佈暗計對付自己。

金甲法王的出現，引來了另一個主者的出頭，梅娉婷已經發現了，此地勢必會變成了伏擊與反擊的主要戰場，那裡想到一個意外的穿插，來了這個令人心怯的怪傑。

她想說明……可是，地聖魔母卻要她沉默，要她看這個禽獸不如，如何對付金甲法王。

黎明，星在天空閃耀，而將近黎明時分的秋風，更勁更急，也更容易令人有秋寒之意。禽獸不如比秋風更冷的看視着金甲法王。

「我一生不求人，因為，我只求死，現在，我破一次例，我求你！」

「小子，你姓什名誰？你……」

「住口！」

這兩個字簡直如兩枚又勁又急又堅又實的金鋼丸那樣，向金甲法王彈去，打斷了金甲法王的話聲。

金甲法王乃是天地風雲門中的兩大護教法王，在卅年前，就有極響的名號，金戟天王布猛龍，威震西北，號令一方，想不到今日，為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子喝阻，並且，看樣子，這個小輩根本沒將自己當作一號人物，試問金甲法王又怎能嚥得下這一口氣？

但是，這小子還在大言不慚的說着狂話呢。

「我為何破例，因為，我得見那個……女子……」

「你在說什麼？」

「這笑聲，我永遠記得這笑聲——我永遠都記得……」

禽獸不如突然陷入了沉思當中，可是，臉色卻越來越難看了。

本來，他的臉色在黎明時分看來，白裡透着些青，現在，這青，越來越擴散了，這就青得可怖，可怕了，為什麼說着一樣的話，而臉色會這樣變？沒人知。

「你有完沒完？」布猛龍可再也忍不住氣了！

「陪我去，快，陪我去。」

簡直牛頭不對馬嘴，人家問他有完沒完？他却一疊聲催去，要布猛龍陪他去，到那裡去？當然是去找那個女人。

「好小子，你敢消遣你家法王？」

金甲法王是發火了，兩道金虹抖起，向禽獸不如打到，為了顧全自家身份，他是抖起，立門戶，然後喝了聲，「小子，你別做夢——看招！」即使打了招呼，他這一招打出，還是拉得極大，插得極慢……以便對方有時間準備對招、還招，他可是不想佔這個小子的便宜。

「你要打！」動作是這樣慢，這樣無力！連眼神也是懶洋洋的，就如僵死人那樣的，看着金甲法王雙戟交叉進門。

金甲法王真想收戟回招，這個無精打采的人，勝了他，又算得了什麼？

可是，金甲法王未打定主意之時，他的左右雙手，突覺有一股壓力，這壓力大得異乎尋常，自己奮力運勁，還是幾乎抵消不住了這股壓力，驚駭莫名之中，他一咬牙，尚幸自己立即運功，奮全力將一對六陽神火戟抓住，不過，虎口已幾乎迸裂見血了。

小伙子只是有要無緊的在雙戟進門之際，用手指疾點了兩點而已，而金甲法王已鬧了個心慌神亂了。

是人，是鬼？金甲法王不得不用盡眼力去看個清楚明白。

面前是個冷得冰冷徹骨的小子，黎明之勁風，吹得他衣衫飄拂，可真有幾分鬼氣。

「我不想打架，朋友，我只要找那個女人！」

金甲法王那會接受這一套，他一聲怒吼，六陽神火戟已似暴風驟雨般，向小子壓到。

這是神火戟中的「牧野火發」，金虹如匹練、如繁星、如狂風捲起，如烈炎揚威……這全是勁之形態，勁之極峯，別說是一個人，那怕是周圍十丈全是對手，也不得不向這一路神火戟所發出之極勁神招低頭。

這是當者披靡的殺手神招。

這是武林中不可多得之威赫神功。

可惜，今日碰到的是個方今天下，獨步武林，詭異第一的天魔心法。

這就是「大修羅不動身法」。

白衣少年在如此威靈顯赫如狂飆、如怒潮、如烈靈昇空、如牧野風捲的殺手神招中，他卻連袍袖衣帶全未被牽動，他只是雙手捏一訣，雙目綠光隱隱，不動身法，在天玄炁的護身之下，發揮得淋漓盡致。

看來，他是並未脫出那金光重圍。但是任誰也可以看得出，禽獸不如是佔盡上風。

所謂雷雨不終夕，又道是隆隆者絕，炎炎者威，金甲法王的六陽神火戟，看來是勢猛力沉，招急式密，但是，却正應了猛勁，後繼為難的毛病，漸漸，他心驚肉跳了，自己無論如何不能長舞不疲的啊！

漸漸，金虹閃爍不定了，這表示金甲法王的勁力有了問題？

越來他越擔心，他是無法能勝對頭的。

依然有個念頭盤據心中，不能釋疑。

這小子是人，是鬼？

才廿三四歲吧！就算從娘的肚子中開始練功，也只有廿餘年火候，而自己幾十年的功力，並且，自己並非一般普通的武林子弟……那會，那會落得如此地步？

久戰之下，就該伺機而走。

可是，當你想走了，這就令你越加心顫神震了。

自己分明已為這個小子圍住了，禽獸不如果然將天玄炁幻化成元磁攝靈神勁，將個金甲法王攝住了。

「快說……」

「你……想布某……說什麼？」

「引我見那女人！」

「我……」語聲未畢，兩柄六陽神火戟其疾似箭的向禽獸不如迎面打到，只是一片紅光紛飛中，禽獸不如只感到胸前一悶……跌翻在地。

禽獸不如到底吃了閱歷不足之虧，他是做夢想不到，一代豪强，竟然會如此孤注一擲！

脫手戟是開路先鋒——果然，由於事起肘腋，再說，金甲法王是乾坤一擲，這兩股重勁，逼得禽獸不如得用玄炁卸去來力，就在天玄炁一鬆一懈之際，金甲法王已自碎天靈，在血光搖曳之間，和身直撲，金甲法王就自己當作了暗器，撞向禽獸不如，由於天玄炁卸去雙戟，熱血又激到了禽獸不如之臉……一疏神，金甲法王金甲重壓，壓迫了禽獸不如……待得他迴指彈撥，已中了下狠的。

嗆嗆，砰砰聲中，金虹如弧般，直插地面，而一個金甲武士也忿然倒了地。

禽獸不如發出了凄愴的嚎叫，「引我去見她，你為什麼要死？為什麼不引我見她……」

嚎叫傳出極遠，聲音越來越凄厲！令這個秋寒之黎明，更為肅然、陰森……

「娉婷！看來，我們可以得手了！」

車輪聲中，地聖魔母的車子向禽獸不如推來。

「小朋友，跟我們走吧！」

「為什麼不引我去見她？」

「我會引你去見她。」

「未必！」

「是誰？」

「是我……」聲到人到，「俞老前輩，別來無恙？」

「原來是你，還有尊夫人也在！」

「俞老前輩，想不到在此地再見到了妳。」

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當年聞名江湖的槍王傅天佐及其夫人玉玲瓏楊馥華。

「我看……俞老前輩……妳走妳的路，別看他！其實，妳是應該看出些面目來！」

「我沒看出些什麼。」

「妳不是他的對手。」

「但是，現在他却是受了傷，金甲法王這一招同歸於盡，施得好。」

「毀去他武功，逼使他吐出天魔心法來？」

「或者如此……」

「妳還有多少年好說話的啊！俞老前輩！」

傅天佑的說話，有慨然之嘆，也有深切的含意。

地聖魔母臉色大變。

「妳是無法悟得透這份心法的，別以為這孩子別具天份，其實，他是身背着血海深仇，而妳……妳是毀了八魔的罪人啊！」

「胡說！」

「不！這娃兒說得不錯。」

「是誰？是六妹……你！」

來了個身材臃腫，背插翠綠竹枝，而手拿幾條竹篾的老婦人，她是由那個缺口走了進來。別看她身材臃腫，其實，步法之輕靈，簡直是凌虛而渡的，不過，臉帶怒色，一見地聖魔母，冷冷的道：「本來，我是想找妳打一架的。」

「何必呢？」

「我眼中……始終不能忘記三兄夫婦之浴血苦戰之狀，七弟死得更慘，粉身碎骨，八弟是自己毀了自己……我哥哥……為了救妳……」

「救大哥！也是為了救大哥！」

「不！妳說謊，我哥哥是為了救妳……救妳……如果沒有他拚死擲出紫金神釵，將元霄禿驢逼退，妳衝得出這個伏魔絕滅圈？」

「六妹……」地聖魔母的話，語氣在變了，也就是說她再不似起先那樣的沉着，那樣充滿自信，聽得出她激動的心情，而看來那臃腫不堪的老婦，她的臉色越來越悲憤難禁。

「六妹，妳不會是找我打架的吧！」

「這就該看妳想不想打。」

「好，我放他們走。」

「嗯！我這就護送他們走！」

「不必了，由我夫婦引去就是。」

「傅天佑，你以爲我會乘機威脅，你以爲我也是這樣個無恥之輩，竺可欽可不是這樣個人……再說，你以爲你夫婦倆可以抵得住那些自命正派人物所佈的羅網？不！實不相瞞，我這個老魔雖說養晦韜光，其實，我無時無刻，不在監視那些僞君子，眞小人……」

「六妹，須不須要愚姊相助？」

「不必，依我看來，妳自己的麻煩可也不少……」

竹篾魔母竺可欽是走了，傅氏夫婦也扶護着禽獸不如由墻洞中走了出來。

天色已微明，秋風更强勁！

地聖魔母却沉思在秋風、晨曦中，誰也不知她想的是什麼。

這裡是一座高大的山洞，有天光的照明，看得出是乾爽、清潔。

一個白衣少年，盤膝而坐，這坐姿顯示了他的身份——一個具有不乏身手的江湖高士。

閉目，柔弱……還有，臉色痛苦。

一聲佛號，由遠處傳來，少年却動也不動，變也不變，莫非這少年不是在運功，而是昏迷不醒了，再不，走火入魔？

又是一陣佛號，然後……是梵咒之音。

一聲又一聲，一陣接一陣的傳來，傳來，傳來……

是無相金剛禪唱！

很久，很久之後，在這禪唱聲中，透出了一句話，是如此的堅韌，又是如此的細勁，說明了這一陣的梵咒，乃是具伏魔大威力的金剛禪唱。

這一陣禪唱是來對付白衣少年的。

突然，禪唱越來越響……這表示了禪唱的威力，越來越猛了。

有脚步聲！輕、細，但是，漸漸的走近來了，即是說，有人進入了山洞。

「你看見了，少林寺僧也來凑興了！」

是堅韌，細勁的語聲！

禪唱並未示弱，並未收斂，反而更爲起勁、賣力，有幾聲簡直是轟轟而發，可是，依然無法阻止這一股細勁，堅韌的語聲。

「是那一位檀越，請出一晤。」

禪唱聲中，傳來了一聲又枯又啞的問話。

「看來你我得現身了！」

「唉！」一聲極長、極凄然的嘆息聲中，兩道勁影，疾如飛箭的投到洞中，一左一右，看來是保護着這個練功的少年。

「兩位，首先我得說明，我不領情！」聽得出，這語聲是說得極匆忙，也極狼狽，不過，在如此情景之下，他還是不願領人之情，這個少年，可稱得上固執得可以。

現在在洞中的是一男一女，男的生得俊挺非凡，女的嬌艷如仙。

聽了這樣不合人情的話，兩人並不介懷，只是女的嘆了口氣道：「固執得可怕。」

「何不撒手一走！」

「是智開大師？」

「老衲敢請教兩位師承！」

「這位甘師兄，是王覃老前輩的高足！」

「哈！就是金劍敗白骨，一力護鎭關的甘施主，名師高徒，果然不凡。」

「智開大師，你應該做個知客大師才是，靜居枯禪院，却是有掩長才了。」

「姑娘取笑了。」

「佛門高足，說話如此圓滑……」

「好，不尙客套……」聲到人現，只見一個高大的和尙，由洞徑走入，這和尙生得滿臉虬髯，粗眉、圓目，獅鼻，的確是個江湖豪俠的臉容，却想不到會出了家，做了和尙。或者，依相書之說，因這聲音枯啞，破了相格！

「與這位朋友有瓜葛？」

「是。」

「欠了你，負了你，還是得罪了你？」

「姑娘，我不問妳來歷，不掏妳底細，我只求妳走，別淌這混水，這與妳沒好處的，和尙對這位施主，別有話說。」

「『大修羅不動身法』令你們造了大孽，到現在，還是執迷不悟？」

「佛門子弟，勸人回頭，焉能自墮迷障！」

「說得好聽！其實……」

「姑娘，難道妳也是魔教的餘孽！」

「夫子自道。」

「什麼？」

「你們自己才是眞正的魔道中人！」

「如此放肆，老衲不得不得罪了。」

「大可以施展你們的魔道神通！」

「這位甘施主……」

智開大師向甘子興招呼了，可是，智開大師却被悶住了，這少年是挺身兀立，臉現卑夷之色，不理不睬這位號稱少林六大高僧之一的招呼聲。

「你乃濁世神龍之高足，老衲深悉這位人中英傑之處世爲人，他决不會與魔教中人打交道，更不會

容忍門中人與魔教中人同流合汚。」

「不錯。」又冷又淡的回答。

「這就不該護住這惡魔之後。」

「錯了，這位仁兄並非惡魔之後，反而是爲惡魔所苦的可憐人！」

「你說什麼？」

「他姓史，名友靜。」

「啊！他是江湖惡梟，武林毒猊，簡直比惡魔更可怖，你還護住他？」

「是誰賜這惡名？是你們……」

「啊！」

「可憐史老前輩爲了救天魔郝鏡，讓無音這位佛門子弟所啣恨，其實，史前輩夫婦之護身神罡厲害，家傳十三手柔如心劍，無人能克制，所以天地風雲門四煞安排了毒計……」

「住口！」

「掩得住我的口！你又怎能掩得住天下人的口呢？」

「老衲最後一言，速退。」

「由得你帶史友靜，逼問天魔心法？然後改頭換面，算作少林鎭山神功？」

「哈哈哈，甘施主，你看！」

智開大師一指洞中，只見白衣少年，那個自稱禽獸不如的史友靜，竟然渾身如篩糠般正在抖顫，這正是內功不寧，內息受挫的表示。

四面之金剛禪唱越來越震人心田。

「看來，你們兩人也難阻得了老衲了。」

「鳳姑娘，妳能阻得住這批人？」

「你想助他？」

「嗯！」

「危險……」

鳳姑娘的話尙未完，而甘子興已從容的與禽獸不如併肩而坐，右手平抬，反指直點禽獸不如之眉心大穴。

本來，渾身如篩糠抖顫，現在，他却是有跳動的跡象，而甘子興却是滿臉正色的左手護住心門，漸漸……漸漸……甘子興的額角見汗，漸漸，汗珠越來越大。

金剛禪唱越來越響，越來越近。

禽獸不如臉色蒼白，而四週却有着白氣在蒸發。

「哈哈哈……老衲無禮了……」

智開大師突然發難了，但見一條灰影，直撲兩個少年……那想到，就在此時，一條黑色勁影，無聲息的阻在智開大師身前。

好個少林高僧，他大袖一抖，以柔中勁對柔中勁，鳳姑娘輕易不出手的墨龍綾，竟然給智開大師的鐵袖相抵，但是，南海一鳳豈是易與，一點一碰，一困墨虹，宛如困龍隱現般，向智開大師迎上。

智開大師鐵袖落空，勁影已臨，武林公認之高僧領袖，實在有其不可思議之神通，灰影勁飛，扶搖直上，「雲龍三霸」的大絕滅殺手開始。

並且，還有更狠毒的步着，四個身材不一，全着灰衲的和尙出現……金剛禪唱，响徹山洞，而四僧之步法，分明是奇正四象步。

他們走得緩慢，但是，一步步的前進，表示他們穩佔勝着，然後，他們一定能佔住四柱，而將兩人困住，目前之境況，禽獸不如分明尙未回過氣來，如此勢必拖住了甘子興。當然，甘子興撒手起身，拔劍，憑自己的墨龍綾，他的金麟劍，大可以將五個少林僧阻殺……可惜，禽獸不如就得毀了功。

甘子興看法有理，「大修羅不動身法」之兩次出現，分明是針對天地風雲門！

禽獸不如是苦心孤詣，要揭發這個陰狠，而又絕滅天性的武林門戶。

這更是個無所不爲的門戶。陰謀、毒計、殺人滅口、蠶食鯨吞，顯示出他們的卑鄙、陰險之用心，他們所求的是一統天下，威震武林，號令江湖。

*　*　*

他們要完成自古以來，沒有人完成過的豐功偉業。

看來，今日甘子興墮入了圈套中了。

「你們果然墮入了我等安排好的圈套中了……哈哈，智開大師，猛攻……看來，一石三鳥，連南海龍母，濁世神龍的東西也可到了手。」

「是風塵子！」

禽獸不如突然一聲怪叫，叫得山谷起了回音，但誰也聽得出，這叫聲凌厲之中，更夾雜了萬分的仇恨。

突然，禽獸不如長身兀立，慢慢的走着，很自然的來到了四個和尙的中心。

他自投羅網。

他的傷，到底是好了沒有？

甘子興尙未起身，看來，他是捨身救人了。

「史賢侄，看來，你是强打精神。」

四象陣外，多了一個滿臉風塵，一身破道袍，手執青竹杖，背負大紅胡蘆的老道士，正是名滿天下的道俠風塵子。

「那個妖婦呢？」

「誰？」

「那個善於易容、化粧先母……而你，自命爲俠道中人，做了穿針引線之勾當……你……」說

到此地，禽獸不如是血脈賁張，激動得喘不過氣來，說不出話。

誰又會相信，一個名滿天下的玄門俠隱，竟然會參與小人之奸謀毒計！

現在，誰也可以聽出來，禽獸不如之淫母、弒父，根本是爲人所陷，而其中主要人物，風塵子也佔其一。

善於易容，化粧先母，嗨嗨，有人引誘史友靜，而更有人化粧蕭龍女。

史友靜背上了淫母之惡名。

但是，史友靜事後十分清楚明白，這是個奸計，他想說明，他想死，唉！來了個黃袍老人，將其帶出了依還谷，向他說明，憑他們所佈之奸計，又有誰相信你一個後生小子的解釋呢？

何況，已成爲武林惡梟，江湖毒猊——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江湖敗類，是有種的，得苦練本領，毀了對頭，以事實證明冤枉。

史友靜怔着了，依然是一直想死。

老人苦心孤詣，代他找來了一對伙伴，槍王傳天佑、玉玲瓏楊馥華。

然後，有一日，史友靜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老人的傳功，其實，當其發現這不是傳功而是輸功時，老人已將畢生之功力，灌輸在史友靜身上。

老人坐化時，這才說出自己的來歷，他就是威震武林之玄聖八魔之首，天魔郝鏡，而天地風雲門之所以對史維君夫婦用上如此惡毒之奸計，就因爲史氏夫婦看清了那些自命英俠之士的眞面目。

少林無音大師其實在是個量窄心狠的僞君子。

郝老之最後叮囑，就是得小心提防少林門。

今日，果然是少林門中人假借了伏魔降妖之名義，實行其巧取豪奪之手段。

史友靜起了身，四個少林僧是沉着的，踏步，推掌，史友靜却是在激憤之中，看住了這個風塵子。

南海一鳳正在與智開大師糾纏在一起。鳳姑娘現在所關心的是甘子興。

事實俱在，甘子興乃是正邪雙方的一枚重要棋子，如果，他的功力眞的因爲解救史友靜而消耗殆盡，那麼，智開、風塵子可能會取得上風……否則，反之後果不堪設想！

鳳姑娘極擔心甘子興的處境，雖說與他相交不久，但是，一股樸實，淳厚的感人風度，令鳳姑娘大受感動，如果，在目前之情景之下，要鳳姑娘撒手一走，當然，她大可以闖出這個是非圈，不過，她自己清楚，那將會令她終身抱憾的！

她不必與甘子興憂患與共。

她想與甘子興會合，但是，智開大師何等眼光，現在，他的鐵袖神招展開了個纏字訣，就此時將鳳姑娘拖住了，而那面已傳來了風塵子的語聲。

「你是三老化子的傳人，他竟然將他金麟劍也傳給你了，哈哈，那可好，你放心，我可不會毀了你……來……」風塵子邊說邊已五指箕張的向甘子興肩頭抓來！

誰也看得出，這道士是有廢人武功的打算。

鳳姑娘幾乎叫出聲來。

砰砰聲中，史友靜在四象陣中，爲東、西兩角和尚一撞掌，撞個正着，一股鮮血噴出，顯示了史友靜因心急而疏了神，他不得不代甘子興着急。

甘子興實在有其令人感動之氣概。

風塵子却不理這些，他心中只有一個想法，毀了小子的經脈，然後帶回總壇！

不料眼前金虹暴漲，好個風塵子，不愧人稱江湖十三名宿之一，即使在穩操勝劵在握之時，依然有着戒備。只見他是看到劍尖對準了自己掌心，好快的手法，一變招，本來五指箕張，現在變成了斧砍式，向長劍砍去！

你快，甘子興的金劍更快，一彎金虹，一個反月牙形的由下而上的光斬截而來，風塵子如果不再變招，右手手掌將會與腕關節脫離。

風塵子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廿來歲的小子，竟然有如此的狠勁，辛辣的劍招，他不敢托大，碧玉杖出了手，唉！這也可算是風塵子的失機，其實，甘子興眞正是爲了救史友靜，他出盡了全力，將本身元勁眞炁，助史友靜眞氣調攝入竅，現在他簡直是形同虛脫，如果風塵子不是驚駭甘子興之劍招奇狠，來個以力比勁，那麼，他應可發現甘子興根本無一鬥之力，一招落敗，金麟劍勢必爲其劈手奪去，甘子興也難免身受重劍傷，甚或送命！

由於如此一拖一延，風塵子希望憑碧玉杖取勝時，甘子興的救兵已經趕到。

一條黃影撲到，來的正是南海一鳳的師叔，封月菁！

「師叔，好好的照顧甘少俠！」

「好！師主！他們全來了！救兵全來了！」

風塵子心中一凜，老實說，天地風雲門已經出動了全力，希望將這些隱患分頭解決，自己正是擔當這一路的任務，至於玄聖八魔之餘孽，還有居心叵測的槍王夫婦，全由其他好手牽引、對付，可是，這

個封月菁，本來，已陷入自己門中圈套，而現在，怎反而成了自己本門的一個强力的對手？

有不少妙計，爲南海一鳳所破壞，其實從中策劃的，正是封月菁！

此人非死不可，風塵子動了殺機。

轟轟發發，霹靂隱聞，一片綠影，已捲住了封月菁向左轉，雖然封月菁出身於龍母門下，就是塵孽之侵蝕，令其功力不及師侄之精粹，心猿意馬，情孽之牽涉，今日，封月菁得到了報應。

本來她是有力與風塵子糾纏一番，可是，一門之主，武林十三名宿之一的風塵子，施展了全力，向封月菁週身揮劍，杖影如山、如潮，霹需震光杖法中的「雷霆風雲變」殺手展開，封月菁宛如被風雷、雨電包圍那樣，落得個萬分狼狽！

如果，風塵子困住的是鳳姑娘，她就大有能力突圍而出，原因是鳳姑娘功力修爲，較師叔封月菁高出很多，封月菁之陰已失，混心訣又不純，即使奮全力用龍蛻歸海身法，隨同霹靂震光，杖影游走，可惜，一股又一股的玄門罡炁，消耗了封月菁的眞力……

遠處傳來一聲斷喝，而風塵子却已一招九天雷動，碧玉杖影，雖只有幾股綠影，可是！這一招戳魂誅煞神招，是如此之威靈顯赫，又是如此之駭人聽聞。封月菁簡直是自動送上門那般，這一招九式，擊中了九個大穴，一口鮮血噴出，人已直擲出老遠！

風塵子雖然解決了封月菁，但是，面前一股極强極韌之勁力，將其拖住了。

眼前祇見一張血紅的臉孔，雙目圓睜，長眉高挑，風塵子如此的前輩高人，一見這張臉孔，竟然會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

餘勢未衰，風塵子再碧玉杖一引，驚虹飛電的杖影，向來人點到。

來人不言不動，而碧玉杖到，不知怎麼一來，一滑一卸，風塵子陡然一凜，自己的碧玉杖，竟然會無事端端的卸在一旁！

人家却未移動過腳步。

風塵子定一定神，只見地上多了兩個和尚，俯伏在地，正是少林和尚宏開、見開。

另一角有一對少年夫婦，各執一柄軟劍，竟如掠陣，而智開大師却在苦鬥鳳姑娘，一剎那，他已看出鳳姑娘的俏眼中，有兩顆晶瑩珠淚。

一股柔如山嶽的勁力壓來，風塵子不敢怠慢，一抖碧玉杖，希望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想用卸勁卸去來力，不料杖頭沉滯，風塵子震驚，分明自己之卸勁不能奏效，就想撤招變招，但杖頭滯沉，越來越重了，想抽杖護身也感困難時，而這一對冷冰冰，却又如噴着震人心弦的光芒，死死的看住了風塵子。

「大修羅不動身法！」

風塵子是苦澀地吐出了這七個字。

「對！」

遠遠傳來一聲極高昂的嘶聲，越來越遠，越來越沉，很快的消失了！

風塵子心中更驚，分明是智開的叫聲，聽得出他走了，並且，他是拚全力的擊出最後的重招，然後帶了傷走了。

杖頭的壓力越來越沉重。

「這是你千方百計，出盡心力，希望得到的『大修羅不動身法』的眞氣……成全你。」

四週突的一輕，風塵子依稀可以透一口長氣，可是眼前倏地一黑，左臂一陣奇痛，好個風塵子，不愧爲武林名宿，他是明知報應將臨，不抵不爭，便生生將隻左臂賣給了敵人，就在劍力將來未來，自己可就施展了逍遙修士的解體大法……

一片紅光耀眼之中，一聲極凌厲的長嘯傳來，風塵子自斬一臂，乘血光紛飛，敵人一疏神之際，他奔向洞外直竄而去。

震光遁法果然奇疾驚人。

不過，最值得人驚服的，乃是風塵子的當機立斷。

本來自殘肢體，就得乘機反擊，敵人是在一個突然變故，更且，拚毀一臂，這鮮血已可化爲極陰狠的血箭，這血箭勢必可以令對頭受傷，即使不傷，也得手忙腳亂，那麼，乘此時機，當然可以敗中取勝，而令敵人反受重傷。

但是，他不作此圖，他只是一走了之。

至於史友靜又如何？他果然爲此猝然一變而鬧得遍體鱗傷，這股血箭幾乎將他的雙眼射瞎。

不過，也可以說因禍得福，本來，他是勉强的在甘子興之幫助下，接續眞氣。可是，其時他的心事鬱積，血脈賁張，現在爲這股血箭一擊，心神一涼一顫一寒，正好來個水火互濟……免得這火毒鬱胸，引起後患。

又何況，他總算是稍洩這心頭怒火，自己眞正的仇家，極毒主兇之一，爲其毀了一臂！

* * *

「我罪……有……應得。」

封月菁爲鳳姑娘抱住，封月菁的臉容在變，本來她與鳳姑娘簡直像是一對孖生姊妹，現在，漸漸的

可以看到她沒有鳳姑娘的優點，沒有鳳姑娘的天眞、柔祥，不過，不失爲一個美婦人。

「爲什麼不笑，師主，我，罪該……萬死，一直來，我想害……妳，妬忌……你，恨……恨師父……偏心。」

「師叔，別再說，別再說，妳依然是我的好姑姑，妳一定記得，小時候你抱我，唱歌……給我聽，我，始終當妳是娘。」

「可惜，我……恨妳，我……唉……冷，好冷……」

「師叔。」鳳姑娘更緊抱着封月菁。

「我一直怕……冷……」

「師……叔。」

「我奇怪突然……感到，不冷了。」

鳳姑娘看着封月菁，只見她容光煥發，微露笑意，但是，兩眼的神光渙散了。

漸漸的，越來越柔！鳳姑娘慘叫一聲，可是，封月菁再也不會回答了，龍母宮中的門下，她死了，死在鳳姑娘的懷抱中，鳳姑娘在飲泣，不知這封月菁地下可有靈性，她可明白，鳳姑娘對她的一片眞情。在幼小時，鳳姑娘受過封月菁的照顧，而現在，這份感情永遠記在鳳姑娘心中，封月菁本來犯了極大的門規，應該身受酷刑嚴罰，然後處死，但是，鳳姑娘不忍心，千方百計保護她，千方百計延遲回宮，並希望助其積修善功，以便贖罪，現在……她死了。

鳳姑娘痛哭她的死，因爲她死得慘。

還有，鳳姑娘有着內疚之心，如果不讓她對付風塵子，憑她的武功造詣，一定不會死。

鳳姑娘漸漸的將封月菁之死，歸咎於自己的疏忽了。

「鳳姑娘！」

「這位是……」

「在下桑仙童。」

「喔！」十分冷淡的應了一聲。

「鳳姑娘，妳難道看不出，這位封大姐是自投死路的？」

鳳姑娘不禁一凜。

桑仙童十分沉着的分析着，事實上，這位素有七巧星之稱小輩的英傑，可說是眼光如電，斷事極準，他已聽見過封月菁垂死的心聲，她懺悔，她苦痛。

鳳姑娘越是代她操心，封月菁越是感到痛苦。

最後，她面對强敵，她更明白風塵子這個武林惡煞的陰狠狡毒，她希望擊殺此獠，不過，她因力之不逮而爲風塵子反尅，但是，她在垂死之際，依然展開了柔龍七煞勁，令風塵子的碧玉杖鈍了一瞬。

這一瞬，就此讓風塵子落了個下風，史友靜就借此時機，施出「大修羅不動身法」，再加上天靈玄炁，令風塵子心神俱震，捨去一臂而逃命。

風塵子也是一個龍頭啊！可惜，江湖上沒人知道這個秘密，不過，武林十三名宿之一，而落得個如此慘敗，桑仙童已看得很清楚，封月菁是抱着贖罪之心而戰的。

鳳姑娘不得不承認了這個事實。

但是，她依然心疼這位師叔。人，眞是錯不得半步，鳳姑娘怔怔的看着封月菁的屍身。

「朋友！」史友靜却在對甘子興說話，「你知我是誰？」

「你不是自稱禽獸不如的麼？」

「嗯！爲什麼你要救我？出盡了全力救我？」

「因爲，你不該死，還有，我師父他再三對我說，他一生爲人，從未虧負人家，但是，他欠了令堂的情。」

「你是來還情的？」

「如果，你眞的是武林惡梟，江湖毒猊，哼哼，看我又如何的對待你。」

「我不必還你的情？」

「當然，我是代師還情。」

「好！我放心了！」

「甘先生！」是桑仙童在說話。

「兄台有何見教？」

「唉！」桑仙童突然嘆了一聲，不說下去了。

這可令得大伙兒怔住了，這是爲什麼？

少林寺的兩個和尚在史友靜的幫助下，起了身，一言不發的離開了這個山洞，不久，在遠處傳來了佛號，漸漸的消失在遠處。

又是幾聲嘆息聲，桑氏夫婦突然向他們告辭了。

「兩位，你們是爲何而來？」

「來掠陣。」

「來看風雲氣色！」是東雲琳的回答。

「其中另有內情？」甘子興顯然不滿意桑氏夫婦的回答。他用話來穩定住了這一對小輩英俠。

史友靜並不在意這些，他只是寒着臉，不聞不問，好像從現在起，此地的人，與他並無干連。

「請恕愚夫婦，無話可說！」

「兩位與這位史朋友，有些關連！」

「呃！不錯，如果不是這位史朋友，我夫婦早已命送在少華山麓了。」

「你關心史朋友？」

「唉！有什麼用？他自己根本不關心自己的啊！」

「喔！原來如此。」

「事實如此，老實說，我們受人救命深恩，雖然，大德不敢言

謝，愚夫婦可永不敢忘，不錯，史先生是背了個極惡極重的罪名，並且，日長天久，你是一直以爲自己是禽獸不如，他一面是拚命練功，一面却自暴自棄，說得坦白些，他是在找死，他根本不想求生，而你……唉！」

「看來你也有怪責小弟的心意？」

「你不是個笨蛋啊！你應該明白，受人之惠，我們除了奉命唯謹之外，那有什麼資格來勸解……說服他活下來。」

「我的事要你倆來管？」

「不！我不是早已說過，我們只有聽命的份兒。」

「該走了。」

「那他說得是，我倆早想走了，可是，這位甘先生叫住了我們，說眞的，如果不是他捨死忘生的救過我倆的恩公，那怕用刀來阻住我，我們依然走我們的路，爲了這一重，我們祇得敷衍幾句！」

這可聽出來了，桑仙童的話，用意之深，依然是要甘子興問下去，說下去。也更可以看出來，這一對夫婦是關心着史友靜。

史友靜的確是有着自棄之念。

他眼前永遠記得父親之死，死得如此絕望、蒼涼。

他也看見母親的遺體，爲人赤裸了，放在他身邊。

這是奸計。

這是陰謀。

但是，父親死於受辱之中。

母親爲人陰謀毒計所毀。

自己，無論如何，是爲了個婦人，破了身，背上了水洗不清的惡名。

即使郝老說了前因後果，即使自己是陰謀之受害者。可惜，自己依然有着可恥的一面。

他誠如桑仙童所說那樣，拚命練功，練功是爲了報仇，不錯，他如果連仇也不報，那麼，父母是坐實了被淫、被殺之罪名，而自己也眞的成了武林的梟猊。

他一定得報仇。

但是，另一面，他是感到生的可恥。

也可以說，他始終感到活在恥辱中，他一想起那婦人，不！那風塵子，忝爲世交，枉背了俠義之名，那想得他會如此之無恥，自己作了他的棋子，還有那個婦人，毀了自己父母，更毀了自己一生。

自己就如個孤魂野鬼，活在黑暗中，地獄裡。

如果不是郝鏡的再三阻攔，解勸，說理，自己早已死了。

而今，他得報仇，不過，眞的報得了大仇又該如何？自己依然是個殺父、淫母的敗類。

他何苦着了偌大的罪名，再活下去。

他打定了主意，他是爲仇人而活。

然後，大仇得報了，他該去死！

桑仙童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說出了史友靜的心意，使他心中萬分怨恨，怪他的多言，他恨不得的立即毀了桑仙童，不過，當他看到了桑氏夫婦的臉上神色時，他怔住了。

是如此的奇怪，又是如此的關心，唉！依稀在那裡見過這種神色。

是郝鏡，當他老人家在坐化之時，他是多麼慈祥，多麼關切的看着自己。

「別自暴自棄，孩子，要比仇人更堅强，活下去，讓他們抖怯。」

還有，是傅大叔、大嬸，在他們倆的眼中，他始終是個受挫傷者，自己因練功不專心，心情惡劣之時，他想到了死，他以爲自己永遠無法練成天魔心法，即使郝老將他自己畢生功力灌輸給了自己，可惜，自己不能溶滙貫通，自己既笨，又累人，何不一死了之。

不想，大嬸在飲泣，大叔在勸導，爲了要自己更好，更有耐性的若練，他倆默默無言，伴着自己捱，就用了這種神色看住了自己，自己稍有進展，兩人的眼神閃耀着動人的光芒，爲什麼？因爲他倆關心自己。有許多次的事實証明，他們關心自己，比關心他們自己更重要。

爲什麼？有時他自己問自己，答案是，他們要求他活下去。

現在，他冷然的看看山洞中人。

甘子興臉色蒼白，分明爲了救護自己，而令他眞氣未復，但是，從他的臉色顯示，他有着某種輕視之意，爲什麼？他凜然而語，這個神情，比關切他更有力，他是恨自己不長進，他是不屑自己的自暴自棄，他也與桑氏夫婦一樣，要求自己活，活得好好的。

可是，誰又能看到自己內心的痛傷，自己簡直是禽獸不如。

鳳姑娘淚痕未乾，一直以來，她爲死者哽咽、飲泣，但是，現在她却爲自己擔心，那宛如仙霞明珠的神態，表示了她的關心時，更顯得神聖、純潔，唉！姑娘啊！妳可知，這會令人自覺形穢，更加無地自容啊！

奇怪，現在，他可不敢想死了，即使自己內心有着無可修復的創傷，他却不敢拒絕鳳姑娘的關心，不，不！命令他，簡直是勒令他，不可死。

突然，他哇然一聲長號，在山

洞中，激起了迴响，而甘子興突然握住了他的手掌，柔聲說道：「朋友！哭！請你大聲哭吧！」

只有嗚咽，而眼淚就如斷了綫的珍珠。

「哭！大聲哭出來！」

依然是嗚咽，啪的一聲，甘子興是抖手一個巴掌，史友靜突有所感觸的，他放聲大哭了！

「甘……甘兄弟，你出掌無力！」

奇怪，他莫名其妙的說出這句話，「出掌無力」却令他嚎啕痛哭？唉！又有誰能了解到史友靜的心情啊！他一直以來不注意人際關係，他把自己當作了野獸、畜牲之類，可是現在，他却看到了幾張陌生臉孔。

他們已清楚自己的不耻於人的劣行惡跡，即使是爲奸計所陷，但是，他實在是背了個極重的罪名，可是，他們非但不輕視他，更且如此的關懷他！

甘子興非但關懷他，還出盡了全力救了他，並且，因爲救自己，引使他眞氣虛脫，更幾乎要了他的命，他並不放在心上，爲了怕自己鬱積心胸，引起橫逆，他打自己，用這隻脫力的手打自己。

他到底是人，他到底有感情，他那會不感動！

他終於哭了，哭得很大聲。

甘子興在撫慰他，眞誠、懇切！

「讓我們做一個朋友，讓我們做一番事業！」

「是。」

「我不希望你成爲號令武林的一派宗師，我只希望你做一個脚踏實地爲民除害的英雄好漢。」

鳳姑娘不禁大爲感動，王覃，這位濁世神龍教的得好徒弟，不！自己師父、師祖，從來沒說過這種率直、淺顯的話。這才是眞正的武林人士所服膺的眞理。

救人，他只希望多救好人啊！

＊　＊　＊

依然秋風肅殺，顯示出天刑之森嚴。

江湖上也開始了刑殺之事。

槍王傅天佑夫婦，往來奔走，爲了解救史友靜之不幸，他們反而陷入了極陰狠的圈套之中。

四個幪臉的灰袍人，個個是有令人難明所以，不可思議的武功，如果不是玉玲瓏楊馥華的子母雙環防範得法，傅天佑又因偶得傳授，對「大修羅不動身法」別有悟化，融滙入他的白龍槍法中，那麼，這一對夫婦，勢必喪命於此也。

「傅朋友，你看如何？」突然，傳來了一聲陰沉的語聲，却也奇怪，這四個幪臉灰袍人，一聞來人語聲，立即收招住式，傅天佑一看這收招式，心中更爲緊張，因爲這四個灰袍人的出手，詭異莫名，而收招住式，更顯露了他們實在爲一派宗師之風範，如果，這四個人也是天地風雲門中的爪牙，那麼，這從來未露面的天龍子，究竟又具有何等樣的能耐？

「傅朋友，老夫這廂有禮了。」

傅天佑夫婦面前，多了一個也是一身灰袍的幪臉人，從其語聲聽來，是個老人。

再詳看這身灰袍，傅天佑是轟然一震，「天龍子」。

「好眼光！」

來的果然是天龍子。

傅天佑已發現天地風雲門，其中，還有個最嚴密的組織。

誰都知，多年來的天地風雲門，只有一個老龍頭，其實，老龍頭只不過是對外的代表而已，而最高最狠的還有個小組織。

以後，傅天佑發現了風塵子也是天地風雲門中的重要人物，證據是，這個名滿江湖的道俠，竟然害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史維君，然後銷聲匿跡。

這樣的人物，如果不是別有更可觀的引誘，他會作出如此爲人不齒之劣行來？

即使殺人不用刀，掩飾又巧妙，除了有大門戶的護身之外，誰有能力阻止這陰謀。

又何況在最近，在幫中人的口中，那個老龍頭雲九思的口中聽到了天龍子的名號，傅天佑這個久歷江湖事故的人，立即推斷出，天是一個主者，地也代表另一個，風可以斷定爲風塵子，雲是雲九思！

估計中，天龍子才是個眞正的陰謀主持者。

今日，他夫婦爲了追踪五天罡，陷入了天龍子的埋伏中，並且，天龍子的手下，分明是眞正的大殺傷力威力的人物。

「有眼光，好，好，傅天佑，這四個乃是老夫之手下，四個隱名護法，事實俱在，他們所施展的武功，絕非你們可以應付的。」

「加上我，又如何……」那個竹篾魔母突然現了身。

「妳也來了！」

「不來，怎可以揭穿你的眞面目？」

「哈哈，憑你也可以對付得了我？」

「還有我呢？」車聲轔轔，地聖魔母，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還多了個青衣青裙的少婦，少婦身後是七個手執奇形兵刃的少女！

「乙木主者也來湊興！哈哈哈……」

幾支勁箭，如挾勁風，極快極勁的向場中射來，現在傅天佑那一邊來的全是有名的江湖殺手，個個

有着不凡的身手，不想，這幾支勁箭，却令他們狼狽不堪，如果不是竹篾魔母之碧靈罩，修竹天罡炁，那麼，眞可能毀了幾個乙木門下。

「想不到震天弓，射陽弩也爲你的門下，果然是人才鼎盛。」

「老魔母，依然是這句話，歸入我等門下，重新排列座位，如此，我輩可以眞正的橫行天下。」

「無音大師，還有八名少林名宿會放過我們……」

「哈哈哈……只要妳們肯點頭，老夫可以一手挑了少林寺，老魔母，說實在話，我是處心積慮，早有安排的一直等到今時今日，爲什麼？就因爲要迫出郝老鏡……還有妳……還有妳……」

「因爲，你始終無法鬥得過『大修羅不動身法』，因爲，郝老前輩始終是你的尅星。」

「胡說！」

「哼哼！你要我們歸順，最大的目的，就是說出不動身法之眞正奧妙玄理。可是，天龍子，你脅持風塵子，利用一婦人，用盡計謀，希望郝老後繼無人，將天魔心法交付給你……哼哼……你錯了……無音大師！」

傅天佑無音大師四字出口，全場震動，什麼？此人，這個幪臉灰袍人，就是無音大師？他就是天龍子，處心積慮，殺人無算的第一大幫之主持，眞正陰謀策劃者，就是他！

「殺！」五條灰影紛飛中，長箭如蝗的射來！

「老大，速退！」

遠遠傳來一聲極嬌媚的語聲。

地聖魔母一聞此言，一邊展開七煞玄功，一面命秀姑推輪車，她是在叫，「出來……妖婦出來。」

五條灰影，展開了凜人的攻擊，只聞得幾聲霹靂，幾團紫色星大爆散下，梅娉婷抖出了紫電雷珠，希望阻擋對頭的進招，可是，五條灰影施展的乃是少林失傳已久的毒龍神招。

五個人宛如五條灰龍般，向在場人展開了凌厲的殺着，一股股勁風中，一招招駭人的殺着，若不是梅娉婷看出情形不妙，而彈出幾個人，早已遭到了毒手！

還得防範了這陰狠毒辣的勁弩强箭啊！這全是仗竹篾魔母的碧靈罩的兜截。

乙木主者集結了七個高足，組成了乙木陣法，堪堪可以自保，但是，如果敵人再有能手加入，那麼，首先遭殃的，勢必是她們……

地聖魔母在叫陣，在迫使那個婦人露面，可惜，這語聲是若遠若近，此東彼西的，令人無法捉摸，而一股勁風掠過後，地聖魔母心頭一凜，好個魔母，七煞玄炁一提，可是護身神炁竟然無法阻得住來襲之力，看一看清楚，面前是一個灰衣袍幪臉客，一拚勁，一運力，堪堪的與灰袍客黏上了手，一股又一股的勁力，似浪潮般壓過來，地聖魔母之七煞玄炁毫不示弱，來一潮，抗一潮，又吐一潮。

「原來是少林禿賊！」

「妳錯了，這乃是天地風雲門中的玄秘三修！」

「巧立名目，哼哼……是少林門中的善才七十三參……」

「果然有眼光……吃我一掌！」

旁邊來了個偸襲——是個婦人！

「不可傷我恩師！」是那個佃農之女秀姑的驚叫，她因機緣巧合，救了走火入魔的地聖魔母，兩年以來，已經習得了初步的秘魔神籙，今日，她是特意來報恩了。

本來，地聖魔母勢必爲這婦人所傷，婦人也以爲穩操勝劵，才冒險出手，那想到，爲這個村姑所阻，秀姑又是眼準心靈，看出那婦人一心在魔母身上，忘了斜側的空檔，她出掌時，腰際已經爲秀姑之勁力所罩，氣一窒，而地聖魔母是拚運一口眞勁，希望一卸來力，全部眞力陡然增强，而灰袍客也已看到同伴來助，心一寬，不想事出猝然，婦人中掌反擊，雖說擊中了秀姑，她分明已受傷不輕，灰袍客心神倏然一寒，可是，面前勁力突盛，他是再也不敢怠慢，一手抓了婦人，奮力抖開魔母之勁力，一聲怪嘯聲中，走了……

魔母本來大有機會就手毀了這個婦人，甚至於這個灰袍客，可是，秀姑傷了，推車無人……而當她看到秀姑這張樸實的臉容，一無血色，口角却泌出鮮血時，她突的心神大震，江湖人，勾心鬥角，寡廉鮮耻，而村婦農女，是如此之眞誠，又如此之單純。

「速退！風字號已毁了半邊。」

風聲中傳來了那婦人的叫聲。

「妖婦！出來，妳別走！」遠處傳來一聲極凄厲的嚎叫，一條白影，其疾如箭的飛射而過！

「友 靜！快！快去阻住此人……」傅天佑前去通知，通知那個心情激憤的史友靜。

幾條灰影在東分西散，看來，其中有一個是天龍子，但是，由於變位換招，易容頻仍，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者，眞說不上眞正的天龍子是那一個，傅天佑是個機智深沉者，可惜，他雖說認出了天龍子，也叫明那一個是天龍子，他希望史友靜可以阻攔這個人間惡魔，武林中的大猊，毁了他，至少可以令天下武林道，少了一重威脅，然後，再挑天地風雲門，求一個天下武林太平，可是，史友靜宛如發了狂那

樣，向遠處追去。

「小情人！來啊！小情人……來啊！……哇哇！」

不知怎麼搞的，這女人的語聲，竟然不怕被人發現，她在叫，在呼喚，小情人是分明稱呼史友靜啊！這可令這個天魔心法唯一的傳人越形發了狂。

「不好！」傅天佑在心中叫了一聲苦，身形一動，宛如丸彈跳般，向史友靜撲去。

他已看出了妖婦的動機，她是想引誘史友靜死命的追她，一：可以解脫天龍子的危險，二：她可以引使史友靜在不知不覺中，因怒發如狂而墮入其的奸計中。

「友靜！」

「別叫我，別管我，別理我，別來理我！」

「我是傅天佑。」

「呃！呃！你！」依稀有些清醒了。

可是，妖婦的叫聲又來了，依稀稱他爲小情人，並且，露骨的說出，要與他敘敘舊情。

史友靜怒發如狂，一把抓住傅天佑，「噗」的一聲，傅天佑臉色大變，而口中噴出一口大鮮血。

原來這震天弓，射陽弩希望憑仗這妖婦的說話，擾亂了史友靜的心情下，送他一箭，由於史友靜之發狂，抓住了傅天佑，可憐，傅天佑就在全無能力閃避之下，中了敵命一箭，血，顏色鮮紅，噴在史友靜的臉上，熱血使史友靜清醒起來，他已發覺了自己的錯失，他怔怔的看住了傅天佑。

「大叔！」

「別追！別中計……天龍子，是……無音，不！無音大師早已爲天龍子害死了。」

「天佑！」楊馥華也趕上來了，她抱住了丈夫的身子。

「妹子，別難過……我相信，妳……也已看明白了……這武林……風波……是必須有人……有更……多……有心人……才……才……」

「天佑！天佑！」

「大叔……」史友靜又發了狂！他的心中是這樣想，是自己害死了傅天佑，是自己令傅天佑無法左閃避這一箭。

淫母、殺父，是陰謀，奸計！殺死傅大叔又該如何？是我，是我，兇手是我。

「史友靜！」是楊馥華辛酸沉痛的說話，「你又會自認自己爲禽獸不如了，又會自暴自棄了，又會想死了？你看看，死在地上的是傅天佑，是個血性男子。是我的丈夫，他死了，我當然傷心難過，不過，史友靜，如果你不能眼望遠處，你不能如其所願，你……更會使我痛心、難過，史友靜，以後有的是武林風波，江湖上的惡浪，我丈夫已經說明了，得更多更多有心人的聯合，然後，才可以撲滅……現在，總算讓我們看清了這個邪惡之幫會之面目，我們也領教了這幫會的眞正實力，如果，你我只顧自己，不理他人，唉！那會死多少人，毀了多少無辜之門戶啊！」

「大嬸……」史友靜簡直說不出話來。

地聖魔母明白了。

竹蔑魔母也領悟了。

撲滅天地風雲門，是支持江湖正義，是救人！

天地風雲門爲了追求權勢，他們爲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由於如此，他們强而有力的組織，驚人的武功，正是他們的濟惡工具，正是武林中的禍胎。

必須撲滅他們，而撲滅他們，就得比他們更好的組織起來，有比他們更强的武功——還有，他們是多行不義，朋友，正義就在我們這一方，正義必須是我們的宗旨。

傅天佑死了，在場人個個都激起了同仇敵愾之心，一個個在心中默語，「朋友，你沒有白死！」

欲知故事發展如何？他們能否撲滅天地風雲門，揭發天龍子的陰謀眞相，請留意故事之五：「無形魔王」。

（本篇完）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龍生無悔

上文提要：燕獨風的兩名弟子龍生無悔與燕七郎在市集看街頭賣藝，遇到歐陽寒劍門下的兩名弟子唐向東與戚人傑在欺侮賣藝者李三等人，龍、燕兩人認爲他倆無理取鬧，出面干涉而結下樑子，唐、戚兩人告知師父歐陽寒劍，師父正想藉邀鬥燕獨風增加自己在武林的名聲，便帶領唐、戚兩徒及一衆羣豪上「獨秀山莊」找燕獨風「討公道」……

午夜遭暗算　雙怪試醫術

龍生無悔發現自己的窘態，頓感尷尬之極。

燕無爭與燕七郎冷眼旁觀，二人相視發出會心笑容。

李三娘見了龍生無悔如此望着女兒，心中暗笑，但詐作看不見，瞥眼望了望歐陽寒劍的座頭，說道：「他們說去揚州有目的，到底是什麼目的？」

李三道：「絕對不會是好事！」

龍生無悔道：「他們說，只要大事一了，江湖就是他們的天下，這是什麼意思？」

李三道：「歐陽寒劍一定勾結了『滄海帮』在做見不得人的勾當。」

龍生無悔驚詫地道：「江湖上勢力最鼎盛的帮會『滄海帮』？」

李三道：「不錯，和歐陽寒劍師徒一起的兩個人，必定是『滄海帮』的『神鬼雙煞』，這雙煞是兩兄弟，那臉上有疤痕的是大哥，名叫司空揚，外號叫『神煞星』，意思是說就算是天上的神仙也不放在眼內，若得罪他一樣照殺可也，至於另一人則是其弟，名叫司空彪，外號叫『鬼煞星』，江湖傳聞，就算是連最兇猛的惡鬼見了他也得退避三舍，所以才有這個外號。」

龍生無悔道：「前輩怎知是他們？」

李三道：「『神鬼雙煞』都是四十歲左右年紀，特徵是膚色黝黑，司空揚臉上有條長長的疤痕，看年紀，看特徵，再加上江湖人物的描述，所以我猜想必是他們無疑，這兄弟兩人都是窮兇極惡，心狠手辣之徒，任何人得罪了他們，都會趕盡殺絕，他們可說是滅絕人性的。」

龍生無悔道：「自從五年前統一盟成立之後，『滄海帮』不是已偃旗息鼓了嗎，怎地這兩兄弟又招搖過市？」

李三道：「『統一盟』成立的宗旨，是壓制江湖上大小帮會的兇殘暴行，這些帮會行事只要按照江湖規矩，統一盟都會容忍的，這兩兄弟只要不幹傷天害理之事，又怕什麼招搖過市，何况他們根本就是目中無人的。」

龍生無悔道：「歐陽寒劍爲人雖然心胸狹窄，到底是一代宗師，寒劍門又是名門正派，爲什麼會和這些邪魔外道混在一起？」

燕七郎插嘴道：「照我看，歐陽寒劍爲人卑鄙陰險，有什麼事做不出來？」

李三也道：「說得對，况且江湖上人心險詐，有什麼事不可能發生的？」

龍生無悔恨恨地道：「歐陽寒劍既然與聲名狼藉的『滄海帮』勾結，必定有重大陰謀，我們要破壞

他們的陰謀，莫教他們詭計得逞。」

席上各人無所不談，到後來，雙方更是投緣，李三夫婦對龍生無悔師兄弟三人更增添了一份親切感。

一頓晚飯用畢，龍生無悔結了賬，各人便離開酒樓，龍生無悔與李三的談話彷似意猶未盡，當下龍生無悔邀李三師徒返回客棧房間，再秉燭夜談，李三也欣然答應了，便一起徒步往入住的客棧而行。

歐陽寒劍見龍生無悔等人離開酒樓，便叫唐向東與戚人傑暗中跟着看龍生無悔等人的落腳何處。

唐、戚二人去後，雷浪道：「師父，這龍生無悔三師兄弟和李三夫婦、徒弟及女兒，一個都不能讓他們留在世上，免得破壞了我們的大事。」

歐陽寒劍目光惡毒，道：「說得對，今天我們和兩位司空兄在一起，卻被他們看見了，若果他們把這件事宣揚開去，我們的計劃就很不順利了。」

疤臉漢司空揚道：「莫說被他們撞破了我們的計劃，單就龍生無悔得罪了寒劍門，我司空揚非把他們趕盡殺絕不可。」

司空彪也道：「我更要領教一下燕獨風大弟子的本事。」

歐陽寒劍深知司空氏兄弟在江湖上心狠手辣，以滅絕人性見稱，至於武功則不見得有過人之處，所以忠告道：「這龍生無悔的武功也非同小可，至於那李三夫婦和徒弟也不可以小覷，所以大家還是不要托大的好。」

司空氏兄弟好像全不放在心上。

＊　＊　＊

龍生無悔師兄弟和李三等人剛巧同住在一間客棧，衆人進入客棧之後，李三娘母女留在另一間房，李三師徒及龍生無悔三師兄弟則同在一房中，大家都言談甚歡。

龍生無悔三師兄弟自幼在白雲城外獨秀山莊長大，過的是與世無爭的生活，一直以來甚少遠行，更無江湖閱歷，所以對江湖上及武林中的事都甚感興趣，而李三對這方面似是知之甚詳，所以龍生無悔向李三問及江湖上的事，只聽他問道：「『統一盟』成立之後，『滄海幫』是不是行事眞的收斂了很多?」

李三道：「不錯，『滄海幫』幫主方競天本來野心很大，目的是要統領整個江湖，揚州一班武林豪傑知道方競天的野心之後，知道到時江湖上必會掀起一片腥風血雨，『滄海幫』的實力只要增强了，百姓就會受害，所以揚州的一班武林豪傑商議過之後，便決定成立『統一盟』，以打擊江湖上的大小帮會，最主要的目標其實是對付『滄海帮』，『統一盟』的成立，居功至偉的，要算你們的三師叔，有『刀捲飛雲』之稱的沈星雲大俠，其次是有『鐵面神俠』之稱的劉鐵風、衞中原、衞中流兄弟，還有洛遠塵大俠，其中出力最多的就是劉鐵風大俠、衞氏兄弟和洛遠塵大俠，你們的三師叔則負責號召各地武林中人，今年的新盟主選擧，一般都相信你們的三師叔必定會連任無疑。」

一直甚少開口的燕無爭也甚有興頭的問道：「『統一盟』成立之後，各大小帮會眞的自律起來了?」

李三道：「這倒是事實，而且也立竿見影，『統一盟』成立五年以來，江湖上要算這五年最爲平靜。」

燕七郎道：「爲什麼成效這麼大?」

李三道：「『統一盟』的成員全都是獨當一面的武林好手，加上徒兒徒孫，這一股勢力就非比尋常，只要由盟主一號召，就會在最短時間內召集附近武林人物，這些江湖上的烏合之衆那有不乖乖貼服之理?」

燕無爭道：「『滄海帮』的帮主到底是什麼腳色，竟然有統領江湖的野心?」

李三道：「『滄海帮』帮主方競天據說精通十八般武藝，他當年是憑一根銀槍打天下的，據說他的槍法名叫霹靂槍法，由於他爲人行事乖戾，所以江湖上人稱『霹靂狂魔』，他成立『滄海帮』之後，到處招兵買馬，短短幾年之間，招納了不少武功一流的綠林大盜加入，勢力遠超其餘帮會，憑他的武功和一班武功一流的手下，江湖上猜測，他要統領江湖並不難。他除了一班武功一流的手下之外，他的兒子和女兒在江湖上也甚有名氣，同樣都是武功卓越的年輕一代。」

燕七郎道：「方競天的兒子和女兒又是什麼腳色?」

李三道：「方競天的兒子名叫方傲天，一套風雷刀法在江湖上聞者喪膽，因此江湖上人稱『風雷魔刀』，至於他的女兒名叫方紅影，有個外號叫『滄海魔姬』，據說她生得相當漂亮，她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出手絕不容情，這兄妹兩人據說感情甚好，常喜歡一起闖蕩江湖，這兩兄妹雖是黑道中人，但據說卻有別於一般黑道人物。」

燕無爭和燕七郎同聲追問道：「他們有什麼分別?」

李三莞爾一笑，道：「一般黑道人物對於普羅百姓都會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的，帮與帮之間互有仇恨則別說了，但這方傲天和方紅

影據說從來不濫殺無辜，他們所殺的，全都是敵對帮會的人，對普羅百姓從來都不擾攘，而且一直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甚有江湖道義。」

龍生無悔道：「這種人江湖上的確少見。」

燕七郎道：「黑道中，武功最高的，是不是方競天?」

李三道：「相信也數一數二了。」

燕無爭道：「那麼白道中的武林人物誰的武功最高?」

李三笑道：「小孩子即是小孩子，這問題叫我如何作答?總之武林中高手不少就是了。」

卓飛插嘴道：「師父曾經說過，江湖上有幾個脾氣很怪的人武功也很高啊!」

燕七郎與燕無爭忙道：「是誰?說來聽聽。」

李三慈祥地笑道：「這幾個都是上一代的人物了，現在已很少在江湖上出現。」

燕七郎道：「他們到底是誰?」

李三道：「首先說三十年前……」

燕七郎道：「那時我們和大師兄尚未出世呢。」

李三續道：「那時有個世外高人，他的武功不但登峯造極，出現也是來去如風，他從來不跟任何人打交道，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只知道他姓李，江湖中人只好叫他做李無名，由於他的刀法出神入化，因此人稱他爲『刀神』，我說他脾氣古怪，就因爲他爲人忽正忽邪，又可以說是不正不邪，就因爲他武功已達登峯造極的境界，正邪人物都甚尊重他，不然也不會尊稱他爲『刀神』了。」

燕七郎道：「卓大哥說有幾個人的，還有呢?」

李三道：「還有兩個人在十年前忽然出現在江湖，兩個都是用刀的名家，一個名叫長孫忘我，自稱『二刀震神州』，另一個則是長孫忘我的師弟，名叫上官有我，自稱『二刀震中原』，這兩師兄弟今天該有六十歲了，但卻有一副長不大的性格，據說他們不但憎恨江湖上的邪魔外道，更是憎恨武林中各門各派的名門正派。」

燕七郎道：「名門正派也憎恨?」

李三道：「在他們心目中，一些名門正派的掌門人，多是沽名釣譽，爲人虛僞之輩，所以他們也一直不屑與以名門正派自居的人來往，見過他們的人都形容這兩師兄弟是兩個大渾人，但武功卻是非同小可，與他們的性格一點也不相符。」

龍生無悔笑道：「江湖上的怪人本來就不少的。」

時已深夜，深秋時節，寒意已深，卻不減衆人相聚之熱情。

李三在幾個後輩面前說得正性起，龍生無悔等人也聽得入了神。

就在此時，李三與龍生無悔忽感窗外與門外有輕微異聲，李三輕聲道：「窗外和門外都有人，大家小心。」

各人聽了，下意識感到必定是歐陽寒劍找麻煩來了，連忙緊握隨身兵器，也提高了警覺。

龍生無悔輕聲道：「一定是歐陽寒劍那卑鄙小人。」

話音甫落，忽聞窗外「颯颯」之聲破窗而入，李三忙叫道：「小心暗器!」同一時間拔劍揮舞擋格破窗而入的一蓬暗器，龍生無悔也拔刀舞得潑水不入，剎那間，「叮噹」之聲不絕於耳，也在同一時間，但聞燕無爭與燕七郎口中響起「哎喲」之聲。

頃刻間，自窗外飛入的暗器被李三與龍生無悔盡數打跌在地上，定睛一看，見是十多枚鋼鏢，二人知道燕無爭與燕七郎中了暗器，慌忙回轉頭來查看，只見燕無爭左肩膊上和燕七郎左胸各中了一鏢，龍生無悔手足情深，驚道：「二弟、七弟，你們怎樣了?」

燕七郎笑道：「幸好李前輩和大師兄把暗器全都擋了，我只中一鏢，並不礙事。」

燕無爭也道：「我也不礙事。」

此時，窗外人影閃動，李三叫道：「衝出去!」便破窗由二樓飛身而出。

龍生無悔與卓飛也不慢，也尾隨從窗門一撲而出。

三人甫撲出窗外，剛巧在半空中迎上了向窗門躍上的司空揚司空彪兄弟，歐陽寒劍與雷浪則站在地上，當下，三人便與司空氏兄弟在半空中交上手了。

燕七郎與燕無爭拔去身上鋼鏢，正想也撲窗而出，但尚未動身，忽聞房門「砰」的一聲，二人回頭一望，只見大門被人踢開了，踢門的正是目露兇光的唐向東與戚人傑。

燕七郎想起與戚人傑在獨秀山莊一役，知道這是一場硬仗了，與燕無爭一樣，同樣把手中的柳葉刀握得緊緊的。

戚人傑彷似要噬人的眼光惡狠狠地盯着燕七郎，恨恨的道：「臭小子，今天大爺要你們死得痛苦。」

燕七郎倔强地道：「手下敗將，放馬過來吧。」

戚人傑陰惻惻一笑，道：「臭小子，死到臨頭還在口硬?」

唐向東也奸詐地一笑，道：「他都就快死了，就由他口硬一會兒

吧。」

燕七郎道：「怕你們的，還是獨秀山莊弟子嗎？」

窗外已打得呼喝連聲，看情形該是甚爲激烈。

唐向東與戚人傑聽了燕七郎之言，都相繼仰天大笑，得意之極。

燕七郎見他們笑得意氣風發，彷似穩操勝劵一般，怒極，正想握刀上前，但此時，忽然臉色大變，燕無爭更大吃一驚，驚道：「七弟，暗器有毒。」

師兄弟二人已覺中暗器的傷口陣陣痲痺，燕七郎怒得臉容也扭曲了，道：「卑鄙小人。」

唐向東得意地笑道：「這就是得罪我們的下場了。」

燕七郎叫道：「二師兄，我們上，死也要他們陪葬。」

燕無爭慘白的臉上也泛起怒容，應道：「好。」

師兄弟二人牙齒一咬，便握刀向唐、戚二人衝殺上去。

唐向東邊接招邊道：「小朋友，提防動眞氣毒性發得更快啊。」

燕氏師兄弟毫不理會，提刀便殺上去，由於二人身上已中毒，這一戰頗有強弩之末的味道。

＊　＊　＊

李三娘母女在房內忽聞街上傳來激烈打鬥聲，母女二人走到窗前向下一望，微光中，只見李三與龍生無悔與歐陽寒劍、雷浪、司空氏兄弟正殺得難分難解。

母女二人見狀，李三娘連忙握着雙刀，李若仙握着長劍，二人二話不說，雙雙從窗門躍到街上，便加入了戰陣。

歐陽寒劍等誓要殺龍生無悔等人，一開始出招便異常毒辣，歐陽寒劍囑司空氏兄弟以淬毒暗器暗算各人，免夜長夢多，誰知暗器只傷了燕無爭與燕七郎，當下只好與龍生無悔及李三動手，起初原以爲己方四人可以應付龍生無悔和李三，豈料甫一交手，龍生無悔和李三卻是勁敵，卓飛武功也自不凡，打了一會，已知沒有勝望，本想奪路而逃，但司空氏兄弟卻是死纏爛打，因他深知司空氏兄弟不容他師徒兩於交戰中抽身而退，否則日後必定找晦氣，所以被逼與龍生無悔及李三師徒硬碰。

歐陽寒劍此時方知李三不是尋常的「街頭賣藝的糟老頭兒」，加上龍生無悔和卓飛，已吃力之極，正暗自叫苦之際，忽然有兩條人影從天而降，瞥眼一看，卻是李三娘母女殺到了。

歐陽寒劍見對手又多了兩人，暗自吃驚，當下也不理會尚在房中的唐向東與戚人傑，便向司空氏兄弟叫道：「這場子日後再討不遲，走吧。」

司空氏兄弟本是任何對手也不怕之人，但想起還有大事要幹，當下也聽歐陽寒劍之言，便雙雙於激戰中抽身而退。

歐陽寒劍四人回身奪路便走，龍生無悔恨極他們，正要從後追趕，李三叫道：「龍少俠，窮寇莫追，莫中了他們的計。」

龍生無悔見李三各人也不追趕，心怕落了單，只好悻悻然的目送他們而去。

歐陽寒劍等人見對手沒有追來，歐陽寒劍忽然惡毒地道：「司空兄，放暗器。」

司空氏兄弟停下步來，各自伸手入鏢袋，隨即十多支鋼鏢向龍生無悔等人激射而至。

李三與龍生無悔怎不知他們歹毒？早已防備，二人見司空氏一回身隨即揚手，知有暗器射來，果然，一撮寒芒激射而至，慌忙各以刀劍擋格，一時間又響起連串「叮噹」之聲，但由於暗器擴散範圍太廣，雖然射來的暗器都被打跌在地，但卓飛腹部仍中了一鏢。

司空氏兄弟暗器一出手，也不理會落空與否，再不敢逗留，四人連忙奔到客棧的馬厩處，隨即各自騎上馬匹，唯恐龍生無悔等人從後追來，便慌忙騎馬而去，司空揚臨去前，又向馬厩中的馬匹施放出一蓬淬毒暗器，目的是不讓李三等人騎馬追趕。

龍生無悔恨得牙癢癢的目送歐陽寒劍等人騎馬而去，本想不理一切騎馬追趕，但心中惦掛仍在房中的燕無爭與燕七郎，不知他們戰況如何，但此時細心傾聽之下，樓上房間卻是寂然無聲，心中暗驚，正想飛奔上樓察看，忽聞李三口中發出一聲驚呼：「不好，暗器有毒。」

龍生無悔一驚非同小可，回頭望向李三，只見李三替卓飛拔出腹部鋼鏢，正看得呆住了。

龍生無悔忙走到李三身旁，驚道：「李前輩，你說暗器有毒？」

李三知愛徒中毒，嚇得手也震了，道：「你看，鏢上染着的血是黑色的。」

李若仙吃了一驚，對卓飛道：「師哥，你覺得怎樣？」

卓飛已呆了，吃吃的道：「傷口開始痲痺，鏢上眞的有毒。」

龍生無悔也嚇呆了，道：「我兩位師弟也中了鏢，他們豈非也中了毒？」

李三娘氣得全身也抖了，道：「江湖上竟有這等卑鄙人物！」

龍生無悔驚恐過後，叫道：「我要追他們，奪取解葯。」說畢，即向客棧的馬厩快步奔去，李若仙也叫道：「龍大哥，我也要去奪解

葯救師哥。」也快步跟了上去。

李三夫婦已六神無主，正要開口阻止，但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已消失在黑暗中的街角。

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奔到馬厩，只見厩內的十多匹馬大部份都倒在地上，剛巧有兩匹馬仍是站着。

龍生無悔定睛一看，只見倒地的馬匹身上都各中了兩三支鋼鏢，知是司空氏兄弟的傑作，也知他們的心意，恨意也加深了，他爲了要奪取解葯救三條人命，當下不理一切，揮刀斬斷仍活着的兩匹馬的韁繩，便與李若仙各乘一騎快步衝出馬厩，從後追趕歐陽寒劍等人。

＊　＊　＊

李三夫婦見愛徒中了毒，知道燕氏師兄弟也中了毒仍留在房中，饒是夫婦二人武功了得，也不由方寸大亂，李三稍一定神，便點了卓飛身上穴道，以阻止毒性蔓延，然後夫婦二人合力把卓飛扶上客棧房中。

李三打算也把燕無爭與燕七郎穴道封住才作計較，豈料夫婦二人甫一進入房中，卻是又詫異又吃驚，原來燕無爭與燕七郎都不在房中，房內只有兩具滿身鮮血的屍體，這兩具屍體正是唐向東與戚人傑。

照理燕氏師兄弟身上中毒，握刀已然無力，絕不可能殺得了唐、戚二人的，就算唐、戚二人爲燕氏師兄弟所殺，那他們身在何處？更何況唐、戚二人絕不會死在他們手上。

唐向東與戚人傑爲誰所殺？燕無爭與燕七郎因何無故不知所踪？

李三夫婦簡直如墮五里霧中，別說夫婦二人此刻憂心如焚，即使在最冷靜之情況下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　＊　＊

歐陽寒劍等人騎着馬直奔出郊外，走了約莫數里路，知道龍生無悔等人不會追來了，這才放慢馬匹腳步信步而行。

雷浪惦掛唐向東與戚人傑，扭頭對歐陽寒劍道：「師父，唐師弟和戚師弟現下不知怎樣，要不要等他們？」

歐陽寒劍似甚有信心，道：「他們兩個對付燕無爭和燕七郎，你還擔心他們應付不了嗎？更何況姓燕的兩個小子早已中了司空兄的淬毒鋼鏢，相信也活不成了。」

雷浪道：「但兩位師弟爲什麼不跟我們會合？」

歐陽寒劍道：「他們不知我們出了鎮，他們會去『滄海幫』總壇與我們會合的，就算到時他們來了，但我們離開了『滄海幫』總壇，總會到揚州找到我們的，你放心吧！」

司空揚道：「歐陽師父，你兩個徒弟若果這麼容易就殺了姓燕的兩個小子的話，在鎮上早就該和我們一起對付龍生無悔和李三夫婦了，我看是有點不對勁了，倒不如我們馬上返回武隆鎮上瞧瞧吧！」

歐陽寒劍道：「不必了，若果他們有什麼不測，我們回去也是枉然，總之這個帳我會和燕獨風算個一清二楚便是了。」

司空彪道：「聽歐陽師父語氣好似並不把徒弟的生死放在眼內。」

歐陽寒劍道：「錯了，我不返回鎮上，只是剛才我們在鎮上一鬧，恐防鎮上有其他武林人物被我們驚動了，到時被這些武林人物知道我和兩位司空兄在一起，恐怕會影響我們的大計。」

雷浪道：「師父說得對，這樣吧，我悄悄回去打探一下如何？總之不驚動鎮上任何人就是。」

歐陽寒劍一想，也同意了。

雷浪掉轉馬頭，正想策馬返回鎮上，但此刻在死寂的黑夜中，遠處傳來急速的馬蹄聲，四人回轉頭一望，只見黑夜中有兩乘人馬正快步趕了上來。

歐陽寒劍見了，皺眉道：「是什麼人？」

雷浪道：「會不會是龍生無悔追上來了？」

司空揚精神一振，喜道：「若果眞是他就最好不過了，只有兩個人還不易對付嗎？」

司空彪道：「正好趁這個機會見識一下燕獨風弟子的本事，看看燕獨風的武功是不是如傳說般厲害。」

歐陽寒劍惡毒地道：「若果眞是龍生無悔來，這一回我要教他死得痛苦。」

四人勒停了馬匹等候來人，對方兩乘人馬越奔越近，依稀認得是一男一女，待更接近時，再看清楚，來者果然是龍生無悔，那女的正是李若仙。

歐陽寒劍四人見只有龍生無悔和李若仙，都心中大喜。

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已策馬奔到離歐陽寒劍等人不遠處，此時雙雙勒停了馬，並在馬背上一躍而起，再平平穩穩的落在歐陽寒劍等人面前不遠處，龍生無悔緊握雙刀，怒叫道：「卑鄙的傢伙，快留下解葯。」

歐陽寒劍等人不約而同地下了馬，歐陽寒劍陰惻惻地笑道：「你這算是來取解葯？看來你是來送死的居多。」

司空揚踏步上前，笑得甚是輕鬆的道：「解葯就在我身上，有本事的就來拿吧。」

雷浪也得意地笑道：「龍生無悔，你這是送上門來的，莫怪我們

不客氣啊！」

龍生無悔恨極了，知道這一仗非打不可了，當下二話不說，「錚錚」兩聲，拔出柳葉雙刀，赤紅着雙眼便殺了上去，李若仙救人情切，當然不會坐視不理，拔出長劍便也殺了上去。

龍、李二人一動身，歐陽寒劍與司空氏兄弟各提刀劍迎向龍生無悔，雷浪也向李若仙殺了上去。

一時間，死寂的黑夜荒郊響起無數兵器碰撞聲與呼喝聲，端的扣人心弦。

龍生無悔面對三名對手，又怕李若仙敵不過雷浪，心中更恐已中了毒的兩位師弟及卓飛時間一長生命會有危險，以致心中焦急之極，一出招毫不客氣，他爲求盡早奪得解葯，也不拖下去，鬥了數十招，見對方越是頑強，當下大喝一聲，使出師父一再叮囑不要輕易施展的絕學「旋風刀法」來。

歐陽寒劍與司空氏兄弟招數本把他蓋得潑水不入，龍生無悔口中暴喝一聲之後，「旋風刀法」隨即施展開來，只見龍生無悔在激鬥中身子忽然向後倒下，大字型躺在地上，歐陽寒劍三人不知是殺着，正喜極衝前，但龍生無悔手中雙刀舞弄得仿似風車轉動般，直攻三人下盤，三人見刀法淩厲，慌忙後退，龍生無悔逼退三人，身子一彈而起，手中雙刀猶如旋風一般，直蓋向三人，三人見他變招突然，身法也快如疾風，忙舉兵器招架，剎那間爆發出連串兵器碰撞聲。

歐陽寒劍三人招架得甚是狼狽，龍生無悔一招尚未使完，黑夜中，但見刀芒亂舞，身子竄東竄西，身法更快如閃電，端的令人眼花撩亂，歐陽寒劍三人不禁心怯，只有以兵器護住全身，毫無還擊之力。

龍生無悔毫不放鬆，招式源源不絕向對手蓋將過去，威力之大，難以想像，一輪狂風般快攻之下，三人被強大氣勁震得飛出丈外，相繼倒在地上。

龍生無悔恨透這些人，卻因此而心神大亂，出招威力也大減，若在正常情形之下，這一招即使殺不了對手一人，也可以重創對手，但現下卻只能把對手震得飛開。

龍生無悔一招使盡，隨即變招，只見他雙手橫伸，正要追擊，但此時，雷浪與李若仙之戰本已微佔上風，但雷浪見師父躺在地上，情形危急，見龍生無悔正待追擊，忽然撇下李若仙，便從後向龍生無悔偷襲。

雷浪一劍從後向龍生無悔刺去，龍生無悔身子忽地如陀螺般一轉，雙刀向外橫伸也如風車般轉動，雷浪一劍甫刺出，看也未看清楚，手中長劍忽然「噹」地一聲應聲而斷，龍生無悔再站定身子，一刀向雷浪猛力劈下，雷浪口中登時爆出一聲慘叫，原來一條右臂已被龍生無悔砍了下來，登時把他痛得在地上打滾，痛苦萬狀。

龍生無悔望也不望雷浪一眼，身子一縱，赤紅着雙眼，便向歐陽寒劍三人躍了過去。

三人見狀，暗吃一驚，連忙一字型排着緊守門戶。

龍生無悔奪解葯情急，瘋也似的殺上，歐陽寒劍三人額上已滲出豆大汗珠，唯有硬拚，豈料龍生無悔衝到三人面前之際，忽地身子一拔而起，看勢頭似要落在三人身後，三人暗吃一驚，急忙回身，但龍生無悔身法奇特，在半空中一拗腰，身子落在原地，這樣一來，歐陽寒劍三人一回身，卻變成了以背對着龍生無悔。

歐陽寒劍三人也非弱者，一回身見面前無人，心知不妙，連忙向地上滾去，幸而他們身法也不慢，這一滾，避過了龍生無悔致命一擊。

龍生無悔一擊落空，草地上捲起無數枯草在漫天飛舞。

李若仙站在一旁見了龍生無悔的刀法，簡直看得呆了。

歐陽寒劍三人忙站定身子，又再次排在一起嚴陣以待。

龍生無悔足尖一點，向三人欺身而前，只見刀影蓋着全身，黑夜中發出閃閃光芒，仿似一張光網罩着一樣，剎那間，已向三人殺到，對手三人那有見過如此兇猛的刀法，後退已然無路，唯有被逼硬碰。

龍生無悔的刀影舞弄得蚊蠅也飛不入，歐陽寒劍一柄長劍也劍光撩亂，司空氏兄弟各握鬼頭刀也舞得甚是淩厲，雙方一碰上，理應有無數碰撞聲才對，但一時間，卻只聞刀劍發出的勁風聲，卻不聞兵器碰撞聲。

原來龍生無悔這一招刁鑽之極，雖然與對方兵器遇上，但手中雙刀卻連碰也不碰對方兵器一下，招式只是在對手絕無僅有的空隙中穿過，從而攻擊對方。

這一種打法，看似絕無可能，但龍生無悔卻練成了，但火候卻是未夠，饒是如此，他還是施展了出來，雙方一經接觸，但見一支血柱射了出來，原來司空彪在不知不覺間胸前已吃了重重一刀，隨即倒在地上。

龍生無悔使出這一招，是「旋風刀法」其中一式，名叫「風中棉絮」顧名思義，棉絮是何等輕飄，何況還在風中？

這一招若果練得到家，卻是受用之極，其目的是以刀法爲攻，身

法爲守，由於自己兵器避開與對方兵器碰撞，再尋隙突出，這樣一來，對方每使出兵器，都碰不着己方兵器，無形中對方每出一招就好似打在風中棉絮一樣，每一下都落空，這樣時間一長，對方兵器無着力處，下盤自然有欠穩健，己方正好乘亂突襲，往往能一擊得手，把對方置諸死地。

這一招在武學上甚是奧妙，龍生無悔雖是練成了，但畢竟火候未足，只能傷了司空彪而已。

龍生無悔一出手，已傷對手二人，歐陽寒劍已嚇得臉上變色，暗叫聲「乖乖不得了」，性命要緊，慌忙擇路而逃，饒是司空揚心狠手辣，見了龍生無悔的招數也心裡發毛，當下也跟着歐陽寒劍落荒而逃。

龍生無悔見狀，心想解葯不知在誰人身上，便向前急追，李若仙也不怠慢，也從後趕了上去。

司空揚見龍生無悔追來，暗吃一驚，急忙中伸手入鏢袋，然後一揚手，便向從後追趕而至的龍生無悔與李若仙打出一批暗器。

龍生無悔見寒芒暴至，忙舞刀揮打，卻在這同時，身後又傳來急勁風聲，龍生無悔心感不妙，打落司空揚的鋼鏢之後，急忙回轉身，原來又一批鋼鏢從後飛來，勢頭甚是急速，雖然第一時間迴刀擋格，但卻來不及，十多枚鋼鏢之中，已有兩枚打在身上，另兩枚則打在李若仙身上，其餘被他打落在地上。

原來這一批鋼鏢是受傷倒地的司空彪從後發出的，龍生無悔想不到司空彪會從後暗算，一時大意頓時着了暗算。

司空彪一擊得手，大喜叫道：「大哥，我打中他們了。」

歐陽寒劍與司空揚聞說，大喜，再也不走了，而且還得意地折回頭。

歐陽寒劍望着龍生無悔，得意地笑道：「龍生無悔，燕獨風的得意弟子，想不到你今天會死在我們手上。」

龍生無悔知道身上所中鋼鏢有毒，心中恨他們卑鄙，盛怒之下，提刀殺了上去，一則洩心頭之恨，二則可以奪取解葯。

司空揚見龍生無悔攻來，心中大喜，因他深知鏢上毒性在盛怒與動真氣之下發作得更快，他見龍生無悔猶如受了傷的猛獸般，心中憤怒莫名，他如何不喜極？

當下，司空揚與歐陽寒劍再也不硬拚，只到處游走，目的是拖延時間，等龍生無悔體內毒性發作。

李若仙知道中毒，已嚇得呆了。

歐陽寒劍與司空揚到處游走了一會，見龍生無悔體力已漸不支，大喜，當下又聯手攻了過去，目的是逼使龍生無悔動手時血氣運行，加速毒性蔓延。

龍生無悔已知情勢大大不妙，但仍用最後一點氣力頑鬥到底。

雙方在荒郊上惡鬥，此時，離惡鬥處不遠的一個樹林邊忽然有人破口怪叫道：「他奶奶的，老子在這裡睡覺，你們這班臭王八卻在這裡打架，擾人清夢，全都馬上給我停手，要打架到別處去，老子要睡覺。」

另一把破鑼般的聲音叫道：「他娘的臭龜蛋，老子窮得連住客棧也沒錢，被逼偷些棉被睡在荒山野嶺，你們卻在這裏打得叮叮噹噹的，可惡極了，若不馬上滾到老遠的地方去，老子準有你好受。」

歐陽寒劍與司空揚對這些說話簡直充耳不聞，二人見龍生無悔已乏之力，也不怕他的「旋風刀法」了，便聯手作前後夾攻，龍生無悔體力越來越弱，不一會，身上已吃了重重幾刀，形勢危急之極。

呆站一旁的李若仙見了，大吃一驚，爲救龍生無悔，不顧一切的嬌喝一聲，便提劍飛身上前，當下替龍生無悔化解了幾招致命的殺着，便與歐陽寒劍與司空揚苦纏。

李若仙心中的憤怒由於不及龍生無悔來得强烈，加上一直呆站着，所以體內毒性尚未蔓延開去。

別看這李若仙外表似是個弱質女流，說什麼也不似個懂武功之人，實際上她的武功倒還有些火候，可是要面對兩大高手，她如何應付得了？

歐陽寒劍與司空揚那會去理李若仙她這個女流之輩，更無憐香惜玉之心，竟也招招殺着向她攻去，不多久，李若仙也身上頻頻中招，全身染滿了鮮血，再加上毒性開始發作，已任由宰割了。

李若仙再勉强架了幾招，也全身乏力，甚至握劍也無力，歐陽寒劍與司空揚那裡會客氣，兩人在她身上刀劍齊下，直把李若仙又砍又刺的，終於也倒地不起了。

二人見李若仙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這才回轉頭來，見龍生無悔也是倒地不起，歐陽寒劍恨極龍生無悔，惟恐他不死，又在他身上狠狠劃了幾劍。

龍生無悔已是人事不省，歐陽寒劍仿似意猶未足，利劍向龍生無悔咽喉重重劈下，欲置龍生無悔於死地，這一劍劈下尚有一寸方位就劈在龍生無悔的咽喉上，忽然響起「噹」的一聲，歐陽寒劍手中長劍應聲飛出老遠，再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石頭不知從何處飛來打在劍上。

歐陽寒劍見對方露了此一手，端的非同小可，微一吃驚，抬頭一

看，只見不遠處站着兩條人影。

司空揚向不遠處的兩人喝叫道：「你們是誰？竟敢管這許多閒事？」

兩人步伐一致的一步步行前，其中一人怪叫道：「他奶奶的臭王八，老子一早叫你們要打架到別處去，免騷擾老子尋好夢，你們竟是不聽，是不是要老子動手你們才肯走？」

另一人接口道：「他娘的臭龜蛋，你們到底是聽不見我們的說話，還是不當我們存在？」

這兩人一步步行前，待得接近了，歐陽寒劍與司空揚看個淸楚，來者原來是兩個約莫六十歲，各手握單刀的老人。

只見這兩人形貌甚是滑稽，普通身材，一個滿頭的頭髮烏黑，且又濃又密，另一個則頭上半禿，頭髮全是白色的，他們穿的是普通衣衫，但兩人頭上卻梳了個道士髻，兩個人四隻耳朵都穿上了又圓又大的耳環，看上去有點不倫不類。

歐陽寒劍見了此二人，又想起先前他們以一塊石頭把自己手中長劍打得飛出老遠之外，已有幾分忌憚，但司空揚卻是不怕，怒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黑頭髮的叫道：「混帳，他奶奶的臭王八，這裡是中原，我們說的又是官話，那我們當然是中土人士了。」

那白頭髮的也叫道：「難道我們還會是番子不成？」

司空揚氣極又怒道：「我問你們叫什麼名字？」

黑頭髮的老人道：「他奶奶的臭王八，你可要留心聽住了，老子名叫長孫忘我，外號叫『一刀震神州』，知道了沒有？」

歐陽寒劍與司空揚聽了，暗吃一驚，此時又聽那白髮老人道：「他娘的臭龜蛋，老子就是上官有我，外號叫『一刀震中原』，『一刀震神州』長孫忘我就是我師兄。」

歐陽與司空兩人聽了，面面相覷，忍不住脫口道：「江湖雙怪？」

長孫忘我及上官有我二人站立之處就是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倒地之處，但二人仿似沒有發覺地上躺着兩個身受重傷的人一樣，那長孫忘我怪眼圓睜的瞪住歐陽、司空二人叫道：「臭王八，架打完了沒有？」

上官有我接口怪叫道：「打完就馬上給我滾，沒有打完就到別處去打，免阻老子好好睡覺，若不聽話，老子準會取你們狗命了。」

長孫忘我道：「說得對極了。」

歐陽、司空二人當然知道眼前這兩師兄弟是惹不得的，如何不忌憚？歐陽寒劍是個貪生怕死之人，更是膽怯，連忙臉上堆滿笑容道：「兩位前輩，晚輩多多打擾了，我們還是不阻兩位尋好夢。」

上官有我道：「你這人臉上表情變得倒快。」

歐陽寒劍臉上笑容更燦爛，正想說幾句拍馬屁之言，但長孫忘我已喝道：「馬上給我滾，滾得越遠越好。」

歐陽寒劍再不敢說話，連忙掉頭便走，司空揚也不敢再作逗留，也轉身而去，當下二人扶起受了傷的司空彪和雷浪，便騎馬快步走了。

長孫、上官二人見他們遠去了，這才瞥眼望望身受重傷的龍生無悔與李若仙一眼。

龍李二人早已昏迷不醒。

長孫忘我眉頭一皺，接着蹲下身來，伸手探了探二人的鼻息，發覺二人尚有呼吸，站起身來道：「這小子和這妞兒原來還未死。」

上官有我奇道：「是嗎？」也蹲下身，伸手探了探二人鼻息，也發覺尚有呼吸，站起身來道：「原來眞的未死，我們回去睡覺吧。」

長孫忘我氣道：「他奶奶的，老子本來好夢正濃，卻無緣無故地被這班臭王八吵醒了。」打了個呵欠，續道：「回去睡覺吧。」

二人目睹地上躺着兩個身受重傷之人，竟只當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般，然後不當一回事，說了句「回去睡覺吧」，便往樹林邊行去。

「江湖雙怪」走到樹林邊，只見林邊草叢處鋪了兩張草蓆，還有兩張大棉被及兩個籐枕頭，兩張床鋪看上去也舒適得很。

睡在荒山野嶺並不稀奇，但在荒山野嶺睡覺卻有這等排場倒是少見。

這兩人回到「床上」，二話不說便和衣躺下，接着蒙頭大睡。

四週一片漆黑，也一片死寂。

也不知過了多久，上官有我忽然道：「師兄，你爲什麼還不睡？」

長孫忘我道：「我不是已睡了嗎？」

上官有我道：「但你睡不着。」

「你怎知我睡不着？」

「你平時一躺下就馬上打鼻鼾的。」

「那你爲什麼又睡不着？」

「剛才被那些臭龜蛋吵醒了，現在已很難入睡，我已數了很多隻綿羊了，還是不能入睡，你爲什麼不能入睡？」

長孫忘我道：「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上官有我道：「四十多年前發生很多事，到底你想到了什麼事？」

長孫忘我道：「我們十幾歲的時候，是如何認識的？」

上官有我道：「當年在鄉下，我們一起在那個自稱神醫的家裡學

醫時認識的。」

長孫忘我道：「他好似不是自稱神醫，這神醫兩字好似是鄉下的人叫的。」

「那個神醫我現在也忘了他的名字啦，我只記得當時他是給你和我活活氣死的，現在想起來也還很過癮呢，你怎地忽然提起他？」

「我跟那個神醫學了幾年醫術，雖然我不想當大夫，但醫術也學了不少，但那個他奶奶的神醫一天到晚都說我們蠢到不得了，說我連一點醫術也學不懂，氣死我啦。」

「他要求太高，所以才給我們活活氣死。」

長孫忘我道：「所以今天我忽然想証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上官有我道：「証明什麼？」

「証明我的醫術也不差，別讓那個可惡的神醫在九泉之下仍在取笑我。」

「你如何証明？」

「剛才在草原不是有一男一女的娃兒身受重傷嗎？正好拿他們作試驗品。」

上官有我怪叫道：「這個不行，不行極了，快睡覺吧。」

長孫忘我道：「爲什麼不行，而且不行極了？」

上官有我道：「你拿他們作試驗，若果醫不好，他們死了，你豈非白費功夫？若果你把他們醫好了，你豈非救了他們兩條性命？這樣無緣無故的便宜他人，我們無論如何是不會做的，更何況我們一向的宗旨是從來不救助與我們毫無關係，也素不相識的人，更不殺與我們無仇無怨的人，你難道忘了？」

長孫忘我道：「你說得是。」

上官有我道：「快睡覺吧。」

長孫忘我只好倒頭便睡。

過了一會，長孫忘我忽然彈起身坐了起來，大叫道：「我想到一個絕妙辦法。」

上官有我被他的大叫聲嚇得也彈了起身，怨道：「睡覺就睡覺，爲什麼忽然呱呱大叫的，不怕嚇死人嗎？」

長孫忘我奇道：「咦，你聽不到我說什麼嗎？」

「我當然聽到了，你說想到一個絕妙辦法。」

「不錯，只有這個辦法，我才可以進行我的醫術試驗。」

「什麼臭辦法？」

「這個辦法並不臭，而且妙極了，只要我把那小子和那妞兒救活，即表示我的試驗成功了。」

「那你豈非大大便宜了別人？怎地做這等愚蠢之極的事？」

「我還沒有說完，只要我把他們救活，然後再在他們原本的傷口砍他們奶奶的十來刀，讓他們的傷勢還原，但不殺他們，然後丟到原來的草原上，這樣他們保証活不成，那我並沒有救他們啊，這辦法妙嗎？」

「你事後把他們再砍得重傷，再丟到原來的草原上，這樣他們就保証活不成，他們豈非死在你手上？他們與我們無仇無怨，怎地把他們殺了？」

「不同不同，極之不同，他們本來已受了重傷，我醫好他們，再砍傷他們，只是把他們的傷口回復原狀，就算死，也是死在先前那幾個臭王八手上，我醫他們，只是讓他們多活一點日子吧了，怎可以說是我殺了他們？」

「這辦法倒也可行，睡覺吧。」說完躺下。

長孫忘我把他拉起身，叫道：「混帳，既然這辦法可行，還睡什麼覺？」

上官有我不滿道：「三更半夜的，不睡覺還有什麼好幹？」

長孫忘我道：「不睡覺的意思就是去救人。」

上官有我好像很吃驚般道：「救人？你瘋啦？無緣無故的，爲什麼要救人？」

長孫忘我連忙改口道：「不不不，應該開始進行試驗才對，不是救人。」

上官有我愛理不理，道：「進行試驗的是你，不是我，你自己去吧，莫阻我睡覺。」說完又躺了下去。

長孫忘我氣極，又把他拉了起來，道：「臭王八，沒有你幫忙我如何進行試驗？」

上官有我不能安睡，大大不滿地道：「醫術好像你比我高明，我幫得了什麼？讓我睡覺吧。」說完又躺下。

這次長孫忘我不去拉他，改爲大聲喝叫：「臭王八，給我起來！」

上官有我氣極起身，叫道：「你爲什麼這麼大聲向我呼喝？」

長孫忘我仍喝道：「我是不是你師兄？」

上官有我皺眉，想了想，道：「好像似是的。」

長孫忘我道：「既然你當我是師兄，爲什麼不幫我這個忙？」

上官有我一時無話可說，但卻十分氣憤，而且不斷嘀咕。

長孫忘我道：「你身上有沒有火摺子？」

上官有我道：「我身上爲什麼沒有火摺子？」

「你身上爲什麼會有火摺子？」

上官有我咧嘴笑道：「昨天晚上在那間客棧住了一晚，事後房中的棉被，草蓆和枕頭都被我們偸去了，這小小的火摺子也順手拿來用一用。」想起三更半夜好夢難圓，

又笑不出來了。

長孫忘我道：「好極，做個火把，用火摺子點亮，開始試驗吧。」

上官有我道：「那兩個人這麼大個，你瞧不見嗎？却要用火把？」

「沒有火把怎生採葯？」

「這也是道理，這些見鬼的草葯形狀千奇百怪，黑痲痲的，不用火把確是很難分辨。」

「別說這許多廢話啦，時間一長，那兩個娃兒死了，想試驗也難了。」

上官有我喜道：「那麼就再拖一會吧。」

「為什麼還要再拖一會？」

「再拖一會兒他們就必死無疑，到時你不用作試驗，我也不用幫你的忙，那就可以好好睡一覺了，豈非美事？」

長孫忘我怒道：「若果那兩個娃兒死了，我就沒有了試驗品，到時我不在你身上砍七八十刀才怪，那時只好拿你做試驗品了。」

上官有我漲紅了臉，道：「混帳！我是你師弟，跟你無仇無怨，為什麼砍我？而且還砍七八十刀這麼荒謬！」

長孫忘我道：「若果那兩個娃兒被你一拖之下而死了，你即是破壞了我的試驗，那你就跟我有怨有仇了，那時我不砍你七八十刀，難道砍自己七八十刀？這豈非更加荒謬？」

上官有我聽了，微吃一驚，接着躺了下去，並把棉被蓋在頭上。

長孫忘我大喝道：「起來，誰叫你睡覺？」

上官有我極之無奈地坐起身，苦着臉哀求道：「師兄，你放過我吧，我現在只想睡覺，要試驗明天才進行不可以嗎？」

長孫忘我道：「明天他兩個也死啦，還試什麼驗的？」

上官有我臉容更苦，道：「眞的要去？」

長孫忘我道：「難道還有假？」說完已霍地站了起身。

上官有我不斷嘀咕，數十萬個不願意的爬起身來，口中喃喃自語：「天下這麼大，今晚為什麼偏偏睡在這裡？那些臭龜蛋又為什麼偏偏要選在這裡打架？又為什麼不乾脆把那小子和那妞兒殺了？卻偏偏留下他們的性命，好沒來由的要老子在三更半夜爬起床來活受罪。」

長孫忘我怔怔的望着他，待他說完了，皺眉道：「你嘰裡咕嚕的在跟誰說話？說的是什麼鬼話？」

上官有我越想越氣，怒叫道：「要作試驗快點去，你還嚕嗦什麼？」

長孫忘我見他發怒，好像怕了他，連忙堆起笑臉相迎。

＊　＊　＊

「江湖雙怪」拿着火把走到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倒地處，在火光照耀下，只見龍李二人的臉上已呈紫黑色，顯然中毒已深。

長孫忘我見了，興奮之極，喜道：「妙極，妙極，太好了，太好了。」說着手舞足蹈。

長孫忘我興奮，上官有我則氣憤，但卻感到奇怪，道：「你為什麼這麼開心？」

長孫忘我道：「你看，他們身上不是中了毒嗎？」

「他們中毒你怎地如此開心？」

「當年神醫教了我不少療毒之術，今天不是正好大派用場嗎？你叫我如何不開心？」

上官有我嗤之以鼻，道：「若果他們死了我才開心，還可以開開心心的睡覺。」

長孫忘我好似頓時醒覺一般，道：「不錯，不知他們死了沒有。」說着俯身在探二人鼻息，發覺二人氣息雖然極之微弱，但到底還未死，站起身來，喜道：「老天爺有眼，他們還未死。」

上官有我極之失望，表情又苦了起來。

長孫忘我又蹲下身子，以飛快的手法點了龍李二人身上的穴道，又在他們身上推拿一番，直至滿頭大汗才停手。

經過一番推拿之後，再伸手探二人氣息，這時發覺龍李二人的呼吸已明顯暢順了，心中更是大喜，便與上官有我合力把二人搬到林邊的床上，然後把龍李二人以棉被蓋着。

安頓了龍李二人在床上之後，上官有我忽然大叫道：「這個行不通，極之行不通，也行不通之極。」

長孫忘我奇道：「為什麼行不通？」

上官有我氣道：「你安排這兩個娃兒各睡一張床，那我們睡那裡？難道睡在地上？你想把我冷死嗎？我這人是最怕冷的。」

長孫忘我皺眉道：「這也是，他們兩個總不能佔了我們兩張床，這簡直太荒謬了。」

（未完・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上文提要：蕭家莊一場大火，付諸一炬，謠傳蕭家大小無人生還，蕭莊主蕭清宇是形意門的掌門人也失了踪，生死不明，這是江湖一個疑案……事隔多年，曹娥鎮的孝女庵，突然來了七星會的副宮主袁坤山率領手下前來監視，鎮裡小酒店韓老頭見他們追問庵裡住有甚麼人，有意將他們捉弄，特將一柄破雨傘掛在庵門上，引起了袁的驚異……

懲戒七星會　惹來大痲煩

站在他右首的，則是他獅子宮的副宮主穿山甲蔡作屏。

閒言表過，却說查天祿聽了韓老頭的話，不由得臉色微沉，哼道：「查某不是衡山派的人。」

韓老頭一面遊走，一面接口道：「小老兒記不得了，抱歉，抱歉，只不知查大俠趕來，又有什麼貴幹？」

「問得好！」

火鷹查天祿發出一陣尖沙的笑聲，接着說道：「總宮早就料到蕭家的人藏身之處，必有蕭家友好暗中呵護，李兄因事無法親自趕來，所以由兄弟趕來支援，依兄弟相勸，百里老哥似乎犯不着和七星會作對。」

韓老頭道：「小老兒在鎮上開小酒店，和蕭家的人有什麼關係？這是你們七星會的人和小老兒作對。」

「哈哈！」

火鷹查天祿又是一聲尖笑，沙着喉嚨，陰惻惻的道：「你百里老哥和蕭清宇是什麼交情，七星會還會不清楚？如今想來，你十年前偽裝身死，躲避狠姑婆，原來就躲在蕭清宇的家裏……」

韓老頭突然濃哼一聲道：「查天祿，你知道的事情倒是不少。」

查天祿道：「江湖上的事情，七星會沒有不知道的。」

韓老頭沉聲道：「好！」

這聲「好」，帶來濃重的殺氣！

查天祿突然臉色一變，急急喝道：「袁老弟小心！」緊接着朝站在身邊的穿山甲蔡作屏揮揮手，低喝道：「快去接應。」

他發覺得並不慢，但韓老頭出手太快了！

只見一片刀光之中，響起了一聲悶哼，袁坤山一個身子像斷線風箏一般凌空飛摔出去兩丈來遠，等他摔到地上，雙腳一伸，再也不動。

穿山甲蔡作屏也不算慢，他從肩頭取下蜈蚣鉤，奔掠出去不過三步，袁坤山已被韓老頭一腳踢飛出去。

那柄吹毛立斷的細刀，也到了韓老頭的手裏，他連頭也沒抬，只是用手指彈彈刀身，自顧自的說道：「這把刀還不錯，正好我徒兒沒有一件趁手的兵器呢！」

說到這裏，才抬起頭來，斜睨着他，咧嘴一笑，說道：「你可要試試這柄刀鋒不鋒利？」

穿山甲蔡作屏能當上七星會獅子宮副宮主，自然也是一把好手，韓老頭對他如此輕視，這口氣如何嚥得下來？口中大喝一聲：「本座從未見過這等狂妄匹夫，好，你有多少絕活，只管使來。」

「哈哈！」

韓老頭打着哈哈，點點頭，笑嘻嘻的道：「看來今晚眞要多宰幾個，殺殺七星會的威風也好！」

查天祿聽出韓老頭的口氣有異，立即沉喝一聲：「蔡老弟退下來。」

雙肩聳動，一道人影凌空撲起，一下落到韓老頭面前，尖笑道：「百里老哥口氣托大，那是要連兄弟也計算在內了？」

韓老頭笑不離口，一向挺隨和的人，此時突然臉色一沉，雙目寒光迸射，冷喝道：「不錯，凡是知道我百里雨還沒有死的人，都得死。」

查天祿聽得心頭大怒，仰天大笑一聲道：「百里雨，你也不怕大風閃了舌頭，查某倒是不信你鐵傘天王有多大的道行？」

他雙手左右一分，隨便擺了個架勢，喝道：「來，百里雨，查某先領教你的高招。」

韓老頭右手執着緬刀，朝穿山甲蔡作屏一指，左手揮了揮，說道：「你且閃開，他先向我挑戰，我總得先宰了他，才輪得到你。」

查天祿原是個極其自負的人，聞言更是怒不可遏，尖喝一聲：「好狂的匹夫……」

喝聲未落，面前的韓老頭身形一閃，已向穿山甲蔡作屏斜欺過去。

穿山甲蔡作屏的手中執着蜈蚣鈎，眼看韓老頭朝自己欺來，口中沉喝一聲：「來得好……」

這句話一共只有三個字，但第三個字堪堪出口，突覺胸腹間一涼，眼睜睜看着一柄雪亮的狹長緬刀刺進胸口，竟然連出手封格都來不及！

韓老頭迅快抽出緬刀，穿山甲蔡作屏雙目圓瞪，駭異的道：「好快的刀法！」

砰然往後摔倒下去，他一身橫練功夫，遇上緬刀，也不管用了。

火鷹查天祿眼看他當着自己殺了穿山甲，自己連想出手攔阻都嫌不及，這人自然丟大了！

因爲他如今是江湖第一大帮七星會十二宮的堂堂宮主，而死的人又是他獅子宮的副手蔡作屏。是可忍，孰不可忍？口中大吼一聲，欺身撲進，掄手一掌，猛劈韓老頭腰際。

韓老頭身形未轉，右掌先發，隨着一個旋身，還擊過去，口中嘿然笑道：「查天祿，你怎麼捨長取短，不使用你的破銅爛鐵，要和老夫動起拳掌來了。」

這話雖沒說明，但無異是說查天祿除了火器，拳掌功夫並不足道。

火鷹查天祿那會聽不出來，心頭更是怒火如焚，尖沙着聲音喝道：「你先接我查某幾掌試試再說。」

喝聲中，雙掌連環遞出，一口氣攻出八掌。

這八掌，果然一掌狠似一掌，招術毒辣，記記都找韓老頭要害下手，彷彿韓老頭和他有着深仇大怨，立意要將他毀在當地。

韓老頭身形閃動，還擊了四掌。他前三掌，已把查天祿的攻勢逼住，這第四掌，查天祿避無可避，只得舉掌急揮，硬接一招。

雙掌很快擊實，砰的一聲悶響，火鷹查天祿雙足移動，蹬蹬的連退五步，才算站住，但覺血氣翻騰，胸口起伏不停。

韓老頭功力雖然比查天祿深厚得多，但也被震得後退了一大步。

兩人一招之間，就錯開了六步之多。

火鷹查天祿沒再說話，突然右手一抬，從他衣袖中飛出三點紅影，品字形朝韓老頭激射過去。

韓老頭對他的火器倒也不敢輕視，目光緊緊盯注着三點紅影，直待快到近前，一個轉身，避開來勢，右掌由下翻起，橫拍而出。右掌甫出，人已電光石火貼地一掠，直向查天祿身邊欺去。

三點紅影，經韓老頭掌力一送，激飛出去一丈以外，轟的一聲，火光一閃，爆起一團碧綠的火焰，在地上熊熊燃燒起來。

查天祿一身都是火器，這三點紅影，只不過是初次試探性的出手而已。

此時一見三點紅影被韓老頭掌力推送出去，口中冷笑一聲，正待二次出手！就在此際，突感一陣重逾山岳的掌力暗勁像潮水般湧近身前，心頭猛然一驚，急切之間，趕緊雙足一蹬，施展大挪移身法，迅快的朝右側暴閃出去。

韓老頭豈肯容他緩過手來，嘿然道：「你再接我一掌。」

他一身修爲當眞已達爐火純青，收發由心，一擊不中，突然一個轉身，帶轉擊出的力道，揚手一掌，追擊過去。

他這一招「驚濤拍岸」，改直劈爲橫擊，凌厲强猛的潛力，隨掌帶轉，勢如浪湧，橫及四五尺寬，朝查天祿閃出去的人橫掃過去。

查天祿心頭驚駭欲絕，這一下若是被他擊中，只怕當場就得斃命……他幾乎連轉個念頭的工夫都沒有，只好施展「懶驢打滾」，貼地翻滾出去八九尺遠。

人還沒有站起，昂首之間，右手一抬，但見碧光一閃，一道綠陰陰的火燄已向韓老頭射去。

韓老頭沒想到他出手會有這般快法，同時橫掃出去的右掌，要收未收，碧燄有如電光一閃，噴到身前，急忙向左閃去，袖角業已沾到

碧燄，立時燃燒起來。

而且這碧燄只要沾到一點，火勢蔓延極快，韓老頭更不怠慢，左手一撕，迅快脫下大褂，口中暴喝一聲，猛向火鷹查天祿迎面擲去。

但聽「呼」的一聲，一件帶着熊熊烈焰的大褂，活像一隻火老鷹，向人飛撲，去勢如箭，勁力十分驚人。

火鷹查天祿本以火器揚威江湖，他一件寬大的長衫之內，都是火藥暗器易燃之物，一旦着火，就不可收拾。此時眼看火光撲面飛來，只得身形晃動，橫閃而出。

火鷹居然被一件着火燃燒的大褂，逼退了三步。

查天祿橫閃出去的人，忽然扭過身來，厲笑道：「百里雨，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喝聲未落，雙手齊揚，銀光連閃，四支銀燐箭脫手飛出。

韓老頭在擲出大褂之後，正待飛身撲起，突聽有人低喝一聲：「百里大俠快接住了。」

聲音入耳，一道黑影，電射而來。

韓老頭一把接到手中，正是那把掛在庵門上的破舊雨傘！

你別看它破舊，三十五根傘骨，是百煉精鋼鑄製，傘上綳的是一張鐵甲蛇皮，不畏水火兵刃，傘頂上的鐵葫蘆，則是寒鐵所鑄，用以點穴，專破各種橫練功夫。

這是鐵傘天王百里雨的成名兵器。

鐵傘天王手上不使鐵傘，豈非像玩蛇乞丐，沒有蛇玩一般？

韓老頭接住鐵傘，也沒問是誰把鐵傘擲給他的，事實上也沒有他問話的機會，火鷹查天祿打出的四支銀燐箭，已如四道電閃，朝他激射而來。

韓老頭一傘在手，腰骨陡然一挺，一個人就好像增高了幾寸，凜然峙立，口中發出一聲洪亮的大笑，右手輕輕一轉，但聽蓬然作響，雨傘已經張了開來。

噗噗噗噗！

四支銀燐箭射在雨傘上，發出四聲連珠般的暴響！但見傘上銀蛇亂閃，四支銀燐箭全被震得朝四外飛射出去。

銀燐箭雖被震飛，但箭上遇物即燃的銀色火燄，却沾在傘上，已經熊熊燃燒起來。

火鷹查天祿自然知道此刻決不能再讓對方有援手的機會，雙手連揚，把藏在衣袖中的火器傾囊使出，火鱗鏢、火燄彈、銀燐箭，破空呼嘯，激射如雨。

韓老頭手中一柄雨傘，已經變成了一柄火傘！

雨傘在他手中，電旋飛轉，打到傘上的火器，紛紛被旋轉的雨傘震飛出去，落到他身外丈許遠近。

韓老頭身上當然沒沾到一點火星；但火鷹查天祿的火器，遇物即燃，落到地上，還是熊熊燃燒，迅速蔓延開來。

轉眼之間，週圍一丈方圓，變成了一個大火圈，把韓老頭團團包圍了起來。

連平台的大青石板，都被燒得「劈啪」作響，紛紛爆裂！

「哈哈……」

火鷹查天祿不由從心底發出得意的大笑，但他笑聲甫起，立時就凝結住了！

他只覺腰眼驟然一痲，竟被人家制住了穴道。他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人制住他的，他身後根本什麼人也沒有。

也就在此時，韓老頭口中驀地發出一聲龍吟般長嘯，手中擎着一柄熊熊烈燄的火傘，身形凌空而起，越過六七尺高的一圈火牆，疾如鷹隼，朝火鷹查天祿撲去，身在半空，右手一沉，使了一招「泰山壓頂」，火傘當頭罩落。

他並不知道查天祿已被人制住了穴道，只是這一招去勢奇快，他估量查天祿決難躱閃！

查天祿果然沒有躱閃，韓老頭火傘罩落，右手五指一鬆，放棄了他仗以成名三十年的雨傘，一個觔斗凌空翻出兩丈以外，落在地上。

火鷹查天祿連哼沒哼出聲，一個人已然全身着火，緊接着但聽「轟」的一聲，爆起一片沖天火光！

一個一生玩火的人，終於成了玩火自焚。

跟着袁坤山來的兩個青衣漢子，(蟹臉漢子和刀疤臉漢子)他們副宮主(袁坤山)雖死，但沒有查天祿吩咐，自然不敢擅離。

此刻眼看連查宮主都已烈燄焚身，心頭一怕，不約而同拔脚就跑。

韓老頭那還容他們逃走，口中長笑一聲，人如虹飛，右手一探，一把抓住刀疤臉漢子的後心，揮手丟起，朝熊熊大火中投去，再一個騰身，追上蟹臉漢子，同樣一把抓住後領，向火勢中擲去。

兩個青衣漢子就像兩個稻草人，擲入大火之中，立時着火燃燒，但聽火勢中響起兩聲淒厲的慘叫，就再也聽不到什麼聲音。

韓老頭又把袁坤山和穿山甲蔡作屏兩具屍體，一起投入火中。

這樣一來，倒省去了一番掩埋的工夫。

火鷹查天祿製的火器，火勢之烈，就算鋼鐵都會化去，何況幾具屍體？

韓老頭望着碧綠的火燄，臉上不期流露出惋惜之色。

他憑弔的當然不會是火鷹查天

祿等人，七星會這些年來，在江湖所作所爲，無一不令人髮指，這些七星會的爪牙帮兇，可說死有餘辜。

他惋惜的是隨着他闖蕩江湖，三十年寸步不離的伙伴——鐵雨傘，竟然燬在火鷹查天祿的烈燄之中。

鐵傘天王，這名號十三年前早就死了！

名既不存，傘還留着做什麼？

這麼一想，沉重的心情也就減輕了幾分，面向庵門，抱抱拳道：「今晚又驚動弟婦了！」

又驚動，可見七星會的人，已經不止第一次來了。

庵門啓處，緩步走出一個一身灰布衣裙，雙鬢花白，雙目已盲的老婦人，朝韓老頭襝衽一禮，說道：「七星會匪徒兩次找上未亡人，多蒙百里大俠援手，這份高誼，實教未亡人沒齒難忘。」

韓老頭連連拱手，笑道：「弟婦這話就見外了，方才還是弟婦出手，救了老朽呢！」

原來他眼看火鷹查天祿不躲不閃，就已料到有人制了他的穴道。

話聲一落，接着皺皺眉，徐聲道：「倒是七星會兩次派人踩盤，顯然對弟婦已經起了懷疑，依老朽之見，不如遷地爲良。」

灰衣婦人黯然搖頭道：「我能搬麼？」

韓老頭一怔，立即點頭道：「哦，是，是，老朽倒是忘了……」

灰衣婦人忽然切齒道：「這姓查的，可能就是昔年縱火之人，他玩火自焚，眞是自食其果，惡有惡報！」

韓老頭雙目乍睜，說道：「不錯，可能是他，弟婦怎不早說，老朽方才就該把他活捉下來，好好的問問他。」

灰衣婦人接着黯然道：「我最痛心的是掌門人的屍骨未及搶出，被一場無情火焚化，但縱火的人，也自焚了，未亡人這口氣也總算出了，但，但等……」

但等什麼，她忽然住口，沒有再說下去。

韓老頭拱拱手道：「時間不早了，弟婦請回吧，老朽也要告辭了。」

灰衣婦人道：「百里大俠只管請便。」

韓老頭從地上拾起緬刀，匆匆走了。

灰衣老婦忽然幽幽一歎，仰起臉，自言自語的說道：「八年了，總算給我捱過了八年了，每天度日如年的八年……」

她緩緩轉過身，正待朝庵門跨去。

＊　＊　＊

突聽有人叫了聲：「老前輩請留步。」

聲音是從右首竹林中傳出。

灰衣婦人腳下一停，回頭問道：「是什麼人？」

竹林中人影閃動，快步走出一個人來，老遠就拱着手作揖道：「晚輩奉家師之命，專程拜謁老前輩來的。」

這人正是下午在小酒店裏向韓老頭打聽孝女庵的藍衫少年。

月光之下，夜風拂着他頎長的身材，益發顯得洒脫倜儻，超凡不羣。

可惜灰衣老婦雙目已瞎，看不見他的長相，但她耳朶却是極靈，聽着藍衫少年輕快的脚步聲，便已測知他已經奔到面前不足五步。這就朝着藍衫少年問道：「相公不是本地口音，從那裏來的？」

她雙目已盲，當然不能看到藍衫少年，但她抬着臉，却是一副盼望之情。

藍衫少年這一走近，只覺這位灰衣老婦雙目雖盲，人却和藹可親，而且好像在那裏見過，十分眼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躬着身道：「南山。」

灰衣婦人問道：「令師是誰？」

藍衫少年恭敬的道：「家師是全眞道士，姓王，號白山。」

灰衣婦人嗯了一聲，問道：「你姓君？」

藍衫少年點頭道：「是的。」

灰衣婦人問道：「叫什麼名字？」

藍衫少年道：「晚輩單名一個簫字。」

「簫！」灰衣婦人身軀忽然起了一陣顫動，急急問道：「有何爲證？」

名字還要證物，這話問得好不奇怪？

藍衫少年應聲道：「有，晚輩有簫爲證。」

說着果然從腰間解下一支古色如銅的尺八洞簫，雙手遞了過去。

灰衣老婦無法看到，但她聽覺極靈，藍衫少年遞出洞簫，她也正好伸手去接，居然毫釐不差，和不瞎的人一樣，不用摸索，一下就接到手中。

她接過洞簫，如獲至寶，顫動的雙手親切仔細的撫摸着簫身，臉上神情，不期流露出悲喜之色，突然一抬頭，問道：「你知道此簫來歷麼？」

藍衫少年道：「晚輩聽恩師說過，此簫好像出於慈母山。」

「不錯。」

灰衣婦人話聲出口，突然手腕一抬，洞簫分心點出。

她這一招「穿雲裂石」，使得快如電閃，眞要給她點上，藍衫少年非當場殞命不可！

但這招「穿雲裂石」，乃是藍衫少年恩師「鳳簫九式」中的一招，師門絕藝，他如何不識？

當下立即撤身後退半步，右掌虎口向左，掌勢微吐，迎着簫身推出，左掌後發，推向對方執簫右腕，身形隨着微微向右旋轉。

這一招「寸心千里」，正是化解「穿雲裂石」的手法。

灰衣婦人不待對方接觸，突然撤簫後退，雙目濕潤，點點頭道：「你果然是君簫。」

隨手把洞簫還給君簫。

君簫(藍衫少年)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她這是考驗自己武功？還是證明自己確是師父王白山的徒弟？

他雙手接過洞簫，正待開口。

灰衣婦人說道：「你隨我來。」

返身朝庵門中走去。

君簫隨着她走進山門。

灰衣婦人隨手關上木門，舉步往廊上走去。

黑夜之中，既未點燈，但雙目已盲的灰衣婦人，領着君簫，走在前面，絲毫不需摸索，脚下還走得甚是輕快。

君簫心中暗暗忖道：「這位老婆婆一身修爲，看來極高。」

心中想着，已經走到一間禪房門口。

灰衣婦人推門而入，點起了油燈，才殷勤的道：「君相公請進來吧！」

君簫答應一聲，跨進房去。

灰衣婦人已在一張木椅上坐下，伸出雙手，在空中招着，說道：「老身雙目已盲，看不見了，你過來讓老身摸摸。」

室中點起了燈，君簫淸晰的可以看到灰衣婦人一臉俱是慈祥之色，好像慈母對着久別的兒子招手，令人有說不出的親切之感！

君簫忽然覺得這灰衣婦人極像自己的娘！

他忽然想起了闊別八年的爹娘，不由的從心中油然升起孺慕之忱，脚下緩緩走了過去。

灰衣老婦伸出的雙手，摸到他的手臂，再沿着手臂，摸到他的肩頭，他可以感覺到灰衣婦人雙手在顫抖，瞎去的雙目，滾落兩行淚水。

君簫心頭不知怎的，突然間，好似受到無比的感動！

他明知眼前的灰衣婦人，並不是自己的娘，但他在這一瞬間，幾乎把她看作了自己的親娘，口中也幾乎要脫口叫出「娘」來。

灰衣婦人面頰上還掛着淚水，但臉上已經有了安慰的笑容，慈藹的道：「孩子，你今年幾歲了？」

君簫答道：「晚輩今年二十。」

「唉！」灰衣婦人摸着他結實的臂膀，徐徐說道：「老身孩子，今年也有二十歲了。」

原來她在思念兒子！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這是多麼可貴的親情！

君簫問道：「老前輩，令郎呢？」

灰衣婦人神色一黯，但强作歡笑，說道：「在外面流浪，你知道老身是多麼的想他，只可惜老身雙眼已盲，他就是站在面前，老身也看不到他了。」

說到這裏，忽然笑道：「君相公請坐，你看老身差點忘了正事，唔，令師叫你來找老身，有什麼事？」

君簫沒有坐，只是站着說道：「家師要晚輩來向老前輩打聽一個人。」

「哦！」灰衣老婦問道：「令師要打聽什麼人？」

君簫道：「家師要找的一位磨刀老人，據說他經常在這一帶替人磨刀，但一定要來問老前輩，才能知道他的下落。」

灰衣婦人含笑點點頭道：「不錯，除了老身，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只是他早就不在這裏磨刀了。」

君簫問道：「不知他現在去了那裏？」

「遠着呢！」灰衣老婦道：「他到四川去了，你一定要找到他麼？」

君簫道：「是的，家師臨行交代，有很重要的事，非找到他不可。」

灰衣婦人笑了，她笑容之中，含有欣慰和嘉許之意，徐徐說道：「據說四川有一條磨刀溪，磨的刀，永遠不會生銹，所以他到四川去了，你要找他，只有到磨刀溪去，才能找到他。」

君簫站起身，拱拱手道：「多蒙老前輩指點，晚輩那就告辭了。」

灰衣婦人問道：「你這就要趕去磨刀溪麼？」

君簫點點頭道：「是的，晚輩立時就要趕去。」

灰衣婦人道：「他隱居磨刀溪，不欲人知，你這樣去，就是找到了他，他也不會承認他是磨刀老人的。」

君簫聽得不禁一怔，問道：「那要怎麼辦呢？」

灰衣婦人笑了笑道：「他是個生性怪僻的人，一生不受人惠，從前在這一帶，磨刀的時候經常到庵裏來吃素齋，因爲庵裏的素齋是不用花錢的，老身有時也帮他洗洗衣服，他臨走前，還有一件藍布大褂沒有拿走，你把大褂帶着，就說老身要你去的，他自己的衣衫，自然

認得，就不會不接見你了。」

說着，走到一口破箱篋前面，打開箱蓋，從箱底翻出一件洗得快要發白的藍布大褂，遞了過來，一面叮囑着道：「君相公，這件大褂，雖然不是值錢之物，但它關係着令師要你去辦的一件重要之事，你要好好收起，不可遺失了。」

君簫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師父只要自己到曹娥鎮孝女庵來找瞎眼佛婆，打聽磨刀老人的下落，並沒和自己說找磨刀老人，究竟有什麼事？

但眼前這位老前輩，雖沒和自己明說，聽她口氣，却好像早就知道師父要自己找磨刀老人的事了！

當然，他自從見到瞎眼佛婆之後，直覺的感到事情並不如此單純，這裏面好像蘊藏着一件隱秘而待自己去發掘的大事。

他怔怔的望着灰衣婦人，幾乎忘了伸手去接。

灰衣婦人雖然雙目已盲，但她似乎看到君簫的心裏在想些什麼，藹然笑道：「君相公，快接過去，時間不早了，你去吧，記住，你有許多事要辦，忍辱負重，有志者事竟成，不可辜負了你師父的期待。」

君簫從她手裏接過藍布大褂，恭敬的道：「老前輩訓誨，晚輩自當切記在心，晚輩告辭了。」

他對灰衣婦人慈祥親切的容貌，不知不覺間，竟然產生了依依不捨之情，跨出禪房，幾乎眼睛有些濕潤。

只聽身後響起灰衣婦人的聲音，說道：「江湖上人心險詐，逢人且說三分話，更不可提起來過孝女庵。」

＊　＊　＊

由曹娥渡江，要西上四川，這可是一趟遙遠的路程，要橫越浙江、安徽、湖北三個省。

蕭山城裏，大小館子少說也有十來家，但論生意，要算橫街上的狀元樓生意最好。

此刻還不到晌午，樓上樓下，一共才十幾張桌子，都已坐得滿滿的，四五個跑堂的忙得幾乎招呼不過來了。

酒樓上下，人聲嘈雜，亂烘烘的，更顯得熱鬧，樓梯口，還不時的有人上來。

這時正有一個身穿一襲藍衫的少年，從樓梯上來，他手中提着一個小包裹，和一個長形的布囊，露出雪白的長總！

他，正是要趕去四川的君簫。

跑堂的伙計迎了上來，擦着汗水，陪笑着：「相公，眞對不起，你老稍等，小的給你找個座位……」

君簫含笑道：「沒關係。」

伙計目光閃動，朝四下看了一遍，招呼道：「相公請到那邊坐。」

他一招手，引着君簫朝右首靠壁的一張桌子走去。

那張桌上，只坐着兩個人，當然還空着兩個位子。

坐着的兩個人一身密扣勁裝，生相標悍，右首橫頭的一張板櫈上，放着兩個長形包裹，分明是隨身兵器無疑！

難怪別的桌子都坐滿了人，只有他們這張桌上，兩個人佔了四個位子，却沒有人敢坐下去和他們拼座的。

伙計拉開兩人對面的一張板櫈，含笑道：「相公請坐，你老要些什麼？」

兩個勁裝漢子正在低聲交談，看到伙計帶着一個客人來併座，不約而同的抬頭看了君簫一眼，又自顧自一面喝酒，低聲交談起來。

君簫放下包裹，點了酒菜，伙計倒了一盅茶送上，便自退去。

君簫拿起茶盅，喝了一口，有意無意的望了兩個漢子一眼，坐在兩人對面，總會互相看到對方的。

那兩個勁裝漢子似乎因君簫是個文弱相公，也並未在意，仍然壓低聲音在說話，說話的聲音，在人聲嘈雜的酒樓上，只有他們自己才能聽得見。

但君簫從師八年，練的是內家上乘武功，耳朵何等靈敏，兩人說得雖輕，他仍可清晰聽到。他原也無心去聽他們說話，但聽了坐在他對面漢子的一句話，不由引起他的注意。

只聽對面漢子道：「孝女庵也不是什麼龍潭虎穴，咱們已經有查宮主和兩位副宮主趕去，還怕不手到擒來？」

左首漢子道：「不，上面從昨天到今天，已經接連來了三道飛鴿傳書，直到目前，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這叫咱們如何向上面回報？」

對面漢子道：「李宮主今晚眞的會親自趕來？」

左首漢子道：「不錯，這件事據說是總會交代下來的，李宮主自然非趕去不可，所以咱們杭州分會，若連這點事都辦不好，你我兄弟吃不完，就得兜着走。」

對面漢子道：「那麼咱們趕快吃完了上路。」

夠了！不用說，同桌這兩個漢子，是七星會杭州分會的人。

前晚，君簫找到孝女庵，雖然遲了一步，但那場龍爭虎鬥，他是親眼看到的。

同時他也聽到了一個大概，七星會的人，是衝着雙目已盲的灰衣婦人去的。

灰衣婦人和七星會有什麼深仇大恨，他並不清楚，但他知道灰衣

婦人是個好人。何況師父要自己老遠來找她，至少她和師父是舊識。

自己既然遇上了，正好管它一管，免得他們老是去打擾瞎眼婆婆。主意打定，正好伙計送上酒飯，也就獨自吃喝起來。

坐在他對面的兩個漢子匆匆吃罷，同時站起身，抓起長形布包，大步下樓而去。

君簫跟着站起，會賬下樓，跨出店門，就見兩個漢子已經牽過馬匹，正待上馬。

君簫叫道：「二位請等一等。」

兩個漢子回過頭來，看到跟出來的是同桌的藍衫相公，不覺微微一怔，由方才坐在左首的漢子問道：「你是什麼人？」

君簫笑了笑道：「二位不用問我是誰，方才酒樓上二位說的話，在下都聽到了。」

右手一動，敢情要去取他在背上的兵刄。

左首漢子一伸一攔，然後打量着君簫問道：「朋友的意思……」

君簫笑了笑道：「二位不是想知道消息麼？」

左首漢子問道：「你知道？」

君簫道：「因爲在下剛從曹娥來。」

左首漢子眼睛一亮，問道：「你是查宮主派你送消息來的？」

「也可以這麼說。」

君簫目光朝大街上一瞥，說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二位隨我來。」

說完轉身就走。

對面漢子注視着君簫手中提着的長形布囊，和露出在外的白色長總，低哼一聲道：「老大，這小子路數……」

左首漢子一擺手，攔住他話頭，說道：「他既自稱是送消息來的，咱們姑且跟去聽聽。」

兩人牽着馬匹，跟在君簫身後而行。

走近街梢，行人已稀，君簫不待兩人開口，便已停下步來。

左首漢子問道：「朋友奉命前來，可有查宮主的諭示？」

君簫道：「我不是查天祿叫我來的。」

兩個漢子聽他直呼查宮主的名號，不禁臉色微微一變。

君簫續道：「在下是剛才和二位同桌時，聽了你們談話，才要告訴二位一聲，免得二位徒勞跋涉。」

左首漢子道：「朋友請說。」

君簫道：「查天祿、袁坤山、蔡作屛三個永遠也不會回去了，二位也是不去的好。」

這回，兩個漢子都勃然變了臉色。

左首漢子沉喝道：「好小子，你吃了熊心豹膽，敢戲耍老子！」

右手五指疾發，一把抓住了君簫胸前的衣襟，喝道：「說，你是什麼人派你來的？」

對面漢子刷的一聲，撤出一柄雪亮的鋼刀，隨手一揚，厲聲道：「小子，你不實話實說，老子先砍斷你的狗腿。」

君簫任由他抓住衣襟，泰然一笑道：「在下說的是實話，查天祿他們前晚都送了命，這是千眞萬確之事，你信不信？」

左首漢子忽然「啊」了一聲，抓着他當胸衣襟的右手，漸漸鬆開五指，一條手臂隨着垂了下去。他倏地後退一步，目中厲芒閃動，喝道：「你敢出手暗算我！」

對面漢子並沒眞對君簫出手，但他聽老大說君簫暗算了他，心頭不禁大怒，厲喝道：「好小子，我剁了你！」

鋼刀一揮，朝君簫肩頭劈來。

君簫一抬手，二個指頭拈住了刀鋒，隨手輕輕一震，喝道：「你們最好安靜些，聽我把話說完了。」

他震得雖輕，但對面漢子只覺虎口劇震，整條手臂一直痲上肩頭，那裏還握得住鋼刀？

兩條人影同時暴退出去，但聽一聲呼哨，兩人左手一抬，不約而同射出三點寒星，直取君簫胸口。

君簫冷笑一聲，臉色倏然一寒，道：「我本有饒你們兩人之心，你們却不知天高地厚，那就讓你們帶點彩回去。」

左手揚起，在胸前一圈再發，六點寒星，有兩點突然倒射回去，去勢比來勢還快，一閃而沒。緊接着但聽兩人同聲悶哼，左手同時垂了下去，肩頭立時滲出血來。

君簫又一個箭步，掠到兩人面前，冷肅的道：「我說的話，你們現在信是不信？回去告訴七星會，不准再去打擾孝女庵，聽到了麼？」

左首漢子右手緊掩着左肩，咬牙道：「在下兄弟認栽，朋友總該留個萬兒，好讓在下兄弟回去覆命。」

君簫點頭道：「好，在下姓君，君子的君，單名一個簫字，吹簫的簫，這樣夠了吧？」

左首漢子回頭喝道：「老三，咱們走。」

轉身正待上馬。

君簫喝道：「慢點！」

左首漢子道：「朋友還有什麼事？」

君簫忽然笑了笑道：「在下這兩天，正愁買不到馬匹代步，你們七星會的東西，取不傷廉，二位委屈些，留下一匹牲口再走。」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麥小明、苗素苓與萬映霞到了尼庵，見到了老尼，詢問她知否黑衣幪面女子的身份，但老尼却不知她是誰，只知她在夜裡才出現，而每次走近她時，她總會突然消失……老尼為令麥小明等人相信，決定留他們過一夜，親自帶他們去看，結果黑夜來臨，女子果然出現，但當麥小明行近時，她突然消失……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施用美人計　攏絡谷中人

羣雄們誰也弄不清許小旦要表演什麼，但所有的目光，却不約而同齊齊投射過來。

却見許小旦緩緩站了起來道：「我這人最肯與人方便，我知道你們想看的是什麼，現在就給大家看。」

說着，抬手往胸衣上一扯，竟然把左乳房露了出來。

她爲了四面均能照顧到，還特地把身子轉了一圈，並在四個方向各停頓了一下，以便讓每一方向的人都能看得仔細，平均對待，誰也不吃虧。

頓時，大廳內又是一陣鼓噪。

忽聽有人叫道：「還有一邊！」

另一人道：「她若不露出那一邊給大家看，就表示那一邊有毛病！」

許小旦本來就不在乎，二來又覺得如果不露出另外一邊，羣雄必定以爲她當眞有毛病，爲了顯示本錢充足，毫不猶豫的便把另一邊的胸衣拉開，露出了她那右邊的「單棗饅頭」。

羣雄們頓時有的鼓起掌來，有的轉過頭不忍卒睹。

這時又有人叫道：「隔得太遠啦，許仙子最好請到每一桌前晃一晃！」

誰知許小旦竟然當眞答應了要求，當場離開座位，扭腰擺臀在各桌羣雄跟前展開「獻寶」活動。

她每到一桌，還故意把胸部晃動一下，帶動得像貨郎鼓般搖晃。

此刻大廳內的秩序更形混亂，但却把氣氛帶動得進入最高潮，不少人都如癡似狂，醜態畢現。

有不少人在情不自禁之下，竟然探手去摸，但許小旦却毫不在意，不但不惱，反而笑得更騷。

好一陣工夫，許小旦才回到原座。

只聽霍元伽問道：「各位都看清楚了沒有？」

頓時有不少人應道：「看清楚啦！」

霍元伽道：「其實許仙子那兩個東西，長得和別的女人也沒什麼兩樣，在場各位，即使沒看過女人奶子，小時候也吃過奶，實在沒什麼稀奇的。所以今天的事，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羣雄中一人叫道：「屬下從前看女人奶子，只是在房裏關起門來一個人看。像許小旦這樣當衆露胸的，却誰都沒見過，當然覺得稀奇。」

霍元伽笑道：「這是時代的關係，時代一天天演進，人也一天天不同，若再過幾百年，許仙子就更不在乎了。」

「可是許仙子不可能再活幾百年。」

「你怎知不能？她既然是仙子，那就永遠不會死。」

那人剛要再開口，霍元伽忽然整了整臉色，正經八百地問道：「剛才有哪幾位摸過許仙子的乳房，最好自動站出來！」

他一連問了好幾遍，羣雄中竟沒一人站出來，可見他們的臉皮，還要比許小旦薄些。

霍元伽不動聲色道：「誰站出來就表示誰誠實，誠實的人一定會得到好處，不站出來就是不誠實，不誠實的人不但要吃虧，而且更要倒大霉！」

羣雄中立即有人忍不住問道：「盟主請把這話對屬下們說明白些！」

霍元伽笑道：「那晚毒火成全等四人爲摸許仙子而中毒的事件，你們總該還記得吧？」

那些摸過許小旦的人，聞言立即臉色大變，其中一人道：「盟主，莫非屬下們也中了毒？」

霍元伽頷首道：「不錯！你們明白了就好。」

先前那人抖著聲音叫道：「盟主，您不該這樣做！」

霍元伽哼了聲道：「我爲什麼不該？」

那人道：「毒火成全他們四個是跟咱們作對的，讓他們中毒自然應該。但屬下們都是您的心腹部屬，您不該連自己人也下毒！」

霍元伽臉色一沉道：「我讓許仙子露出上身到各桌，只是給你們看的，並沒聲明可以摸，你們自己太過放肆，還能怨誰？」

那人頓了頓道：「可是屬下們已經摸了，你老人家總該給我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霍元伽道：「老夫已經給了你們機會。」

「盟主這話怎說？」

「老夫方才問你們哪個摸了，就是準備給你們解藥，偏偏你們誰都不肯承認，這讓老夫把解藥給誰好呢？」他的話剛剛說完，大廳內便是一陣桌椅響動，接着足有八、九人齊擁到霍元伽身前，不約而同低頭跪了下去。

霍元伽掃了這些人一眼道：「你們都是摸過許仙子的？」

衆人全點了點頭。

霍元伽道：「方才爲什麼不肯站出來？」衆人的頭垂得更低，仍沒一人吭聲。

霍元伽冷笑道：「咱們綠林中人，最重要的就是誠實，尤其身在迷踪谷綠林總寨，不誠實如何能做天下綠林表率？」

衆人齊聲道：「屬下們知罪了！」

霍元伽這才抬手虛空一托道：「起來！自家兄弟，何必如此！」

先前說話那人壯着膽子道：「可是盟主還沒賜屬下們解藥！」

霍元伽嘿嘿笑了一陣，才道：「實不相瞞，你們並沒中毒。」

那人楞了楞道：「那麼盟主爲何如此說？」

霍元伽笑道：「自家兄弟，老夫怎肯對你們下毒，我剛才那樣做，目的不外是想試試各位是否誠實，人必有誠，然後才能表現忠心。」

衆人打了個哆嗦，齊聲道：「屬下們該死，今後對盟主如有不忠，即使死後做鬼，也要碎屍萬段！」

霍元伽呵呵笑道：「各位言重了，你們方才已經表現得很誠實，老夫當然相信將來必定忠心不二，用不著站在這裏，快回座吧！」

霍元伽要出這一招手段，對大多數在場的人來說，固然收到了預期效果，也鞏固了他的「領導威信」。

但却更激起鍾一豪爲首的一夥人反感，霍元伽如果是聰明人，對這一招手段的後遺症，必定該心裏有數。

接着羣雄又繼續飲宴起來。

許小旦爲了對首席所有的人討「好」，那一對乳房依然暴露在外，逼得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三人都只好極力避開視線，以免眼睛受到「污染」。

霍元伽笑道：「許仙子，妳那一對東西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爲什麼老喜歡露在外面？」

許小旦道：「盟主雖然不喜歡看，可是有人喜歡看，既然他們想看，就給他們看個夠。」

霍元伽點頭道：「「果然是菩薩心腸，功德無量，先前老夫對妳要求的事情，妳究竟肯不肯答應？」

許小旦頗爲爽快的道：「盟主要求的事情，我什麼時候沒答應過？爲了答謝迷踪谷英雄好漢們的好意，即使你老人家不要求，我也會自告奮勇。」

霍元伽嘿嘿笑道：「既然仙子肯佈施雨露，老夫就要當場宣佈了，也好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

許小旦毫不在意道：「盟主就請宣佈好啦！」

兩人這番對話，聲音很低，只有同桌的其他六人聽到。

但這六人却弄不清這一男一女又要玩什麼花樣。

只見霍元伽喜氣滿面的站起身來道：「現在老夫要對大家宣佈一個意外的好消息……」

他說到這裏，故意把下面的話打住，分明是要吊一下所有人的胃口。

果然，羣雄都豎起耳朵，急盼着聽聽霍元伽下面要說什麼。

霍元伽等把所有的人胃口吊足，才緩緩說道：「各位離鄉背井，別父母，拋妻子來到迷踪谷，雖然是胸懷大志想在綠林中建立一番事業，但在萬山叢中的迷踪谷，生活上總是十分寂寞，這是誰都不能不承認的事實，所以，老夫在接任盟主之後，一直希望能在這方面給大家調劑調劑。」

只聽鄰桌的王大康道：「霍盟主又不是治病的大夫，你憑什麼給大家調劑？」

霍元伽道：「王老弟這話問得好，老夫既不是醫生，又不是女人，當然本身不能給大家調劑，但我可以想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就快說出來，何必賣關子！」

霍元伽指了指許小旦道：「她是個女人，辦法就在她身上。」

王大康哼了聲道：「你想拿女人來收買人心？算啦！不說也罷。」

忽聽一名叫朱正的頭目道：「盟主別聽王大康的，要說就快說出來吧！」

霍元伽道：「好吧！老夫現在就鄭重宣佈，許仙子爲了慰勞各位英雄好漢，情願永遠留在迷踪谷，陪大家睡覺！」

此語一出，不少人都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還以爲霍元伽在開玩笑，不過身爲綠林盟主，這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

果然，朱正搶着道：「盟主不是開玩笑吧？」

霍元伽整了整臉色道：「軍中無戲言，老夫怎能當着這麼多人隨便亂講話。如果你們不信，我就請當事人表明態度。」

許小旦隨即晃動着雙乳站起來道：「諸位英雄不必懷疑，這是我自願的。」

朱正道：「仙子爲什麼肯作這麼大的犧牲？」

許小旦笑道：「這不是犧牲，應當是一種收穫。諸位都是各地來的英雄好漢，本仙子能有機會慰勞你們，親近這麼多的英雄好漢，正是我祖上有德，三生有幸，將來回到東海，也可榮耀門庭。」

朱正頓了頓道：「咱們迷踪谷有上千人衆，如果每個人都想跟仙子睡覺，妳受得了嗎？」

許小旦噗嗤一笑道：「本仙子雖然決定爲大家敞開大門，但一下子也不能湧進那麼多英雄好漢，你們總要一個一個的來。」

朱正道：「仙子的意思，是要大家排隊？只怕這隊不容易排，一定會有人搶着插隊，看來非打破腦袋不可。」

許小旦眼波流轉地道：「本仙子只負責在房間裏招待，至於怎樣維持秩序，那是霍盟主的事。」

朱正馬上把目光轉向霍元伽道：「報告盟主，你老人家一定要先計劃好，免得大家傷了和氣，鬧出事來！」

霍元伽哼了聲道：「據老夫所知，你是最喜歡鬧事的人，經常在聚義廳裏踢桌砸板櫈，有時更帶着兄弟胡鬧，如果爲爭奪先後而鬧事，你是第一個！」

朱正乾咳了兩聲道：「可是盟主若不先做安排，只怕會越鬧越大。」

霍元伽道：「用不着你替老夫操心，老夫若事先沒有腹案，還當的什麼盟主。」

朱正道：「那您就說說吧！」

霍元伽道：「迷踪谷雖有上千之衆，但許仙子却用不着招待那麼多。」

「招待多少？」

「最多也不過在場的各位，這麼一來，就只剩下幾十人了。」

「可是許仙子那扇門，也不能一下擠進幾十人去？」

「許仙子哪一晚該招待誰，由老夫決定。」

「盟主怎樣決定，咱們抽籤好不好？」

「請仙子慰勞大家，當然是招待有功的。」

「可是咱們迷踪谷好像並沒設立功勞簿。」

「你們誰有功誰有過都在老夫心裏，所以許仙子該招待誰，誰就會在頭一天或當日得到老夫的通知，憑通知令牌才能進許仙子的門，沒有通知令牌的，誰都別想。」

羣雄們這才明白，原來這是霍元伽又一種控制所屬的手段。

別看這手段有點卑鄙齷齪，但却極爲有效，世上不知有多少人，一生中都被這種手段控制著，而且對控制者還感恩菲淺呢。

忽聽又有人叫道：「請問盟主，這事什麼時候開始？」

霍元伽道：「老夫還要與許仙子做最後一次商量，大家必須再耐心等待幾天。」

那人急巴巴地道：「這種事一句話就好，爲什麼還要等好幾天？」

霍元伽道：「你知道什麼？有的事雙方溝通了好幾年，還沒溝通出頭緒來。這件事最多幾天工夫，你們就等不得？」

那人猶自着急道：「希望盟主越快越好，我們大家都感您的恩德！」

霍元伽笑道：「我確是處處爲你們着想，你們知道感恩就好。」

羣雄們不少人都聽得眉飛色舞，對霍元伽眞是感激得比親老子

還感激。

霍元伽擧起杯來，向羣雄們環敬了一次酒，再望向許小旦道：「許仙子，可不可以跳個舞，也好給大家助助興。」

許小旦瞇眼一笑道：「不知大家要看什麼舞？」

霍元伽道：「不必脫啦！就這樣跳最好。」

誰知許小旦却搖頭道：「不脫不舒服，而且穿着衣服跳，他們也不過癮。」

霍元伽道：「今天還是別脫的好。」

只聽朱正叫道：「盟主，這就是您的不對了，人家許仙子要脫，您却不准她脫，太讓我們失望啦！」

霍元伽道：「你懂什麼！老夫是爲你們好，若你們看了，將來到了許仙子房裏，還有什麼看頭！」

朱正終於勉强不再吭聲。

許小旦隨即離座出場，開始表演。

其實誰也不知她跳了什麼，反正有胳膊有腿的都能跳得出來。

這次宴會，就在許小旦跳完之後散席。

* * *

霍元伽果然言出必踐，就在第二天，便騰出一間獨立庭院，要許小旦搬了進去。

這處獨立庭院，四面都有圍牆，進門之後，是一個不大的天井，中間是一座白石砌成的小樓。

霍元伽因爲許小旦自稱是從東海來的，便把這庭院命名爲「東海院」。

霍元伽一直希望能爲許小旦找兩名服侍的丫環，可惜在迷踪谷找不到，只得先派了兩名閹掉「寶貝」的嘍囉，使得迷踪谷居然有了「太監」。

另外，東海院的門口，也派出警衞，負責驗證通行，以免有人進去「混水摸魚」，因爲據說許仙子不會武功，若有人闖進去霸王硬上弓，她根本無能抵抗。

就在許小旦搬進東海院的第五天，「生意」便開張了，第一張慰勞令牌，居然發給了鍾一豪。

其實這並不太過意外，因爲鍾一豪是副盟主，在「排行榜」上的排名當然在先。

但鍾一豪並沒有去，也未把令牌立即送還霍元伽。直到第二天，才派人繳還了令牌，這在霍元伽來說，還以爲鍾一豪已經「逍遙」過了呢。

霍元伽爲了籠絡柏齡院方面的人，第二次進入東海院的令牌，竟又是柏齡院的人，得到令牌的人是余亦樂。

余亦樂也和鍾一豪一樣，人未去，次日把令牌繳還霍元伽。

柏齡院裏的人心裏都有數，若再來令牌，必定落在麥小明身上。因之，都趁機和麥小明開玩笑，問他接到令牌以後怎麼辦。

麥小明笑道：「鍾副盟主和余先生看似聰明，其實是兩個大儍瓜！」

王大康道：「這麼說麥小俠接到令牌以後一定去了？」

麥小明反問道：「如果有人請客，你去不去？」

王大康道：「那要看請客的是什麼人和有沒有有誠意。」

麥小明道：「人家請你去睡覺，連情義都有，怎會沒有誠意？」

王大康哈哈笑道：「看來麥小俠是想去了，這也難怪，如果俺猜得不差，你可能還沒跟女人睡過覺，有了機會，當然不想放棄。」

麥小明道：「你知道就好。」

誰想第三次的令牌，竟沒送到柏齡院來。

* * *

霍元伽連發出兩次慰勞令牌，很想了解一下許小旦的「接客」情形，閒着沒事，便悄悄來到東海院。

來到東海院，天井內靜悄悄的並無一人。

這也難怪，整座東海院，只有三人。

一個是主角許小旦，兩個是被閹掉「寶貝」的嘍兵，那兩名嘍兵，除了拿飯、掃地、整理環境外，根本無事可做。

又因他們剛被閹掉不久，傷勢尚未痊癒，實在懶得活動。

霍元伽直登迴旋樓，只見許小旦的臥室房門虛掩，裏面也無半點聲息。

他揭簾而入，原來許小旦却躺在床上未起，一副懶洋洋無精打采模樣。

許小旦見來了霍元伽，勉强坐起身來。

霍元伽楞了下道：「仙子莫非生病了？」

許小旦嬌慵無力道：「好端端的，怎麼會生病？」

霍元伽似有所悟的哦了一聲，接着呵呵笑道：「老夫明白了！」

許小旦也跟着一楞道：「盟主明白什麼？」

霍元伽嘴角泛起邪笑，道：「一定是鍾副盟主和余亦樂的衝勁太大，讓妳受不了，所以才累得起不了床。」

許小旦越發不解道：「盟主說些什麼？爲什麼忽然提起鍾副盟主和余先生？」

霍元伽眨着一對三角眼道：「妳裝的什麼蒜？前天和昨天兩個晚

上不正是他們二個在東海院作客嗎？」

許小旦茫然道：「盟主眞會開玩笑，這幾天根本沒客人來過，我正要去問問你，爲什麼還不開張？」

霍元伽不覺爲之錯愕，道：「妳不是開玩笑吧？」

許小旦道：「這是正經大事，怎能隨便開玩笑。」

「老夫在前天便發出令牌，第一位慰勞的是鍾副盟主，昨天又發令牌給余亦樂。」

「他們根本沒來！」

「這倒奇怪了，莫非他們生病？不對，老夫今天早上還見到他們，兩個都好好的，爲什麼沒來呢？」

「盟主爲什麼不問問他們？」

「當時老夫不知道他們沒來，自然不需要問，更何況這種事也不方便問。」

「我倒明白了。」

「妳明白什麼？」

「也許他們有毛病！」

「大有可能，不然像妳這樣的女人，男人哪有自動放棄的？其實這樣也好，至少妳能落個輕鬆。」

誰知許小旦反而顯得有些不快，搖搖頭道：「你錯啦！我閒着也是閒着，能多接兩個客人，才是我的光榮。」

「反正那東西也少不了一塊，利人利己，若棄置不用，就等於一塊好地沒種莊稼，反而會雜草叢生。」

霍元伽不由打個哈哈道：「原來妳有這種想法，眞是了不起，早知如此，我就該把東海院另訂一套開放辦法。」

「什麼另一套辦法？」

「讓東海院日夜開放，晚上還是只接待一個，白天接待幾個，妳自己說說看，白天能接待幾個？」

「那要看情形啦，如果我高興了，即使接待三十個四十個也沒問題。」

「那未免太多了，依老夫的意思，白天就接待十個吧。這樣算來，不要四個月，迷踪谷所有的人，便都有機會來東海院作客。」

「在老夫來說，也算對他們盡了最大的心意，老夫這綠林盟主的寶座，也必定一天天更形穩固，至於妳，當然就是老夫最大的功臣。」

許小旦面有難色道：「我不想人人都接，只希望能接那天在大廳吃飯的那幾十個人。」

霍元伽笑道：「他們都是迷踪谷的頭目，可見妳的眼光也很高，其實那些嘍囉們，論武功雖然不濟，上了床却不見得輸給那些頭目。」

沉吟一下，又道：「那就暫時維持原狀，還是白天休息，晚上只接一個，等過些天看情形再決定白天是否開放。」

許小旦紅着臉道：「可是你那令牌，別再發給不肯來的人。這兩天晚上，我一直在等，左等不來，右等不來，眞沒面子！」

霍元伽略一沉吟道：「老夫手下的頭目，妳差不多都見過，不妨由妳指定，想要哪一個，老夫就發令牌給他。」

許小旦轉動着眼珠想了半晌道：「最好是漂亮又年輕的。」

霍元伽道：「老夫手下的人，英俊瀟洒的不在少數，年紀輕的也很多，妳想要哪個？」

許小旦頓了頓道：「那天同桌有個年輕的，好像姓麥。」

霍元伽笑道：「那小子叫麥小明，妳怎麼忽然看上他了？」

許小旦道：「還要問，因爲他年輕，長得又帥。」

霍元伽搖頭道：「爲了第一次開張討個吉利，我勸妳最好別要他。」

「爲什麼？」

「理由很多，第一，那小子據說今年只有十八歲，而妳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睡在一起，像母親摟着兒子，實在不太相配，至少妳是吃虧的。」

「還有第二沒有？」

「當然有，那小子性情火爆，連老夫有時都不放在眼裏，對妳絕對不會溫柔體貼，若把他惹翻了，說不定會揍你一頓。」

「你可知道柔能克剛，我自有辦法馴服他，世上什麼樣的男人我都見過，還沒看到一個英雄能過美人關的。」

「妳的意思是想老牛吃嫩草？」

「什麼話？我雖然年紀比他大，却也不能算老，盟主，你看我老不老？」

「在老夫眼中，妳只是小姑娘，再過十年也不能算老。」

「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只管把令牌發給那姓麥的年輕人。」

霍元伽猶豫了一陣道：「這樣吧，妳既然喜歡那姓麥的小子，過幾天我自然會把令牌發給他，不過今晚我想找另外一個人來陪妳。」

許小旦顰起柳眉道：「誰？」

霍元伽道：「當然也是妳喜歡的。」

許小旦道：「你知道我喜歡什麼樣的？」

霍元伽嘿嘿笑道：「聽妳方才的語氣，不用說是喜歡能幹的男人。若論能幹，這人稱得上是員猛將，一定能把妳伺候得舒舒服服，足可補償這兩晚妳所遭受的損失。」

「你說的到底是誰？」

「他來了以後，妳自然明白，現在說出來就沒意思啦！」

「好吧，我今晚等着他來！」

「妳白天最好還是多睡睡，養足了精神，夜裏才應付得了。」

「你放心，我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不論他多麼能幹，我也不怕他。」

*　　*　　*

就在當天晚飯後，一面慰勞令牌，送到了勞山三雄之一的勇金剛王大康手裏。

王大康突接令牌，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柏齡院所有的人，除苗素苓外，都湧到小客廳來看王大康如何處置。

王大康把令牌往桌上一扔道：「他奶奶的！羊圈裏跑出個驢來，霍元伽那老小子，怎會把令牌單單發到俺頭上？」

江北四龍的老三飛天龍何宗輝笑道：「這是霍元伽看得起你，你還發什麼牢騷？」

王大康道：「這事透着奇怪，就是照次序輪，也輪不到俺頭上。」

何宗輝道：「人家鍾副盟主和余先生不是已經輪過了嗎？」

王大康道：「他們兩位輪過了，還有嶺南二奇的巴天義和宋天鐸，他們在迷踪谷的身份地位都比俺高，更是霍元伽的心腹，怎會輪到俺頭上？」

何宗輝道：「那可能是他對你們勞山帮的三位特別賞識。」

王大康哼了聲道：「去你的！俺王大康是個粗人，也知道長幼有序，就算霍元伽看上了勞山帮，也該先把令牌發給老大，再發給老二，最後才能輪到俺王大康頭上，對不對？」

余亦樂微微一笑道：「別講那麼多理由，現在只問你準備怎麼辦？」

王大康道：「既然你和鍾副盟主都不去，俺當然也不想去。」

余亦樂道：「我勸你還是去的好。」

王大康兩眼一瞪道：「你們不去，爲什麼偏偏要俺去？」

余亦樂正色道：「鍾副盟主和我不去，很可能已引起霍元伽的疑心，如果你再不去，將來對咱們必定大大不利。」

笑面佛鮑超也幫腔道：「老三就去趟吧！那種地方很多人想去都去不成，何況又不需咱們花錢。」

王大康眼珠子轉了幾轉道：「俺搶在你老大前面，你不吃醋？」

鮑超道：「自家人吃甚麼醋？」

王大康終於被說動了，站起身收起令牌道：「既然你們大家都這麼說，俺就去試試看！」

余亦樂道：「我還要提醒你一句，霍元伽詭計多端，那女人也是一肚子壞水，晚上最好要提高警覺，免得吃虧上當。」

王大康咧咧嘴道：「他奶奶的！俺也不是三兩歲孩子，大風大浪見多了，不信會栽在一個臭娘們手裏！」

鬼諸葛也道：「不管如何，老三要見機行事。」

王大康被弄得有些不耐煩，吼道：「你們若再七嘴八舌，俺就不去啦！」

羣雄果然誰都不再說話。

王大康把令牌往懷裏一揣，嘟噥着道：「他奶奶的！霍元伽那老小子曾說過，令牌是頭一天或當天上午送來，這次給俺老王，却是吃過晚飯才送來，等於叫俺屎頂到肛門上才進茅房。」

鮑超笑道：「這樣最好啦！若早上接到令牌，要等到天晚才能進去，豈不等於吊人胃口，你就是要洗洗澡換套新衣服再去，現在也來得及。」

王大康冷哼聲道：「去見那種賤女人，身上越髒越好，越臭越相配。」

他剛走出兩步，只聽何宗輝道：「那令牌拿在手上沒有？」

王大康道：「俺揣在懷裏跟拿在手上有什麼兩樣，世上怪事眞多！」

衆人聽不懂他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剛要詢問，王大康已自己接道：「咱只聽說令牌是調兵遣將的，現在令牌變成了嫖女人的，你們說是不是怪事？除了霍元伽那老小子，誰能想出這種歪點子！」

*　　*　　*

王大康搖搖擺擺的來到東海院門口，遠遠就發現門口還有個站崗的嘍兵，不覺暗暗罵道：「他奶奶的！窰子門口還要站崗放哨，又是怪事一件！」

那嘍兵手拿一柄單刀，神氣活現，在這種地方放哨還耀武揚威，照樣也是件怪事。

王大康看也不看那嘍兵一眼，昂首闊步便往裏走。

那嘍兵倒頗負責盡職，連忙攔了過來，抱刀一禮道：「王頭領要到哪裏去？」

王大康銅鈴般的兩眼一瞪道：「這裏不是東海院？」

那嘍兵抬手一指大門上方的匾額道：「那不明明寫在上面，王頭領何必再問？」

王大康咦了聲道：「王八蛋！你敢是以爲俺老王不識字？」

那嘍兵打個哆嗦道：「小的不敢！」

王大康駡道：「你明明看到俺

老王要往裏面走，却偏偏要攔阻，可是故意要找麻煩？」

那嘍兵雖已頭皮發麻，還是不能該管的不管，囁嚅着道：「王頭領既然要進去，請拿出令牌來給小的查驗一下。」

王大康本來不想取出令牌，但又懶得和對方囉嗦，只好探手入懷，取出令牌道：「王八蛋，瞎了你的狗眼！這不是令牌難道還是你家的祖宗牌位？」

那嘍兵被罵得雖已火冒三丈，還是不得不强忍着性子道：「既然有令牌，就該早亮出來給小的看，王頭領請吧！」

王大康道：「廢話！老子是霍盟主請的，你夠什麼資格請！」

進入大門，便是一個範圍不小的天井，牆邊還擺着不少盆景，那兩名被閹過的嘍兵，正在澆花除草。

其中一名叫王三的奔過來施了一禮道：「王頭領可是來過夜的？」

這名王三倒是態度親切，出語和氣，很有點「太監」模樣。

王大康掃視了天井各處一眼道：「俺還以爲這裏很髒，原來整理得蠻乾淨的。」

王三陪着笑臉道：「仙子住的地方，當然要整理得乾乾淨淨。」

王大康也笑道：「你們兩個在這裏當差，辛苦啦！」

王三道：「沒甚麼，這裏事情不多，小的們都清閒得很。」

王大康道：「俺是說你們下面辛苦了。」

王三頓時面孔憋得猶如豬肝，咧咧嘴道：「沒關係，小的們兩個家鄉都有兄弟，總算斷不了香煙。」

王大康往樓上瞄了一眼道：「姑娘呢？」

王三吃了一驚，忙道：「王頭領千萬別叫姑娘！」

「不叫她姑娘叫什麼？」

「要叫仙子。」

「哪有陪男人睡覺的仙子！」

「那是另一回事。」

王大康隨即舉步上樓。

王三也立刻跟在後面。

王大康道：「你跟來做什麼？下面已經沒有了，有什麼好看的？」

王三乾咳了聲道：「小的上去給王頭領倒茶。」

王大康道：「仙子連覺都能陪俺睡，難道就不能給俺倒茶？」

王三道：「這是小的份內事，不能勞動仙子。」

「去你的，不必上來。她不倒俺就自己倒，她在哪裏？」

「王頭領上了樓就看到了。」

王大康登了樓梯，只見上方高懸着一盞大型垂蘇宮燈，燈面上繪的是一龍一鳳，另一面繪的則是一對獅子在滾繡球。

房門有二三處，左邊房門上也掛着一盞宮燈，是用綠紗糊成，成爲名副其實的綠燈戶。

王大康並不清楚燈光代表什麼意思，因爲那時還沒有這種規矩，不過既然只有左邊房門有燈，許小旦自在裏面。

推開門，果然裏面燈光明亮，房內佈置得風光旖旎，頗有一番誘人氣息。

地上沒人，往床上看去，許小旦正擁被依壁而坐。

許小旦一見進來的是個身高八尺，臉色赤紅，濃眉環眼，短鬚如戟的莽漢，先是楞了一下，但很快便認出此人是誰。

她在太原陽曲客棧便見過王大康，來到迷踪谷後，在聚義廳也曾兩度見過，却沒料到霍元伽會把今晚的令牌交給他。

王大康嘿嘿笑了幾聲，不亢不卑的就在床邊的椅上坐下。

許小旦蹙着柳眉道：「怎麼是你？」

王大康噘了噘嘴道：「就是俺，霍盟主叫俺來，俺視服從命令爲天職，怎敢不來？」

許小旦又皺皺眉道：「可有令牌？」

王大康順手把令牌掏出來在燈下一亮道：「這他媽的還是假的！」

許小旦道：「你說話怎麼這麼難聽？」

王大康道：「嫌難聽就堵上耳朵！」

「你是做什麼來的？」

「廢話！當然是睡覺來的。」

「那你就睡吧！我把床讓給你。」

「妳準備睡哪裏？」

「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豈有此理！妳今晚就是陪俺的，如果沒妳陪，俺何必到這種地方來？」

「你把這裏當成什麼地方？」

「還用俺講嗎？」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

「俺早就照過啦！小白臉是繡花枕頭，只有俺這樣的才管用。」

王大康就這麼一句話，竟然眞的勾動了許小旦的心。

原來許小旦是個夜夜離不開男人的女人，她之所以心甘情願在東海院接待羣雄，口頭上講的是犧牲小我，實際上正是成全小我。

偏偏她自從來到迷踪谷後，眼見有那麼多雄壯威武的男人，却一個也弄不到手，只有霍元伽會光顧過她兩次。

但那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好不容易想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成立了東海院，前兩晚的「客戶」

竟又背信詐欺，使得她獨守空閨，夜以達旦，好不難耐。

想到這裏，又對王大康方才那句「小白臉是繡花枕頭，只有俺才管用」那句話，便很快對王大康來了興趣。

反正上床後吹熄了燈，管他什麼臉，只要管用就好。

王大康不知許小旦在想什麼，仍是坐在那裏不動。

許小旦乜斜着媚眼一笑，隨即推開被子下了床。

王大康道：「妳要做什麼，是不是要趕俺走？」

許小旦格格笑道：「既然你持有霍盟主的令牌，我怎會趕你走。」

王大康笑道：「那麼妳已經看上俺老王了？」

許小旦媚眼又是一拋道：「你雖然不是小白臉，總還是條英雄好漢，我敬的就是英雄好漢。」

她說着提起茶壺，倒了杯茶，雙手捧了過來。

王大康接過來，又放回桌上道：「妳對俺老王還眞不錯！」

「你怎麼知道我對你不錯？」

「方才在樓下，那個叫王三的說妳不肯給客人倒茶，他搶著要上來倒。」

「他爲什麼沒來？」

「是俺不准他來。」

「爲什麼不准他來？」

「俺對他說：『仙子連覺都肯陪俺睡，怎會不肯倒茶？』現在妳果然主動倒了茶，可見俺的話不差。」

「那你就喝茶吧！」

「待會兒上了床再喝。」

「爲什麼現在不喝？」

「現在不累，也不渴，待會兒辦過事，那時才眞正需要喝杯茶解渴。」

原來王大康雖是個粗人，却粗中有細，尤其臨來時不少人都要他提高警覺，萬一茶水中放有什麼藥物，豈不上當？所以他才決定不喝。

此刻許小旦早已春心蕩漾，而且生理上某一部份越來越「渴」，自動又回到床上道：「時間不早啦！吹熄燈上床來吧。」

王大康搖頭道：「別急，俺還要坐會兒，而且燈也不能熄。」

許小旦道：「我就沒見過你這種男人。」

「俺這種男人怎麼樣？」

「別的男人一進房間，必定急着上床，哪有坐着不動的？」

「俺是在養精蓄銳，待會兒上了床才有勁頭，妳懂了吧？」

「既然你要坐會兒，就把燈吹熄好了。」

「不成，俺還想看看妳，若熄了燈，妳讓俺看王八還是看烏龜？」

許小旦雖覺得王大康說話太粗，却並未著惱，因爲她只希望待會兒在床上得到補償，只要在那方面能得到滿足，被罵幾句又算得什麼？

她默了一會道：「你要看，現在就看吧！」

王大康咧了咧嘴道：「妳衣服穿得緊緊的，有什麼好看的？」

許小旦道：「你可以看我的臉！」

王大康道：「俺若只是想看妳的臉，何必到這裏來看？」

「你要看哪裏，說吧！」

「上次在大廳裏，妳會把奶子露出來，那次俺眼睛有毛病，沒看清楚，可不可以再露一下？」

許小旦毫不猶豫，胸衣一扯，露出了一邊乳房道：「你仔細看吧！如果想吃奶，只管來吃。」

王大康瞥了一眼道：「還有另一邊！」

許小旦又把另一座高峯揭開了幕，道：「好看不好看？」

王大康搖頭道：「沒什麼好看的！」

許小旦楞了楞道：「你這人好像是塊木頭，實對你說，我從前也在大庭廣衆表演過，只要我一露，就有上千對眼睛盯過來，就像蒼蠅見了蜂蜜一樣，怎麼輪到你就沒有看頭了呢？」

王大康正經八百地道：「俺想看的，是稀奇古怪的玩意兒。妳那一對東西，根本沒什麼特別，妳有的，別的女人也有，俺早就看過了，當然不想再看。」

許小旦只氣得牙根發癢，綳着臉道：「你到底想看什麼？」

王大康反而沉住了氣，慢吞吞地道：「妳給俺看什麼，俺就看什麼，反正俺只要好看的。」

只聽一陣衣服扯剝的聲音，接着許小旦道：「給你看！」

王大康抬起眼來，只見這時許小旦上半身已整個赤裸，不覺嘿嘿一笑道：「妳這一身肉在屠宰場隨時都看得到，和剝了皮的肥羊差不多，也沒什麼好看的。」

許小旦簡直氣昏了頭，吼道：「你未免太過份啦！」

王大康道：「俺早就說過，要看點特別的，妳這副身材即使不像剝了皮的羊，也和一般女人沒什麼兩樣，既然都一樣，還有什麼看頭？」

許小旦咬牙切齒道：「如果我跟別的女人不一樣，那豈不變成怪物了？」

王大康道：「俺本來就是想看怪物的。」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因白雲飛身受重傷，馬君武與她乘巨鶴找她師父療傷，當兩人離開後，大覺寺的三個長老已追到玉眞子他們，正當崑崙三子與大覺寺和尚鬥得激烈時，蘇朋海、蕭飛飛等人來了，並加入戰圈……胡南平見到李青鸞後，動起殺機，因李青鸞是李士朗之女，牽起胡南平的情恨往事……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負傷離山　巧遇高人

蘇飛鳳細查師兄全身，不見傷勢，摸他額角，亦不發燒，一時間找不出病源何在，無法下手療治，不禁心中發起急來。

玄清道人細心檢查曹雄全身。祇覺他身上部份經脈、血道閉阻不通，分明是遭人用點穴一類手法所傷，祇是查不出傷在何處，而且閉阻經脈普及半身，穴道亦遭傷閉數處，情勢極爲嚴重。

玄清道人沉吟良久後，試用推宮過穴手法，推拏了曹雄幾個傷穴。側臉對蘇飛鳳道：「令師兄似是被人用獨門點穴手法所傷，情勢雖重，但還不致於近數日中送命，妳先服侍他吃點東西，我們再慢慢研究救他的辦法。」

無影女止住悲痛，先服侍曹雄喝下幾口水，取出乾糧慢慢餵他吃下。金環二郎吃了一些東西後，精神果然恢復不少，望了玄清道人一眼，轉臉問蘇飛鳳道：「師妹，這位道長是甚麼人？」

無影女還未答話，李青鸞已搶先接道：「是武哥哥的師傅，也是我師伯，曹兄，你現在可覺得好些了嗎？」

曹雄轉過頭，兩道眼神不住在李青鸞臉上轉來轉去，祇見她目蘊淚光，臉帶微笑，神色間對自己大是關懷，絲毫不覺異樣，似乎對數日前發生之事已然完全忘懷，不禁暗自笑道：當時她已神志昏迷，誤以爲我是馬君武，那裏還能記得，我對她輕薄舉動……驀然間，曹雄的目光觸到了玄清道人冷電般的眼神，打了一個冷顫，又自忖道：這道長既是馬君武的師傅，必是三清觀主玄清道人，李青鸞必然是他所救，那麼自己所作所爲，必已盡入他目，看來今天這條命是無法保得了。

曹雄儘在回想數日前對李青鸞輕薄的事，生怕三清觀主會對自己下手，不禁目注玄清道人發起呆來。

蘇飛鳳雖然看出曹雄神色有異，但却誤認爲他傷病後神智不清，一陣感傷，握住曹雄一隻手，問道：「師兄，你怎麼了？」

曹雄啊了一聲，眼光又轉在李青鸞身上，祇見她一臉淒婉神色，含淚望着自己，更覺嬌柔絕倫，可愛至極。

玄清道人運起內功，兩手又在曹雄身上推拏起來。大約有一刻工夫，三清觀主已是滿臉大汗，曹雄本來僵直難動的身體，經此一推拏，已能自行轉動，他正在暗中高興，玄清道人却突然停住了手，笑道：「貧道已盡最大心力，至於小施主體內受傷經脈，就非貧道力量能夠醫得了。」

曹雄冷笑一聲，接道：「醫不

得有何要緊，大不了一條性命，不過，我曹雄萬一不死，誓必要報此仇。」

玄清道人臉色微微一變，慍道：「小施主報不報仇，和貧道毫無關係。」說完，轉身步出石洞。

李青鸞幽幽一嘆，慢慢站起來，把身上帶的一點乾糧解下，放在曹雄身邊，笑道：「你現在還不能動，這乾糧留給你餓了吃吧。」

曹雄側目看李青鸞，神色間無限憐惜，祇覺一股無名妬火由心底直冒上來，挺身躍起，怒道：「誰說我不能動。」說着話，向前奔去。

他身上部份穴道雖被玄清道人用本身眞氣幫他打通，祇是體內受傷經脈並未好轉，奔了幾步，突覺半身發痲，四肢不聽使喚，兩腿一軟，栽倒地上。

蘇飛鳳、李青鸞一左一右的扶他起來，祇見他雙目圓睜，咬牙切齒，心中似已怒到極點。

無影女見此情景，驚痛交集，熱淚盈眶，歎息一聲，問道：「師兄，你怎麼了……」

祇聽曹雄尖銳的狂笑，打斷了蘇飛鳳的話，守在山洞外的靈馬聽得主人聲音，仰首一聲長嘶，狂笑聲、馬嘶聲，相對呼應，祇震得幽谷中回鳴不絕。

曹雄狂笑過後，人又掙扎着向洞外奔去，蘇飛鳳和李青鸞祇得扶着他出了石洞。赤雲追風駒一見主人，立時衝了過來，曹雄摔脫兩人，爬上馬背，手握垂鬃，兩腿微一用力，靈馬驟然向前一躍，衝出一丈多遠，放蹄如風，電奔而去。

蘇飛鳳心中大驚，施展輕功發足狂追，一面狂追，一面又高喚師兄，但她如何能追得上赤雲追風駒？翻越過兩座山嶺，曹雄人馬已杳，呆呆的望着赤雲追風駒消失的方向，心裏想着他往昔對自己百依百順情景，更感傷心千廻，悲憤難忍，眼中淚珠兒不斷滴下。

突然，耳際響起了李青鸞柔和聲音，說道：「鳳姊姊，不要哭啦，妳師兄人好，一定會有人救他的。」

兩人談話之間，崑崙三子和悟空大師都已登上峯頂。玄清道人望着無影女俠，道：「此非善地，不宜久留，令尊託貧道照顧姑娘，貧道自得略盡心力，請姑娘和我們一起走吧！待離開祁連山後，姑娘再自決行止。」

處此情景，蘇飛鳳祇得乖乖的聽人吩咐。當下幾人一齊展開輕功，向前奔去。

* * *

再說曹雄爬上馬背後，隨那赤雲追風駒任性狂奔，他半身經脈未解，自是無能操韁控馬，幸得靈馬奔跑起來甚是平穩，曹雄伏在馬背上受那迎面勁風狂吹，漸漸的人又昏了過去。

待他再度醒來，天色已是初更過後，但見月光溶溶，清輝滿山，看自己却躺在一個山角下面，赤雲追風駒就在他身側不遠處一棵松樹下面站着，美好的月夜，倍增了曹雄淒涼之感，祇聽他長長一聲歎息，掙扎坐起，放眼四週，盡都是連綿青山，正南方却突立着一座特高的山峯，峯腰積雪，吃那月光一照，更覺奇偉聳雲，高可接天。

他呆坐一陣，突覺腹中飢餓難耐，幸好那靈馬身上帶有乾糧，立時低嘯一聲，招來靈馬，取下乾糧食用，吃些東西後，精神好轉不少，靜下心神，試行運氣，那知不運氣還好，這一運氣，受傷經脈立即發作，但感右半身痠楚難耐，痛苦無比，祇得趕緊停下，心頭一涼，萬念俱灰。

這當兒，突聽得一陣鐵環交鳴之聲遙遙傳來，曹雄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這等荒山之中，那來金鐵交響……心念甫動，突又聞得一聲歎息之聲，傳入耳中。

曹雄極目搜望，祇見數丈外有一個三尺見方的地洞，那洞口緊靠在一個山壁之下。前有巨松遮擋，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那金鐵交鳴之聲和歎息聲音，似是從那洞中傳出。

曹雄心中甚覺奇怪，當即向洞口移去。這個地洞，形如枯井，裏面漆黑一片，不知多深。祇聽那洞中又傳上來一聲歎息，這次曹雄守在洞口，聽得甚是清晰，那聲音分明是人無疑。

可是，這等荒涼無人的山中，那裏來的人呢？縱然有人，也不會住在這枯井似的地洞之中……曹雄心念轉動之間，陡聞又一陣鐵環交鳴之聲，緊接着一個冷冷的聲音問道：「來的是甚麼人，可是來探望老衲的嗎？」

曹雄還未答話，突覺一股力道自洞中直冒上來，剛想向旁邊閃開，那知身子已被那力道罩住，祇覺那力道一收，如磁吸鐵般，把他帶入洞中。

曹雄半身經脈受制，本就痛苦難當，被那一股潛力吸入洞中後，更覺全身關節痠痲欲散，軟癱在地上，動也不能動了。忍疼側臉望去，祇見身側坐着一個醜怪無比的人，如非聽到他說話，怎麼也認不出他是個活人。

那人兩腿自膝以下全被截去，蓬髮散亂，覆面垂地，兩隻眼珠也被人挖去，祇餘下兩個肉洞，右手腕筋被挑，軟軟垂着，琵琶骨間，又被兩個鐵環扣着，鐵環後面有兩條鐵鍊子連着，想剛才聞得那鐵環

交鳴之聲，大概就是這兩條鐵鍊子上發出。

曹雄望了一陣，心中暗自忖道：這人成了這個樣子，居然還活得下去，心中想着，口裏却說道：「我受傷很重，已是快要死掉的人啦，那還有餘力去害別人，再說我根本就不認識你，爲甚麼要害你。」這當兒，石洞上面傳來了赤雲追風駒一聲長嘶，那怪人突然一探左臂，抓住曹雄，問道：「上面馬嘶之聲，可是你騎來的麼？」

金環二郎被他一把抓住背心，提了起來，全身無處着力，祇感五腑血翻，咽喉氣湧，半天才迸出幾個字道：「不錯，那馬正……是我騎來……的。」

但聽那怪人呵呵一笑，放下曹雄問道：「你是想死呢？還是想活？」

曹雄喘着氣答道：「死怎麼樣？活又怎麼樣？」

那怪人突然間變得十分溫和，說道：「你要想死，我就一掌把你劈死，或者我廢了你兩腿雙手，你就留在這洞中陪我一輩子。要是想活，就得答應我一件事。我不但替你療好傷勢，而且還把一身本領傳你……」

曹雄苦笑一聲，接道：「祇怕你醫不了我身上的傷。」

那怪人在曹雄身上按摸了良久，笑道：「不錯，天下武林高人，能醫得你這傷的確實不多，你是被人用透骨打脈手法，打傷了體內經脈，這是一種極深奧的獨門武功，專傷人體內脈穴，所幸傷你那人，功力還淺，故而尚可救得，這透骨打脈手法，創自三百年前阿爾泰山的三音神尼，後來神尼和那時代另一位蓋世奇人——玄機眞人，爲爭天下武林第一的尊號，交拚武功，力鬥三天三夜，對拆五千餘招，仍是難分勝負，第四天各以上乘內功相拚，到最後鬧一個兩敗俱傷，兩人受傷都重，相對運功坐息之時，兩人都知道不久於人世，大徹大悟後化敵爲友，遂把絕世武學合錄成三本秘笈，命名歸元，數百年來，武林中各門各派，都在挖空心思，欲得那歸元秘笈，不過，却是未聞有人尋得……」

話到這兒，突然停止，沉吟一陣，問道：「用透骨打脈手法，打傷你體內經脈的是甚麼樣子人物？你記得麼？」

曹雄原本聽海天一叟蘇朋海談論過歸元秘笈一事，聽那怪人重述這段往事，心中一動，暗自忖道：當前這怪人雙腿、兩目俱都失去，右手也成了殘廢，琵琶骨間又被兩個鐵環洞穿，四肢殘缺不全，單單餘一隻左手，如非身負絕世武功，那裏還能活得下去……心動念轉，油然動了求生之意，當下答道：「我是被人暗中下毒手所傷，至於傷我那人是誰，却是未曾見得。」

那怪人仰頭木然無語，臉上肌肉抽動，似在回憶一樁極痛苦的往事。

突然，他低下頭來，聲色俱厲的對曹雄喝道：「你是甚麼人？爲甚麼會找到這個地方來呢？你……是不是靈遠派來的人，想用苦肉計，騙學我的武功？」言下神情激動，長髮亂顫，左掌壓在曹雄胸前「璇璣穴」上，祇要他一吐內功，曹雄就得立斃掌下。

金環二郎心機素深，知此刻說不得一句錯話，一語錯出，立即送命，當下故作鎮靜，冷笑一聲，慢吞吞的說道：「你要想殺我，乾脆就早些下手，我曹雄並非貪生怕死之輩，我被人暗下毒手打傷，無意間逃到了這裏，根本就不知靈遠爲何許人，更談不上來騙學你甚麼武功。」

那怪人聽完曹雄話後，神情平復了不少，自言自語的說道：「三音神尼獨創的透骨打脈手法，除了我老和尚外，天下就祇有我那孽徒靈遠知得，難道當今之世，還會有第三人會這透骨打脈的手法不成？」

曹雄冷笑接道：「那也不一定，三音神尼既把她一身武學，盡錄在歸元秘笈之中，那透骨打脈手法自然也包括在內，祇要有人得到那歸元秘笈，自然不難學會這獨門手法。」

那怪人歎息一聲，道：「如果那歸元秘笈當眞被人尋得，那人兼得了玄機眞人和三音神尼兩位曠古絕今奇人之學，恐怕當世武林中，再也無人能和他爭那天下武功第一的尊號了。」

曹雄看那怪人神情間無限惋惜，心中暗覺好笑，想道：這人學武功學成了這等痴狂，目下已成了殘廢之人，還在想着天下武功第一的尊號。

心裏想着，不自覺脫口笑道：「即使那歸元秘笈尚未被人尋得，祇怕你也難去爭那天下武功第一的尊號了。」

那怪人冷笑一聲問道：「怎麼樣？你不信我說的話嗎？」

曹雄隨口應道：「信得，信得。」心中却又想道：這人一摸之下，即知我遭人用透骨打脈手法所傷，自是確能解得，不如現在先騙他醫好我的傷勢，再設法逃出這地洞。

念頭一轉，接着又說道：「你要我答應你一件甚麼事情，現在可以說啦。」

那怪人神情突然一變，左手一

探，抓住曹雄冷冷說道：「我要你拜我爲師，留在這洞中陪我一年，你肯答應嗎？」

曹雄略一沉思，應道：「這不是甚麼難事，我自然答應。」

那怪人又道：「這一年時間，我把幾手最厲害的武功傳你，你學會之後，去把你師兄殺了，提着他首級前來見我，你答應嗎？」

曹雄祇怕他有心相試，天下那有師傅敎了徒弟，命他去殺師兄的道理，當下沉吟了良久，答不上話。

祇聽那怪人一陣冷笑，左手一用力，把曹雄舉了起來，怒道：「你師兄犯了色戒，怕我責罰，暗中下手，截了我雙腿，挖了我兩眼，挑斷我右手腕筋，用鐵鍊洞穿我兩面琵琶骨，囚居這地洞中三十多年了，你說他該不該殺？」

曹雄心道：原來他是被自己徒弟暗算，當即應道：「這等人自是該殺，弟子自當爲師傅報仇。」

那怪人聽曹雄口稱師傅，心中甚喜，放下曹雄笑道：「你那師兄武功甚是了得，我如不以本身幾種絕技授你，祇怕你沒法勝他。這幾種絕學，都是阿爾泰山的三音神尼所留，我昔年遊踪西域時無意中尋到三音神尼的修煉所在，檢得她一本手繪拳訣，我費了數年之功，揣摩出幾種武功，祇可惜那拳譜所載有限，想必不及那歸元秘笈所載完整，你師兄把我囚禁此地，不肯傷我性命，也無非想學我那幾種絕學罷了。」

曹雄聽得神往，忘記了本身傷勢，霍然挺身欲起，那知他半身經脈已經痲木，這一挺身，竟是難以坐得起來。

那怪人雙目雖已失去，但他武功精深，聽風辨聲，絲毫不遜常人，曹雄此時雖然一挺未起，但他左手已閃電般抓住了曹雄背心的「命門」要穴，冷冷問道：「你要幹甚麼？」

曹雄心頭一驚，暗道：這人疑心如是之重，今後和他相處，眞得處處謹愼才行。當即答道：「弟子傷勢愈來愈重，身上痛苦難耐，故而掙動一下，師傅不要多心。」

長髮怪人乾笑一聲，放開手道：「既是這樣，那我就先替你療好傷勢再說。」說罷，讓曹雄仰臥地上，運起功力，先用一般推宮過穴手法，推拿曹雄各處穴道。待把他正面十八大穴走完，又推拿他背身十八大穴，這是人身三百六十五穴中，最爲重要的穴道，分爲死、啞、暈、痲四種「穴道」，這四種穴道散佈全身，有的是屬於神經系統，有的是正當重要臟腑部位，有的是與血脈有密切關係，故而一經推拿，曹雄立覺全身痛苦減去不少，心頭一暢，慢慢的沉睡過去。

這一睡，足足八個時辰，醒來時，痛苦已完全失去，祇是感到全身倦軟無力，好像大病初癒一般。

原來曹雄沉睡的時候，那長髮怪人又替他打通了奇經八脈。

曹雄醒來後，那怪人又讓他盤膝坐起，全身功力凝集，由掌心緩緩發出，金環二郎祇感到一股熱流由「命門」穴上滲入，逐漸的向四外擴展。

大約有一刻工夫，那長髮怪人已滿臉大汗，不停喘息，左掌移開了曹雄「命門」穴，說道：「有兩處經脈，已逐漸萎縮，如再遲延兩天療治，縱然能保住性命，但也得終身殘廢。」說罷，又讓曹雄躺下休息。

金環二郎雖已早感飢餓，但那怪人却不讓他吃，一餓就是整整三天，這三天時間中，那怪人用本身眞氣，共替他療治了九次。

直到第四天中午，那怪人才把曹雄傷脈完全打通，停下手，笑道：「你現在休息一下，等一會，可以吃點東西。我替你療治傷脈，耗了不少眞氣，我也需要休息幾天。待我神氣恢復後，再開始授你武功吧。」說完，左掌當胸而立，坐息養神。

曹雄休息一陣後，暗中試行運氣，果然氣血暢通，傷脈已完全康復，站起來繞地洞走了一週，他雖在此洞中住了數日之久，但因傷脈嚴重，生死難料，一直未留心洞中形勢。現下傷勢既癒，而且還要在洞中留住很久時日，自然要詳細視一下。

這座地洞，方圓不過三間房子大小，四面都是光滑石壁，正南方石壁處豎立着兩根鐵樁，那怪人琵琶骨間的鐵鍊就在兩根鐵樁上扣着，長可及全洞各處，兩個鐵樁之間，放着一個竹籃，籃中盡是食用之物，不過大都已經不能再吃了。曹雄挑選兩塊乾了的麥餅吃下後，席地坐下也運功調息，他傷勢已癒，功力已復，本可出洞打些野味來吃，祇因怕那怪人起疑，故而不敢。

金環二郎陪着怪人在洞中一住又是三天。這三天時間中，那怪人既不授他武功，也不和他說一句話，如換別人早就難以忍耐，勢非設法逃出那地洞不可。但城府甚深的曹雄則不然，他知那怪人被因禁這洞中數十年之久，性格必然磨折得冷僻難測，對這種怪人，祇有用忍耐功夫。

果然，第四天晚上，那怪人開始盤問起曹雄的身世來歷。金環二郎自然不會吐實，捏造了一個謊言，說他父親是開設鏢店的主人，爲保鏢和人結仇，這次被仇人邀集

了很多綠林高手，把鏢店燬去，父親力戰而死，母親全節自盡，單餘下他一個人，流亡西域，深入祁連山，祇爲逃避仇人的追踪而墜落此處……

他這一席話早已想好，說時滔滔不絕，一氣呵成，那怪人反聽得怒火衝天，說道：「你要想報仇，祇有用心學我傳你的武功，不是老衲誇口，天下高人能和我對手的，屈指可數……」說着，突然一停，沉思半晌，問道：「那用透骨打脈手法傷你的人，可也是你的仇人麼？」

曹雄道：「弟子並未見得那人之面，已遭打傷，是否就是追踪弟子的仇人，倒是難說。」

那怪人沉思一陣，不再追問，立即開始傳授曹雄的武功。

金環二郎本是極端聰明的人，知這次曠世奇遇，對他未來成就影響極大，因此，他不放棄一刻一分的時間，那怪人每授他一式，他必反覆推演，直到完全領悟爲止。

轉眼之間，過去了半個多月，那怪人對曹雄的態度也因相處日久，逐漸的溫和。這天，那怪人授過曹雄武功，問道：「你既然做了我的徒弟，可知道師傅的名號出身麼？」

曹雄呆了一呆，暗道：糟糕，這些時日中一心祇管學習武功，倒是把這事件忘了，此人喜怒無常，怪僻難測，不要因此招惹他發了脾氣。

祇見那怪人呵呵一笑，道：「我不告訴你，你自然是不會知道，就是目前江湖上老一輩中，知道老衲的人，也是寥寥無幾。」

曹雄笑道：「師傅身負絕世武功，自不屑和江湖上一般俗人交往，當然知得師傅名號的人，不會很多了。」

那怪人面露喜色，似是很讚賞曹雄的話，突然他臉色一沉，歎息一聲，道：「我幾十年苦研武學，一心祇想得那天下武功第一的稱號，故而除學武之外，甚麼事也不放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把大覺寺方丈一職，讓給你師兄靈遠，好擺脫寺中一切俗煩之事，專心一意精研武學。後來我覺得武功一道，必需要經過很多磨練才能精進，因此我獨自下山，到處遊歷，少林武當兩派在武林中聲望最隆，我一時動了好奇之念，想鬥鬥兩派中高人，遂先往湖北武當山趕去，我和人家無怨無仇，祇不過想借動手過招，切磋武學而已，爲了掩人耳目，我喬裝成一個江湖中人，夜闖武當山七星峯三元觀，獨鬥武當四老，我以一雙肉掌，和他們四把劍拚搏兩三百招，仍是難以分出高下。」說着一頓，臉上盡是歡愉之色，似是對當年獨鬥武當四老一舉，引爲生平快事。

曹雄已看出當前之人是個毫無機心，而且嗜武如狂的怪人，當即接口笑道：「師傅以空手獨鬥武當四老，可算是百年來武林中一樁豪學，如被傳揚開去，定當轟動江湖。」

長髮怪人搖頭歎息，接道：「武當四老雖未被打敗，但他們却也困不住我。我志在切磋武學，目的既達，自無再戰必要，而且天色已快到五更，當下我闖過他們重重截擊，衝下了七星峯，由武當山橫越而過，又向嵩山少林寺趕去。」

曹雄問道：「師傅到嵩山少林寺之後，可和他們動過手麼？弟子據聞傳言，說那嵩山少林寺中有一座羅漢堂，裡面機關重重，江湖上很多高手都被困住，很少能自己衝得出來？」

長髮怪人呵呵一陣大笑道：「少林寺羅漢堂雖是天下聞名，但並非寺中最重要的所在，那重要的地方名叫藏經閣，少林寺的重要機密文件，均放在那藏經閣中，我夜入少林寺時，就誤闖到藏經閣中，犯了人家寺中大忌，因此，遭他們監院五老合力截擊，那眞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拚搏。」言下臉上神情歡愉，似是對那場打鬥仍甚嚮往。

金環二郎已逐漸瞭解了眼前怪人性格，愛武成痴，一生中祇想得那天下武功第一的稱號。現雖殘廢囚居，仍是難忘。當下笑道：「師傅赤手空拳，力鬥武當四老，想那少林寺五個監院，也難敵得過師傅。」

那怪人果然喜笑顏開的接着道：「武林中號稱九大正宗主派，少林派名列首位，實在是當之無愧。那監院五老，當眞均是身負絕學，我以一雙空手，接了他們兩百招左右，就被踢中一腳。那一腳雖使我愧恨至極，但也使我感覺到自己武功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因此遠行西域，在那窮山僻壤中遊蕩了十餘年，無意中發現了前輩奇人三音神尼的修練之所，尋得她手繪拳訣一本，我在她阿爾泰山舊居中研習三年，才重回了祁連山大覺寺來，又開始傳授你大師兄靈遠的武功。你那靈海、靈空兩位師兄，因爲天賦才智和你大師兄相差甚遠，素爲我所不喜，故而我在傳授方面甚是偏心。想不到我最偏愛的徒弟，却把我兩腿截斷，雙眼挖去，挑斷腕筋，囚禁這石洞中三十多年。」說至此處，似是回憶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祇見他長髮波動，全身微顫，口中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突然，他左手一翻，抓住曹雄，厲聲喝道：「你這孽徒害得我好苦啊。」

曹雄被他一把拿住了「肩井穴」，祇感全身發麻，動彈不得，心頭大驚，急聲叫道：「師傅，師傅，快些放手，弟子是曹雄。」

那怪人慢慢平復激動心情，放了曹雄，笑道：「你叫曹雄，是我新收徒弟麼？」

曹雄答道：「不錯，弟子叫曹雄。」

那怪人大笑道：「你可知道師傅的名號麼？」

曹雄道：「弟子，還不知道。」

那怪人怒道：「你連師傅的名字都不知道？我要收你這徒弟做甚麼。」說完，一把抓起曹雄，擲出洞外。

那怪人每一出手，必然拏住關節要穴，曹雄根本就無法掙扎，他鬆手擲出，又極快速，曹雄穴道尚未能自行活開，這一摔，竟是不輕。金環二郎舒開穴道後，暗自忖道：這時我要走，本很容易，甚至還可採集一些乾草枯木，點燃起來，投入洞中，把他燒死。祇是他那一身本領却是無法學得了，還有三音神尼手繪那一本拳譜，再也沒有人知它放在何處？現下武林中雖然盛傳歸元秘笈之事，但却未聞何人得到手中，如能取得三音神尼手繪拳譜，當可爭霸江湖，稱雄武林……他心裡打了幾轉，也就不過是瞬息工夫，站起來拍拍身上灰土，又躍回那地洞之中。

那怪人雖然缺腿失目，但動作迅速至極，曹雄剛剛落在實地，陡聞鐵環交鳴之聲，那怪人已到他眼前，左手伸處，又拏住了曹雄右肘「曲池穴」，冷冷問道：「你還回來作甚？」

曹雄急道：「弟子並無絲毫過錯，不知師傅何以竟要把弟子逐出門牆？」

那怪人陰惻惻一陣冷笑道：「我教了你師兄三人武功，他們却把我挖目斷腿，囚禁我在這地洞三十餘年，如再收了你這個徒弟，將來又不知如何處置老衲了？」

這幾句話，祇聽得曹雄不自主打了一個冷顫，趕忙辯道：「師傅不要多疑，弟子學成武功之後，定當誅盡幾位師兄，替師傅報挖目斷腿之恨。」

那怪人笑道：「你這話可是由衷之言麼？」

曹雄道：「弟子實是言出肺腑。」

那怪人呵呵大笑道：「那你知道師傅名號麼？」

曹雄道：「剛才師傅雖然給弟子講了很多昔年之事，但師傅始終未提過自己名號。師傅不講，弟子怎敢饒舌多問。」

那怪人想了一陣，道：「不錯，我好像未提過自己名號，剛才倒是錯怪你。」

曹雄笑道：「師傅就是錯責弟子，弟子也是一樣心悅誠服，不敢有半點怨恨之心。」

那怪人笑道：「老衲名號，上覺下愚，除了你那三位師兄之外，恐怕當今武林之中，很少有人知道了。」言下不勝黯然。

曹雄笑道：「弟子如得了師傅的傳授，將來定當把師傅名號，大大在江湖上宣揚一番，讓天下武林同道，都知道你老人家的名號。」

覺愚自被囚禁這地洞之中後，三十餘年來受盡了寂寞、孤獨，從未聽人對他說過這等親切之言，當下心花怒放，呵呵幾聲大笑道：「不錯，不錯，我目盲體殘，今生已難再爭霸江湖，祇有把我一身本領傳授給你，讓你替我完成這個心願了。」

曹雄急忙答道：「弟子定當竭盡全力，完成師傅心願，縱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覺愚被他哄騙得十分相信，臉上神情歡悅，點點頭笑道：「好，好，咱們現在就開始學習武功吧。」當即開始傳授曹雄武功。

匆匆歲月，流水年華，曹雄從覺愚學武，轉眼間過去了三個多月。在這段時間，金環二郎集中了全部精神去學，覺愚也盡到了最大心力去教，因而曹雄的進境極是神速。

＊　＊　＊

山中無甲子，歲月逐雲飛，轉眼間就過去了半年時間，這半年中曹雄祇離開地洞五次，而且都是爲了尋找食用之物。每次他都順便摘取些桃、梨等水菓回來，覺愚三十餘年來，盡是食用乾餅一類東西，那裡吃過桃、梨等水菓，因而，他覺得曹雄對自己甚爲孝敬，半年時間，他把自己數十年苦研所得武學，大都傳給了這新收弟子。

這天，覺愚授過了曹雄的武功後，歎道：「我一生中辛苦研究探討出來的本領，現在大都傳給了你，祇要你熟記着各種口訣心法，不斷去用功練習，以你聰明才智而論，三五年內即可有很高的成就，其中幾種特異的手法，你現在已可運用，我所授你武功，其中有大半是三音神尼手繪拳譜所載，一小半是我數十年來研究天下各門各派武學，採長補短，苦心思索，獨自創出來的手法。」說到這裡，頓一頓，似在思索甚麼，突然，他抬起頭，接着說道：「你再去給我採些梨子來吃。」

曹雄一直留心着覺愚的神情，知他言未盡意，微微一笑，起身躍出地洞。

不大工夫，已摘了很多水菓回

來，覺愚此時一語不發，接過水菓就吃。

金環二郎心知他必然有話要說，但他並不追問，祇是坐在一旁，冷冷的觀察着覺愚的一舉一動，祇見他幾次把手中水菓放下，似要說話，但却始終未說出口，祇待他吃下了十幾個梨子後，才把曹雄叫到身邊說道：「你現在所學得的武功，已比你三個師兄爲多，但祇是通達竅訣而已，論火候功力，決難和你三個師兄對抗。」

曹雄笑道：「弟子當苦下工夫，三五年後，再找三位師兄，給師傅報仇。」

覺愚搖搖頭道：「我已等候了三十多年，再也不能等了。」

曹雄嘴角間浮現一分冷冷笑意，接道：「那弟子現在就去找三位師兄拚命，縱然戰死，也在所不惜。」

覺愚雙目被挖，不能看到曹雄臉上神情，認爲他當眞對自己忠誠至此，心下甚喜，搖着頭道：「你就是再練上兩年，也難敵你三個師兄功候，去和他們拚命，無疑白白送死……」話未完，突然停住，左手緩緩擧起，拂動着曹雄頭髮，神情激動，全身微顫，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曹雄心頭甚是害怕，不知他何以這等激動，心想運功戒備，又怕被他發覺，半年來他雖然進境極速，但自知還難擋得覺愚一擊，祇好故作鎭靜，答道：「弟子今年二十三歲了。」

口裡答着問話，兩眼却注定覺愚，觀察他神情變化，如果看出他有下手加害之意時，就搶先發難，祇要把他左手逼開，自己即可躍出地洞，然後採集些枯木乾草，把他燒死在洞中。

祇見覺愚點點頭，自言自語，說道：「你今年二十三歲，再有七年時間，你三十歲時就可以把太陰氣功練得有些基礎，我現在傳你的各種武功，大部份可運用自如，不過，你那幾位師兄的功力，七年中定也增進不少……不行……不行……這樣推算下去，縱然再過七年，你還是難以給我報得了仇。」

他這幾句話，似對自己說，也像對曹雄說，饒是金環二郎聰明絕世，也難聽得出他話中的含意爲何。

再看覺愚神情，越發激動，似乎是在考慮一件極大難題，無法驟下決心。

半晌工夫，才聽得他長長歎息一聲，神情平復下來，說道：「三音神尼手繪拳譜上面，有一種極厲害的速成武功，可笑你三位師兄，雖把我雙目挖去，兩腿截斷，但並未得到那本拳譜，可惜的是那武功我尚未及練習，已遭了三個孽徒的毒手，現在我目盲體殘，已是難再練習。」

說着話，左手伸入懷中摸了半天，從貼身衣着處，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交給曹雄，接着道：「這是三音神尼手繪拳譜，你先詳細閱讀一遍，其中所載，大部我已傳給你了，餘下的幾種武學，我自己都未學過，你找找看，裡面是不是有一種名叫『拂穴錯骨法』的速成武功。」

曹雄接過三音神尼手繪拳譜，也不禁心神激蕩，接過那本薄册子後，兩隻手抖顫得幾乎把那本册子掉在地上，足足有一盞熱茶的工夫才恢復平靜。

三音神尼手繪拳譜，祇不過有十五頁的厚薄，除了底面之外，正文祇有十三頁，都記着一種絕學，共有一十三種武功，文由硃砂寫成，圖用丹青繪製。

曹雄小心異常的翻閱手中奇書，祇見每一頁上都繪有圖解，祇是批文簡單，字字蘊含玄機，雖有圖解說明，如不得人指點，就算大費工夫研究，也是不易領悟。

細看書中所載的武功，果然大半都已得覺愚的傳授，直翻閱到第十二頁上，才找到「拂穴錯骨」的練習之法，祇是批文含意深奧，一時之間確難完全通達，曹雄遂把批文字字讀給覺愚和尚聽。

覺愚每聽一句，必然思索良久，才再讓曹雄續讀，先後把全文聽了一遍，然後要曹雄複讀，覺愚數十年研究武學，思解之力要比金環二郎高上很多，不到兩個時辰，他已把全文概要想通，逐句逐字的解說給曹雄聽。

金環二郎本是聰明絕頂，覺愚解說一遍，立時豁然貫通。

那「拂穴錯骨法」本是極爲特異的功夫，除了說出取敵方法之外，還有十二式攻敵變化，十二式各有妙用，極盡能事，曹雄在覺愚指導下，當即開始練習，好在那圖中已指出攻取敵人的穴道部位，依圖試習，並非太難，祇是那十二式攻敵變化却是愈練愈覺複雜、奧妙。

師徒兩人經數日研討練習，曹雄已逐漸體會出各式妙用，錯骨手法也漸漸的能予運用。

覺愚看曹雄數日之間已有大成，比自己預料早了一半時間，心中甚是歡喜，這天，兩人研習後，他對曹雄笑道：「現下你對拂穴錯骨手法，已能勉强運用，那十二式攻敵變化，也大部瞭解，祇把威力全部發揮出來，現在我要考驗下你這半年多所學的各種武功成就，是否都能運用。」

曹雄暗自忖道：「拂穴錯骨法」現在已大部瞭然，那十二式奇妙變

化亦練純熟，祇是不知對敵時效用如何？現在你既然要考驗我的武功，正好拿他作試驗。

心裡念頭轉動，口裡却故作惶恐答道：「師傅武學精博，弟子如何是敵手？再說弟子也不敢和師傅當眞動手。」

覺愚笑道：「我祇是考驗你的武功，那裡是眞的和你動手，不過，考驗當需力求眞實，你祇管全力攻我就是。」

曹雄笑道：「師傅既如此說，弟子就放肆一次了。」說完話，陡然一招攻去。

覺愚聽風辨音，左掌閃電拍出，曹雄自知功力尚淺，那敢硬接覺愚掌力，側讓避開，雙掌連環劈擊，覺愚數十年囚居此地，從未和人動過手，現下兩人雖是試招，但覺愚却打得興頭甚高，耳聞鐵鍊抖動之聲，左掌力道愈發愈强，曹雄別具用心，出手也是全力搶攻，絲毫不肯相讓，師徒兩人竟打得十分激烈。

曹雄幾種精妙武學都是覺愚所授，他雖全力施展，但覺愚均能防制機先，兩人交手十幾個回合，曹雄倒有六七次遇到險招，如當眞對敵，金環二郎早已送命在覺愚掌下了。

曹雄一面打，一面想道：我所用武功，大都爲他所授，自然他能防制機先，處處把我迫落下風，祇有那「拂穴錯骨手法」他還不大純熟，不妨用來一試，一則可試出十二式變化妙用如何？再者還有取勝之望。

心念一轉，突然躍退，那知覺愚正打到興高彩烈之際，曹雄一退，他却欺身直進，鐵鍊響處，如影隨形般追到，左掌連攻兩招，而且招招含蘊勁力，出手又快速無匹。

曹雄想不到覺愚竟會逼攻過來，一時間閃避不及，祇得雙掌一合，運集了全身功力，硬架接覺愚一擊。

曹雄這一招硬接，雖把覺愚左掌架住，但已震得兩臂痠痲，頭暈血湧，退一步靠在壁間，叫道：「師傅，不要打啦，弟子已招架不住了。」

祇聽覺愚呵呵大笑幾聲，說道：「你能擋開我這一掌，實在不錯，現在我正打得高興，我們再打幾招休息。」說完，呼的一掌，橫掃過來。

曹雄不敢再硬接他這一掌，急急縱身一躍，從覺愚頭上飛過，雙腳剛落實地，耳聞鐵鍊響聲，覺愚又已追到身後。

曹雄急向右側一躍，避開覺愚追擊，轉身揮掌再鬥。

可是覺愚掌力愈打愈是强猛，幾手過後，整個地洞，盡都是激蕩的潛力，曹雄勉强又支撑一陣，已被迫得氣喘如牛。

覺愚聽得曹雄急喘之聲，才收住掌勢，笑道：「你半年來進境很快，竟能接我二三十招猛攻。」

曹雄喘息着答道：「弟子已筋疲力盡了，師傅如果再不肯停手，我非得受傷不可。」

覺愚又呵呵大笑一陣，問道：「你那拂穴錯骨手法，及十二式攻敵變化，可練習純熟了麼？」

曹雄道：「大都已經練熟，祇有一招『游魚逆浪』身法，弟子到現在仍難體會出它的變化。」

覺愚思索半晌，道：「你再把那十二式招術，重唸一遍給我聽。」

曹雄依言，又把原文讀了一遍。

覺愚一語不發，突然一掌劈去，曹雄正在用心看那拳譜，待警覺要躲時，全身已被覺愚掌力罩住，匆急之下，左掌護面，側身揉進，右手閃電穿出，疾拂覺愚肘間「曲池穴」，他這揉進欺敵一招，正是「游魚逆浪」絕學，出手又是「拂穴錯骨手法」，而且爲求自保，出手極重。

但聞得覺愚一聲大叫，肘間「曲池穴」已被曹雄拂中，左臂立時垂了下去，曹雄在拂中覺愚穴道後本可適時而止，那知他竟不肯停手，五指搭在覺愚肘間，微一用力，祇聽格登一聲，覺愚僅有的一條左臂，被曹雄拂中穴道後，又把肘間關節筋骨錯開。

祇疼得覺愚臉上汗水滾滾而下，曹雄想不到「拂穴錯骨手法」竟是這等厲害，不覺呆了一呆。

目覩覺愚痛苦神態，陡然觸動了殺機，心中暗道：現在我如把當前這老和尚殺了，天下會「拂穴錯骨手法」的，祇我一個，而且還可以得到三音神尼手繪拳譜，如果留他命在，他決不肯把這本拳譜送我……曹雄心中風車般打幾轉，也就不過是眨眼間工夫，當下故作惶急，道：「弟子罪該萬死，竟傷了師傅左臂。」一面說話，一面捧起覺愚的傷臂。

覺愚本是十分生氣，但聽他口氣中滿是惶恐，認爲他失手誤傷，滿腔怒火，登時消去，歎口氣道：「這拂穴錯骨法，當眞是厲害，你快些替我解開穴道，接上斷骨。」

曹雄左手托着覺愚傷臂，右手暗中運集功力，口中却答道：「師傅，你要……」要字剛剛出口，左手陡然加力，覺愚肘間關節已斷，如何還受得住曹雄加勁一捏，祇覺傷處筋斷骨碎，痛得大叫一聲，不自主向後一仰。（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英雄悲歌

逃避江湖勢力　異人遊戲人間

南城司馬。
北城諸葛。
二分天下，
你爭我奪。

這四句歌謠，淸淸楚楚的道出了當今的武林大勢。

事實上，南城司馬世家與北城諸葛世家，原本是世代相交的好朋友，而且還是兒女親家關係，南城的千金有嫁到北城去的，北城的閨女也有嫁到南城爲妻的，在當時曾傳爲武林佳話，不知羨煞了多少江湖兒女。換言之，司馬世家子孫的血液裡有諸葛世家的血，諸葛世家子孫的血液裡也有司馬世家的血，二城源遠流長，關係非淺。

彼此反目成仇，是近三十年的事。

反目的原因則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的說是爲了權勢。
有的說是爲了錢財。
有的說是爲了女人。
有的說是爲了神劍寶刀。
也有人說是爲了武功秘笈。

眞正的原因，據說連南城主司馬旭，北城主諸葛宇的遺孀卓寡婦都諱莫如深。

知曉箇中底蘊的咸認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南城的老城主司馬長風。

一個是北城的老城主諸葛千秋。

雙城交惡，針鋒相對，比財力，比物力，爭權益，爭霸業，無限制的招兵買馬，無止境的擴展地盤，三十年的你爭我奪下來，均累積下極爲可觀的財富與實力，也使本就充滿血雨腥風的江湖道更加詭譎多變，危機四伏，形成一個壁壘分明，旗鼓相當，各不相容，各不相讓，二分天下的局面。

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司馬長風損失了兩子一女，七名孫兒女，門下高手更是不計其數，僅僅剩下司馬旭一個兒子。

諸葛千秋的兩個兒子全部血染黃沙，八名孫輩死於非命，當家作主的重責大位竟落在長媳卓玉君的肩頭。

凡是與南城交往的人，北城必視爲仇敵。

凡是跟北城交惡的人，南城必視爲密友。

只要是南城贊成的事，北城必然反對。

只要是北城主張的事，南城必然杯葛。

三十年來，只有一件事兩大世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一年前雙方同意廣發英雄帖，在華山舉行比武大會。

比武的目的，外表上是爭取天

下第一高手的榮銜，實則南北雙城皆心存異志，各懷鬼胎，欲藉此決一死戰，鬥個你死我活，不論誰勝誰敗，一場毀滅性的殺戮將無可避免。

事被先知老人洞悉，爲天下武林的存亡絕續計，毅然決然的派首徒花滿樓馳往華山赴會。

花滿樓幸不辱命，以弱冠之年，憑手中的一條七尺四寸長，以三十六條蛟皮組合而成的軟鞭，連敗南北雙城，以及各路英豪數十人，登上了人人夢寐以求的天下第一高手的寶座。

對此，花滿樓覺得很欣慰，欣慰憑自己一己之力使武林免於浩劫，使雙城失去藉口，將一場殺氣騰騰的血戰消弭於無形。

至於天下第一高手的頭銜，他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可是，別人却很在乎，一離開華山，便掀起軒然大波，南城主司馬旭、北城主卓玉君，先後找上他，不約而同的要求花滿樓站在他們那一邊。

條件自然非常優渥，權力、金錢、女人……應有盡有，不一而足，甚至還異想天開，有意將花滿樓招爲東床快婿，竭盡攏絡攀附之能事。

花滿樓則聽若無聞，始終不爲所動，一概婉言相拒。

事情並未就此告終，應該說麻煩剛剛才開始，以後的發展更令他吃足了盛名之累的苦頭。

武人好名，盡人皆知，江湖道永遠是失敗者的地獄，勝利者的天堂，誰能打敗天下第一高手，誰便可以取而代之，名揚武林。

這是一條成名的捷徑，登龍的天梯，無意中花滿樓成爲大家捕捉的獵物，成爲別人揚名立萬的祭品。

有人想跟他交朋友。
有人想和他結拜兄弟。
有人向他下戰書。
有人乾脆直接挑戰。
偸襲暗算者有之。
設計陷害者亦有之。

在應接不暇，煩不勝煩的情形下，逃避遁世之念油然而生。

這種念頭起初只是想想而已，眞正促使他付諸行動的緣故是，花滿樓發現自己和師弟小霸王王侯愛上了同一個人——他們的小師妹，師父先知老人的乾女兒白雲飄。

花滿樓幾經思考，爲了躱避那些俗不可耐的鷄鳴狗盜之徒，更爲了成全師弟師妹的好事，於是，像一名逃犯似的，悄悄地告別了師門，告別了塵囂，獨自一人選了一處鳥不生蛋，狗不拉屎，人烟罕至的荒蕪之地住下來，打算與世隔絕，就此退出江湖。

然而，上天彷彿有意跟他作對，自由自在的好日子維持不到五個月便宣告結束，花滿樓的住處被人找到了。

再一次飽嚐名人的辛酸。
再一次承受名人的悲哀。
南城北城，軟硬兼施。
各路英雄，糾纏不休。

花滿樓軟硬不吃，既不接受別人的利誘，也不屈從別人的脅迫，却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突然消失不見了。

從此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花滿樓這個人的影子。

生，不知人在何處？
死，不知葬在何方？

大家注目的焦點不久便轉移到另外一個人身上去。

是個酒鬼。

見過他的人都說此人的貌相與花滿樓極爲酷肖。

不同的是，缺少花滿樓所特有的那種氣質、神采。

而且，華麗體面的衣裳換成一身破爛，滿臉汚垢，那條在比武大會上過關斬將，大展雄風，被人目爲魔鞭的蛟皮軟鞭也不知去向。

窩囊、邋遢。
萎靡、頹廢。

是此人的最佳寫照。

除了軀殼之外，再也找不到屬於花滿樓的任何影子。

酒鬼自己也矢口否認他就是天下第一高手花滿樓。

別人不予認同，認爲他是花滿樓的人仍大有人在。

因此，不論走到那裡，身邊總是跟着一羣人，想探隱索密，打破這個悶葫蘆。

酒鬼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酒店。

而酒店並不歡迎酒鬼，怕黃湯下肚後借酒裝瘋，惹是生非。

對這位酒鬼却例外，所到之處每一家酒店皆笑臉相迎，視若貴客，奉爲上賓。

因爲，酒鬼所到之處，必會爲酒店主人帶來一批酒客，賺進不少銀子。

這一來酒鬼可樂了，從東村喝到西村，從南莊醉到北莊，個把月下來，方圓五十里以內的大小酒店差不多被他喝遍了。

昨夜，酒鬼來到了石橋鎭，投宿在一家客棧裡。

客棧的前面便是飯舖。

飯舖內多的是佳釀美酒。

他老兄一早便來報到，此刻午時未至，已經喝掉二斤燒刀子，三斤二鍋頭，第六壺換了口味，改喝七里香。

酒量不錯，至今臉不改色。

酒品尤佳，始終不言不動。

陪他喝酒的人不少。

前桌三人疑是南城鷹犬。

後桌二人疑是北城走狗。

左鄰一人方臉大耳，虎背熊腰，年約四旬上下，桌上擺着一把寶劍，劍鞘古色斑斕，一看即知絕非凡品。

右鄰是一位妙齡少女，一身淡雅的素衣，滿頭烏雲般的長髮，這麼一位秀麗脫俗，楚楚可人的美人兒，居然也叫了一壺酒跟着大夥喝起來。

展目四顧，二十幾張餐桌，已上了七八成座，絕大多數都是衝着酒鬼而來的武林人物。

現場十分安靜，無人詢長問短，亦無人動手動腳，幾十隻眼睛齊皆凝注在酒鬼一人身上。

* * *

街上傳來一陣騷動，一名黑衣大漢跟一個小娃兒在大街上耍起馬戲來。

大漢雙臂平舉，小娃兒就在上面，時而盤膝端坐，如入定老僧，時而翻觔斗，打鞦韆，偶而還會做出一些令人提心吊膽的危險動作，身輕如燕，曼妙絕倫，齊天大聖孫悟空也不過如此，所到之處掌聲如雷，贏得不少喝采。

實際上這二人並非耍馬戲，只是好玩，兀自越衆而前，進入客棧。

圍觀的路人意猶未盡，一湧而入。

大漢昂首闊步，旁若無人，行至角落裡的一張空桌前才停下來，以請示的語氣道：「少爺，鄉野小店，沒有高級雅座，要不要叫店東換一套新桌椅來？」

小娃兒瞄了酒鬼一眼，道：「算了，馬馬虎虎，出門在外，隨遇而安，反正咱們是來看戲的，用不着擺排場，端架子。」

話畢，沒見他怎樣作勢，便輕輕巧巧的落坐椅上，彷若歸林小鳥般從容自如。

這時候大家才看清楚二人的廬山眞面目。

小娃兒年紀很小，約莫十歲，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從那一雙骨碌碌的大眼睛裡不難看出，是一個極端聰明而又慧黠的傢伙。

手裡拿着一支一尺八寸長，寸許粗，精光發亮的棒子，兩端綴以朱紅絲穗，正不停的在手上把玩着。

另一人年在五旬開外，魁梧高大，氣宇軒昂，虎目烱烱，開合間神光四射，任何人都看得出絕非池中之物，等閑之輩。

有幾個人一眼就認出來了，是綠林中的龍頭大哥鐵膽孫飛虎。

毫無疑問，孫飛虎是黑白二道一致公認的一條鐵錚錚的漢子，雖然殺人無數，犯案纍纍，但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幟，幹的是劫富濟貧的義行，名門正派莫不交相讚譽，綠林中人皆以他馬首是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

這是往事，鐵膽孫飛虎在江湖上絕跡已長達十年之久。

沒人知道他爲何銷聲匿跡？

沒人知道龐大的綠林組織爲何會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

今日重現江湖，想不到竟由綠林大哥的身份淪爲別人的跟班，使在座之人尤爲詫異，驚奇，無形中也大大地顯出那小娃兒的來路不凡。

一名臉帶刀疤，脅佩大刀的食客，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霍地離座而起，走向孫飛虎主僕。

臉有刀傷，並不表示一定是惡徒。

通常是見過大場面，經過大風大浪的標誌。

刀疤客果然神色自若，舉步沉穩，往孫飛虎臉前一站，拱手道：「尊駕是孫飛虎孫大哥？」

孫飛虎卓立如故，淡而無味的回答了兩個字：「不錯！」

「這位小友是誰？」

「孫某的小主人。」

「是那家的公子？」

鐵膽孫飛虎沒再開口。

小娃兒說了一句俏皮話：「你不知道的那一家。」

這時，酒菜業已上桌，孫飛虎逐一檢視一下菜餚，復從皮囊中取出一雙象牙筷子，一隻銀匙，雙手遞給小主人，轉對刀疤客道：「朋友請便吧，我家小主人吃飯的時候一向不喜歡外人打擾，倘若掃了這位小祖宗的酒興，大家都不好。」

話說得很輕，但綠林大哥的份量夠重，刀疤客是個老江湖，深諳輕重進退之道，可不敢招惹孫飛虎，更不敢冒犯小娃兒，聞言沉吟一下，當即轉身退走，跑到酒鬼面前來。

酒鬼已經喝完六壺酒，現在是第七壺。

菜很簡單，只有一盤醬菜，一盤花生。

默然片刻，刀疤客開門見山的道：「朋友到底是不是天下第一高手花滿樓？」

酒鬼目注酒杯，搖頭不語，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

刀疤客不肯罷休，繼續追問：「聽說你認識花大俠？」

「我們是好朋友。」

「他此刻何在？」

「死了。」

「死了？怎麼死的？」

「是被你們這一羣俗不可耐的俗物氣死的。」

指桑罵槐，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所有的武林人物皆不動聲色，

滿臉疑雲，沒人相信花滿樓已不在人世。

刀疤客眉頭一挑，道：「閣下何人？」

「酒鬼。」

「酒鬼也有名姓吧？」

「早已淡忘。」

刀疤客忽發奇想，認爲酒鬼如果確是花滿樓，那麼，擊敗此人，必可一夕成名，傳頌千古。

退而言之，假使並非花滿樓，將他擊斃在此，說不定可以把花滿樓引出來。

心意既決，隨即揚聲叫陣道：「既是花滿樓的朋友，想必定非庸手，來，陪大爺比劃比劃。」

鏗一聲，一把明晃晃的鬼頭刀已握在手中。

酒鬼穩坐如故，醉言醉語道：「酒鬼只會喝酒，不會打架，也不想打架。」

咕嚕！咕嚕！一陣猛灌，第七壺酒霎時精光，人也醉倒在桌上，呼呼睡去。

刀疤客吃了秤鉈鐵了心，鬼頭刀猛一掄，虎吼道：「少裝醉，老子不吃這一套，看刀！」

不管三七二十一，刀光乍閃，刀風大作，匹練也似的鬼頭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劈向酒鬼。

大家都爲酒鬼揑了一把汗，這一刀砍下去不死也會丟半條命。

許是命不該絕，或者純屬巧合，就在刀刃將至的那一瞬間，酒鬼身子一歪，滑落到桌下去，仍自鼾聲不絕，酣睡未醒。

卡察！一張寸許厚的棗木餐桌做了替死鬼，硬生生的被劈成兩半。

刀疤客一不做，二不休，上前一步，馬上又砍出第二刀。

右鄰的素衣少女黛眉雙挑，欲有所行動。

小娃兒的動作更快，人去如電，已一掠而至，噹！以手中小鐵棒架住了鬼頭刀。

刀疤客愕然一楞，道：「小友這是幹什麼？」

小娃兒人小志大，豪氣干雲道：「小爺願替酒鬼接招。」

「你認識他？」

「我們是好朋友。」

「他是誰？」

「一個酒鬼。」

「是不是花滿樓？」

「這不重要。」

語音一頓，小娃兒接着又道：「出刀吧，小爺願意讓你三招，如能在三招之內將本小神童劈死，你就成名啦。」

孫飛虎名頭太大，影響所及，刀疤客對小娃兒不免有幾分忌憚，今聞小神童誇下海口，願讓自己三招，這不僅是一大侮辱，也激起了他的萬丈豪情，暗想：「媽的，一條血肉之軀的小毛蟲，又不是銅澆鐵鑄的，老子就不信劈你不死！」

取出一方絲帕，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下刀刃，刀光更亮，寒芒懾人，刀疤客語冷如冰道：「小友這話可當眞？」

小神童雙手交抱胸前，歪着頭，斜着眼，擺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式，道：「如假包換。」

「保証不還手？」

「絕不還手！」

「鬧出人命怎辦？」

「殺人不必償命！」

小神童眞絕，視死如歸，拿生死大事當作兒戲看，又嘻皮笑臉的道：「也用不着尊駕替我收屍，所有的後事老孫自會料理，但請報上字號來，以免死得不明不白做糊塗鬼。」

刀疤客毫不遲疑，立將自己的萬兒報出來道：「快刀張勇！」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此話一出，聞者莫不爲之一驚，心弦也隨之綳緊。

快刀張勇，成名已久，在黃河兩岸，夙負盛譽，出刀之快，下手之狠，無出其右者。

不少人劍未出鞘便人頭落地。

不少人招未遞滿便魄散魂飛，快刀之名完全是以鮮血換來的。

沒有眞才實學，怎敢單挑天下第一高手花滿樓。

場中殺氣衝天，大家屏息以待，張勇的刀果然不慢，話甫出口，刀已出手，三招連成一氣，明晃晃地，白森森地，小神童的身形悉被鬼頭刀的刀影所籠罩。

未聞慘叫。

沒見鮮血。

小神童一動未動。

孫飛虎袖手旁觀。

電光石火間只聽到張勇發出連串驚呼。

鬼頭刀已一斷爲四，僅餘尺許長的一截仍握在手中。

第一刀砍右臂，斷了。

第二刀劈左臂，斷了。

第三刀斜斬肩膊，還是難逃斷刀厄運。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驚得快刀張勇透體生寒，身不由己的倒退了三大步，惶聲道：「娃兒是銅鑄的羅漢？還是鐵打的金剛？」

小娃兒淡淡一笑，道：「張朋友說對了，除小神童之外，小金剛是小爺我的第二個外號。」

根本不給張勇說話的機會，雙手握住鐵棒，絲穗紅得發亮，好似鮮紅的血，續道：「三招已過，現在要還手，當心你吃飯的傢伙。」

這氣勢，這言詞，令人不寒而慄，張勇快刀已斷，銳氣盡失，刀快不起來，人也無勇可用，面對這

位高深莫測的小金剛，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懼，轉對鐵膽孫飛虎求援道：「恕小弟有眼無珠，冒犯了這位小祖宗，請大哥替我美言幾句。」

孫飛虎緩步趨前道：「還沒有正式交手，怎麼就打退堂鼓？」

快刀張勇宛若洩了氣的皮球，垂頭喪氣道：「小弟自認技不如人，不敢再班門弄斧。」

「你認輸？」

「勝負已經清楚。」

「你怕死？」

「希望孫兄能給小弟一個再生的機會。」

這事孫飛虎可作不了主，目注小神童，未再答腔。

小神童的眼珠子翻了幾下，道：「你這三刀，夠狠夠辣，換成別人，早已身首異處，四肢不全，論罪當死，念你尚非十惡不赦之徒，姑且饒你不死。」

張勇聞言大喜，方待出聲致謝，小神童臉色一沉，道：「但死罪雖免，活罪難逃，必須留一點紀念品下來。」

快刀張勇愕然道：「什麼紀念品？」

「一條手臂。」

「一條手臂？這……」

「怎麼？不願意？」

「我……好吧。」

這個老小子算是一個人物，牙一咬，心一橫，將左臂伸直，很悲壯的說：「小友請動手。」

小神童沒動手，反將鐵棒收起來，道：「如敢陽奉陰違，下次見面就要你的項上人頭！」

快刀張勇沉聲道：「放心，張某言出必踐。」

「這樣最好，別忘向酒鬼道個歉。」

「沒問題。」

「賠店家一張棗木桌子。」

「應該的。」

「難得你這麼痛快，小爺不想再為難你，你可以走啦。」

光棍不吃眼前虧，張勇能屈能伸，當眞向昏睡中的酒鬼道了歉，賠了店家一張桌子錢，拱手告辭而去。

孫飛虎主僕已返回原座，到現在為止，還沒人弄清楚那小神童究竟是何方神聖？快刀張勇的鬼頭刀為何砍在他身上便變成破銅爛鐵？

新桌子搬來了。

酒鬼也醒了。

醒了再喝。

喝了再睡。

直至喝完第十二壺，這才盡興，醉眼惺忪地，拖着沉重的步伐，朝飯鋪後面行去。

左鄰的那位方臉大耳之人，忽然一長身，堵住酒鬼的去路，朗聲道：「花滿樓，今晚日落之前，亂葬崗上，百姓祠旁，本俠南海劍客陳全壽願携劍候教，幸勿却。」

酒鬼一言不答，依舊搖搖晃晃的向前行。

南海劍客陳全壽眼一瞪，道：「你聽見沒有？」

酒鬼答得妙：「俺是酒鬼，又不是花滿樓，何必要聽。」

南海劍客陳全壽心堅如鐵，言詞犀利道：「不管你是不是花滿樓，反正生死之約已定，絕不更改，姓花的最好準時赴約，如其不然，休怪本俠心狠手辣，會重返此處，找你算帳！」

餘音未落，人已去遠，給現場諸人留下一片驚愕。

* * *

石橋鎭東邊，有一道長坡。

長坡頂端，是一處亂葬崗。

葬在亂葬崗上的都是窮苦人家，或者是外鄉人、流浪漢、暴斃的、兇殺的以及作奸犯科者。

小小的百姓祠就是供奉這些孤魂野鬼的地方。

祠堂雖小，但年代已久，四週古木參天。

日頭尚有一竿多高，陳全壽便已提早到達。

此人崛起南海，稱霸一方，三年前才跨海而來，揚威中土。

一路北上，一路征戰，一路殺，連勝三十名武林高手，迄無一場敗績。

遺憾的是，未能趕上華山比武大會，一展長才，揚眉吐氣。

因而決心要找花滿樓一較高下，只有打敗天下第一高手方不虛此行，不虛此生。

陳全壽經驗老到，明察秋毫，發現古木林內鬼影幢幢，比他早到者大有人在。

日將西下，彩霞滿天。

沒見酒鬼到來。

亦未見花滿樓的影踪。

却見一位身穿黑衣，臉蒙黑巾，露在外面的一對眸子彷若兩盞明燈的夜行人飄然而至。

南海劍客陳全壽看得一呆，道：「你來此作甚？」

夜行人神態從容，言詞溫和道：「赴約。」

「赴誰的約？」

「赴你的約，南海劍客陳全壽。」

「你是花滿樓？」

「錯了。」

「那是酒鬼？」

「也不對。」

「究竟是那位？」

「旋風俠。」

「旋風俠」三字一出口，明裡的陳全壽，暗中的南、北雙城等人皆大感驚異，江湖上壓根兒沒有他這

一個字號，好似從天而降。

旋風俠自己解釋道：「本俠是花滿樓新交的一個朋友，特來代他赴約。」

陳全壽的話好刻薄：「打算替姓花的死？」

旋風俠反唇相譏道：「也準備替他殺人！」

南海劍客手握寶劍，見對方兩手空空，奇道：「兄台用那種兵器？」

「劍。」

「劍在那裡？」

「劍在心中。」

「劍在心中？」

這話好玄，陳全壽臉有疑雲，旋風俠隨手折下一根軟而細的柳枝來，進一步闡述道：「心中若有劍，何物不傷人，只要功夫深，草木變刀斧。」

陳全壽最討厭別人唱高調，報以一聲冷哼，道：「哼，比武較技，生死一線，耍嘴皮子沒有用，要有眞本事才行，聽說你的朋友花滿樓虛懷若谷，為人很謙虛，這大概就是你們相異之處吧。」

旋風俠望着隱去的落日，道：「還有一點大不相同。」

「那一點？」

「花滿樓與人交手，講究一生、二傷、三斷、四亡。」

「怎麼說？」

「第一招志在阻止對手拔刀亮劍，目標是兵器，意即欲兵不血刃而克人之兵。」

「哦。」

「第二招對手已亮出傢伙，出招攻來，這才傷人腕指，逼其棄械。」

「嗯。」

「三曰斷，對手出招辛辣兇狠，不得已而斷其臂手，以示薄懲。」

「唔。」

「四曰亡，只有窮兇極惡之徒，花滿樓才會痛下殺手，奪命亡魂。」

陳全壽臉色陰沉沉地道：「你旋風俠那裡與花滿樓不同？」

旋風俠一字一句的道：「本俠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會要人的命，從來不用第二招，也絕不留情。」

舞動一下柳條，發出一陣刺耳的呼嘯聲，旋風俠的聲音提高了一些，道：「陳大俠是否仍堅持向花滿樓挑戰？」

「這是陳某此來的唯一目的。」

「可願接受本俠代友赴會？」

「却之不恭。」

「好，你出招吧。」

「請！」

「請！」

先禮後兵，風度絕佳，請字出口，劍光四溢，拔劍，出手，進招，一氣呵成，鋒利而又冷酷的劍尖直指旋風俠的心窩。

疾逾閃電。

迅若奔雷。

快得無以復加。

快得只能意會，無法言傳。

南海劍客之名確非浪得，全勝的輝煌紀錄亦非倖致。

可就是比旋風俠慢了一點點。

劍尖尚未觸及旋風俠的衣裳，大勢已去，大局已定。

旋風俠以柳枝當劍，比劍更快，更準，更銳利。

直刺咽喉。

一招畢命。

不曾慘叫。

未留遺言。

旋風俠好瀟洒，南海劍客陳全壽的屍體尚未倒下，便已拂袖而去，對沽名釣譽之人似是厭惡已極。

然而，茫茫神州，紜紜衆生，追名逐利者却多如牛毛。

眼前就有一位，從亂葬崗那邊飛也似的狂奔而來。

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手中提着一支四尺來長，橫插着無數鋼牙的棒子。

鋼牙泛着藍汪汪的光燄，顯是淬毒之物。

來人好像得了急驚風，又似要奔喪，一面狂奔一面大聲嚷嚷道：「旋風俠慢走，狠牙棒江賜在此討教。」

輕功不弱，轉眼已至百姓祠前。

也不知旋風俠聽見沒有，人已去遠，頭也不回，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狠牙棒江賜不死心，拔腿就追。

在百姓祠後方，被小神童攔了下來，道：「算了，旋風俠快如旋風，別追啦，你追不上。」

狠牙棒江賜聞言大為不快，寒臉道：「笑話，今天追不上還有明天，非要追到他不可。」

「你叫江賜？」

「不錯。」

「綽號狠牙棒？」

「完全正確。」

「大概出道未久，尚未成名，知名度不夠，本少爺沒聽過。」

一句話惹惱了江賜，氣忿忿地道：「娃兒休得狗眼看人低，等江某殺了旋風俠，便可名滿江湖，威震武林。」

小神童笑了，是冷笑，聲音更冷：「不怕偷鷄不成蝕把米，可知旋風俠的來歷？」

「管他是誰，反正死人都是一個樣兒。」

「可能是天下第一高手花滿

樓。」

「這樣更好，死人的名頭越響亮，勝利者成名的速度會越快。」

「不怕江賜變殭屍？」

「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

「一定要找旋風俠、花滿樓較量？」

「勢在必行！」

身子一偏，欲繞過小神童，去追旋風俠。

小神童却不答應，橫身截住，道：「別走，先過了我小神童這一關再追旋風俠。」

「什麼意思？」

「想先掂一掂你的斤兩。」

「就憑你一個黃口雛兒也想跟江大爺動手？」

「你要不要試試看？」

「試就試，難道怕你不成。」

性烈如火，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狠牙棒挽起一片狂濤，劈頭蓋臉砸下去。

這傢伙好狠毒，存心想要小神童的命，這一棒砸下去怕不頭破血流才怪。

何況狠牙上淬以劇毒，見血封喉，只要劃破一層皮就會嗚呼哀哉。

足証此人並非善類，一旁的孫飛虎神色大緊，道：「狠牙有毒，小少爺千萬當心！」

小神童一點也不躭心，小鐵棒平舉過頂，噹，金鐵交鳴，火星四濺，狠牙棒斷了尺許長的一截，飛上了天。

原來這根小棒子是個寶貝，碎金斷玉，削鐵如泥。

孫飛虎方自一喜，江賜的第二波攻勢已排山倒海而來，「橫掃千軍」、「風捲殘雲」、「百鳥朝鳳」，小神童的上、中、下三十六處死穴悉在棒影之內。

這一來可把小娃兒給激怒了，起初只想給他一點教訓，叫他知難而退，今見他頻施毒手，殺機陡生。

「你找死！」

喝聲中人已拔起空中，那小鐵棒原來是一個刀鞘，拔出來一把尺來長的玲瓏小刀，以極端優美的姿態，行雲流水般從江賜的脖頸滑過去。

一把好鞘。

一把好刀！

是殺人的利器！

就這麼輕輕一劃，狠牙棒的人頭便骨碌碌地滾落塵埃，江賜眞的成爲殭屍。

這一刀快極了，刀刄上血跡全無，小神童還刀入鞘，問鐵膽孫飛虎道：「老孫，你認爲姓江的該不該死？」

孫飛虎正容道：「該死！」

「你覺得剛才這一招怎樣？」

「完美無缺。」

「比旋風俠如何？」

「堪稱一時瑜亮。」

「花滿樓呢？」

鐵膽孫飛虎想了想，道：「老奴久未行走江湖，與花大俠尚無一面之緣，不敢妄下評語。」

小神童忽然指着數丈外的一棵大樹沉喝道：「下來！」

樹上眞的有人。

聞聲一瀉而下。

孫飛虎見是快刀張勇，雙臂仍完好如初，不禁勃然大怒道：「你好大的膽子，竟敢食言而肥，違反我家小主人的令諭？」

江賜之死，令張勇心膽俱寒，早已嚇傻了，結結巴巴的道：「是因爲還沒有找到一處適合的所在。」

小神童道：「亂葬崗最適合。」

張勇又換了一把新刀，拔刀在手道：「這裡是不賴，張某現在就動手。」

「亂葬崗並非斷臂的好地方。」

「小祖宗的意思是……」

「適合葬人！」

「你……殺！看刀！」

張勇驚覺大事不妙，鬼頭刀閃電出手，欲作困獸之鬥。

晚了，刀出一半，便被小神童的玲瓏刀斬斷，順勢而上，當眞言出如山，取下了快刀張勇的項上人頭。

拔刀、出招、殺人、入鞘，彷彿是在同一時間內完成，更好像根本不曾動過一般。

天色將黑，石橋鎭炊烟嫋嫋，空中有幾隻老鷹盤旋不去，正在等着吃晚餐。

小神童沒再久留，亦未探究林內到底有那些人潛伏，跳上孫飛虎的肩頭，離開亂葬崗。

這一切，前前後後總共不過一頓飯工夫，亂葬崗上生意興隆，添了三位新客，老鷹、野狗、虎狼今夜大概都可以大快朵頤。

* * *

夜幕已降。

石橋鎭一片沉寂。

飯舖打烊了。

客棧內的住客俱已回房入睡。

有一條人影溜了進來，停在酒鬼的窗外，弄破窗紙，向內窺視。

酒鬼仰臉而睡，很香，時有鼾聲傳出，偶而還會說幾句誰也聽不懂的囈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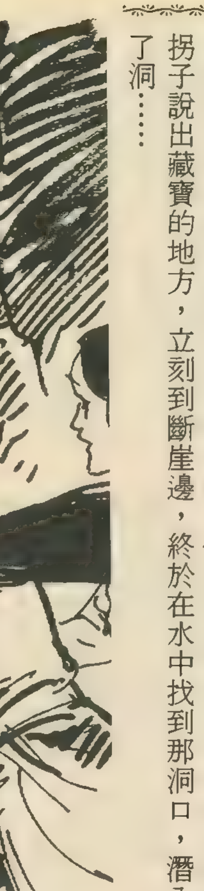
鞋子放在床上，很乾淨，沒見半點泥土，那像是甫從亂葬崗殺人回來的人。

藉着微弱的燈光，可以認出來人正是日間坐在酒鬼右鄰的那位素衣少女，此時看來更清秀機敏，復增幾許神秘感。

（未完‧一）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我與狐仙



護法被斬　姚家挖墓

上文提要：紅蓮教七大護法終於被郭爲艮捉拿押返太原，在路上，謝拐子的兩個姘頭呂芳子與白翠兒哭着說要跟謝拐子死在一起，謝拐子被她倆「感動」，對她倆說了藏寶的地方，其實謝拐子早知她兩人的目的只是爲銀子……呂芳子與白翠兒兩人騙謝拐子說出藏寶的地方，立刻到斷崖邊，終於在水中找到那洞口，潛入了洞……

他只在心中想，不敢說出來，猶豫一下，道：「宋爺爺爲什麼說我會回道觀來？」

紅紅在龍在山懷中扭動一下，道：「我爺爺其實是分析事由，他對我說，如果你回福壽山找我，那証明你的俗事已了，塵緣不再，心靈上已至澄明，但如果你又找到這仙家道觀來，便是你心中憂傷，火起天門要殺人，爺爺叫我別攔你，趕快去辦你的事。」

龍在山一聽，雖是就事而論，却也令他吃驚，宋爺爺成了活神仙了。

* * *

擁抱着紅紅姑娘，龍在山先就落下淚，他嘆口氣道：「紅姐，我好淒慘呀！」

紅紅姑娘道：「塵世上有幾個人會明白輪迴這道理？爺爺說，天在旋地在轉，人命也在變，到後來你爭我奪的結果便造成了人間的仇恨，在天理與造化中便免不了報應，我勸你快去盡人事，有一天你想通了才好修行。」

龍在山怔怔的道：「紅姐呀，我是不能留，我找尤道士來的。」

紅紅姑娘道：「你要殺尤道士？」

龍在山道：「我非殺他不可。」

他這話出口，嚄，紅紅一邊的老金毛狐似聽得懂，牠雀躍的尖叫……

紅紅姑娘一笑道：「在山弟，你殺尤道士，我的老金毛狐最高興了。」

龍在山也看到了，他嘆口氣道：「我是不想殺人的，可是尤道士太過份了。」

於是，龍在山就把這些時的遭遇同紅紅姑娘細述一遍，聽得紅紅姑娘點點頭道：「我同意你去殺尤道士。」

她指着兩個山洞，又道：「我把大狐們關在此地，就是在告訴你，此地已無人了，此地只有牠們，你也就不必進去了。」

龍在山點點頭，他用力的抱緊了紅紅，道：「紅姐呀，眞捨不得離開妳。」

紅紅姑娘道：「我也是，只不過咱們得順應天意，我爺爺說過，違天而行行不長，順天而行行得遠，所以我對任何事情絕不強求。」

龍在山忍不住的吻了紅紅姑娘，吻得紅紅姑娘臉頰艷紅而有些喘息。

她並未拒絕，甚至還回吻，她這也算是順乎自然而行，令龍在山的膽子更壯大了。

龍在山的身體有反應，他去抱起紅紅姑娘，而且他也托抱起來了。

紅紅姑娘指着道觀外，笑道：「抱我出去呀！」

「我們去石洞。」

「不，石洞已髒，狐們住的日子已有一個多月了。」

龍在山忍不住的抱着紅紅姑娘往道觀外走，他出了道觀左右看，却聽得紅紅姑娘在他懷中笑道：「怎麼不看一看對面的山峯上呀！」

龍在山果然抬頭看，嚄，有個白髮老人遙遙的在向這面揮手了。

龍在山吃一驚，那不是宋爺爺嗎？他怎麼來了？

龍在山不抱紅紅姑娘了，他急忙的把姑娘放下來，道：「是宋爺爺呀！」

紅紅姑娘道：「我同爺爺一起過來的。」

龍在山道：「宋爺爺怎麼不來？」

紅紅姑娘竊笑，道：「來幹甚麼？他的話我都告訴你了，他才不會來打擾我們的。」

龍在山道：「那麼，我過去向宋爺爺請個安吧！」

紅紅搖頭，道：「不必了，你倒是快去找尤道士才是眞的。」

龍在山道：「好，我聽紅姐的話。」

紅紅姑娘也忍不住的拉住龍在山一手，道：「阿山吶，阿水你要多照顧，他還小。」

「我知道。」

「還有，你就要為你的爹娘去辦事了，我却不能前去，你不會怪我吧？」

「當然不會。」

紅紅姑娘又道：「原是很悲慘的事，只不過你要看開，我爺爺說，你把這悲哀的事當成還債，你就輕鬆多了，因為這本就是債，是脫不掉干係的。」

龍在山道：「所以我爹娘也認了，看開了。」

紅紅姑娘揮揮手道：「去吧，也許有一天你會再回來找我的。」

她不等發楞的龍在山開口，轉身而去。

嚄，龍在山吃一驚，因為那隻緊隨在紅紅姑娘身後的老金毛狐尖聲一路叫着，就見幾十隻大狐狸們跟了過去，只一看，宛似姑娘在牧羊一般一大片金色大狐。

眞是奇景呀，龍在山也看得楞住了。

* * *

「仙家道觀」刹時一片沉寂，龍在山連頭也不回的便往山下走去，他已經走出半里遠了，忽然間，山中傳來尖叫聲。

「阿山弟呀，你等一等。」

這是紅紅姑娘在呼叫，龍在山低頭右邊山上看，只見紅紅姑娘飛一般的往他這面奔來。

龍在山心中歡喜，急忙也迎上前去，他也大叫着：「紅紅姐！」

這二人在山半腰處又碰在一起來。

龍在山還抬頭看對面，對面山上已不見宋爺爺的影子了，連狐狸也不見了。

龍在山更是心喜，道：「宋爺爺答應妳與我同行？」

不料紅紅姑娘搖搖頭道：「不是的，爺爺叫我向你指引個地方。」

龍在山道：「指引地方？」

紅紅姑娘道：「我問你，你打算去什麼地方找那個尤道士？」

龍在山聽得一怔，道：「我……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尤道士去了那裡。

當尤道士去朱仙鎭找上種菜的尤大娘與兒子尤幹時候，龍在山不知道。

當尤道士找上烈婦崖，他會見尤五娘、胡少卿與「大斧頭」石濤時候，龍在山也不在場。

如今龍在山聽得紅紅問，他當然怔住了。

「紅姐，我怎麼才能找上尤道士？」

紅紅一笑道：「這就是爺爺叫我叫住你的原因。」

她指向西北方，又道：「爺爺說，你往西北方走，也許一兩天你就找尤道士了。」

她說完轉身而去，倒把龍在山楞在當地。

福壽山仙人谷中的宋百忍不是神仙，他憑什麼會知道尤道士在西北方？

其實這也是有依據的，人言，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北方有人會運用算盤撥算出失掉的東西被人偸去什麼方向，也有用算盤撥算出病重人的生死，也就是病人能熬過某一時辰，他就不會死。

那宋百忍便是個中翹楚，是以才會叫紅紅姑娘急急的告訴龍在山。

龍在山早就十分佩服宋爺爺與紅紅姑娘了，他一旦猛的醒悟，便立刻拔身往西北方走，他的精神也大了。

* * *

這條山道龍在山好像走過，那是隨同尤道士奔往風陵渡的方向，他也明白這正是西北方。

龍在山又聽到黃河水聲隆隆響，黃河之水過風陵渡便慢慢形成平灘了。

龍在山本打算找上河南岸支流去，他打算見一見阿香與呂芳子，也向她二人致謝，只不過時光太有限了，他急着想找尤道士。

龍在山也忘不了被囚在籠中謝拐子對他低聲吩咐過的事，那件事

龍在山打算先殺了尤道士之後，他再去辦，因為也是謝拐子的遺言吧！

謝拐子對龍在山有什麼遺言？那只有龍在山知道，而龍在山是不會對人亂說的。

正在奔行中，忽然間，河岸邊有個人站在那裡回看過來，龍在山只一看便笑了。

「是阿香，是她！」

龍在山往河岸奔過去了，河岸邊的阿香也看到來的是龍在山，她的心中一喜，立刻便迎上來了。

「是你呀，龍家少爺，你來得眞是時候。」

龍在山笑拉阿香一手道：「阿香姐，妳怎麼會站在河邊呀，看風景？」

阿香一聲苦笑道：「我那有心情看風景，我家夫人去了快兩天了，至今還未回來，急死人了。」

龍在山道：「你們夫人會去那裡？」他一頓，又道：「我知道去那裡了。」

阿香急問：「你知道呀，你說我們夫人去那兒呀？」

龍在山道：「妳們夫人必是因為與謝大叔情深似海，見謝大叔被押往太原府，她便也跟去了。」

阿香搖頭道：「不是的，我們夫人前天是在風陵渡街上攔過謝大爺哭得淒慘，只不過當天夜裡就回來了，而且是同河北岸的白夫人一起來的，她們那夜不叫我跟去就划了小船走了。」

龍在山道：「走了？到那兒？」

阿香道：「她們不告訴我，我也不知道。」

龍在山怔住了。

只見阿香又低聲道：「我好像聽到一句話。」

「什麼話？」

「她們說，這一等九年多，今天快發財了。」

龍在山吃一驚道：「難道……」

他急急的往河邊下游奔行，阿香不明白的問：「你上那兒？」

龍在山不回答，一路奔了兩里半，他才抬頭看，嚄，河對岸的斷崖下面停了一條小划船。

龍在山吃驚的道：「她們必是去水底洞了。」

阿香問道：「龍少爺，你說什麼水底洞呀？」

龍在山道：「一時間說不清楚，如果妳的夫人眞已去了兩天，那就凶多吉少了。」

阿香道：「為什麼會凶多吉少？」

龍在山道：「我去過那個水底洞，撞破了頭才漂出來被妳救起的。」

阿香一聽，哭道：「怎麼辦，怎麼辦？」

龍在山道：「阿香姐，妳放心，我這就過河去瞧瞧，我現在已經知道怎麼往洞中潛了。」

阿香道：「我也去幫你。」

龍在山道：「不必了，人多容易被人瞧見，那是很危險的事。」

阿香道：「那我就回去等你了，龍少爺，你找到咱們夫人就快把她送回來。」

龍在山道：「那是當然。」

他此言一出，突然雙目一厲，好像被人定住了似的。

這光景看在阿香眼中，不由吃一驚道：「龍少爺，你怎麼了？」

龍在山道：「我覺得有可能。」

「什麼可能呀？你在說什麼？」

龍在山拔腿便往渡口跑，也不回答阿香的話了。

阿香追也追不上，自言自語道：「龍少爺別是得了失心瘋症了。」她往回走去了。

* * *

龍在山一路奔行一路在懊惱，口中喃喃的道：「可能，太可能了。」

他在說什麼？他這是指的什麼事？

前面就見渡口了，渡船上已站了八成人要渡河，龍在山看那渡船上船老大把竹篙頂住岸邊要放船，急得大聲叫：「等等，等等！」

還等什麼？船已離了岸，就快五丈遠了，那龍在山可不管這些，他一個飛雲縱，半空中他翻觔斗閃狐步，「轟」的落在船邊沿，差幸未落在河水裡，嚇得一船人大驚失色，直呼龍在山「猴急」。

船老大還抱怨道：「你這是幹什麼，想趕着向城隍廟報到不成。」

那地方的風俗，死人當天必先給城隍廟報到，名之曰「報廟」，這事還須二更天，孝子孝孫一同陪着走。

* * *

龍在山訕訕的道：「對不起，急事，急事！」

於是，渡船放船順流划，直到對岸已是半里遠了。

龍在山眞大方，一塊碎銀子抛在船邊的竹筐內，那是任由過客看賞的，龍在山給的是銀子，別人抛的是方孔小銅錢，更引得船老大一瞪眼，龍在山已走遠了。

* * *

此刻，龍在山心中想的那件事並非不可能，因為他琢磨過，那尤道士八九不離十的把念頭打在風陵渡了。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龍在山就是想到這個原因，他才相信尤道士必會來。

尤道士在「仙家道觀」存的積蓄全部被駝子大叔，也就是那個「大

開碑」郭爲艮弄去了，郭爲艮才是個黑心的人物，他是不會爲尤道士留下些什麼的。

尤道士失去所有，他就會再把主意打到別人頭上，對於當年紅蓮教中七大護法，他是無法再敲他們幾個了，但對於還有三處過着優閒歲月的封大川、王沖天、謝拐子與尹水月之處，尤道士更不會輕言放過。

尤道士的決定中最優先的當然是謝拐子的水底石洞，那是絕對可以找到的，只不過多加小心罷了。

其實，龍在山這是就事論情，依情推斷，至於尤道士會不會來風陵渡，那却是因爲宋百忍的一句話，宋百忍叫他往西北。

龍在山走的就是西北向，那不正是風陵渡嗎？

龍在山增强了信心，他以爲尤道士必是已經來此風陵渡，伺機去找謝拐子的寶物了。

龍在山越想越對，一路狂奔便到了斷崖的一邊，他可不再多逗留，看看西落的日頭，龍在山匆匆的取出一個頭罩把頭先套上，靴子脫在石頭邊，緊一緊身子上的衫褲，他便抬頭看斷崖上的石崖。

那是謝拐子告訴他的，謝拐子叫他抬頭找那個斷崖上有一棵小榕樹的地方。

龍在山沿着河水慢慢的向下游，直到半里遠，他才發現斷崖七八丈高處有一棵虬根在凸出尖崖上的小榕樹，不由精神一振，他不再往下游找了。

那正是謝拐子說的地方，龍在山再看地形，他好像就是由此入水的！

龍在山想着下水的事，不由更恨尤道士，因爲當時尤道士還划着小船，他不救自己就走了，眞是王八蛋。

＊　＊　＊

龍在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頭下壓，雙腿倒立，便把上身壓向水中，他用手疾抓，一路抓到那個洞口處。

龍在山這一回他不再直往水中划，他在水底抓石頭，這也是謝拐子告訴過他的。

謝拐子對他說得最詳細，叫他到了洞口一路抓着洞底石頭往洞口走，而且比潛水還快。

龍在山就是照着謝拐子的話，一路十分順利的進入洞中，直到斜坡處他往水面爬，於是……

於是龍在山先伸出頭來，他也吃一驚，因爲洞中的石頭上放了一支火把燃得洞中火紅。

龍在山貼着水邊喘大氣，他也算在休息，半晌，他才稍稍把頭抬起來瞧，這麼一瞧之下，他吃一驚，因爲不遠處地上有兩具屍體。

龍在山不知道這兩具屍體乃是呂芳子與白翠兒兩人的，只不過龍在山可想不到如今洞中正有個人在尋寶吶！

龍在山還以爲那火把乃是這兩女放置的，他正欲起身去探看，忽聽得「叮叮噹噹」之聲傳來，龍在山又不動了，他遁聲抬頭過去，嚄，有個人正用刀子在壁上敲敲打打又摸着，那個黑影子對於龍在山不陌生，可不正是龍在山一心欲殺的尤道士！

尤道士果然來了，而且還找到洞中來了！

＊　＊　＊

龍在山發現尤道士，他慢條斯理的自水中站起來，嚄，尤道士還未發現他吶！

龍在山事先走到兩具屍體邊，這一回他更吃一驚，因爲白翠兒身上中有短箭，那呂芳子身上被尖刀刺了個大血洞，便兩女的附近地上，血跡也是一大片！

現在龍在山輕悄悄的走向尤道士，那是在洞的轉彎處，黑呼呼的！

龍在山站在尤道士身後兩丈遠，他突然大吼一聲道：「尤道士！」

「哎唷！」尤道士嚇一跳，幾乎跌倒，但當他發現是龍在山的時候，先是一楞後又笑：「嗨，原來是我親愛的徒弟來了，嚇我一大跳！」

龍在山冷冷道：「眞可惜沒嚇死你！」

尤道士一笑並不惱，道：「開玩笑，我的徒弟呀，我一直在找你！」

「找我想早死？」

「這是甚麼話，我找你是眞正要把我的賭技傳授你呀，我如果不傳授你，這一輩子心不安。」

「你又來誘惑我了？」

「這是甚麼話，答應的事豈可不履行呀，人無信而不立的道理我還懂！」

他頓了一下，又道：「徒弟呀，我知道你心中正在難過，再大的本事也救不了自己的父母，很痛苦的，只不過你千萬要想開一些，人吶，種的甚麼因就結甚麼果，你就把過去的不愉快拋諸腦後，一切咱們重新再來過，這以後我把技術傳了你，再加上你的功夫，大江南北就看咱們的，綾羅綢緞挑着穿，山珍海味換着吃，師父準叫你的口袋銀子花不完，你看好不好？」

龍在山嘿嘿笑，他只一聽完尤道士的話，開口便是罵：「好你娘的蛋，去你娘的師父不師父，你如果那麼有本事，你還到處敲的甚麼銀子呀！」

他這是開竅了，尤道士心中也

以爲這小子不可欺！

尤道士猛一楞道：「你這是犯上呀，徒弟！」

龍在山叱道：「死到臨頭你還攀交情呀，操！」

尤道士大吼：「犯上罵我，你還想殺我呀！」

龍在山道：「尤道士，你娘的，是不是你把謝拐子的兩個女人殺了？」

尤道士大叫道：「冤枉，我怎麼亂殺女人呀！」

龍在山道：「這裡就是你一個，你也不是個好人，不是你殺誰殺的？」

尤道士道：「小子，你怎麼不去仔細瞧，她們死在自相殘殺呀！」

龍在山道：「我不信！」

尤道士道：「來，我叫你瞧瞧！」

他先往兩具屍體邊走去，龍在山便也跟去，那尤道士指着斷崖上方，道：「上面有個機關盒，裡面暗藏袖箭，這女人必是中了盒中袖箭而亡，至於這個女人嘛，我看她是先被這女人暗中下手刺死的！」

龍在山道：「你說得有道理，我却認定你殺的！」

尤道士大吼道：「放屁，我尤天浩從不用袖箭，怎麼是我殺的？」

龍在山道：「就是你殺的！」

尤道士道：「娘的，你是來找麻煩的呀！」

龍在山道：「我不找麻煩，我來殺你！」

尤道士驚道：「我眞的沒殺她二人呀！」

龍在山道：「不但她兩人是你殺的，我的爹娘也是你殺的，大叔幾人更是你殺了！」

尤道士大叫：「你瘋了呀！」

龍在山十分平靜的道：「尤道士，也許他們不是你親手所殺，但却與你脫不了干係！」

尤道士道：「甚麼意思？」

龍在山道：「你若安份的住在『仙家道觀』中，不去向他們七人敲銀子，天下至今是太平的，我龍大少仍然是洛陽城中的龍大少，都是你，你他娘的身邊臥了一匹狼，駝子原來是太原總捕盯緊了你，操你娘的害得大伙今日落得如此下場！」

他反手腰上拔出刀，那可是他兄弟在水磨的寶刀，尤道士一看便緊張！

龍在山尖刀在手又沉聲喝叱道：「尤道士，你太愛財寶了，我以爲你找到此處以後必會又去三尖山，然後一路找上留香谷。」

尤道士道：「我當然去找，他奶奶的，可把老子氣死，姓郭的把我積蓄全搜去，他帶着官兵還抓人，我還打算去幹掉姓郭的！」

他又低聲下氣的對龍在山又道：「阿山吶，你今天暫且忍一忍氣，等我去殺那郭爲艮，之後，你我再交手！」

龍在山冷冷道：「尤道士，你省省吧，憑你想殺姓郭的呀，算了！」

尤道士道：「咱兩人再合作呀！」

龍在山冷笑道：「尤道士，我便老實的對你說，我爹娘臨去交代我，要我捧了你的人頭去太原，也叫他們九個人笑着上天國！」

尤道士大吃驚道：「你爹娘眞的這麼說？」

「不錯！」

「那麼，你是一定要殺我了？」

「不錯！」

尤道士忽的跌坐在地上，他掩臉大哭起來。

龍在山只一看，便冷冷道：「你還哭呀，娘的，好像有句誰說過的話，是甚麼『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吧，尤道士，既然有人這麼說，你當然是爲財死，死得也算是天經地義，你就別哭了！」

尤道士哭得更厲害，石洞中盡是震耳欲聾的哭聲……倒看得龍在山心中發毛！

他爲甚麼會發毛？他出刀傷過人，但却未殺死過人，如今面對尤道士，多少兩人也在一起有一年多了吧！

龍在山慢慢的走上前，他欲伸手撥開尤道士的手，告訴他，由他自己解決自己，他不出刀了！

龍在山的手就快摸到尤道士的捂臉雙手，猛古丁只見尤道士雙掌往外翻轉，有一把白霧自他的掌中飛濺而至，就在這白霧中，一縷銳芒直往龍在山面前幾處大穴疾刺過去。

龍在山就差那麼一點點經驗，他先是吃一驚，忽後又是十幾個往後空翻，那「狐步」令他在空中變了身法，只不過他身上在痛，在流血，而且他的頭也開始有些昏沉的想倒下，想閉目，石洞在旋動！

尤道士的尖刀一直在他的身前半尺遠左右狂刺！

尤道士還大聲吼道：「死吧，我的兒，你已中了老子的迷神粉，你還想逃？」

龍在山忽的厲吼一聲「狐殺」！

他不逃了，屏着最後一口氣，他的寶刀反手疾殺，而且是往尤道士撞過去，這光景誰的刀法妙，誰才不會被對方刺倒！

尤道士甚麼玩意兒，他出自紅蓮教，他的刀法並不妙，他的詐術是一流的，障眼法他也有神妙，只可惜眞正玩刀的功夫他就差遠了！

龍在山原是往後逃的沒工夫回招，他突然回招，却也是要命的一招「狐殺」！

想也明白尤道士怎麼會閃躲過龍在山的這一招神奇的奪命刀法？就聽……

「呀！」

「轟！」

尤道士的胸前裂了一道血口子，好像是在正中央，但他死也不甘心，拚了命的出雙掌，推打得龍在山直不楞的往後倒退不迭，「轟」的一屁股坐在那洞中岸邊的河水裡，大半個身子全泡濕！

龍在山眞的太幸運了，他原是個倒楣人，倒楣人也有走運時！

爲甚麼挨了推打還走運？實在是因爲他已中了尤道士的迷神粉，那同蒙汗葯差不多，但就在快要發作的刹那間，他把尤道士一刀刺死，而尤道士出掌，反而幫了他的一個大忙了！

尤道士把龍在山推打入水，立刻令龍在山清醒不少，就見他忍不住連頭也泡到水中了！

龍在山在水中洗了個乾淨，他便急匆匆的又爬上岸，他走到正自流血的尤道士身前！

龍在山木訥的道：「我還不打算殺你，都是你，是你逼我的，我要自保呀！」

尤道士張大了口，他也瞪着一雙從未睜得那麼大的眼珠子，口中有點氣，好像是由肚皮破洞進入體內又自體內流到口中再冒出來的一樣。

那死相眞的是「死不瞑目」，尤道士再也料不到他會在這石洞中死在龍在山手中。

* * *

現在，龍在山站在石洞的轉角處，他抬頭看看石壁，然後再由轉角處走了七步才停住，那地方與另一邊石壁的凸出石崖是正對面，而這兒石壁有些凹！

龍在山本打算上去的，因爲謝拐子曾對他說過如何去找他的寶物！

龍在山相信謝拐子是不會騙他的，因爲他已拜謝拐子爲他的乾老子了！

乾爹爹是不會玩乾兒子的！只不過龍在山站在那兒發了一陣呆，他忽的回過頭，他看到了地上躺的兩女人，便又走過去了！

龍在山走到呂芳子屍體一邊道：「唉！妳兩人眞是的，怎麼叫我乾爹也猜中了，妳兩人如果不急急的前來取我乾爹的東西，妳們怎麼會死得這麼慘！」

龍在山又撥開兩女屍體，只一看就明白兩人是自相殘殺，龍在山早看出來了！

「妳們是好姐妹呀，怎麼這錢財如此坑人吶，唉，我乾爹還交代過我，如果妳們不盜他的寶，還打算叫我取了寶送妳兩人一人一份吶！」

他忍不住又看石壁凹處，道：「妳們都死了，我也不去取寶了，我走了！」

龍在山沿着石洞往上走，他轉了個彎道，那地方好像被大石堵住了，但當他繞過石右面，上邊有涼風吹進來，他知道有出道，出道就在一個老松下，老松虬根繞過崖壁，很少人會以爲那兒是個地洞。

龍在山撥草搬石之後才爬出洞，雙手攀住樹根走到樹的正面，他發現天已黑了！

龍在山便在他正準備下山坡的時候，忽然一怔，他喃喃的道：「不行，總得叫爹娘大叔乾爹看到尤道士的人頭才算數，我如果就這麼去到太原府，他們也許不相信！」

龍在山就是想到這件事，不由得返身又鑽進洞中了！

* * *

這一回龍在山跑得快，一會又到了洞下面，他來到尤道士的屍體前便也楞然了。

龍在山心中實在拿不準主意，他手中寶刀比劃在尤道士的屍體脖子上了，但他不下刀！

龍在山心中有一千一萬個不願意，因爲他在學功夫之前，乃是個闊大少爺，在洛陽他除了賭，平日裡殺隻鷄也不幹，如今叫他切割人頭，還是個死人頭，又是同他生活在一起一年多的人，他更猶豫了！

龍在山慢慢的在收刀，但當他發覺尤道士的一束頭髮貼在血泊中，他靈機一動，淡淡的自言自語：「我何必切人頭，我把他的頭髮割下來，尤道士的頭髮還挽着個髻，娘的皮，我來個連根割，尤道士是不會痛的！」

龍在山忘了，死人是沒知覺的，便是此刻他把尤道士剁成肉泥，尤道士也不會叫痛！

龍在山還細心的割下尤道士身上一片道袍，就用那道袍把尤道士的頭髮包起來！

匆匆忙忙的，龍在山又走出石洞外，他這才仰天看星斗，對河岸用力一瞧。

他爲甚麼用力瞧？因爲他明白河對岸還有個阿香在等着他回去吶！

龍在山當然不回去，他有要事待他去辦的，只見他咬咬牙跺跺腳，回身便往風陵渡而去！

他這是打算趕去太原府了，龍在山算一算日子，他知道推囚車趕路沒他走得快，他可以連夜往前奔。

雖然囚車已走了兩三天，他自信兩天他就會趕去太原府，何況他

以爲囚犯送到要過堂，審問也要許多天！

龍在山帶着尤道士的長髮奔得快，一天能走兩百里，他幾乎是用跑的在趕路！

龍在山還眞的跑對了，因爲他差一點沒看到爹娘的面，那多遺憾呀！

* * *

太原府眞是個大地方，好像比洛陽還大一些，龍在山就覺得這兒熱鬧得多了。

龍在山奔到城南的山坡上，他吃一驚，因爲城南的高原上有那麼多人，像螞蟻一樣一大羣，他還不知道這些人是幹什麼的。

便在這時候，有個拉駱駝的正往他這邊走過來，龍在山迎上前去禮貌的施了一禮，道：「大爺，那些人出城來是幹什麼的？」

趕駱駝的漢子看了看龍在山，道：「小伙子呀！你怕不怕殺人呀？」

龍在山一怔，道：「殺人？你是說……」

趕駱駝的指着那大片的人羣，道：「你若是怕見殺人，血糊淋漓的嚇人，我勸你年輕人快進城去吧！」

龍在山道：「大爺，誰要殺人吶？」

趕駱駝的道：「笑話，當然是官家處斬人犯呀，要不然誰能在這大白天敢在那麼多人的面前殺人？」

龍在山心中一驚，他抬頭看天色，日頭似已快正中天了，那年頭午時三刻會砍人的，只不過爲何不等到秋決？

龍在山正發楞，趕駱駝的要走了，還對龍在山一笑道：「眞膽小，才聽說要殺人就發呆了。」

他以爲龍在山聽了他的話嚇楞了。

龍在山突然又問他：「大爺，你等等。」

「等什麼？快回城吧！」

龍在山道：「我問你，是不是要砍九名男女的頭呀？」

現在，輪到趕駱駝的人吃一驚，道：「原來你這年輕人已經知道了呀！」

龍在山只一聽就緊張了，他大叫一聲：「爹，娘！」他狂叫着拔腿就往高原那邊奔過去，看得前面與後面兩個趕駱駝的人直瞪眼。

「這老實的年輕人，他的父母是凶犯？」

另一人接道：「不是凶徒怎麼會押往刑場的路上還不停的仰天大笑呀！」

兩個人只那麼看了龍在山的背影，便走了。

* * *

龍在山發了狂的奔到刑場一邊，附近已站了上千人，附近還有上好的棺木共九副，站在棺木前的是十二名從五台山下來的和尚，嚄，和尚們正在擊着法器唸經呢！

這也算是奇觀，天下的奇事太多了，這就是一奇。

仔細看，二名官兵之中還有個捕頭在裡面，有個長桌後坐了個大官，那郭爲良與張放等三位捕頭也分站在那位大官的後面。

一道土斜草坡上，兩棵大樹的下面，已經一溜的跪了九男女，嚄，操刀的竟有兩名劊子手，正把鋒利的砍刀擱在肩頭上，大紅巾紮緊了頭，準備午時一刻行刑了。

* * *

龍在山便在這時候衝到了那個大官面前，他大聲的吼叫道：「等一等！」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聲叫，那大官滿面怒容的叱道：「大膽小子，敢鬧法場，不想活了。」

郭爲良知道是龍在山，他急忙對那大官一陣耳語，便見大官點點頭，於是，郭爲良走向龍在山。

龍在山道：「駝子大叔……不，我該叫你郭總捕。」

郭爲良淡淡的道：「阿山，你想幹什麼？」

龍在山道：「我把這些東西叫我爹娘與大叔們瞧瞧，只這麼一點心願，希望大人能成全。」

一笑，郭爲良低聲問：「小子，是不是尤道士他已經死了？」

龍在山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

「是你把尤道士殺了？」

「不錯！」

郭爲良道：「你這是爲民除害，我向大人說個情去。」

郭爲良匆忙的走回去，又與那位端坐在太師椅中的府台低語了一陣。

就聽那府台點頭道：「派人守住，小心他劫囚。」

郭爲良道：「他不會，也不敢，卑職擔保。」

龍在山也聽到了，他心中好緊張。

郭爲良陪同龍在山，二人走到刑場中央，轉過一片草地才走到大樹下，嚄，龍大海第一個叫起來了。

「我的兒呀，你是不是已經殺了尤道士？」

龍在山立刻把尤道士的頭髮抖落在地，又把撕下的道袍舉起來，道：「爹、娘、乾爹、大叔阿姨呀，我已把可惡的尤道士殺了，你們可以放心了。」

梅子大哭道：「眞是娘的好孩子呀！」

那謝拐子忽的大吼道：「乾兒

子呀，你辦的這件事令乾爹我下輩子也懷念你，操他娘的，謝大爺便是人頭落地也會笑他個大半天，哈……」

王冲天道：「尤道士那王八蛋，他到處撞騙，還要把咱們拖下水，娘的，咱們午時一到去陰曹，老子抓住他非揍得他叫苦連天不可。」

尹水月也厲聲道：「對，咱們陰司去揍他！」

沈一中道：「龍大侄子為咱們報了大仇，我會在閻王面前為他說好聽的，叫他生死簿上加個百來歲。」

鐵雄哈哈笑，他對青娘子道：「我說青娘子，還是有個娃兒好，妳瞧瞧，龍大侄子多露臉呀。」

青娘子道：「不是我不會下蛋，是你不專心吶。」

鐵雄道：「別在臨死再吵架，咱們下輩子怎麼辦？」

龍大海還在哭吶，忽聽謝拐子對郭為艮道：「總捕呀，我有句話對你說。」

郭為艮道：「什麼話？你說！」

謝拐子道：「你聽不聽嘛，不聽叫你後悔一輩子。」

郭為艮的心一動，立刻走過去，他蹲在謝拐子一邊，道：「你想說什麼？」

謝拐子看看附近，他低聲的對郭為艮說了一陣子，聽得郭為艮驚喜道：「眞的？」

「去了便知！」

郭為艮道：「你死後我會為你燒上十擔紙錢，叫你陰間用不完。」

他轉而叫龍在山，又道：「阿山吶，你乾爹有話要問你，過來吧！」

龍在山走過去了，他期期的道：「乾爹！」

謝拐子道：「別難過，人活百歲也是死，水流千載歸大海，只不過……」他用目去看郭為艮，郭為艮一笑，立即往五丈外退去。

「那兩個女人……」

「她們爭你的寶，死了。」

「果然被我料中了，娘的，全是虛情假意。」他頓了一下，又道：「東西呢？」

「我未取，我殺了尤道士趕來了。」

「也好，你再為我去殺個人。」

「又殺人呀，殺誰？」

「誰去取寶你殺誰，你甚至守在洞中等那人。」

「誰？我應該殺他嗎？」

「絕對應該，因為他太貪了。」

龍在山點頭了，他能不答應嗎？便在他點頭中，忽然遠處一聲叫：「哥！」

是龍在水奔來了，但也聽得「通通通」三聲火炮響，午時也到了。

只見府台大人聲吼，擲出一支紅筆勾的長命籤，道：「行刑！」

這是斬犯人的命令，郭為艮急忙奔過去，他拉過龍在山，又阻住龍在水，立刻往場邊奔去，嚄，二名官兵舉刀往外轉，刀斧手的刀也舉起來了。

＊　＊　＊

太原的刀斧手有傳統，他們殺人帶吼聲，出刀的並非扛着砍刀的兩個袒胸壯漢，而是另有其人也！

知府那面抛出斬人籤，斜刺裡奔來一個戴頭罩的大個子，這人的刀不是雙手端！

這人倒握刀把不見刀，刀子藏在他的右臂後面閃着一溜溜的光芒！

只見他邁開大步走到大樹下，他先在一排九個男女的右面看一遍，頭罩中露出兩隻骨碌碌的眼！

再看地上跪的人，順序是龍大海夫妻兩人，鐵雄與他的姘頭青娘子，王冲天與尹水月跪在正中間，再過去便是封大川與謝拐子，最後才是沈一中！

四周圍的人看見這戴面罩的人奔到大樹下，沒有人敢出一聲大氣的，都靜靜在大樹下看！

這光景如同上了閻羅殿一般，於是，就見那帶面罩的大漢伸左手，他的左手好像有魔力一般，輕悄悄的按到犯人的頭頂上！

犯人的自然反應是頭頸一緊，因為以為挨刀了，其實那正是殺人的至高境界，犯人頸一緊，也正是挨刀的最佳時期，聽人說，犯人只挨一刀，人頭便落地，如果不緊頸子，頭也許不會落地了。

戴面罩的漢子下刀快，龍大海的頭落地聲未已，他的左手巴掌已拍在梅子的頭頂上，梅子才見丈夫人頭落地，頭頂一緊她收脖子，那把刀便切上去了！

戴頭罩的是行家，他一路的殺過去，九個男女眞聽話，九顆腦袋搬了家。

殺人的走回知府面前施一禮，就見知府抛了個大紅包，殺人的拾了紅包也不謝，急匆匆的便奔走回城了！

＊　＊　＊

原是要人頭掛高竿示衆三天的，經郭為艮的解說才算沒有這麼幹！

郭為艮對大人說過，犯人中有後人，他們的後人武功高，千萬別惹火了他們，說不定對大人也不利！

那知府當然怕麻煩，大官那個不怕死？也就點頭算了，好在這示衆是他的權限！

＊　＊　＊

便在收場中，龍在山與龍在水兩人急奔上前，大樹下兩人可也忙碌了，因為他兩人得先把人頭找對頭，張三的頭不能合上李四的身，鐵雄的頭不能與尹水月的身子相接合吧！

＊　＊　＊

只見兄弟兩人忙着找人頭，血糊淋漓的把人頭湊到死人身前面，於是，抬棺的人過來了！

龍在水對他兄弟道：「快去叫和尚們來超渡，死的人魂靈未走遠吶！」

十二名五台山來的紅衣高僧過來了，手擊鐘口中誦，再是便唸金剛經，西方三路通極樂，好人壞人一齊行，不行也不成，因為閻王殿中等着過堂吶！

＊　＊　＊

龍在水也不知受何人協助，他在太原西邊十里坡買了一塊黃土地，叫人弄了個大塚，有一塊大石碑上寫得清清楚楚：「紅蓮教七大護法之墓」！

石碑有一丈二尺高下，上面刻了名字，直到今世太原西邊還可以在荒草坡找到這個大塚！

＊　＊　＊

龍在山不能久留下來，龍在水很感傷，他對他兄長道：「哥，我不同你回洛陽了！」

龍在山道：「阿水，你不回去！你要幹甚麼？」

龍在水道：「我暫時住在這兒，我要同爹娘在一起，阿山哥，你先走吧！」

他很傷感的又道：「我們回洛陽同在這兒是一樣，我們洛陽的家也被人抄了嗎？」

龍在山點點頭道：「是的，洛陽也沒家的，我還有事，但我可以同你一起在此守墓三天，三天之後我就走！」

兄弟兩人趺坐在這新挖的大塚附近一棵樹下，兩人不時的看看大塚還流眼淚吶！

＊　＊　＊

夜，西北方的夜是透心涼的，龍在山與龍在水兄弟兩人背對背的靠着坐在一起！

這夜的月亮雖不圓，但很亮，可以看半里遠，龍在山低喟的道：「阿水呀，我好後悔！」

「哥，你後悔甚麼？」

「賭！」

「我就不後悔，有機會我還磨刀！」

龍在山道：「如果我不愛賭，我聽爹娘的話用功讀書，就不會惹上那個惡道士尤天浩了，尤道士永遠也不會發覺爹是當年紅蓮教的護法了！」

龍在水道：「哥，你眞的把尤道士殺了？」

「不錯！」

「你殺了尤道士沒把他的頭拿來，不好！」

「為甚麼不好？」

「有了尤道士的人頭，咱們把尤道士人頭獻在墓前，那就可告慰咱們爹娘了！」

龍在山半天不開口，但忽然間，他低聲對兄弟在水道：「有人來了！」

龍在水道：「我也聽到了，好像不少人嘛！」

龍在山道：「快，快躲到樹上去！」

兄弟兩人立刻躍到樹上，兩人這才用目往斜坡下觀看，喲，來的人有七八個，他們還帶着刀吶！

就聽一人指着坡上剛砌好的大塚，大叫道：「到了，到了，就是這個！」

有三個大漢奔過來，龍在山一看吃一驚，這不就是姚家堡的人來了，他們想幹甚麼？

龍在水道：「哥，他們跑來幹甚麼？」

龍在山道：「阿水，他們絕不會來祭墓，他們是來挖墓的！」

龍在水道：「挖墓？渾帳！」

龍在山道：「兄弟，咱們且看他們要怎樣，只不過你可得聽我的話，不可亂來！」

龍在水道：「哥，如果他們挖墓呢？」

龍在山想了一想，道：「你只管聽我的就是了，阿水，咱們能不殺人就別出刀，你看看咱們爹娘大叔們，他們玩刀殺人的下場吧！」

龍在水道：「哥，咱們不為偷搶殺人，咱們有理由出刀，我不怕！」

龍在山叫他兄弟別出聲，因為來的人在大喊大叫了！

不錯，來人正是姚上峯、姚剛、姚正，率領的人中有五個拿着鋤頭，還有兩個抬箱子的！

這光景同盜墓差不多！

其實姚家堡的來人正是要盜墓，只不過他們盜的不是金也不是銀，他們盜的是人頭。

就聽姚上峯粗聲吩咐，道：「動作要快，別喊叫，挖開了以後再把這幾個王八蛋的人頭一個一個的放在箱子裡，咱們連夜回大同。」

姚剛也接道：「咱們姚家堡這個大血案幾乎沉冤十多年了，取了他們的人頭，回去祭咱們死去的人。」

這些人一路到了大塚前，那姚上峯還用脚踢那墓碑，罵道：「操他娘的，惡人也立碑呀，來，先挖倒這石碑，砸爛它！」

立刻過來兩個荷鋤的，這就要動手開挖了。（未完・十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上文提要：小余和小毛把石槽的女屍偷走，因為她極像陶傳芳，半途又被人盜去，重遇到苗金，硬說是他盜走，苗金再說出這女屍是陶傳芳的妹妹陶桃，是陰陽會的人用「天地盤飛宮法」，使她復活自己回去的，小余深信。上官羽遇上他以為是陶傳芳的鬼魂，被追得亡魂失魄，小余便將偷屍經過說知……



賒命眞諦　起死回生

小余冷靜地觀察，這些人像死人，也許不是死人。如果是殭屍，眼球不能轉動。

小余道：「你們要幹什麼？」

這些人已先後撲上，這一動手，忽然觸動了小余的記憶，這三人之中，有人來自少林，因為他用的是「大力金剛掌」。

況且看此人的年紀及身材，八成是少林寺的八大長老之一性空大師，約在五十左右光景。

另一個是道裝，馬長臉。由於是八字眉，看出是武當派四大護法之一的長春子。

至於另外一個，大致也不是無名之輩。

他相信司馬雲接下的三個也必是武林各派中的重要角色，難怪近一二年來各派都有失踪高手之事發生。

野心份子利用武林正大門派之人除去異己，這眞是一舉兩得，甚至是一石數鳥的手段。

小余想到這裡，不由心頭一凜。

而這些人要不仔細觀看，還是不易認出。

這工夫長春子已劈來一掌。

小余一閃，左側的性空也掃來一腿。

這二人都是少林及武當兩大門派中的二流人物。不論是輩份及身手都能獨當一面。

再閃過性空一脚，另一個又凌空下擊，猶如泰山壓頂。

而長春子又自右側攻上，猶如迅雷奔電。

小余全力搏鬥，第一次用了九成五的內力，他一直不想造成一個印象，那就是鳳先生之徒果然盛名不虛。

只不過現在他要是不以九成以上的實力應付，很可能栽在這些毫無情感的半死人手下。

他們出手狂猛而狠毒，不攻則已，每攻必是最要害的地方。

冷酷無情的面孔，加上狠辣無情的招式，証明他們不是死人，死人如何能配招攻敵？

看看司馬雲，比他還狼狽。

至於小毛和司馬雲的僕人，二人堪堪不支。

小余必須速戰速決才能去支助小毛。

只不過，這三個頂尖人物非比等閒，小余能接下他們三十招以上，已經很了不起哩，擊敗談何容易。

「蓬」地一聲，那個不知門派的中年人中了小余一脚，退出三步，但又撲上，這工夫長春子一掌却差點劈中了小余。

司馬雲的僕人也中了一拳，撫

胸後退。

小毛被砸倒在地，小余捨了三大高手過去馳援，把那個砸倒小毛的人踢了個跟蹌。

這工夫長春子、性空及另一高手又到。

七十招之後，小余有點喘了，這三人也有一點。

正因為這些活死人都在喘，方圓十丈內有一股很怪的味道，這味道來自這些人體內，有藥味，也有內臟的氣味。

小余漸漸落了下風。

司馬雲也差不多，甚至還被砸了一掌。

無論如何，小余擋不住這三大高手的狂攻。

當然，司馬雲更不成。

他應付的三人，一個是華山派的高手裴登。

另一個似是終南派的副掌門人高雨。

第三個一時看不出來，絕不會是泛泛之輩。

司馬雲被踢倒在地，立即躍起。

那知還沒站穩，小余這邊的陌生高手就近又一腿把他掃倒，至少有兩個人猛撲而上。

此刻小余和他必須同仇敵愾，正要去助，忽然現場上出現了另一個人，此人竟是上官羽。

小余大喜道：「快救司馬雲。」

上官羽解了司馬雲的圍，加上了上官羽就不同了，三人聯手合擊，連連擊中對方，「蓬啪」聲不絕於耳。

這些人雖然很能挨，好像不怕痛似的，但不久還是在嗩吶聲中撤退了。

這種嗩吶聲像上次某深夜在山野中聽到的嗩吶聲一樣。

小余和上官羽窮追，但未追上。

上官羽道：「你們是如何遇上他們的？」

小毛道：「是他們主動出現的。」

上官羽道：「這到底是死人還是活人？」

司馬雲道：「活人。」

「為什麼要把活人弄得像死人一樣？」

「這一點我也不大清楚！」

小余道：「我却猜出了一點門道，他們利用武林幾個大門派的人互相殘殺，以便從中取利。」

上官羽道：「有點道理，可是這些人看來又不像是活人。」

小余道：「如果是正常的，像這些有頭有臉的高手，會甘心被『陰陽會』廢物利用嗎？」

上官羽道：「如何能使人變成半死不活却又能出招應敵，看來不具有思考能力，事實上却並非如此？」

小余道：「可能有人施法予以控制，在『陰陽會』來說，這等法術算是雕蟲小技了。」

上官羽道：「我以為『陰陽會』必然還有更大的野心和陰謀。」

司馬雲道：「當然，他們要利用武林的勢力奪取天下。」

以前的「白蓮教」的確有此企圖。

只不過司馬雲是「太平天國」的人，他們內心又在想什麼？他們絕不會是來此遊玩觀光的吧？

* * *

小余和上官羽及小毛又進入了「陰陽會」。

他們沒有和司馬雲同來，因為他們相信司馬雲心懷叵測，必然另有企圖，中原武林是一塊大餅，四面八方的人都想來分一口。

由小余帶路，衝破了五行樹陣，又來到那地下室中，下面還是那麼陰冷，水聲淙淙。

他們先到最下層逐槽查看。

三人都不由寒氣直透髮梢。

因為少林的八大長老之一的性空大師躺在槽內。

武當的四大護法之一的長春子也在另一石槽中。

水很清冽，一目瞭然。

另外如終南派的高雨，以及華山派的裴登也在內。

他們要找的主要目標是陶桃。

當然也希望看看陶傳芳是否也在此處？

他們最後找到了陶桃，却未見到陶傳芳。

因而小余信了「妙手空空」苗金的話。

這一次由上官羽挾着陶桃往外逃，由小余開路，也可以說是帶路，但是，他們能進入，却出不去了。

那樹陣本已走過兩次，今天再走就不靈了。

就在團團轉時，三人暈倒在樹陣中。

稍後，他們被細在大廳中的柱子上。

大廳中有一道布幕，問他的人在幕後。

幕前有四個漢子，這不會是什麼高手。

幕內傳來中年男子的聲音道：「余心齋，鳳先生好嗎？」似乎語氣相當地友善。

「多謝！家師健康情況良好！」

「上官羽，『九指居士』近來如何？」

上官羽道：「家師托福平安！」

「你們三人兩次闖入本會，有什麼企圖？」

余心齋道：「只是對那些半死

不活的人有興趣。」

「這也是實話！現在看過了，爲何要偷走？」

余心齋道：「我們只想証明一下，到底這一個是不是『半天紅』陶傳芳。」

「說謊！任何人都可以說這句話，只有你和上官羽不可。」

「爲什麼？」

「因爲你們二人對陶傳芳太熟了。」

小余道：「試問，泡在石槽中的這個是不是陶傳芳？」

「不是。」

「爲何要泡在石槽中？」

「保鮮！就像魚的保鮮一樣。」

「是不是還活着？」

「正是。」

「那些人眞的都是活人？」

「你問得太多了，你們二人見過陶傳芳？」

上官羽道：「正是。」

「在何處見過？」

上官羽道：「在一家大戶喜慶的大戲中見過他演出紅娘，但最後沒有追上他。」

幕內不再有人說話，而且廳內的燈火也熄了。

沒多久，他們全失去了記憶。

* * *

小余醒來時，渾身濕透。

他發覺自己躺在河邊沙灘上，不，他的身子被埋在沙中，只露出頭來，辛沁坐在他的身邊。

「阿沁……這……這是怎麼回事？」

辛沁道：「你終於醒了，我還以爲救不了你呢！」

「我怎麼哩？」

「你曾經也躺在那石槽的冷泉中……」

「天哪！眞的？」小余猶有餘悸。

「當然，你和上官羽二人自然夠資格躺在裡面。」

「這話是什麼意思？」

辛沁道：「凡是躺在石槽中的人，不是可以獨當一面的高手，就是對該會有特殊利用價值的人。」

「什麼特殊利用價值？」

「例如少林、武當、華山及終南各派各有一高手淬在石槽冰水中，那是利用他們出手對付敵人，以便引起武林同道的糾紛，至於假『半天紅』陶桃，自然不是利用她的武功，而是以她作餌。」

「釣眞的『半天紅』？」

「對。」

「怎麼釣？一個死的一個是活的？」

「他們利用『附身靈術』（類似乩童或巫婆所常用的『附身術』），使死的人附身說話。只不過使死人直接說話，而且在夜間走動，這却是『陰陽會』特有的靈術。」

「妳是說要用陶桃套陶傳芳的秘密？」

「對，就是巨大寶藏和『太極圈』的秘密。」

「這東西有那麼重要？」

「試想，武林中人那個不想富甲天下而又能獨步天下武林，兩者都冠絕天下，是不是給你皇帝你也不做？」

小余點點頭道：「所以很多人都在找。」

辛沁道：「就連司馬雲也在找！」

小余道：「阿沁，要不是妳，我是不是也變成一個半死不活的人了？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境界？」

辛沁想了好一會，道：「勉强舉個例子吧！聽說過瑜珈術把活人埋在地下一個月才掘出的怪事嗎？」

「聽說過！」

「埋在深坑中，上面的土還要拍實。一個月後掘出，稍事全身按摩即可復甦，你可知這復甦的道理？」

「據說被埋者以舌尖舔在上顎處，使氣道僅留一點點小孔，使身心都處於幾乎完全靜止狀態中，所以人在那狀態之下，所需的空氣也幾乎等於零。」

「就利用槽中的空氣活一個月？」

「對，時間算得可準，一個月一到，要及時出土，遲一點也不成。」辛沁道：「當然，這要修練有素的高僧才行，因爲一旦在內心有旁騖而心浮氣躁時，不要說一個月，即使十天也拖不過去，那會大量耗費空氣了。」

「就和泡在水中的境界差不多？」

「對，都是在利用極小量的空氣苟活，因爲水中也有小量的空氣。」

小余道：「如今想來猶有餘悸。阿沁，小毛和上官羽呢？」

「小毛我把他救出，叫他暫時遠走，不要在該會附近晃蕩，上官羽還泡在那石槽中，心齋哥，在當時我只能救你一個人。」

「這一點我信，可是我不能不救他。」

辛沁道：「暫時進不去了，如你再被抓到，只怕保命都很難！」

「阿沁，我眞不明白，妳似乎對『陰陽會』頗熟。」

「心齋哥，現在不要問成不成？」

「『陰陽會』會主到底是誰？」

「是個女的，我只知道這些了！」

「妳把我埋在沙中……」

「因爲這沙灘白天被烈日晒了

一整天，還是很熱，你在冷泉中淬了大半天，必須使你暖和過來。」

「阿沁，妳什麼都懂。」

「其實你比我懂得多，要不是你學過『奇門遁甲』，你不能進入該會，要不是你的內力深厚，你也不會甦醒得這麼快！」

小余完全恢復了，辛沁和他溫存了一下就走了，而且叮囑他，暫時不可去救上官羽。

辛沁暗示，上官羽暫時也無性命之憂，稍後她再設法援救。

* * *

雨天，這鎮上的酒樓上食客寥落。

掌燈時分，小余在這酒樓上獨酌，一邊想着心事，一邊在把弄三枚骰子，他正在想念小毛。

他不能不想小毛及上官羽，當然也想辛沁。

尤其上官羽可能還泡在石槽冷水中。

這工夫上來一個人，看來斯斯文文，肌膚白淨，坐在小余旁邊桌邊，叫了菜之後，忽然又坐到小余這邊來。

「老弟，喜歡玩骰子？」

「偶爾玩玩。」

「一定很有兩套了？」

「那裡！」

「咱們玩玩如何？反正閒着也無事。」

小余覺得此人外貌十分清秀，男人如此秀氣的眞不多見，印象不錯，就和他玩了起來。

不用說，就把骰子擲在桌上。

小余可以用內力控制骰子，所以他擲了個九點。

但文士一擲就是個「豹子」。

小余不服氣，再試三下，最大也不過是九點。

他就是擲不出個「豹子」來。

文士道：「咱們賭點什麼如何？」

「很好！妳說！」

「三擲兩勝，誰輸了要聽對方支使一次，不得反悔抗拒，包括任何事。」

「支使一次？」

「對，如小弟不想賭也就作罷！」

年輕人都好勝，小余道：「一言爲定，你先擲。」

中年人道：「還是小弟先擲吧！」

小余連擲三個八點，就是無法超越八點。

中年人第一擲是六點，再擲是九點。

第三擲是八點，中年人贏了。

小余以爲，此人玩了手法，但却是天衣無縫。

顯然比他高明多多，道：「請吩咐吧！」

「不敢用吩咐二字！」

「我欠你的。」

文士以「蟻語蜨音」說了幾句話，小余大爲驚愕，道：「原來你是要我……」下文未說，雙方點頭默許。

小余以爲，既然輸了，沒有話說。

被人支使一次，這包括任何事情在內。

文士帶他來到一處私宅。

這宅院不大，位在鎮郊，後面是一片楓林，前有一道小溪，景色優美，尤其是月明風清之夜。

在門前坡上置一小桌，二人面對小溪對酌。

此刻文士已換了女裝，原來她是一位美艷的婦人。

「大姐的芳名……」

「我叫秦蝶。」

「姐姐絕非等閒之輩，但却未聞大名。」

秦蝶笑笑，道：「這樣不是很好？心齋，你也別把姐姐估高了，我不如你這位名捕頭。」

「汗顏……」小余道：「姐姐的來歷……」

「我會在最適當的時候告訴你。」

「謝謝大姐，我相信妳會有個顯赫的身世！」

她笑笑，很神秘也很迷人。

女人成熟的美是很有魅力的，有很多很美的女人却沒有魅力，也就是沒有女人味。

僅僅是酒後一個含蓄的眼神，小余就有點醉了。他是個沒有原則的人嗎？當然不，他對辛沁的情感不純嗎，當然也不是。

而是他爲了救辛沁，不得不爾。

他們的「蟻語蜨音」交談的就是此事，況且，小余既然輸了就要守信。

屋中很暗，只不過可以隱隱視物。

他看到秦蝶在寬衣解帶，一室肉香。

他緩緩地伸出手，觸及她的胸部，好大好豐碩。

她顫抖了一下，這工夫才發現，她的下衣已褪。

她的腿和臀都很迷人，肌膚如雪，光澤撩人。

她的手輕輕握住小余的下部，兩手扶着，趨近輕輕地嗅了一下，然後又輕吻了一下。

她不像一些粗俗的女人，顯出窮兇惡極的樣子。

她斯文、柔和而又有趣。

眞絕，兩人一夜未分開。

中午才起身共浴，回味無窮。

二十八歲的她，扮男裝時故意化裝得稍老些。

那樣才不會太惹人注目，她的人頭是很値錢的。

「姐，告訴我有關妳的身份如何？」

「還不到時候。」

「要多久？」

「要我們三次以後吧！」

「好，如果今夜來一次，明夜再來一次，不是三次了？妳就可以說了吧？」

「我不會和你接近得那麼頻繁！」

「爲什麼？」

「你很快就對我膩了！」

「不會的，大姐，即使有了辛沁也不會。姐，妳說辛沁有難，而且說她人不人鬼不鬼，是不是這樣？」

「心齋弟，不談好不好？」

「大姐說的不可靠？」

「我說的當然可靠。」

「那就請大姐告訴我。」

「你是知道，我不願落個破壞別人之嫌，俗語不是說過：「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嗎？」

「如大姐告訴我的事是眞的，而且對她也有益，那就不是破壞。」

秦蝶道：「她是『陰陽會』的人。」

小余微愕，這一點他並不太意外。

他早就懷疑辛沁爲何對「陰陽會」那麼熟？而且「陰陽會」的一些秘密，除了苗金，都是她說的。

小余道：「這一點並不太意外。」

「另有一點你必然意外。」

「我也以爲大姐說的必是獨家消息。」

秦蝶道：「辛沁半陽半陰……」

「大姐說她是陰陽人，這就錯了吧！」

「不，我是說她半人半鬼！」

小余一凜，道：「大姐，這話可不能亂說！」

秦蝶正色道：「小弟，我知道你不信！」

「大姐也是『陰陽會』的人？」

「不是。」

「那大姐怎知她的來歷？」

「我不但知道她的來歷，甚至也知道一點『陰陽會』主的來歷。」

「會主的名字是……」

「辛勤！」

「是他？」小余駭然道：「辛勤是近百年來武林中少有人能望其項背的奇人，他怎麼會……」

「人像月亮一樣，都有其光明及陰暗的一面。」

「他的風評不差呀，怎麼會步入歧途？」

「可能和他的妻子黃瓦有關！」

「黃瓦又是誰？」

「她是交趾國（即今日之越南）公主，邪法無邊。他倚靠她的法術，她也要倚靠他的高絕武功。」

「這麼說他們之間是在互相利用？」

「也不能這麼說。」

「辛沁是黃瓦之女？」

「她是辛勤和黃瓦生的，黃瓦是個很美的女人。」

「這一點我信，要不辛沁怎麼會那麼美。」

「兩年前，辛沁可以說馬上就要死了，也可以說已經死了，結果黃瓦以『賒命大法』使她還魂！」

「『賒命大法』？沒聽說過這怪名詞。」

秦蝶肅然道：「小弟，我也不太明瞭這種『賒命大法』的眞髓，只知道是黃瓦以他們夫婦二人兩條命向冥冥之中的主宰暫時爲女兒賒命三年。」

「三年？三年後呢？」

「壽終正寢。」

小余大失所望道：「三年後他們夫妻是不是會更痛苦？」

「能向造物者賒命三年也不錯了。這正是所謂：向天地奪造化，向造化奪勝算，他們夫妻也很了不起！」

「眞有這回事？」

「是的，所以辛沁能和男人多接近，借點陽氣，或許能多活些時日，但也不能超過三年半。」

小余道：「我不以爲她接近我只是爲了延長生命。」

「我也不忍心這麼說。非如此，她眞是個可愛的女子。」

「姐，能不能使她繼續活下去，超過三年、十年，乃至於二三十年？」

她苦笑道：「心齋，這句話該去問她的母親，她是個法術無邊的女人，她如果沒有辦法，別人還會有甚麼辦法？」

小余以爲她說的也對，「陰陽會」會主都沒有辦法，誰行？他連「賒命大法」都還是第一次聽說呢。

「到底甚麼叫『賒命』？」

「也可以說是換命，爲辛沁續命三年，他們夫妻要各折壽五年，若加起就是十年。」

小余道：「不管他們組織邪教的動機如何邪辟，至少他們對女兒的愛心是很夠的，也很難得。」

「不錯，天下父母心……」

「大姐怎麼知道這麼多？妳會不會也是會中人？」

秦蝶笑笑道：「不久自知，我雖非該會中人，却是對該會瞭解較多的一方面之人，將來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後，也不必大驚小怪……」

似乎辛沁也對他說過相類似的話。

小余猜想秦蝶大有來歷，大概

沒有猜錯。

分手時秦蝶說要找她不難，飄然而去。

小余此刻當然心情十分複雜。可以說他和一個半死半活或者半人半鬼的少女繾綣過。應該說辛沁已經死了，賒命苟活這三年中的命是賒來的。

小余以爲，在這三年之中要對她好些。

小余急欲找到辛沁。

＊　＊　＊

小毛當然在找小余，他被辛沁放了出來。

他也知道，放了單有多麼危險。霏霏細雨使黃昏的山野中更加陰森寂靜。

像千百萬隻蠶在啃噬桑葉的聲音。

小毛在大樹下避雨，這工夫遠處來了一輛篷車。

驢子拉的篷車不大，大約可坐二三人。

驢車的御者是個女人，在小毛附近山道上停下，道：「你就是毛樂天？」

小毛不願直告，那女人道：「到底是不是？」

小毛道：「妳是甚麼人？」

那女人冷冷地道：「我是齊琳格格身邊的人。」

「齊琳格格？」小毛爲之一振。

「對，上車吧！」

這女人要他搓過幾次背，却不和他上床。

一個女人只要能守住這一點，男人對他就更有興趣。

小毛上了車，車子在山道上行駛極快，也不知過了多久，轉了幾道彎才停了下來，雨還在下着。

小毛自車帘向外望去，這是個陌生的地方。

宅院很大，車子已在這大宅院的外院之中了。

小毛被請下車，引入客廳中。小婢獻上了茶點低頭走出。

在小毛的思維中不很淸楚，這位齊琳格格是何等身份？以前小余說可能她已經死了。

小毛此刻却未想到這一點。

他只是不斷的在回憶那爲她搓背的旖旎風光。

想着，想着，一抬頭，齊琳格格就在門內。

不知何時來到，他居然未聽到步履聲。

齊琳道：「我知道你想甚麼……」

「當然。」

「只不過你是想我和你上床，對不？」

「不能不這麼想，實在不敬。」

「我老了！承你這麼眷顧我，我自然很感激，只不過我既然老了，不必再落個啃嫩草之名，你要女人，我倒可以爲你荐幾個。」

「幾個？」

「是啊！我介紹的都不會太差。」

「多謝大姐。」

她連擊三掌，門外來了兩個少女。

一肥一瘦，一黑一白，肥的白，瘦的黑，但肥白有肥白的長處，黑瘦也有黑瘦的優點，小毛沒有點頭。

齊琳又擊掌三聲，門外又站定三個。

有的十五六，有的二十左右，也都各具特色。

更絕的是，這些女人的衣衫都是透明的。

正因爲如此，在小毛眼目中，她們都是裸體的。

小毛並非眼界很高的人，目前是眼花撩亂，不知如何取捨？齊琳却以爲他沒有看中一個。

再次擊掌，又出現了五個。

小毛道：「大姐，太多了！那要這麼多？」

齊琳道：「你總要挑幾個吧？大姐沒有甚麼招待你的，只有這些女人。」

小毛不出聲，他實在無法在短時間內選出幾個最好的，齊琳手一揮，道：「都給你了。」

小毛苦笑道：「我又不是皇帝，要那麼多？」

「反正都給你了，你看着辦，可不要冷落了她們。」

稍後，這些女人侍候他出浴，小毛樂不可支。

想不到齊琳對他這麼好。

這是個奇特而驚心動魄的場面。

這屋子很大，有個大床舖，長三十尺，寬十尺。十來女人併到在這大床上，一齊寬衣解帶。

看女人脫衣服，大概也可以看出這女人的心態了吧！

以她們脫的姿態，速度以及表情，即可知她們的貞操觀念吧？

有的速度奇快，有的慢騰騰的，羞人答答。

有的脫光後蜷在一起，有的呈「人」字型躺了下來。

好像一些烈馬，揚蹄分鬃，準備馳騁。

小毛是個風流傢伙，而且也是個勇猛戰將。

他按照順序，每個上一下再換一個，不到高潮就換了馬，弄得這些女人剛有了興趣，就被冷落。吊足了胃口。

他對其中最動人的兩人較爲偏愛，先使那個叫梅枝的達到高潮，然後又在一個叫愛蓮的身上洩了身。

小毛當然對梅枝及愛蓮較親，事畢，其餘的女人離去，齊琳格格却出現了道：「小毛，還滿意嗎？」

「謝謝格格！」

「你中意她們二人就帶走吧！」

「格格，她們二人是……」

「是我貼身的侍女，形同姊妹，她們也會武功。」

「格格待我太好了！」

「我也是借重你的長處。」

小毛還以爲「長處」是指他能耐久呢，其實齊琳是另有所指。

「大姐要我帶她們走？」

「對！」

「大姐不要跟我走？」

「我老了，跟你到哪裡去？」

小毛當然願意，這兩個少女都不超過二十歲，花樣年華，熱情似火，嫩得能捏出水來。

小毛帶着二女離開了。

小毛最初樂不思蜀，不分晝夜地和二女玩床上的遊戲。

這種事像吸毒一樣，一旦上了癮就不克自拔。

這兩個少女不但美好，胴體也十分迷人，加上床上的靈活動作，小毛每天數十次，一個月下來，他變了樣。

攬鏡之下，他已經形銷骨立，雙目深陷了。

酒爲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

每天不停縱慾，小毛是鐵打的也不成了。

這天他和二女自酒樓上出來，一個白眉道人在打量小毛，這工夫小毛耳際有細小而清晰的聲音道：「小施主稍後出來一下，貧道有話要對你說。」

小毛一驚，向白眉道人望去，老道向他點點頭，小毛也點點頭。

送二女返回客棧，小毛出來見到白眉道人。

「請跟貧道來一下。」

到了郊外，白眉道人盤膝坐在松下，道：「施主貪戀美色，可知已近油盡燈乾地步？」

小毛一驚，道：「老前輩是說我快要死了？」

白眉道人點點頭，道：「長此以往，小施主的生命不會超過一個月。」

小毛又是一驚，道：「大師如何稱呼？」

「貧道『白眉道人』……」

「原來是終南派掌門，晚輩失敬了！」

「小施主是何人門下？」

「晚輩是跟家父學的武功，家父毛不凡。」

白眉上人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小毛道：「大師是不是以爲家父的風評不佳？」

白眉上人道：「但願傳聞和事實不全一樣。」

小毛道：「正因爲如此，晚輩很少提及家父。」

白眉道人點點頭肅然道：「小施主如果不想早死，就要馬上離開那兩個女施主。」

小毛道：「晚輩節制一點就是了！」

「還不是這個問題，你和她們在一起也不妙。」

「大師的意思是……」

「小施主剛才很坦誠說出令尊的素行和爲人，貧道十分佩服，所以才主動叫小施主出來相告此事。」

「大師關照，十分感激，從今之後，晚輩一定盡是少和她們……」

「小施主可知她們都是鬼門關外的死人？」

小毛大吃一驚，道：「大師……」

白眉上人道：「小施主不信？」

小毛吶吶道：「大師之言，晚輩自然相信，只不過要說她們是死人……」

白眉上人道：「她們吸取你的陽精，希望能復活，這是不可能的事。」

「她們眞的是死人？」

「小施主從此刻起不要明着回去見她們，却在暗中監視，看看貧道說的對不對？」

白眉上人走了，小毛拜下。

儘管白眉上人不可能危言聳聽，但小毛還是半信半疑，他決定暗中看一下來印證老道長的說法。

他潛回客棧，已是二更過半，快到三更了。

小毛十分小心，因爲近來和小余在一起，遇上太多的怪事，這些怪事都和「陰陽會」有關連。

梅枝和愛蓮都睡了。

小毛一看她們的睡姿，就覺得有點怪，因爲那是絕對的靜止，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的卧姿是不同的。

小毛毛骨悚然。

只不過爲了印證白眉上人的警告，他必須進屋看看，老實說，他對白眉上人的話還有點半信半疑。

死了的人還能和他在床上那麼熱乎？

小毛首先進入梅枝屋中。

她很靜地側卧而眠，沒有鼾聲。

小毛輕輕撩開被單，她是全裸的。

美好的胴體側卧是會更加曲線玲瓏的。

不必再試脈搏或氣息，因爲人的體溫不可能這麼涼。但他還是試過，脈搏已靜止，小毛駭然退了一

步。

「死人……我果然和兩個死人作過那事。」

看看這曲線畢露的胴體，悸怖之情却又減了些。

小毛退出，再進入愛蓮屋中，也是如此。

愛蓮的胴體比梅枝還美，他以爲和她繾綣而至於洩身，所以他不太怕她，伸手撫摸她的胴體。

胴體很涼，但除了涼之外，一切都和活色生香的活人一樣。

小毛想想白眉上人的話，還是避之爲妙。

活人怎可和死人一起作那事？況且，這必是「陰陽會」白蓮教的邪法，不知目的何在？

小毛和她們的交媾次數太多，曾經十分虛弱。如今稍好了些，雖是不捨，陰陽殊途，却不能繼續下去。

小毛正要退出，忽見簾外站着一個人。

「大姐，是……是妳。」簾外是齊琳格格。

見了齊琳也不由汗毛直豎，齊琳是不是也已經死了？

「大姐，這是怎麼回事？」

「她們需要你的陽氣才能復甦。」

「我不懂，她們此刻是死人呀！」

「還沒有死，但若你不借陽氣給她們，她們會一去不返的。」

「大姐，如何借陽氣給她們？」

「你應該懂的。」

「妳是說和她們上床？」

「是的，沒有比此法更直接也更管用的了！」

小毛道：「活人和死人玩這個……」

「事實上她們還沒有死。」

「現在的狀態不是已經死了？」

「那叫着『離魂』，不能算死，不信你上去試試。下面插入，上面對口呼出三口熱氣，她就復甦了。」

小毛在猶豫着。

他願意救人，因爲這二女和他有過肌膚之親。

「快點哪！」

小毛眞想問她，她是死人還是活人？

只不過齊琳一直沒有害他的意思，這話實在不好問。於是他在脫衣，道：「大姐妳要旁觀？」

齊琳道：「你在乎？」

「我只怕瀆褻了大姐的眼睛。」

「不妨，我從未看過別人作這種事。」

小毛還沒上馬，已經勃然而起。

似乎簾外的齊琳低呼了一聲。

小毛照齊琳意思作了，下面全部貫入，直到最深層，上面嘴對嘴，連呼三口熱氣。

突然，愛蓮的眼皮子眨動，不一會睜開眼來，看了他一下，摟緊他的臀部，雙腿砸緊了他的大腿。

床上的動作十分火爆而且繼續了約半個時辰。

直到「跑馬」爲止，愛蓮才道：「小毛，謝謝你救我。」

「是齊琳格格要我救你們吧？」

再看看簾外的齊琳，已經不見了。

稍後小毛又來到梅枝屋中，如法炮製，不一會梅枝也醒了過來。

她們說都是齊琳格格的使女。皆會武，齊琳是「陰陽會」中的人，該會會主拿她們作試驗。

也就是試驗「賒命大法」，使人死而復活。

當然，有些人死後施行「賒命大法」也未復活過來。

這也就是所謂草菅人命吧。

小毛道：「妳們到底是死人還是活人？」

「如果你不救我們，我們就是死人了！」

「如何救法？」

「每天和我們最少三次，要七七四十九天。」

「我的天，每人一天三次就是六次，四十九天以後，我不是被妳們吸乾了？」

「不一定要洩耗，只要上去口對口輸送陽氣即可，因爲你的陽具中也會輸出陽氣，上下交流。」

「這樣我是願意作的。」小毛以爲這眞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又忘了白眉上人對他說的話了。

當然，也是由於他同情二女之故。

* * *

又是一個激情之夜。

小余把秦蝶弄得服服貼貼，她萬分感激小余給她的滿足，甚至她過去從未想到男人有如此大的差別。

「小弟，姐姐甚麼都不想了……」

「姐，希望你再談談辛沁好不？」

「對你來說，最好不談。」

「我不懂。」

「人類由於對某些事的不懂，能渾渾噩噩地過一生，倒也幸福，知道事愈多就越煩惱。」

「大姐，我對辛沁如此關切，妳不吃醋？」

「我不會吃她的醋。」

「有人說有愛才會吃醋！」

秦蝶道：「辛沁已經不會對我有壓迫感了！」

「爲甚麼？」

「因爲……」她深深地嘆了口氣，道：「心齋，你能沉得住氣，

接受任何打擊嗎？」

「大姐以爲我不夠堅强？」

「那麼跟我走吧……」

秦蝶的輕功極高，比小余只高不低。

第二天進入邙山，在黃昏時進入了「陰陽會」中。

「姐，到這兒來幹甚麼？」

「讓你看一個人。」

「辛沁？」

「對！」

「姐，你好像不怕『陰陽會』中的人？」

「誰說的。」

「至少妳不會被困在此會之中。」

「那也不是絕對的……」

小余發現秦蝶的輕功極佳，也會陣法，絕不會在他之下。

這女人眞神秘，相信武功也必然了得。

她對這兒比小余還熟，避重就輕，一直未遇上對手。

只不過在一個僻靜的院子中，有人竄出廂房攔住去路。

「好大的膽子！竟敢硬闖本會……」

說着已出了手，勢道勁烈狂猛，是個高手。

小余正要出手，秦蝶已經接了下來。

未出五招，把對方逼退了兩大步。

這人正要發出訊號告警，秦蝶低聲道：「且慢！」

這人道：「要投降？」

秦蝶啞然一笑，道：「你是齊叫天的甚麼人？」

「那是本會副座，也是我的主子。」

「那就成了，我和他是至交。」

「莫非妳就是『太平』……」秦蝶立刻揮手斷了他的話，道：「你裝未看到就成了！」

「只不知秦女俠此來是否要見家主人？」

「我來此另有原因，以不驚動老齊爲妙。」

「可否告知的目的。」

「當然可以……」她說了要看看辛沁。

「這……」這人大爲作難，道：「少會主目前的情況是不宜讓外人見到的。」

「不妨，我們並無惡意，只是看看。」

這人還是不放心，因爲他的責任太大了。

況且會主辛勤夫婦對此女寵愛有加，一旦出了岔子，那還得了。

這人道：「在下陪二位去見齊副會主。」

秦蝶知道他不敢負這重責，只好跟他來見齊叫天。

齊叫天的住處也有五行陣障礙，但擋不住秦蝶。

齊叫天是個五十左右的人，人品不俗。

小余是聰明人，一看便知道秦、齊兩人過去必有一段情。

齊叫天乍見秦蝶，不由十分激動道：「秦蝶，這不是作夢吧？」

秦蝶道：「我可是清醒得很，不知你是不是在作夢？」

齊叫天手一揮，使了個眼色，那漢子應聲出屋。

當然，他是在外面把風的。

齊叫天親自爲他們泡茶端點心。

「秦蝶，妳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此來必然有事。」

「當然。」

「但不可能是專程來看我的？」

「不是專程，但也是此來的目的之一！」

齊叫天笑笑道：「這話眞叫人感動。」

「不瞞你說，我們是想看看辛姑娘的……」

「看少會主？」

原來辛沁是「陰陽會」的少會主，齊叫天道：「妳認識她？」

「當然，但更認識她的却是這位小弟！」

她一指小余，齊叫天這才仔細打量小余。

小余的人品乍看平平，越看越耐看。

齊叫天道：「這位小哥是……」

小余抱拳道：「小可余心齋！」

「噢！原來是位名捕頭！」

「說來汗顏。」

「小哥太客氣，你的大名我早有耳聞。」

小余道：「濫竽充數，慚愧！」

「小哥怎麼會認識本會少會主？」

「一是巧合，二是緣份吧！」

小余很後悔，不該來見齊叫天的。

他可以看出，齊叫天已懷疑他和秦姐的關係，甚至也不會喜歡他和少會主辛沁有任何瓜葛。

他畢竟是此會中的副會主。

齊叫天道：「秦蝶，看少會主合適嗎？」

秦蝶道：「你認爲合適就合適，全看你的哩！」

齊叫天似乎有點勉强地帶他們來見辛沁。

這也是一個地窖，更深更冷。

小余心頭一寒，莫非她的屍體在此？

果眞如此，她必已死了，「賒命」之說就更荒謬了。

順着磴道而下，深入地下十七八丈。

（未完・七）


THE ROYAL GOLD
凱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